郑振铎全集

第五卷

《中国文学研究》（下）



花山文艺出版社

第五卷说明

本卷收入《中国文学研究》后三卷：第四卷《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第五卷《中国文学杂论》，第六卷《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

《中国文学研究》，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自己编定的、写于三十年代前后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集，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年代，婚后在新居（上海宝兴西里）书斋中整理稿件。



阳台小憩



20年代，郑振铎在书斋。



上海宝兴西里之书斋



“上工”之前（上海寓所）

目　　录

第四卷　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

第五卷　中国文学杂论

第六卷 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

第 四 卷

词曲与民间文学研究

跋图书集成词曲部

近来颇有一种风气，对于清代“御纂”的书，每喜加以夸大的鼓吹和引用；《四库全书珍本》的刊行，便是一例。这和夸大蒙古帝国的战功同样的可笑；他们根本上已经忘记了我们汉民族在那时候也是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同样的，《四库全书》的编纂经过也是我们所应掉“一把辛酸泪”的；有何可夸耀的呢？

对于《图书集成》，明钞暗袭之者尤多。一般纂书的人，好走捷径，不查原书，便找到这部“万宝全书”的《图书集成》，以为唯一的“资料”。而不知从此“间接”的来源撷取而来的东西，根本上是很不可靠的。曾见有一部什么通史，除钞“九通”和《图书集成》外，几无所有；却也竟是一部流行颇广的“著作”；有的著作中关于“词曲”的一部分，几全部从《图书集成》剽窃而来，却不知《集成》的不大可靠。从前看到这书，久欲一吐此意。为了免除以后的更多数的作者们以《集成》为取材的“万宝全书”计，实在不能不将其中的抵牾处，疏漏处，谬误处，一一为之指出。

这工作诚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之概。对于自己熟悉一点的，还是“词曲部”。便从“词曲部”说起吧。——还有，

关于机械工程的一部分也错得太可怕；把齿轮竟画成了圆轮了，机器如何还会转动呢？“贻误苍生”，莫此为甚！他们是连钞书都也会钞错的。对于这，我也将有一篇批评，继此而刊出。

“词曲部”占着《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至第二百五十六卷，凡十四卷，篇幅并不算多，疏谬之处，却触目皆是。

“词曲部”汇考凡八卷，占全部篇幅的大半。我们看这八卷采录的是些什么呢？

关于“词”的，有：

（一）王灼，《碧鸡漫志》（凡一卷，《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三卷，末并有评云，“此卷考核援引最详雅，可与段安节《乐府杂录》并传为词林佳话。”）；

（二）都穆，《南濠诗话》“调名”一则；

（三）杨慎，《词品》三十四则；

以上均是关于“词”调名称的解释的（均见《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四）《三才图会》《诗馀图谱》（凡三卷，即《文学典》第二百四十五卷至二百四十七卷）。

关于“曲”的，有：

（一）陶宗仪，《辍耕录》“杂剧曲名”等三则（《文学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二）《啸馀谱》，“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及其下“群英所编杂剧”名目，凡一卷（第二百四十八卷）；

（三）《啸馀谱》，《中原音韵》，凡一卷（即第二百四十九卷）。

又《啸馀谱》，“务头”以下（按即《中原音韵》之下卷）凡一卷（第二百五十卷）。

所谓八卷的“汇考”，不过是如是寥寥的几部书！“总论”所

采录的，计有：

（一）张炎，《乐府指迷》；

（二）陆辅之，《乐府指迷》（末有评云：“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古雅精妙，较是输他一著也。若新巧清丽，是册亦未可少。”）；

（三）涵虚子，《词品》（评诸家词）；

（四）附王世贞评明代诸词家；

（五）徐炬，《事物原始》“词”“曲”二则；

（六）吴讷，《文章辨体》“近代词曲”一则；

（七）徐师曾，《诗体明辨》“诗馀”一则。

（以上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又文艺所采录的，自唐、沈朗的《霓裳羽衣曲赋》，五代、欧阳炯的《花间集序》以下，凡文、诗、词三十篇（均在第二百五十一卷）。

《文学典》的第二百五十二卷至二百五十五卷为“词曲部”的“纪事”；第二百五十五卷的下半及第二百五十六卷为“杂录”。这两部分琐细过甚，来源过于复杂，要清理是必须费了不少的力量的；且要增补、纠正，也非数日之力所可能；在这篇批评文字里决不能细加批评，故姑且不提。

但仅就“汇考”“总论”及“文艺”三部分论之，可议的地方已不知有多少！

最不能原谅的一点是，编者取材的谫陋与疏忽；忽略了（或未见到）第一道的来源而采用了辗转钞袭的谫陋的著作。如关于“词”，张炎的《词源》，陆辅之的《词旨》均易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也附于《花草粹编》后。《诗馀图谱》，为张綖所著，明代刊本也甚多。（较易得者为新安游元泾刊本；汲古阁刊本。）今《集成》乃独从《三才图会》录得《诗馀图谱》三卷，可谓

“间接”的了；而《词源》一书，乃混名为《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乃亦混名为《乐府指迷》，而沈氏的《指迷》则独遗之。此可见编者未见原书，而徒知从明人的很谫陋的辑本里间接取材(盖系从陈眉公《秘笈》本之误。《秘笈》总名《乐府指迷》，而以《词源》为上卷，《词旨》为下卷)，故致杂乱无章如此。关于“曲”，更是可笑了。仅知从《啸馀谱》录得《太和正音谱》的一部分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目未睹原书，故遂致“支离破碎”，不堪一读。涵虚子《正音谱》腰斩了大半，而仅录其“乐府体一十五家及对式名目”与“群英所编杂剧”名目。至《中原音韵》则割裂讹误尤甚。编者全录《中原音韵》的关于“韵”录的一部分；至所附“正语作词起例”，则照钞《啸馀谱》，目曰“务头”，而竟不知仍是《中原音韵》之文。此全缘“间接”取材，故遂讹误至此！最可怪的是，涵虚子《词品》，原为《正音谱》上卷的一段，名为“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集成》编者乃别列之于“总论”中，且非原文。妄增“已上十二人为首等”，“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汪泽民辈，凡百五人，不著题评，抑又其次也。虞道园、张伯雨、杨铁崖辈俱不得与，可谓严矣”等语。涵虚子竟会这样的自评自赞么？初不明白编者为何如此妄改，妄增，后乃知仍是间接钞袭，并非编者的自作聪明。原来这一段文字，乃是从《欣赏曲藻》上钞过来的；故竟“张冠李戴”，把《曲藻》的文章也笼统的归到涵虚子的名下去了。如有人把这一段文章“引”作涵虚子说的，岂不“贻误”读者么？所附王世贞的评明代诸词家也仍是从《欣赏曲藻》而来。却更大误。原来这一段也是《正音谱》之文，而竟被缠到王世贞身上去了。

关于研讨“词”“曲”的起源，只引了《事物原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寥寥数则，而不知从更早更好的来源里去

找，也是谫陋得可笑。

其次，可议的地方是疏漏。抛弃了许多重要的著作，而收入许多不大重要的次等的材料。关于这一点，也说来话长。“词”的一部分，在陆氏《词旨》后，明明的说“此本还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后，而沈氏的《指迷》却不见采录（此等评语也是照钞他书的）。只录《诗馀图谱》而不录《词韵》一类的书，不知何故。至于曲韵，却又全钞《中原音韵》了。

“曲”的一部分，缺漏的地方尤多。《集成》的编者仿佛只知道世间有北曲而无南曲，有杂剧而无传奇，故“汇考”里，收《中原音韵》，收涵虚子《正音谱》，而完全忘记了关于南曲一部分的材料。且词谱既收《诗馀图谱》，则至少曲谱也应收入。北曲谱是摆在手头的，在《正音谱》里就有，却硬生生的把这一部分割裂开去了。南曲谱也不是难找的东西，也就摆在手头，在《啸馀谱》里就有。编者既大钞《啸馀谱》，为何不多钞些呢？这不能不说是“体例不纯”了。

索性对于南曲一字不提也倒罢了，在“杂录”里却又采用王世贞《艺苑卮言》，陈继儒《太平清话》，中多论南曲语。但读者如要对于南曲有一种“概念”，却是找遍那末“笨大”的一部《图书集成》都找不到。我们不愿以今日专门家之搜集的结果去和《集成》之内容比较，但至少编者对于不大冷僻的眼前手头的书，应该好好的利用。为什么竟这样的“取舍”无方，随意钞剪呢？南曲在编者那时代正是盛极一时，编者绝对的不应该忽略了它，也没有独缺漏了它的理由。如果这部《集成》在《正音谱》时代，在《永乐大典》时代编成，乃至在正德、嘉靖时代编成，倒还可以原谅。但《集成》的编纂，乃在康熙、雍正时代，这实在是难以使人明了其取舍的动机的。且在《永乐大典》里，也已收入“戏文”三十三种之多；《大典》的编者是将“戏文”和

“杂剧”同等看待的。为什么《图书集成》的编者能独独无视南曲的“存在”呢？是无心的疏忽？是有意的排斥？还是缘于编者的无知与手头上材料的不够？三者必居其一。

“总论”一部，过于贫乏，曲的一部分所录尤少。在编者的时代，论曲的书会是很难得的。王伯良的《曲律》，沈君征的《度曲须知》、《弦索辨讹》，在那时候都不会是难得的书。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一类的书（这书也是和《欣赏曲藻》一类的书相同，从沈氏著作里辑集出来的），也不是不易得。为什么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竟这样的听任其“零落不堪”呢？

“艺文”一部，几全是关于“词”的，且也都是不加选择，随手钞辑的。所以许多重要的序文及论文等等都遗漏了，而不重要的“诗”“词”却钞了许多篇。关于南北曲的，可以说是一篇“艺文”也没有。在元明人的著作里，我们绝对不相信会找不出若干篇关于“曲”的“艺文”来的。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现在是搜罗得很不少的。将来有机会总要设法刊出，这里且不罗列那些篇目了。

在这短短的十四卷“词曲部”里，已有了那末多的错误，缺漏，妄为割裂，以及不正确处。如果研究词曲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南针”，作为研究的开始，一定会被引入歧途的。如果做“通史”一类著作的人，以这一部分的材料作为钞袭的根据，那末也一定会沿袭其错误下去，永无得见词曲的全般面目的一天。

总之，非专门的人读这部书仿佛觉得是“无所不有”，其实却处处是陷阱，如果误信了它，引用了它，便会被引入歧途和错误上去的；专门的人读之，却是“一无所有”“触处皆非”的，根本上用不到它。

这一类“万宝全书”，今日是用不到的。我们应该明白他们

是“官”书，是“急就章”，是非专门的人，用钞胥，用剪刀钞贴而成的“万宝全书”。我们应该去找第一道来源。像这种钞辑而成的东西最容易贻误我们，误“引”了它，便常常要闹出笑话来的。

我希望有人肯费一二年的工夫，把这部庞大笨重的《图书集成》的“引用书目”编出来；这末一来，我们可以相信，必能拆穿了这个“纸老虎”的。

跋嘉靖本篆文阳春白雪

近在杭州石渠阁得残本《篆文阳春白雪》二册，为明嘉靖间宗室高唐王所刊，诧为罕见。按明刊词集最少。《阳春白雪》在朱彝尊编《词综》时已不可得。以篆文写之"诗馀"，尤为绝无仅有。虽残本，亦足珍也。

王士祯《居易录》（卷十九）云："高唐王讳某，号岱翁，工篆隶，癖嗜古书，写录多秘本。鼎革后，散落市肆。纸墨精好，装璜工致。康熙乙巳，予归自扬州。一日至青州，与杞园观书市中，得刘贡父《春秋权衡》、《意林》二书，亦高唐府中物。杞园云：曾见岱翁篆书《入药镜》一篇，淳整茂密，亦希有也。"

《阳春白雪》题"皇明宗室高唐王岱翁集篆"，和《居易录》所言可互证。《明史》无王传，故士祯未知其名。考《明史·诸王世表》五（卷一百四），有高唐王；名厚煐，为懿王祐楑庶八子。嘉靖二十二年封，二十六年薨，无子，除。谥悼僖王。当即其人。

此本于篆文后，复附以今体文字，盖惧世人不尽识篆文也。斯亦明人积习。同时李开先刊《宝剑记》，其序跋皆为草书，亦后附以正体之复文。又尝得明末刊《李卓吾草书千家诗》，每字

并皆旁注正体复文。明人著作之骛奇，均此类也。

此本篆文一卷，凡“六十八号”（即六十八页），每半页七行，行九字。今体文一卷，凡十六页，每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字。中缝有“时习轩”三字，书名别作“篆诗馀”。

所可异者，此本虽题《阳春白雪》，却与宋赵闻礼本《阳春白雪》大殊。赵本今有清吟阁刊本及秦敦复刊《词学丛书》本，其卷一却和篆文本完全不同。

赵本《阳春白雪》卷一所录者，自周美成《解语花》以下，凡七十二阕。此本则以周美成《瑞龙吟》一阕压卷，其后为：

蓦溪山	黄山谷
花心动	阮逸女
鱼游春水	
望海潮	秦少游
满庭芳	
玉楼春	宋子京
饰缠道	
玉漏迟	
渡江云	周美成
海棠春	
西江月	苏东坡
渔家傲	王介甫
玉楼春	晏同叔
千秋岁	秦少游
兰陵王	张仲景
帝台春	李景元
倦寻芳	王元泽
眼儿媚	
青门引	张子野
浪淘沙	李后主
浪淘沙	欧阳永叔
青玉案	
浣溪沙	欧阳永叔
浣溪沙	
浣溪沙	
踏莎行	黄鲁直
踏莎行	秦少游
如梦令二	
忆王孙	
柳梢青	
金明池	
谒金门	
忆秦娥	康伯可
玲珑四犯	周美成
燕台春	张子野
贺新郎	李　玉

祝英台近	辛幼安	高阳台	
念奴娇	李易安	浣溪沙	周美成
风入松	康伯可	如梦令	
金人捧露盘	曾纯甫	如梦令	李易安
石州慢	张仲宗	武陵春	
蓦山溪	张东父	怨王孙	
水龙吟	陆务观	青玉案	
蓦山溪	张东父	醉江月	辛幼安
蝶恋花	俞克成	摸鱼儿	辛幼安
蝶恋花		鹧鸪天	辛幼安
声声令		满江红	晁无咎
蓦山溪	易彦祥	临江仙	
水龙吟	陈同甫	蝶恋花	苏东坡
归朝欢	马庄父	蝶恋花	晏同叔
丹凤吟	周美成	蝶恋花	欧阳永叔
闭百花	柳耆卿	玉楼春	欧阳炯
西江月	前　人	江神子	苏子瞻
浪淘沙慢	周美成	木兰花令	贾子明
忆旧游	周美成	永遇乐	解芳叔
瑞鹤仙	欧阳永叔	烛影摇红	王晋卿
薄　幸	贺方回	风流子	秦少游
清平乐	赵德麟	贺圣朝	叶道卿
阮郎归	李后主	凤凰阁	
阮郎归	欧阳永叔	天仙子	张子野
浣溪沙		卜算子	僧皎如晦
玉楼春	温飞卿	祝英台近	
满江红	张仲宗	点绛唇	

柳梢青		瑞鹤仙	周美成
望湘人	贺方回	西平乐	周美成
洞仙歌	李元膺	多　丽	聂冠卿

共凡九十六阕，其中作者名号不甚一律，亦有无词人姓氏者。然其中似亦有足补今人编宋、元词集之阙漏者在。故全录其目于此。

岱翁之《阳春白雪》所据何本，今不可知。然秦氏刊赵闻礼《阳春白雪》凡八卷，又外集一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阳春白雪》却只五卷。陈氏云：赵粹夫编，取《草堂诗馀》所遗以及近人之词（《解题》卷三十一）。疑《阳春白雪》原有二本。岱翁所据，或为五卷本。故编次首“春景”（第一卷皆为春词），正和《草堂》之编次合。然其中复多已见于《草堂》者。或此本为岱翁所自集者欤?

诗馀画谱跋

《诗馀画谱》一名《草堂诗馀意》，盖本之《草堂诗馀》，撷取其尤粹者百篇，倩良工为之作图。一词一图，相映成趣。编者为新安汪□□。刊工虽未署名，然固一望而知其亦为徽派名家也。十余年前，于平睹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一帙，无序跋，凡存五十许叶。与斐云、隅卿诸君，相诧为罕见精绝之品。其时即摄留全影，作案头珍玩之一。南归后，犹时时念及之。劫中，沪上忽出现一本，为程守中先生所得。予挽书友与之力商，乃得归予。此本装二册，计存八十余叶。后平贾董会卿来，谈及新收得此书一帙，乃复获之。而亦仅五十许叶。惟有足补前二本之未备者。通计三本，凡得词九十七篇，为图亦九十七幅。十余年间，所见所得凡三本，而仍未能获其全；一书之全，岂易事乎！今夏，于修文堂孙贾许，复见一本，索价至昂，而所存仅前半四十许叶，因未之收；惟传录他本未具之吴汝绾序及汤宾尹题词而归。汝绾序云："删其繁，摘其尤，绘之为图。案头展玩，流连光景，益浸浸乎情不自已。"诗词每饶画意，固不仅王摩诘一人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宋院画作者，每取一诗为题材。诗词之可入画，盖古已有之。而选词为画谱，则为汪氏所创始。时顾

仲方《百咏图谱》、杨雉衡《海内奇观》方盛行于世。此谱继之而出，自必亦为时人所重。万历一代，版画之盛，诸画谱作者当为功臣之首。自此谱出，而《唐诗画谱》诸作便纷然刊行矣。此谱刊于万历壬子（四十年)。惜辑者汪氏，未详其名。惟细读予所见所藏之三本，此谱似有二种，一为原刊本，一为翻刻本。董贾之一本，白绵纸初印，图最精工，当为原刊本。程守中本及通县王氏本，则较为简率，当为翻刻本。初睹殊不可辨别，若细细比勘之，则精粗自见也。惜限于工力，未能二本并印。各本皆无目录，兹为补之。又原书词牌名及词人姓氏每多讹误，兹亦于目录中，一一为之订正。

宋金元诸宫调考

一、诸宫调为变文的后裔——实际说唱的底本——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中的材料——二、创作诸宫调者孔三传——南宋说唱诸宫调的艺人们——诸宫调的南宋与金的流行——三、诸宫调体制的弘伟——韵文与散文的交流——与变文的对照——具体而微的诸宫调《商调蝶恋花》——宋代说唱故事的风气——四、唱词在诸宫调里的地位——诸宫调所用的宫调——诸宫调作者们引进新宫调的勇气——五、诸宫调所用的曲牌——其来源：唐燕乐大曲——宋教坊大曲——唐宋词调——流行的歌曲——创作及其他——曲牌名表——六、诸宫调所用的套数——套数编组的三个方式——《西厢记诸宫调》所用套数表——《刘知远诸宫调》所用套数表——所受到的影响——唐宋词调的影响——唱赚的影响最大——早期的诸宫调的套数方式问题——唐宋大曲的影响——宋杂剧的影响——诸宫调作者们融冶力的弘伟——七、尾声的研究——尾声始于何时——尾声的几个方式——错煞与三煞等——八、诸宫调作者们的崭新的尝试——诸宫调的编组——伟大的成功——自然的进步——此新声之被热烈欢迎的

原因——九、诸宫调的说唱——一人的念唱——夏夜的愉乐——《张协状元戏文》所附的诸宫调——《笔谈》的谬说——十、最有趣的结构——紧要关头的故作惊人的笔调——《董西厢》的例证——《刘知远》的例证——实际上的应用——十一、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的生平——董王优劣论的一斑——董作的真实的伟大所在——董作的版本——与《会真记》的对勘——所增添的是什么——其来历为何——十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此伟著的发见——获得时的愉快——时代与产地的问题——残存的五（则）的内容——与《五代史平话》的比勘——与二本《白兔记》的比勘——风格的浑朴——十三、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王伯成的生平——辑逸的经过——就所存者述其内容的概略——关于《天宝遗事》的元人杂剧——十四、其他各本诸宫调的叙录——孔三传的《耍秀才诸宫调》(?)——霸王与卦铺儿——《崔韬逢雌虎》——《郑子遇妖狐》——《井底引银瓶》——《双女夺夫》——《倩女离魂》——《崔护谒浆》——《双渐赶苏卿》——《柳毅传书》——诸宫调时代的短促——《三国志》——《五代史》——《七国志》——《赵贞女》——《张协状元》——十五、诸宫调的影响——在宝卷上——元杂剧的全般受到——个人独唱——旦本与末本——探子报告的性质——曲调上的影响

一

敦煌发现的“变文”，虽不甚为世人所知，实源远而流长。其直系的子孙，为宝卷，为弹词，为大鼓词，今已为人人所知；

惟其为宋、金、元人的诸宫调的祖祢，则知者盖鲜。诸宫调为极弘伟的一种文体，且曾在中国戏曲的一大支派——杂剧——里留下绝显著的踪迹。然其对于唐五代的“变文”究竟有若何因袭的关系？对于后来的杂剧究竟有若何的深切的影响？则至今尚未有言及之者。诸宫调本身的历史与结构，也尚未有人作一番有系统的研究。（诸宫调也和变文一样，被世人所忽视已久。王国维氏在写《曲录》的时候，尚未能确定诸宫调之为何物，故董解元《西厢记》及王伯成《天宝遗事》皆被著录于“传奇部”。到了他著《宋元戏曲史》时，方才证明董解元《西厢记》是诸宫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判定。诸宫调的研究，自当以王氏为开始。）“诸宫调”并不是一种无甚关系的文体，其历史也并不是一部很暗淡的历史；虽其生命并不甚长，其在宋、金、元的文坛上，并没有引起像诗词、戏文、杂剧以及平话那么多的跟从者——这原因，当然一半为的是著作的不易——其所流传于今世的作品，更没有像宋词、元剧那么“蔚成大观”，而只是寥寥的几部。然而仅只这寥寥的几部，已足以充分的表现出其光荣的成就，已足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最绚烂的行迹；且即在这寥寥的几部作品里，也足以很显明的表现出当时的一般人民该如何的喜爱这些弘伟、美好的著作，该如何热忱的在静听着他们的弹唱。这一种文体在当时必定是一种很流行的文体，其流行的程度，该和平话戏文不相上下。《刘知远诸宫调》最后有：“曾想此本新编传，好伏侍您聪明英贤”云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开头有：“比前览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云云，又有：“穷缀作，腌对付，怕曲儿捻到风流处，教普天下颠不剌的浪儿每许”云云；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的引里，也有：“俺将这美声名传万古，巧才能播四方，欢行中自此编绝唱，教普天下知音尽心赏”云云。都可看出其为实际的说唱的东西。在元人石君宝（据《楝亭十二

种》本及暖红室刊本《录鬼簿》，石君宝和他的同时人戴善甫各著有《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一本，〔戴氏所著，名《宫调风月紫云亭》，无“诸”字。〕今姑将此剧归石君宝。）《诸宫调风月紫云亭》（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一剧里，更可以明白的看出：

〔点绛唇〕怎想俺这月馆风亭，竹溪花径，变得这般嘿光景！我每日撇嵌为生，俺娘向诸宫调里寻争竞。

〔混江龙〕他那里问言多伤幸，拿得些家宅神长是不安宁。我勾栏里把戏得四五回铁骑，到家来却有六七场刀兵。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添续八阳经。尔觑波，比及撺断那唱叫，先索打拍那精神。起末得便热闹，团掿得更滑熟。并无那唇甜句美，一刬地希崄艰难。衠扑得些掂人髓，敲人脑，剥人皮，饤腿得回头硬。娘呵，我看不的尔这般粗枝大叶，听不的尔那里野调山声。……

〔醉中天〕我唱道那双渐临川令，他便脑袋不嫌听，搔起那冯员外，便望空里助采声，把个苏妈妈便是古贤人般敬。我正唱到不肯上贩茶船的少卿，向那岸边相刁蹬，俺这虔婆道，兀得不好拷末娘七代先灵。……

〔赏花时〕也难奈何俺那六臂哪吒般狠柳青，我唱的是七国里庞涓也没这短命，则是个八怪洞里爱钱精。我若还更九番家厮并，他比的十恶罪尚尤轻。

这里叙的是一位以唱诸宫调为职业的女子韩楚兰，和一位少年灵春马的恋爱的故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约略的看出当时歌唱诸宫调的情形。那个时候，使用诸宫调这个新文体所歌唱的题材是很广泛的，已有所谓《三国志》，《五代史》，《双渐苏卿》，《七国

志》等等的诸宫调了。其中除了《双渐苏卿诸宫调》以外，都是所谓“铁骑儿”；在《董西厢》的开头，作者曾有过一段话道：

〔风吹荷叶〕打拍不知个高下，谁曾惯对人唱他说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话儿不是朴刀杆棒，长枪大马。

〔尾〕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儿倚翠偷期话。

他也特别的提出他的“话儿，不是朴刀杆棒，长枪大马”，可见“朴刀杆棒，长枪大马”的诸宫调，在当时是特别的流行的。在《张协状元戏文》（今有北平新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本）的开端，代替了通常的“家门始末”，“副末开场”等等的规律的，却是由“末”色登场，先来唱一则《张协诸宫调》以为引子。这可见“诸宫调”的势力在南戏里也是很大的。

总之，“诸宫调”的这种新文体，必定是在南宋、金、元的百数十年间，成了民间的甚为流行而爱好的一种通俗的文体无疑。其题材自“铁骑儿”“朴刀杆棒”以至于“雪月风花”“倚翠偷期话”，无所不有，其篇幅则往往是长篇巨轴，和说“词话”之仅以一“话”为一日之谈资者不同。歌唱诸宫调的人们也成了一种专一的职业，与演剧的团体、说书的先生们有鼎足而三分当时的文坛之势。《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说道：

〔耍孩儿四煞〕楚兰明道是做场养老小，俺娘则是个敲郎君置过活。他这几年间衠傍下胡伦课。这条冲州撞府的红尘路，是俺娘剪径截商的白草坡。两只手衠劳模，恁逢着的瓦解，俺到处是鸣珂。

则他们也是“冲州撞府”的去“做场”，不专在一个地方卖艺的了。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十），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中有诸宫调二本，则诸宫调在南宋时代已和大曲、法曲诸“杂剧词”同为“官本”，即御前供奉之具的了。

二

但诸宫调之兴，则在南宋之前。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据秀水金氏影印汲古阁景宋钞本，及学津讨源本。）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中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之语。又耐得翁《都城纪胜》（据《楝亭十二种》本。）记载临安杂事，亦有“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之语。在《碧鸡漫志》及《梦粱录》里，也并有类似的记载：

> 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
>
>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
> （据《知不足斋丛书》本）

> 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
>
>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
>
> （据《武林掌故丛编》本）

是诸宫调之创始，当在熙丰、元祐年（公元1068年－1093年）之间，而创作诸宫调者，则为泽州孔三传其人。孔三传的生

平，惜不可知。所可知者，他当为汴京瓦肆中鬻技之一人——既能在诸艺杂呈，万流辐辏之“京都瓦肆中”占一席地，与小唱，小说，般杂剧，悬丝傀儡，说三分，卖五代史诸专家争雄长，则其“新词”必当有甚足动人之处。且既使“士大夫”皆能诵之，则其文辞必也甚为精莹可喜可知。这样一位雅俗共赏的伟大的作家，其姓名竟若存若亡，极鲜人知，诚为可叹！又周密《武林遗事》（卷六）所载“诸色伎艺人”中，有：

> 诸宫调传奇
>
> 高郎妇　黄淑卿　王双莲　袁太道（《秘笈》本“太”作“本”）

是说唱诸宫调的艺人在南宋末年却不为少。可惜这些艺人的著作，今皆只字不存，不能为我们所取证，像宋代说话人之“话本”在今尚陆续被发见的好运，恐怕他们是不会有的。

然创作诸宫调的孔三传的著作以及产生诸宫调的“宋都”，与乎继续维持着故都的风气而仍在说唱着诸宫调的临安府的诸宫调之本子，今虽绝不可得见，但诸宫调的影响却流播得很远。经了北宋末年的大乱，一部分的说唱诸宫调的艺人，虽随了贵族士人们迁徙到中国南部去，而其他一部分却仍留居于北部；或迁徙西陲的边疆上去。他们在少数民族所统治的地方，仍在说唱着，仍在散播他们的影响。这影响便发生结果于今有的两大部诸宫调：《董西厢》与《刘知远》的身上。这使诸宫调的本来面目，至今尚能为我们所知。这使诸宫调的弘伟的体制至今更为我们所认识。且即在那个地方，又发生出别一个极伟大的影响来。

在元代的前半叶，弹唱诸宫调的风气，似也未曾过去。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当亦为供当时实际弹唱之资的一部著作

吧。

三

诸宫调的体制是一种崭新的创作，在过去的文学史上，找不出同类的东西来的；诸宫调的体制又是异常的弘伟壮丽，在过去的名著里更寻不出足以与之相比肩的长篇巨作出来（只有敦煌的《维摩诘经变文》足以与之相提并论吧）。向来我们对于叙事诗的编著便是很不努力的。那末寥寥数十百行的《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辞》，却已足为我们的古文学中的珍异。更不用说会有什么与荷马的《依里亚特》（Iliad）、《亚特赛》（Odyssey），瓦尔米基（Valmiki）的《拉马耶那》（Ramayana）同等的大史诗出现的了。然而到了中世纪的前期，却突然有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与成就。那便是“变文”的产生与诸宫调的突起。

诸宫调的祖祢是“变文”，但其母系却是唐宋词与“大曲”等。他是承袭了“变文”的体制而引入了宋、金流行的“歌曲”的唱调的。诸宫调是叙事体的“说唱调”，以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应用了“韵文”与“散文”的二种体制组织而成的文体，来叙述一件故事的。姑截取诸宫调中的一二段以为例：

> 生辞。夫人及聪皆曰好得。夫人登车，生与莺别。
>
> 〔大石调〕〔蓦山溪〕离筵已散，再留恋应无计。烦恼的是莺莺，受苦的是清河君瑞。头西下控着马，东向驭坐车儿。辞了法聪，别了夫人，把樽俎收拾起。临上马还把征鞍倚，低语使红娘，更告一盏以为别礼。莺莺、君瑞彼此不胜愁。厮觑者总无言，未饮心先醉。
>
> 〔尾〕满酌离杯长出口儿气，比及道得个我儿将息，一

盏酒里，白冷冷的滴够半盏儿泪。

夫人道：教郎上路，日色晚矣。莺啼哭，又赋诗一首赠郎。诗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董西厢》卷下

天道二更已后，潜身私入庄中来别三娘。

〔仙吕调〕〔胜葫芦〕月下刘郎走一似烟，口儿里尚埋冤，只为牛驴寻不见。担惊忍怕，捻足潜踪，迤逦过桃园。辞了俺三娘入太原，文了面再团圆。抬脚不知深共浅，只被夫妻恩重，跳离陌案，脚一似线儿牵。

〔尾〕恰才撞到牛栏圈，待朵闪应难朵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

惊杀潜龙！抱者是谁？回首视之，乃妻三娘也。儿夫来何太晚，兼兄嫂持棒专待尔来。知远具说因依。今夜与妻故来相别，不敢明白见你。

——《刘知远诸宫调》第二

这种“韵”“散”夹杂的新文体，是由六朝的佛经译文，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其后变成了一种通俗的文体，在唐、五代的时候，便用来叙述佛经的故事以及中国的历史与传说的许多故事，那便成了所谓“变文”（关于“变文”，请参阅《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编上册第一三三页以下，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四四五页以下。）的一种文体。“变文”的体裁，与上面所引的两段诸宫调的文体是极为相同的。兹举《八相成道经变文》一段于下：

我佛观见阎浮提众生，业障深重，苦海难离，欲拟下界劳笼，拔超生死，遂遣金团天子，先届凡间，选一奇方，堪吾降质，于此之时，有何言语？

我今欲拟下阎浮，汝等速须拣一国。遍看下方诸世界，何处堪吾托生临？

尔时金团天子奉遣下界，历遍凡间，数选奇方，并不堪世尊托质。唯有迦毗卫国，似膺堪居。却往天中，具由咨说：

当日金团天子，潜身来下人间。金朝菩萨降生，福报合生何处？遍看十六大国，从头皆道不堪。唯有迦毗罗城，天下闻名第一。社稷万年国主，祖宗千代轮王。我观过去世尊，示现皆生佛国。看了却归天界，随相菩萨下生。时当七月中旬，托荫摩耶腹内。百千天子排空下，同向迦毗罗国生。

这其间之相歧者，惟“变文”用的是“七言”或“六言”的唱句（有用十言的，也有用五言的，但不多），而诸宫调所用之唱调则为当时流行之“入乐”的歌词，若《蓦山溪》、《胜葫芦》之类而已。

像这样的以“韵文”与“散文”合组起来的说唱体，在宋代是甚为流行的。曾慥《乐府雅词》开卷所载的无名氏的《调笑集句》，郑彦能的《调笑转踏》，晁无咎的《调笑》，皆是以一诗一曲相间组成的。似已开“散文”与“曲调”合组的先路。若赵德麟《侯鲭录》中所载的《商调蝶恋花》咏《会真记》事者，则已直捷的用“散文”与“曲调”合组而成，其体与诸宫调更为相近：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莫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宴肆欢之余，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记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全篇之意，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听调格，后听芜词。

丽质金娥生玉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蜜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便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风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叙其女，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之徒，因大扰，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措。张与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难。郑厚张之德，因饰馔以命张。谓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乃命其子曰欢郎，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崔辞以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宁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桃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眸丽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宛不蒙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

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全部都凡《蝶恋花》词十阕，“散文”的一部分则为《会真记》的全文。兹姑录开头的二段为例。这已比较《调笑转踏》等为进步的了。赵德麟与苏轼同代，其卒年则在南宋之初。其著作年代与孔三传是约在同时的。像这个“具体而微”的类似诸宫调的《商调蝶恋花》大约也会是同样的受有“变文”之影响的吧。然其著作的魄力则远逊于诸宫调的作者了。

这类的体裁在南宋仍然的存在着，其势力且侵入于说话人“话本”之中。今日所见之《蒋淑真刎颈鸳鸯会》话本，（见《警世通言》第三十八卷，又见《清平山堂话本集》。清平山堂作《刎颈鸳鸯会》。）其中便是使用着《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以述蒋淑真“始末之情”的。

阿巧回家，惊气冲心而殒。女闻其死，哀痛弥极，但不敢形诸颜颊。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锁修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时间云雨散巫阳。自别来，几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况，则除是梦里见才郎。

这女儿自因阿巧死后，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我之过，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

这话本的年代很古，当系宋、元人之作。又有《快嘴李翠莲记》（见《清平山堂话本集》），其时代似较后，但其中也似甚着重于“唱词”。我常常悬想，宋代的说话人，当其“做场”时，也是说唱着的。其与说唱诸宫调的唯一区别，则在：诸宫调以唱

为主，而“话本”则以说为主而已。

四

诸宫调虽是说唱的，却以唱为最重要。其“散文”部分，几与“变文”无大歧异。像《西厢记诸宫调》，其“散文”的风格，且类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全出之以古文。其不同之点，且为其特放的辉煌的光彩者，乃是关于唱的一方面。“变文”的唱是极简单的（大约是梵呗吧），不外六七言及三七等言的式样，鼓子词的唱，也是十分的单调的，只是将同样的一个曲调，翻来覆去的唱着。诸宫调的歌唱，却大为繁复不同。自其所使用的宫调的问题始，到了其组合不同宫调的套数而敷演着一件故事的体裁的讨论止，其间尽有仔细研究的必要。

兹先论诸宫调所用之宫调。宋代教坊所奏乐曲，凡十八调（见《宋史》一百四十二《乐志》十七“教坊”部。）四十六曲。（王国维云：“乃四十八曲之误。”又云：“所载曲数止于四十，又正平调下独云无大曲，则前四十曲为大曲无疑。《乐志》原文，出于《文献通考》，《通考》正作四十大曲。六大两字，字形相近，故致讹也。”〔《唐宋大曲考》〕其说甚精。）十八调者，为：

一，正宫调（三曲）　　二，中吕宫（二曲）
三，道宫调（三曲）　　四，南吕宫（二曲）
五，仙吕宫（三曲）　　六，黄钟宫（三曲）
七，越　调（二曲）　　八，大石调（二曲）
九，双　调（三曲）　　十，小石调（二曲）
十一，歇指调（三曲）　　十二，林钟商（三曲）
十三，中吕调（二曲）　　十四，南吕调（二曲）
十五，仙吕调（二曲）　　十六，黄钟羽（一曲）

十七，般涉调（二曲）　　　十八，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

尚有十调：高宫，高大石，高般涉，越角，商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及林钟角，是废弃不用了的。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宫调”凡十四种：

一，正宫调　　二，中吕调　　三，道宫调
四，南吕宫　　五，仙吕宫　　六，黄钟宫
七，越　调　　八，大石调　　九，双　调
十，小石调　　十一，般涉调　　十二，商　调
十三，高平调　　十四，羽　调

大部分和宋教坊所用十八调相合，所不用者惟林钟商、中吕宫、南吕调、仙吕调、黄钟羽、正平调、歇指调等八种而已。但亦有出于宋教坊十八调外者，如商调、高平调、羽调等三种是。惟宋教坊所有的黄钟羽和正平调，与《西厢记》所有的羽调及高平调二种，极为相近，当是由教坊的二调转变而来的。那末，《西厢记诸宫调》所增入者仅“商调”一种而已。

又，残本《刘知远诸宫调》所用的宫调也有十三种：

一，正宫调　　二，中吕调　　三，道　宫
四，南吕宫　　五，仙吕宫　　六，黄钟宫
七，越　调　　八，大石调　　九，双　调
十，般涉调　　十一，歇指调　十二，商角调
十三，高平调

为的是残本，不知全书中更有应用到其他宫调否？惟可注意者，这里没有用“羽调”、“商调”，却多出“商角调”及“歇指调”二种，这是与《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宫调不同之点。“歇指调”也见于宋教坊十八调中。“商角调”则见于宋教坊已废弃不用的十调之中。这可见《刘知远诸宫调》的来历，恐怕是要比《西厢

记诸宫调》更为“近古”的。

这些诸宫调所使用的“宫调”，虽较之宋教坊所用十八调已有所出入，然若与元杂剧所用者对勘一下，则很可明了的看出诸宫调的用“调”之更为近古。《辍耕录》所载“杂剧曲名”，凡分：

一，正宫　　二，黄钟　　三，南吕　　四，中吕

五，仙吕　　六，商调　　七，大石　　八，双调

等八类。《太和正音谱》所录“乐府三百三十五章”则分为：

一，黄钟　　二，正宫　　三，大石调　　四，小石调

五，仙吕　　六，中吕　　七，南吕　　八，双调

九，越调　　十，商调　　十一，商角调　十二，般涉调

等十二类。涵虚子谓：“自黄帝制律一十七宫调，今之所传者一十有二。”然在涵虚子所录的十二宫调中，除越调外，其他比《辍耕录》所载的多出的三调：小石调、商角调和般涉调，在元杂剧里是绝少用到的。元杂剧所常用者，不过《辍耕录》中的八调，加上越调，共九调而已。凡宋、金诸宫调所惯用的道宫、歇指调、高平调、羽调等四个宫调，元人已弃不用，小石调、般涉调、高平调等三种，也罕见使用。时代相隔不到两个世纪，而“宫调”已被淘汰到七种之多。乐音转变之急，诚为可惊！而诸宫调的作者还不仅袭应用旧调，抑且创造新声，或引用新声进来。如董解元，便是于应用了宋教坊十八调之外，更引进了“商调”、“高平调”、“羽调”诸新声。如《刘知远诸宫调》的作者，更还恢复了已废弃不用了的“商角调”。这都可见出诸宫调作者们的勇悍的创作欲与惊人的挥使音律的气魄来。

五

次更论诸宫调所用的曲调。诸宫调所使用的曲调，其来源是极为复杂的，惟综其大要，不外下列的数支：

第一，唐燕乐大曲　唐燕乐大曲凡四十有六，见于崔令钦《教坊记》(据《古今说海》本)。犹见存于宋、金诸宫调中者有：

(一) 绿腰　即六幺。董解元《西厢记》所用者有《六幺遍》、《六幺实催》，皆即此曲调。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以“六幺”名者，自《争曲六幺》以下，凡二十本。宋教坊所用十八调四十六曲中，于中吕调、南吕调、仙吕调中，皆各有《绿腰曲》，可见此曲在宋、金时流行之广。“词”里的《六幺令》大约便也是由此曲转变而来的。

(二) 凉州　即梁州。洪迈云：“凉州今转为梁州”(《容斋随笔》卷十四)。宋词有《梁州令》。《董西厢》所用者有《梁州》、《梁州三台》。《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亦有《四僧梁州》等以“梁州”为名者七本。

(三) 伊州　宋教坊十八调中亦有《伊州曲》。董解元《西厢记》有《伊州滚》，《刘知远诸宫调》有《伊州令》，当即此曲。《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有《领伊州》、《铁指伊州》等以“伊州”为名者五本。

(四) 突厥三台　《刘知远诸宫调》有《耍三台》，《西厢记诸宫调》有《梁州三台》，又有《三台》，或皆与此曲有关。

(五) 安公子　《刘知远诸宫调》有《安公子》，《西厢记诸宫调》有《安公子赚》。“官本杂剧段数”中也有《三教安公子》一本。

(六) 迎仙客　《西厢记诸宫调》有《迎仙客》。

（七）柘枝　《西厢记诸宫调》有《柘枝令》，当由此出。

（八）霓裳　《刘知远诸宫调》有《拂霓裳》，宋词也有《佛霓裳》，当由此出。

第八曲，其中《迎仙客》一曲，宋代罕见，殆因诸宫调的采用而始得传达于元剧中者

尚有《还京乐》一曲，《乐府杂录》谓系明皇平内难，正夜半，斩长乐门关入宫，后人因撰此曲。宋词也有此调。《西厢记诸宫调》中，此调凡二见。

第二，宋教坊大曲　《宋史·乐志》详载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大”原作“六”，据王国维说改，见上注）的名目，其中与唐燕乐大曲名目很有几个相同的，如《梁州》、《伊州》、《绿腰》等。在那四十大曲里，为诸宫调所沿用者有：

（一）梁州　见前（正宫调、道宫调、黄钟宫中俱有之）。

（二）大圣乐　在道宫中。《西厢记诸宫调》有《大圣乐》。宋词中亦有《大圣乐》。“官本杂剧段数”中有《柳毅大圣乐》等三本。

（三）伊州　见前（越调及歇指调中俱有《伊州》）。

（四）贺皇恩　《西厢记诸宫调》有《感皇恩》，不知是否即此曲。

（五）绿腰　见前（中吕调、南吕调、仙吕调中俱有之）。

（六）长寿仙　《西厢记诸宫调》有《长寿仙滚》。“宫本杂剧段数”中有《打勘长寿仙》等三本。“院本名目”中有《伟老长寿仙》一本，又有《抹面长寿仙》一本。

第三，唐宋词　唐宋词与唐宋大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曲调也大都相同。不过词调繁多，而能编组成大曲，为燕乐时及教坊中人所奏者，则甚少耳。然诸宫调所采用的唐宋词调则极为繁伙。《刘知远诸宫调》所用的词调有：

六幺令　醉落托（“托”即“魄”也）　绣带儿　恋香衾（以上入仙吕宫）

应天长　一枝花　（以上入南吕宫）

女冠子　（入黄钟宫）

拂霓裳　（入中吕调）

应天长　甘草子　锦缠道　（以上入正宫）

解　红　（入道宫）

沁园春　哨遍　苏幕遮　（以上入般涉调）

贺新郎　（入高平调）

永遇乐　（入歇指调）

玉抱肚　（入商调）

《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词调有：

醉落魄　满江红　六幺令　恋香衾　绣带儿　剔银灯　临江仙

朝天急　（当即《朝天子》）　天下乐　（以上入仙吕宫）

应天长　一枝花　（以上入南吕宫）

喜迁莺　（“院本名目”有《喜迁莺剁草鞋》一本）　黄莺儿（以上入黄钟宫）

踏莎行　粉蝶儿　木兰花　（以上入中吕调）

虞美人　应天长　梁州令　甘草子　三台　（以上入正宫）

解　红　大圣乐　（以上入道宫）

蓦山溪　洞仙歌　红罗袄　（以上入大石调）

哨　遍　夜游宫　沁园春　苏幕遮　（以上入般涉调）

木兰花　（宋词作《木兰花慢》）　糖多令　于飞乐　青玉案（以上入高平调）

玉抱肚　（入商调）

水龙吟　厅前柳　（以上入越调）

御街行　月上海棠　芰荷香　（以上入双调）

盖较唐、宋大曲调子用得更多。然唐、宋词调与诸宫调的关系，犹不仅在若干词调之被采用而已。在宋、金的时代，词是实际被用来歌唱的东西。诸宫调既特重在歌唱一方面，故尤受词的歌唱的法则的影响。除了极短的小令像《捣练子》、《如梦令》等以外，词都是以相同的两段歌曲，组合而成为一篇的，像：

> 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移。○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
> ——冯延巳《长相思》

>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荫满庭清昼。当年堕地，于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
> ——辛弃疾《水龙吟》

不问是“令”是“慢”，差不多都是以二段歌语合成的为常例。这大约是要令歌者反覆前声，用以媚听之意。与大曲之联合若干歌篇，鼓子词之连用若干同调的曲子来咏唱一件故事，其结构正是相同的，不过令、慢多限于二段，而大曲与鼓子词则往往是十篇以上的结合而已。这种二段同体歌曲的组合，便是诸宫调最受影响于唐宋词的地方。我们姑举几个例来看：

> 〔黄钟宫〕〔快活年〕一双老父母解放眉头结，三翁也随顺欢容生两颊。妯娌旁边努嘴举唇，不喜些些，三娘内心喜

悦也难舍。〇只愁李洪义与洪信生脾鳖，中间做板障，为人忒性劣。结下仇冤，怎肯成亲！恰是言绝，走一人向前诉说。

——《刘知远诸宫调》第一

〔般涉调〕〔夜游宫〕君瑞从头尽诉，小生是西洛贫儒。四海游学历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〇一到绝了尘虑，欲假一室看书。每月房钱并纳与。问吾师心下许不许？

——《西厢记诸宫调》卷一

这还不和词的规律相同么？后来杂剧的“幺篇”，戏文的“换头”、“前腔”，大约都是由此而嬗递下去的吧。

第四，流行的歌曲，不入于教坊，不见于唐宋史叙录，而流行于宋代的大曲及其他歌曲尚有不少。那些流行的歌曲和诸宫调所用的而曲调又有不少是曾发生过关系的：

（一）降黄龙　张炎云：“如《六幺》如《降黄龙》，皆大曲”（见《词源》，四印斋所刻词本）。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宫本杂剧段数”，有《列女降黄龙》、《双旦降黄龙》等以“降黄龙”为名的大曲五本。《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亦有《揲廪降黄龙》一本。《西厢记诸宫调》中《降黄龙》的曲调凡二见。

（二）整乾坤　此名并见于《西厢记诸宫调》及《刘知远诸宫调》。《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亦有《四小将整乾坤》一本。

（三）黄莺儿　虽为词调，但大曲中也有之。“官本杂剧段数”载有《三姐黄莺儿》、《赛花黄莺儿》等二本。

（四）乔捉蛇　见于《西厢记诸宫调》。“院本名目”有《乔捉蛇》一本。

（五）惜奴娇　洪迈《夷坚志》载绍兴九年张渊道女请大仙，忽有巫山神女赋《惜奴娇》大曲一篇，凡九曲，其词今亦见于《夷坚志》（见《夷坚乙志》卷十三）。《西厢记诸宫调》，《惜奴娇》凡二见。

（六）柳青娘　见《西厢记诸宫调》。“院本名目”有《柳青娘》一本。

（七）双声叠韵　“院本名目”有《双声叠韵》一本。《西厢记》及《刘知远》皆数见此调。

（八）天下乐　“院本名目”有《天下乐》一本。《西厢记》尝用此曲。

（九）四门子　《西厢记》凡三见《四门子》。“院本名目”有《四门儿》，当即一调。

（十）山麻皆　《西厢记》有《山麻秸》，“院本名目”有《山麻秸》，即同一曲调。

（十一）文序子　《刘知远》及《西厢记》均有《文序子》。《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引《卢氏杂说》：“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人家具籍，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乐府杂录》：“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乃撰此曲。”《文序子》与《文溆子》当即一曲调。

（十二）鹘打兔　《西厢记》有《鹘打兔》一名。“杂剧官本段数”也有《鹘打兔变二郎》一本。

（十三）柳青娘　《刘知远》有《柳青娘》曲；“院本名目”里也有《柳青娘》一本。

第六，创作及其他　诸宫调的作者们于采用了上列的许多旧曲之外，必定会有他们自己的创作的新声，杂在一处歌唱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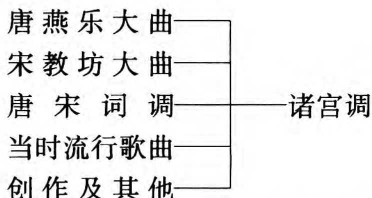
们试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曲调数目统计一下，再把他所采用的旧曲的数目附写于下，列为下表：

宫调名	曲调数	采用旧曲数
仙吕宫	三十一	十二
南吕宫	六	二
黄钟宫	十五	七
中吕调	二十	九
正宫	十	八
道宫	五	二
大石调	九	五
般涉调	十一	六
高平调	五	四
商调	三	一
越调	十四	三
双调	九	四
羽调	一	○
	一百三十九	六十三

据此表，则在《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一百三十九个曲调里，仅有六十三个是见于旧曲或当时流行词曲中者。其余的一倍以上的曲调数，却都是不见于其他记载的。固然这不见他书的七十七个曲调未必个个都是崭新的创作，其中当然也会杂有不少当时流行而今失传了的歌调在内。但若说在这七十七个曲调里，全没有几个是董解元的创作，那也似乎是说不过去的事。《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既具有那末弘伟的创作力，抒写出那么弘伟的一部大名著来，当然也会有创作若干新声的能力的。

再就残本的《刘知远诸宫调》统计一下，在其所有的四十八个曲调里，也只有二十六个是旧曲。其他，与《西厢记诸宫调》相同的也有若干。那些两部诸宫调相同的若干曲调，可以证明，大约便是宋金诸宫调里所沿用的特殊的歌调了。

总括上面所说的话，作一表，用以阐明宋、金诸宫调所用的曲调的来源：



诸宫调所用的曲调便是这样组合了起来的。下面更将《西厢记诸宫调》及《刘知远诸宫调》所用的全部曲调名目（这里并没有将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加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原因是：《天宝遗事》为元人所作，其所用的曲调已受元杂剧的影响。）列为二表：

《西厢记诸宫调》所用曲牌名表：

〔仙吕宫〕醉落魄（四见） 整金冠 风吹荷叶（六见） 赏花时（十二见） 点绛唇（六见） 醉奚婆（四见） 惜黄花（二见） 恋香衾（五见） 整花冠△绣带儿（五见） 剔银灯（二见） 台台令* 一斛叉 满江红（三见） 乐神令（二见） 醍醐香山会 六幺令 六幺遍 六幺实催 胜葫芦（二见） 哈哈令* 咍咍令* 瑞莲儿（三见） 河传令 乔合笙 临江

仙 朝天急 天下乐 相思会 喜新春 香山会 (△疑即整金冠＊三者疑系一名。)

〔南吕宫〕瑶台月（三见） 三煞 一枝花（二见） 应天长 傀儡儿 转青山

〔黄钟宫〕侍香金童(四见) 喜迁莺 四门子(三见) 柳叶儿(四见) 快活尔 出队子（六见） 双声叠韵（四见） 黄莺儿（三见）降黄龙滚（二见） 刮地风（三见） 整金冠令 赛儿令（二见） 神仗儿（二见） 闲花啄木儿 （八见） 整乾坤

〔中吕调〕香风合 墙头花 风合合 碧牡丹(七见) 鹘打兔(四见) 牧羊关(三见) 乔捉蛇 木鱼儿 石榴花 棹孤舟双声叠韵(二见) 迎仙客 满庭霜 粉蝶儿 古轮台(四见) 踏莎行 木兰花 千秋节 安公子赚 渠神令

〔正宫〕虞美人 应天长（四见） 万金台 文序子（三见）甘草子（六见） 脱布衫（四见） 梁州（二见） 梁州三台（二见） 梁州令 赚 二台

〔道宫〕解红 凭栏人 赚 美中美 大圣乐

〔大石调〕伊州滚（四见） 蓦山溪（三见） 吴音子（五见） 梅梢月 玉翼蝉（八见） 红罗袄（三见） 还京乐(二见) 洞仙歌（三见） 感皇恩

〔小石调〕花心动

〔般涉调〕哨遍（四见） 耍孩儿 太平赚 柘枝令（三见） 墙头花（五见） 夜游宫（二见） 急曲子（四见） 沁园春（二见） 长寿仙滚（二见） 麻婆子（三见） 苏幕遮

〔高平调〕木兰花（四见） 于飞乐（二见） 糖多令 牧羊关 青玉案

〔商调〕玉抱肚（二见）　文如锦　定风波（二见）

〔越调〕上平西（四见）　斗鹌鹑（五见）　青山口（四见）　雪里梅（五见）　错煞　绪煞　厅前柳　蛮牌儿　山麻皆　水龙吟　看花回（二见）　揭钵子　叠字玉台　渤海令

〔双调〕豆叶黄（二见）　搅筝琶（三见）　庆宣和（二见）　文如锦（四见）　惜奴娇（二见）　月上海棠　御街行（四见）　芰荷香（二见）　倬倬戚

〔羽调〕混江龙

（说明）上表中调名旁有“·”为记者，系表示其与唐宋大曲及当时流行歌曲有关系者；调名旁有“～～～”为记者，系表示其与唐宋词调有关系者；调名旁有“——”为记者，系表示其与其他诸宫调所用之曲调相同者（下表例同）。

《刘知远诸宫调》所用曲牌名表：

〔仙吕宫〕六幺令（三见）　胜葫芦（二见）　醉落托（三见）　绣带儿（二见）　恋香衾（二见）　相思会　整花冠　绣裙儿　一斛叉　整乾坤

〔南吕宫〕瑶台月（三见）　应天长（二见）　一枝花（二见）

〔黄钟宫〕愿成双（二见）　女冠子　快活年（三见）　双声叠韵　出队子（三见）

〔中吕调〕安公子　柳青娘（二见）　酥枣儿　牧羊关　木笪绥　拂霓裳

〔正宫〕应天长（三见）　甘泉子（应作《甘草子》）　文序子（二见）　锦缠道（二见）

〔道宫〕解红

〔大石调〕伊州令　红罗袄　玉翼蝉
〔般涉调〕墙头花（三见）　耍孩儿（二见）　麻婆子（二见）
　　沁园春（四见）哨遍　苏幕遮（二见）
〔商角〕定风波（二见）　抛球乐
〔高平调〕贺新郎（五见）
〔歇指调〕枕屏儿　耍三台　永遇乐（二见）
〔商调〕回戈乐　玉抱肚（二见）
〔越调〕踏阵马
〔双调〕乔牌儿

六

复次，论诸宫调所用的套数的编组的法式。集合同一宫调的曲调若干支，组合成一个歌唱的单位，有引有尾（但也有无尾声的），那便是所谓套数。词与散曲里的小令，只用一个曲调单独的成为一个歌唱的单位，那便不是套数。从最广的（或最早的）定义上看来，凡是能够组合二支或二支以上的曲调而成为一个歌唱的单位者皆可谓为套数。在这个定义上，几乎把许多的词调，凡是以二段组编成者，都可谓为套数（不过套数之名，仅应用于曲，而不曾应用到词上去）。那二支或二支以上的曲调，组成一个套数的，有时竟是同一的调子，有时是不同的。不过总要在同一宫调之内。例如：

〔黄钟宫〕女冠子……（幺）……尾
（《刘知远诸宫调》第一）

〔高平调〕木兰花……（幺）
（《西厢记诸宫调》卷二）

〔中吕调〕木笪绥……（幺）……（幺）……（幺）……

（幺）……尾

（《刘知远诸宫调》第二）

这些都是以在同一宫调内之同样的曲调，反复歌咏着的。有“有尾声”的，像第一例；也有“无尾声”的，像第二例。像这样单调的套数，元以后是很少用之的。元、明人的所谓套数，不论用在“戏曲”中或“散曲”中，都是要用在同一宫调内之两个以上不同的曲调组织成功的。像关汉卿的《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杂剧第二折：

〔中吕〕粉蝶儿……醉春风……红绣鞋……十二月……尧民歌……煞尾

这一类以二支以上在同一宫调中不同的曲调组织成功的套数，在初期是比较得少见。但在诸宫调里却已是充分的应用到了。我们如研究一下诸宫调所使用的套数，便可看出他们所用的套数，其性质是极为复杂的，其组成法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由那里，可以充分的看出诸宫调作者们融冶力的弘伟，收容量的巨大。差不多自唐宋词调以下，凡宋教坊大曲，宋流行大曲，以至宋唱赚等等的不同的套数的组织，无不被网罗殆尽。我们在那里，开始看见那些不同式的套数的被混合，被割裂，被自由的任意的使用着。我们可以说，像诸宫调作家们那末具有果敢无前的驱遣前人的遗产以为自己的便利之勇气者，在中国文学史上似还不曾见到第二群过！

综观诸宫调所用的套数，其方式大别之有后列的三种：

（甲）组织二个同样的只曲以成者；

（乙）组织二个或二个以上同样的只曲，并附以尾声而成者；

（丙）组织数个不同样的只曲并附以尾声者。

我们若把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套数统计一下，便可以看出：在他所用的一百九十三套里（内只曲二支，并计

入)，其组织方式，可归在甲类者共有五十三套（内有《吴音子》二曲，是只曲非套数)。姑举二例：

〔高平调〕〔木兰花〕从自斋时，等到日转过，没个人偢问。酩子里忍饿，侵晨等到合昏个，不曾汤个水米，便不饿损卑末。○果是咱饥变做渴，咽喉干燥肚儿里如火。开门见法本来参贺：恁那门亲事议论的如何？

〔双调〕〔惜奴娇〕绝早侵晨，早与他忙梳裹，不寻思虚脾真个。你试寻思秀才家，平生饿无那，空倚著门儿咽唾。○去了红娘，会圣肯书帏里坐？坐不定一地里笃么。觑著日头儿暂时间斋时过。杀剁，又不成红娘邓我？

可归在乙类者共有九十四套。兹举一例：

〔仙吕调〕〔赏花时〕酒入愁肠闷转多，百计千方没奈何！都为那人呵！知他你姐姐知我此情么？眼底闲愁没处著，多谢红娘见察。我与你试评度，这一门亲事，全在你成合。〔尾〕些儿礼物莫嫌薄，待成亲后再有别酬贺。奴哥托付你方便子个！

可归在丙类者较少，共有四十六套。兹举一例：

〔中吕调〕〔棹孤舟缠令〕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为莺娘，近来妆就个骯浮浪。也罗！老夫人做事抢搜相，做个老人家说谎。白甚铺谋退群贼，到今日方知是枉。也罗！一陌儿来直恁地难偎傍，死冤家，无分同罗幌，也罗！待不思量，又早隔着窗儿望。羸很眼狂心痒痒，百千般

闷和愁，尽总撮在眉尖上，也罗!

〔双声叠韵〕烛荧煌，夜未央，转辗添惆怅。枕又闲，衾又凉，睡不著，如翻掌。谩叹息，谩悒怏，谩道不想怎不想，空赢得肚皮儿里劳攘。○泪汪汪，昨夜甚短，今夜甚长，挨几时东方亮！情似痴，心似狂，还烦恼如何向？待漾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强，难割舍我儿模样！

〔迎仙客〕宜淡玉，称梅妆，一个脸儿堪供养。做为挣，百事抢，只少天衣，便是捻塑来的观音像。○除梦里曾到他行。烧尽兽炉百和香，鼠窥灯偎着矮床。一个孽相的蛾儿，绕定那灯儿来往。

〔尾〕淅零零的夜雨儿击破窗，窗儿破处风吹著忒飘飘的响，不许愁人不断肠！

若列为表，则在甲类里的套数，如下：

〔仙吕调〕醉落魄　一斛叉　满江红（凡三见）　乐神令（凡二见）　醍醐香山会　香山会　相思会　临江仙　喜新春　惜黄花　胜葫芦

〔黄钟宫〕黄莺儿（凡三见）

〔中吕调〕踏莎行　木兰花　满庭霜　千秋节

〔大石调〕蓦山溪　吴音子（凡二见）　梅梢月　玉翼蝉（凡四见）　洞仙歌（凡三见）　感皇恩

〔高平调〕木兰花（凡四见）　于飞乐（凡二见）　青玉案

〔般涉调〕夜游宫（凡二见）

〔双　调〕庆宣和　惜奴娇（凡二见）　月上海棠　御街行（凡四见）　倬倬戚

〔羽　调〕混江龙

〔小石调〕花心动

其中惟《吴音子》的二支，皆为只曲，并非套数。在乙类的套数如下：

〔仙吕宫〕赏花时（凡十二见） 点绛唇 朝天急 恋香衾（凡五见） 整花冠 绣带儿（凡五见） 剔银灯（凡二见） 惜黄花 胜葫芦 六幺令

〔南吕宫〕一枝花 应天长 瑶台月

〔黄钟宫〕侍香金童（凡二见） 出队子（凡四见） 降黄龙衮

〔中吕调〕墙头花 碧牡丹（凡五见） 鹘打兔（凡二见） 牧羊关（凡三见） 乔捉蛇 粉蝶儿 古轮台（凡四见）

〔正　宫〕应天长 文序子

〔大石调〕伊州滚（凡三见） 蓦山溪（凡二见） 吴音子（凡三见） 玉翼蝉（凡四见） 红罗袄（凡二见） 还京乐（凡二见）

〔般涉调〕墙头花 麻婆子（凡三见） 沁园春

〔商　调〕玉抱肚（凡二见） 文始锦 定风波（凡二见）

〔道　宫〕解红

〔双　调〕豆叶黄 搅筝琶 文如锦（凡四见） 芰荷香（凡二见）

在丙类的套数如下：

〔仙吕调〕醉落魄缠令（凡二见） 点绛唇缠 点绛唇缠令（凡二见） 点绛唇（缠令） 河传令缠 六幺实催

〔南吕宫〕一枝花缠 瑶台月

〔黄钟宫〕降黄龙滚缠令 快活尔缠令 闲花啄木儿第一 侍香金童缠令（凡二见） 喜迁莺缠令

〔中吕调〕香风合缠令（凡二见）　碧牡丹缠令（凡二见）
安公子赚　棹孤舟缠令

〔正　宫〕虞美人缠　文序子缠　文序子（缠令）　甘草子缠令　梁州缠令（凡二见）　梁州令断送

〔道　宫〕凭栏人缠令

〔大石调〕伊州滚缠令

〔般涉调〕哨遍断送　哨遍缠令（凡三见）　沁园春（缠令）　苏幕遮（缠令）

〔高平调〕糖多令（缠令）

〔越　调〕上平西缠令（凡四见）　斗鹌鹑缠令　厅前柳缠令　水龙吟（缠令）

〔双　调〕豆叶黄（缠令）

在这四十六套里，体例最为繁杂，名称也极不一致；名称"缠令"者最多，凡二十七套；单名为"缠"者凡六套；名为"断送"者凡二套；名为"实催"者凡一套；单是举出曲名，不言其为"套令"，而实可归于此类中者凡九套；名为"赚"者凡一套。这些不同的名目与不同的体例便是使我们得以看出诸宫调套数组成法的来源犁然的痕迹来的。

试再举《刘知远诸宫调》所有的套数，列为一表如下。《刘知远诸宫调》今存者仅为全书的少半，共残存套数八十。全书究竟有若干套数，则不可知，大约也不过是二百套左右吧。在这八十个套数里，属于甲类者凡十二套（《一枝花》一套并计入）：

〔仙吕调〕胜葫芦　醉落托　相思会

〔歇指调〕一斛叉　枕屏儿　永遇乐（凡二见）

〔高平调〕贺新郎（凡三见）

〔双　调〕乔牌儿

又第三"则"第四页所载《南吕宫一枝花》一套，因下半残

缺，有“尾”与否不可知，姑附于此类。属于乙类者凡六十五套（调名佚去的二套，并计及）：

〔仙吕调〕六幺令（凡三见） 胜葫芦 绣带儿（凡二见） 醉落托（凡二见） 恋香衾 整乾坤

〔南吕宫〕瑶台月（凡二见） 应天长（凡三见） 一枝花

〔黄钟宫〕愿成双（凡二见） 女冠子 快活年（凡三见） 双声叠韵 出队子（凡三见）

〔中吕调〕牧羊关 木笪绥 拂霓裳

〔正 宫〕文序子（凡二见） 锦缠道（凡二见） 应天长

〔道 宫〕解红

〔大石调〕红罗袄 玉翼蝉 伊州令

〔般涉调〕墙头花（凡三见） 耍孩儿（凡二见） 麻婆子（凡二见） 沁园春（凡四见） 哨遍 苏幕遮（凡二见）

〔商角调〕定风波（凡二见）

〔商 调〕玉抱肚（凡二见） 抛球乐 回戈乐

〔高平调〕贺新郎（凡二见）

〔歇指调〕耍三台

〔越 调〕踏阵马

又第一“则”第五页，及第十一“则”第四页，均有残缺上半部之套数各一支，仅各存下半少许及尾声一支，不知其为乙类或丙类，也姑附志于乙类中。

属于丙类者凡三套：

〔仙吕调〕恋香衾缠令

〔中吕调〕安公子缠令

〔正 宫〕应天长缠令

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出现于元代的中叶，其套数的

组成法则，已甚受当时流行的“元杂剧”的影响，故这里不举出。但其中也仍保存有诸宫调所特有的套数的结构法，以及诸宫调所特有的曲调若干。这是可以注意的一点。

就上面的套数表看来，诸宫调所使用的套数，其甲、乙、丙三类的组合式，似皆有一定的规律；某一个曲调可以组为甲类方式，某某几种曲调则只能组成乙类方式，某某若干支曲调，又只能组成丙类方式，这其间似有不可混乱的关系在着。其三类通用的曲调原也有，但是不多。例如，在甲类里的《醉落魄》、《胜葫芦》虽亦可用来组织乙、丙二类的套数，然究为少数。像《满江红》、《临江仙》、《黄莺儿》、《踏莎行》、《千秋节》、《御街行》、《惜奴娇》等等，便不见于乙、丙二种套数之中；又像《赏花时》，只适合于乙种套数之用，甲、丙二种里便见不到它；《哨遍》只适合于丙种套数之用，甲、乙二种里，便见不到它。后来使用于元、明人的剧曲与散曲中的曲调，也有这种限制。有许多合于套数之用的，便永不能成为小令所用的曲子。有一部分曲调专适小令之用的，套数里便见不到它们。

兹更进论诸宫调套数组成方式所受到的他种文体的影响。

第一，自然是唐宋词的影响　这在上文已经说明过。凡在甲类方式里的套类，差不多全同于唐宋词之以前后二段合为一篇者。

第二，最大的影响　还是从当时的一种流行的新诗体，名为“唱赚”的那里得到，“唱赚”是一种已失的新诗体，从南宋末年以后便永不曾有人注意到她；直到最近的十余年前，王国维氏才第一次开始去研究（见《宋元戏曲史》第四章《宋之乐曲》)。唱赚并不是什么已失的一支两支的民歌，她乃是具有伟大的体制的崭新的创作。她创出了几种动人的新声，她更革了迟笨繁重的唐宋大曲的音调。我们文学史里知道在同一宫调里，任意选取了若

干支曲子，来组成一个套数，第一次乃是由于“唱赚”者的创作。这个影响极大。由单调的以二段曲子组成的词，由单调的以八支或十支以上的同样的曲调组成的大曲，反复歌唱，声貌全同，岂不会令听者觉得厌倦么？一个崭新的新声便在这个疲乏的空气中产生出来，唱赚产生于何时，据宋人纪载，约略可知。耐得翁《都城纪胜》说：

> 唱赚在京师，可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可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为缠达。中兴后，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筛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义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今又有覆赚；又且变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凡赚最难。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

吴自牧《梦粱录》所叙唱赚的情形：与《都城纪胜》全同，惟载“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如窦四官人，离七官人，周竹窗，东西两陈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杨一郎，招六郎，沈妈妈”等姓名。周密《武林旧事》也载唱赚者姓氏，自濮三郎、扇李二郎以下，凡二十二人。唱赚在南宋是成为一门专业的。

唱赚的一个新诗体，自张五牛大夫创作出来后，立刻便为说唱诸宫调的人物所采取。说唱诸宫调者所采取的唱赚的新体，只是初期的，易言之，即只是张五牛大夫所创的缠令及缠达的二体。至如流行于南宋末年的覆赚，当然董解元的《西厢记》和无名氏的《刘知远》是不及采用到的。

唱赚的词，亡佚已久。王国维氏始于《事林广记》（戊集卷二，《事林广记》有日本翻刻本。）中发见其唯一的存在的一篇。

其前且有唱赚规例。此赚词的题目是：

圆社市语 中吕宫 圆里圆

“圆社”盖谓蹴球事。全词的结构如下：

紫苏丸……缕缕金……好女儿……大夫娘……好孩儿……赚……越恁好……鹘打兔……尾声

这和诸宫调所用的一部分套数，其结构正是相同：

梁州令断送……应天长……赚……甘草子……脱布衫……三台……尾

——《西厢记诸宫调》

唱赚有缠令、缠达二体之分。缠令之体，有引子，有尾声，正同上列的那种形式。惟上列赚词当为南宋后半期之作。（《武林旧事》卷三及《梦粱录》卷十九，所载各社名，均有“遏云社唱赚”云云，而《事林广记》载此赚词，其前恰为遏云要诀，遏云致语，则此赚词自当与遏云社有关系。）初期的赚词，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复杂，却是一个疑问，看了“赚者误赚之意也，令人正堪美听，不觉已至尾声”云云，我们总要觉得初期的赚词，大约不会是很长的，或者只要“有引子，有尾声”，便已足够了吧。诸宫调中，最多的套数，乃是属于乙类的方式的，即皆只有一引子一尾声的。或者与初期的赚词之间，其关系是颇密切的吧。惟颇有可疑者，即为什么属于乙类的许多套数，都不标出缠令二字来，也许那些乙类方式的套数，和唱赚竟是全无关系。这也是很

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诸宫调的丙类方式的套类，明标为“缠”或“缠令”者，其与唱赚中的“缠令”的同为一物，却是无可置疑的。

缠达的一体，在诸宫调里用到的很少。缠达，据耐得翁、吴自牧诸人的说明，是“引子后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根据了这个说明，我们在《西厢记诸宫调》里去找，只找到这样的一套：

〔仙吕调〕六幺实催……六幺遍……哈哈令……瑞莲儿……咍咍令……瑞莲儿……尾

假如“哈哈令”为“咍咍令”的同一物（是写错了的吧），则此体大似缠达的组织。又《刘知远诸宫调》里，也有这样的一套：

〔中吕调〕安公子缠令……柳青娘……酥枣儿……柳青娘……尾

虽名为“缠令”，与“缠达”的组织却颇相同。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突然的发生了。诸宫调的起源，早于唱赚者甚久。诸宫调的创作者孔三传是在北宋的神宗、哲宗时代的；唱赚的创作者张五牛大夫却生在南宋中兴后。其间相隔至少有半个世纪。在没有受到唱赚的影响之前，原始的诸宫调，其唱词究竟是什么式样的呢？这是该仔细研究的。据我个人的推测，诸宫调的诸作者，为了想维持其专门的职业，常要不时的采取了流行的新声，运用于诸宫调之中以增高其复杂的趣味，使听者更感愉快。好在诸宫调的篇页常是很浩瀚的，其体例又不是很硬化的，尽有容纳许多新声的可能。当孔三传初创作的

时代或只有联合各宫调的词调与大曲以成之的吧。或者竟已运用到乙类方式的组织，也说不定。“尾声”虽不见于词与大曲中，但在北宋时代或已有之。初期的诸宫调或已充分的运用着这类的“一曲一尾”的简单的方式。后期诸宫调之所以独多应用着此类的方式，其消息是颇可知道的。

第三，是唐宋大曲的影响　大曲的结构，极为简单；为的是舞曲（参看王国维氏《唐宋大曲考》〔《王忠悫公遗书》本〕），故只是以同一曲调，翻来覆去的唱了一遍又一遍，常是唱了九遍十遍而未已。宋词中常有用大曲来咏唱一件故事的。曾慥《乐府雅词》的上卷，曾载有董颖作的：

薄媚（西子调）

一首。又有所谓“转踏”者，曾慥选无名氏《九张机》二首，无名氏《调笑集句》一首，郑彦能《调笑转踏》一首，晁无咎《调笑》一首，其结构与大曲大都相同。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载有咏唱冯燕事的大曲《水调歌头》（曾布著）一首；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四十五）载有《采莲》大曲一首；其结构也完全相同，惟其遍数不同，各遍之名也有别耳。兹列数种方式如下：

一，排遍第八……排遍第九……第十攧……入破第一……第二虚催……第三衮遍……第四催拍……第五衮遍……第六歇拍……第七煞衮。

——《道宫薄媚》（西子词）

二，延遍……攧遍……入破……衮遍……实催……衮

……歇拍……煞衮。

——《双调采莲》(寿卿词)

三，排遍第一……排遍第二……排遍第三……排遍第四……排遍第五……排遍第六带花遍……排遍第七攧花十八。

——《双调水调歌头》(冯燕词)

第三式，初见若相歧甚多，细察之，则极为相同，尤其第一第二式几全同。第二式之“延遍”相当于第一式之“排遍第八”，“排遍第九”；“攧遍”即第一式之“第十攧”；“入破”即第一式之“入破第一”；“实催”则相当于第一式之“催拍”；名称虽不同，其实皆为同一曲调。此种唐宋大曲的歌唱方式，似极流行于宋、元的民间，连小说界也被侵入。赵德麟的咏《会真记》的《商调蝶恋花》是应用此体的（详上文）。诸宫调自不能“自居化外”，在残本《刘知远诸宫调》里，有：

〔中吕调〕木笪绥

一套，除“尾”外，共连用了五个同一的《木笪绥》的调子。这是最和大曲相近的了，又《西厢记诸宫调》里，也有一套：

〔黄钟宫〕闲花啄木儿第一，整乾坤……第二，双声叠韵……第三，刮地风……第四，柳叶儿……第五，赛儿令……第六，神仗儿……第七，四门子……第八，尾

所谓“第二”“第三”者，便是“闲花啄木儿”“第二”“第三”；连用“闲花啄木儿”一词至八遍之多，其格式与大曲也至

相近。不过已把大曲大加改造，添入别的曲调至八个（连“尾”在内）之多，已非大曲格律之所能范围得住的了。又在诸宫调所用的曲子里，有所谓：

长寿仙滚　降黄龙滚　六幺实催　六幺遍

等等者，其为由大曲的影响而来，也明白可知。

第四，宋杂剧的影响　宋杂剧与元杂剧是截然不同的二物，只是与大曲很相同的一种歌舞“杂剧”或更加以滑稽的道白而已。宋杂剧在诸宫调里的影响至为有限。《都城纪胜》谓：

杂剧中——又或添一人装狐。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

《武林旧事》（卷八）记载宋内筵乐单，也有：

勾杂剧色时和等做《尧舜禹汤》，断送《万岁声》；
勾杂剧吴国宝等做《年年好》，断送《四时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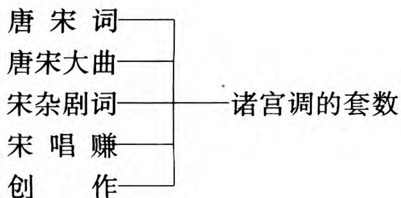
云云。所谓断送，意义不甚明了。今所见诸宫调里乃有：

哨遍断送
梁州令断送

二套。这是诸宫调与宋杂剧的唯一的姻缘所在。所谓“断送”（皆见《西厢记诸宫调》），大抵便是“开场”时所用的歌曲吧。故诸宫调所用的《哨遍断送》，《梁州令断送》，皆居于套数的第

一曲或“引子”的地位。

这四种影响，便是诸宫调套数的来历所在；但如上文所述，“一曲一尾”的乙类方式的套数，或会是诸宫调自己的创作吧。兹列为一表如下：



诸宫调的作者们，融冶力似皆极为弘伟，故往往取宋杂剧的“断送”；取唱赚的“赚”；取大曲的“滚”与“遍”与“实催”等等而自行铸造一种新声的套数出来。在使用缠达的方式时，也往往有所变异。他们是这样的不名一家的采用着！他们是这样的“取精用弘”！

七

最后，还要研究一下诸宫调所用的“尾声”的方式。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且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诸宫调使用“尾声”极多；在《西厢记诸宫调》的一百九十一套里，有“尾声”者竟占一百四十套之多；在残本《刘知远诸宫调》的八十套里，有“尾声”者，也占六十八套之多。仅就这二百零八个尾声而研究之，已尽够我们的得到一个结论的了。（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姑置不论。）

“曲子”之有“尾声”始于何时呢？这是很难回答的。宋大曲有“煞衮”，其名颇类“尾声”，实则乃所唱的同样曲调的最后

一遍；与诸宫调套数中的“尾声”，为毫不相干之物。(元杂剧所用的尾声，种类甚多，往往随宫调而不同，甚至随某某套而不同，也和诸宫调所用之极单纯的尾声颇殊其趣。)“尾声”或当与诸宫调同被创于宋神宗时孔三传之手的吧。这是很有可能的。以后，张五牛创作唱赚，更大畅“尾声”的使用之途。赚词的尾声，与诸宫调的极为相同：

〔尾声〕五花丛里英雄辈，倚玉偎香不暂离，做得个风流第一。

——《圆社市语》(赚词，《事林广记》戊集卷二引)

这是用七言的三句组成了的。诸宫调的尾声，也几乎全是以此种格式组成了的：

〔尾〕往日与他有仇隙，只冤他知远无礼，恁两个也不是平善底。

〔尾〕星移斗转近三鼓，怎显得官家福分，没云雾平白下雨。

〔尾〕恰才撞到牛栏圈，待朵闪应难朵闪，被一人抱住刘知远。

——以上《刘知远诸宫调》

〔尾〕心头怀着待不思忆，口中强道不憔悴，怎瞒得青铜镜儿里。

〔尾〕寺墙儿便是纯钢裹？更一个时辰打不破，屯着山门便点火。

〔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里骨辘辘地雷鸣，眼悬悬

地专盼着人来请。

〔尾〕不图酒食不图茶，夫人请我别无话。孩儿，管教俺两口儿就亲唦？

〔尾〕去了红娘归书舍，坐不定何曾宁贴，倚门专待西厢月。

〔尾〕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以上《西厢记诸宫调》

虽有几个字的多少，但多出来的却是衬字，实际上还是七言的三句。也还有第一句的七言，变格而为二句的三言的，像：

〔尾〕敛上敲，个着鼻梁，难为整理身躯仰，直倒在槐木酒桌上。

〔尾〕鸳侣分，连理劈，无端洪信和洪义，阻隔得鸾孤共凤只。

〔尾〕把瓦忏，着手掇，道打脊匹夫莫要朵，遥望着洪义面上泼。

〔尾〕郭彦威，心胆怯，正北上有若云摇拽，又一路贼兵到来也。

——以上《刘知远诸宫调》

〔尾〕纸窗儿明，僧房儿雅，一碗松风啜罢，两个倾心地便说知心话。

〔尾〕并头儿眠，低声儿说，夜静也无人窥窃，有幽窗花影西楼月。

〔尾〕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

上，驼也驼不动！

——以上《西厢记诸宫调》

像最后的纸窗儿明和驴鞭半袅二尾，其第一二句为四字，第三句为六字，实则仍是二句七言的变格。其有变化较甚的，像：

〔尾〕似梨花一枝带春雨，如何见得月下悲啼皇后，便似泣竹底湘妃别了舜主？

〔尾〕我去也，我去也，总可去，知远回故三娘，三娘觑丈夫，不悲感，不心酸，两人放声哭。

——以上《刘知远诸宫调》

〔尾〕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坐地又昏，沉睡不稳，只倚著个鲛绡枕头儿盹。

〔尾〕不须骑战马，不须持寸铁，不须对阵争优劣，觑一觑，教半百贼兵化做硬血。

〔尾〕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以上《西厢记诸宫调》

若仔细的分别出正衬来，也仍是三句的七言的方式耳。

在《西厢记诸宫调》里，除"尾"外尚有所谓"错煞"、"三煞"等别名，其作用全与"尾声"相同；惟其结构则大为不同：

〔错煞〕我郎休怪强牵衣，问你西行几日归？著路里小心呵，且须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好将息，我倚着门儿专望你。

〔三煞〕等得夫人眼儿落，斜着渌老儿不住睃，是他家伴不俫人，都只被你个可憎姐姐，引得眼花心乱，悄似风魔。○酒入愁肠醉颜酡，料自家没分消他，想昨来枉了身心，初间唤做得为夫妇。谁知今日却唤俺做哥哥！○是俺失所算，谩催挫，被这个积世的老婆婆瞒过我。

像“三煞”的一个方式是以三篇尾曲连用的，已大似元杂剧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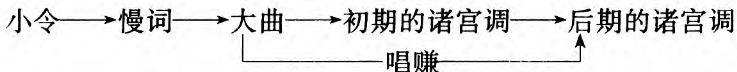
三煞　二煞　煞尾

的常见的方式了。这些方式，当然与单纯的三句七言之方式的“尾声”是很不相同的。不过这只可算是一种例外；在《西厢记》的一百四十个“尾”之中，也仅只有三个这样的例外而已。故我们可以大胆的断言：诸宫调所用的尾声，其方式是至为单纯的。

八

但为诸宫调的最大的光荣者，还不是什么曲调的创作，套数的组合等等；诸宫调给予我们比制作若干歌调，创造若干大曲更远为伟大的一个贡献。诸宫调作家尝试了从没有人尝试过的一个崭新的弘伟无伦的诗体的制作；那便是所谓“诸宫调”者是。词只是抒情的短曲，最长也不过是一百余字；大曲进步了，却也只是用十个八个同样的曲调来反复咏唱着一件故事的歌体；唱赚更进步了，她的作者懂得用同一宫调中的好几个不同的曲调组成一个有引子有尾声的套数来歌唱。但诸宫调作者的能力与创作欲却更为弘伟，他竟取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套数，连续起来歌咏一件故事。《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这样不同宫调的套数，竟有一百九十三套（内二套是只曲）之多，《刘知远诸宫调》虽为残存少

半的残本，竟也存有不同宫调的套数八十套之多。这种伟大的创作的气魄诚是前无故人的！由词的小令到词的慢近，由词的慢近，到联合同调歌曲若干支以歌咏一事的大曲，由大曲到联合同宫调的若干支异曲以歌咏一事的唱赚，由唱赚到联合若干套不同宫调的套数以歌咏一事的诸宫调，这是一条直线的进步！惟如上文所述，诸宫调中，采用唱赚的套数方式者尚不为多，最多的乃是“一曲一尾”的套数方式。初期的诸宫调，在这个进步的阶段中，或是越过唱赚的一段而和词与大曲直接发生着关系的吧。姑列为一表如下：



无论初期或后期的诸宫调，大致都是联合不同宫调若干的曲套以咏唱一个故事的；这个尝试，是绝为伟大的崭新的一个尝试；而这个新的尝试竟得了空前的伟大的成功！

要知道诸宫调的尝试的伟大成功，姑撷取下面的一节为例吧：

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弟二。

李洪义筝剥知远身上衣服，与布衫布裤穿着了，使交看桃园去。潜龙不知是计。大郎黑处先等。

〔中吕调〕　（牧羊关）

云儿来往不宁贴，唯现出些小胧月。洪义心肠倒大来乖

劣，专等着刘知远。即渐里更深也，隐约过二鼓，清风触两颊。向西北上一塔墙摧缺，陌然地见他豪杰跳过颓垣。怎恁地健捷？欲奔草房去。洪义生欢悦。这汉合是死，仇冤都报彻。

〔尾〕脑后无眼怎遮迭，李洪义到此恨心不舍，待一棒栏腰彫做两截。

洪义致怒　　两手搭得棒烟生，
假使石人　　着后应当也伤损。
栏腰棒中朵无因　　七尺身躯仆地倒。

〔仙吕调〕　（醉落托）

洪义怒嗔，两手内气力使尽。其人倒卧，心由狠欲打身亡。听得言语，唬了三魂。低头扶起观身分，胧月之下把脸儿认，元来不是那穷神，仔细端详，却是李洪信！洪义且惊且哭，洪信且疼且忍。小弟恐兄落穷神之手，故来觑你。始信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须臾，见知远与数人相从带酒而来。被洪义扯住。新近亡却丈人丈母，尔怎敢饮酒！众村人言：俺与收泪。二人终是不休。至天晓，用绳索绑定，欲要入官。三翁见

〔黄钟宫〕　（双声叠韵）

李洪信，李洪义绑定潜龙帝，一布地高叫起，只是无休底。自入舍做女婿，觑憧咱似儿戏，使着后道东说西畅傲气，交他去桃园内吃得醺醺醉，俺憧着他到恶，便把人殴击。愿叔

叔鉴是非。那三翁听说讫，叱喝道，畜生濨悄地！

〔尾〕往日与他有雠隙，只冤他知远无礼，你两个也不是平善底！三翁曰：若您弟兄送他，我却官中共您理会。兼自傍人劝免，已此洪义方休。后经数日，弟兄定计，交刘郎草房内睡，怕今夜乳牛生犊。三娘也不知道。知远不宜到夜深，草房中长叹。

〔南吕调〕　　（应天长）

知远早闷瘿心绪，但泪流如雨，□覆地又长吁。暗思量高祖本是豪家，奈散失财物，分离了兄弟母。天指引到来此处，丈人相见便神和，招入舍，好抬举。〇妻与我如水似鱼，不曾恶一个亲故。奈哀哉不幸两口儿亡殁！洪义和洪信协冤恨，把人凌辱。三翁常见后免得灾隅。须有日中他机谋。

〔尾〕恋有三娘，欲去不能去。待往后如何受辛苦！这烦恼浑如孝经序。

据三娘恩爱，　　尽老永不分离；

想二子冤雠，　　目下便待折散。

交人去住无门，这烦恼何时受彻！到夜深，潜龙困睡。李洪义门外听沉，发起毒心，安排下手。

〔般涉调〕　　（麻婆子）

洪义自约末天色二更过，皓月如秋水，款款地进两脚，调下个折针也闻声。牛栏儿傍里遂小坐，侧耳听沉久，心中

畅欢乐。○记得村酒务，将人恁𢯱；入舍为女婿，俺爷爷护向着；到此残生看怎脱：熟睡鼻气似雷作，去了俺眼中钉，从今后好快活！

〔尾〕团苞用，草苫着，欲要烧毁全小可，堵定个门儿放着火。

论匹夫心肠狠，　　庞涓不是毒；　　说这汉意乖讹，
黄巢真佛行！　　哀哉未遇官家，　　性命亡于火内。

〔商　角〕　　（定风波）

熟睡不省悟，鼻气若山前哮吼猛虎。三娘又怎知与儿夫何日相遇，不是假也非干是梦里，索命归泉路。○当此李洪义遂侧耳听沉，两回三度，知远怎逃命。早点火烧着草屋。陌听得一声响，谑匹夫急抬头觑。

〔尾〕星移斗转近三鼓，怎显得官家福分，没云雾平白下雨。苦辛如光武之劳，脱难以晋王之圣。雨湿火煞，知远惊觉。方知洪义所为，亦不敢伸诉。至次日，知远引牛驴拽拖车三教庙左右做生活。到日午，暂于庙中困歇熟睡。须臾，众村老携筇避暑。其中有三翁。

〔般涉调〕　　（沁园春）

拴了牛驴，不问拖车，上得庙阶，为终朝每日多辛苦，扑番身起权时歇。侍傍里三翁守定知远，两个眉头不展开，堪伤处便是荆山美玉，泥土里沉埋。○老儿正是哀哉，忽听得长空发哄雷声，惊天霹雳，眼前电闪，唬人魂魄幽幽不

在，陌地观占，抬头仰视，这雨多应必煞乖，伤苗稼，荒荒是处，饥馑民灾。

〔尾〕行雨底龙必将鬼使差，布一天黑暗云霭霭，分明是拚着四坐海。

电光闪灼走金蛇，霹雳喧轰挝铁鼓，风势揭天，急雨如注，牛驴惊跳，拽断麻绳，走得不知所在。三翁唤觉知远，急赶牛驴，走得不见。至天晚，不敢归庄。

〔高平调〕　　(贺新郎)

知远听得道，好惊荒，别了三翁，急出祠堂。不故泥污了牛皮䩺，且向泊中寻访。一路里作念千场，那两个花驴养着牛，绳绑我在桑树上，少后敢打五十棒！方今遭五代，值残唐，万姓失途，黎庶忧徨，豪杰显赫英雄旺，发迹男儿气刚。太原府文面做射粮，欲待去，却徊徨。非无决断，莫怪频来往，不是，难割舍李三娘！见得天晚，不敢归庄。意欲私走太原投事，奈三娘情重，不能弃舍。于明月之下，走住无门，时时叹息。

〔道　宫〕　　(解　红)

鼓掌笋指，那知远目下长吁气。独言独语，怎免这场拳踢。没事尚自生事，把人寻不是，更何况今日将牛畜都尽失。若还到庄说甚底！怕见他洪信与洪义。劝人家少年诸子弟，愿生生世世休假女婿。妻父妻母在生时，我百事做人且较容易。自从他化去，欺负杀俺夫妻两个凡女。鸠着嘴儿厮

罗执灭良，削薄得人来怎敢喘气！道男，长贫没富多不易，酸寒嘴敛只合乞，百般言语难能吃，这般材料怎地发迹！

〔尾〕大男小女满庄里，与我一个外名难揩洗，都受人唤我做刘穷鬼。

天道二更已后，潜身私入庄中，来别三娘。

还未叙写到刘知远别李三娘的正题呢，已经是耗费了那许多套的曲文了。那末精细深切的描写，那末绵连宛曲的记述，真不是北宋时代诸大曲作家所能梦见得到的！自然更不是他们所能措手去制作的了！始创诸宫调的伟人孔三传氏的著作，不知较此为何如。若果也像《刘知远诸宫调》这样的风格弘伟，则也竟是北宋时代的无可比肩的伟大的杰著了。王灼说他著作“诸宫调古传，为士大夫所传诵”，则也必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存在。可惜那些初期的诸宫调，如今是一本也见不到的了！

我们悬想在当时听厌了十次八次以上重叠的、反复的歌唱着的舞曲、叙事曲的群众，他们是渴盼着有一种新的变异发生的。诸宫调的作者应运而生，以其绝群的天才，广博的音乐的造诣，任意布置了各种不同的曲调，以为己用，当这新声初次做场之时，必定是曾博得无量数人的欢喜赞赏的。虽然他是坐而说唱，并非扮演歌舞，然已使听者为之低徊不忍他去的了。诸宫调之创始，虽在熙祐之间，而其影响在很少的时间之内，即便普遍于南北者，未始非此之故。

九

诸宫调是说唱的东西，和“变文”及流行于宋代的“话本”

的说唱是同样的情形。毛奇龄说:

> 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挡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艺人挡弹,并念唱之。
>
> ——《西河词话》(《毛西河全集》本)

这情形大有似于今日的说唱"弹词"。南方的夏月,天空是蓝得像刚从染缸中拖出来的蓝布,有几粒星在上面眨着他们的小眼,还有一二抹的轻纱似的微云在恬静的懒散的躺着。银河是唯一的有生气的走动的东西,在这一切都静默不动的空气之中。随了黑夜的来临而同到的是若有若无的凉飔。白日的烦躁已经被洗涤得干净。女人们厨房里最后的工作已经完毕了。街头巷尾的广场上,有一个高出膝盖头的板台,台上是一桌一椅,一茶壶一茶杯,一个盲目的说唱者,执着三弦或鼓板,在叮叮咚咚的做场。台下是一排一排的板凳,坐着那条街上各宅里出来的妇孺。除了说唱者的说话声歌唱声与三弦声外,静悄悄的仿佛没有其他人在。各人的脸色在黑暗中辨不清楚,但就其身形,各知其为某嫂某婶。只有小小的火点,间时的闪出红光,那是从某某婆的水烟袋口上放射出来的。孩子们倚靠在母亲或祖母,或奶娘的怀里,默默的一声不作。方卿、杨延昭、罗通诸民间熟知的英雄们便这样的一一出现于童年的回忆之中。一部弹词,连续的要讲到一个夏天。妇孺们天天到场,缺席几乎是例外。这童年的愉乐,是任怎样的也不会忘了的。七八百年前诸宫调的说唱或有类于这样的情形吧。

就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一剧所写的说唱诸宫调的情形看来,那是更有类于今日流行于北方落子馆里的大鼓书的歌

唱似的。元人戏文《张协状元》的开端，有一段由“末”说唱的诸宫调：

（末白）〔水调歌头〕留华催白发，光景改朱容。人生浮世，浑如萍梗逐东西。陌上争红斗紫，窗外莺啼燕语，花落满庭空。世态只如此，何用苦匆匆。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苦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一似长江千尺浪，别是一家风。（再白）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教场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门雅静，仔细说教听。（唱）〔凤时春〕张叶诗书遍历，因故乡功名未遂。欲占春围登科举，暂别爹娘独自离乡里。（白）看的世上万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若论张叶，家住西川城都府，兀谁不识此人！兀谁不敬重此人！真个此人朝经暮史，昼览夜习，口不绝吟，手不停披。正是：炼药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忽一日堂前启覆爹妈：今年大比之年，你儿欲待上朝应举，觅些盘费之资，前路支用。爹妈不听这句话，万事俱休，才听此一句话，托地两行泪下。孩儿道：十载学成文武艺，今年货与帝王家。欲改换门闾，报答双亲，何须下泪。（唱）〔小重山〕前时一梦断人肠，教我暗思量。平日不曾为宦旅，忧患怎生当。（白）孩儿复爹妈，自古道一更思，二更想，三更是梦。大凡情性不拘，梦幻非实。大底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何苦忧虑！爹娘见儿苦苦要去，不免与他数两金银以作盘缠。再三叮嘱孩儿道：未晚先

投宿，鸡鸣始过关。逢桥须下马，有渡莫争先。孩儿领爹娘慈旨，目即离去。（唱）〔浪淘沙〕迤逦离乡关，回首望家，白云直下，把泪偷弹。极目荒郊无旅店，只听得流水潺潺。（白）话休絮烦。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觉心儿里闷。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真个娇奶奶也。每日诗书为伴侣，笔砚作生涯。在路平地尚可，那堪顿着一座高山，名做五矶山。怎见得山高？巍巍侵碧汉，望望入青天。鸿鹄飞不过，猿狖怕扳缘。棱棱层层，奈人行鸟道，齁齁鮯鮯，为藤柱须尖。人皆平地上，我独出云登。虽然未赴瑶池宴，也教人道散神仙。野猿啼子，远闻咽咽呜呜，落叶辞柯，近睹得扑扑簌簌。前无旅店，后无人家。（唱）〔犯思园〕刮地朔风柳絮飘，山高无旅店，景萧条。跨跧何处过今宵？思量只恁地路迢遥。（白）道犹未了，只见怪风淅淅，芦叶飘飘，野鸟惊呼，山猿争叫。只见一个猛兽，金睛闪烁，尤如两颗铜铃，锦体斑斓，好若半园霞绮，一副牙如排利刃，十八爪密布钢钩，跳出林浪之中，直奔草径之上。唬得张叶三魂不附体，七魄渐离身，仆然倒地。霎时间只听得鞋履响，脚步鸣。张叶抬头一看，不是猛兽，是个人。如何打扮？虎皮磕脑虎皮袍，两眼光辉志气号。使留下金珠饶你命，你还不肯不相饶。（末介。唱）〔绕地游〕张叶拜启，念是读书辈，往长安拟欲应举。些少裹足，路途里，欲得支费，望周全，不须劫去。（白）强人不管它说，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左手捽住张叶头稍，右手扯住一把光霍霍冷搜搜鼠尾样刀，翻过刀背去张叶左肋上劈，右肋上打。打得它大痛无声。夺去查果金珠。那张叶性命如何？慈鸦共喜鹊同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后行脚色力齐鼓

儿饶个撺掇，末泥色饶个踏场。

这已很明白的指示出诸宫调的说唱的情形。但到了元代的末叶，诸宫调是否仍在说唱却是一个疑问。《录鬼簿》（卷下）有一段记载：

> 胡正臣，杭州人，与志甫、存甫及诸公交游。董解元《西厢记》自“吾皇德化”至于终篇，悉能歌之。

既夸说胡正臣的能歌董解元《西厢记》终篇，则可见当时能歌之者的不多。当公元一三三〇年，即《录鬼簿》编著的那一年，诸宫调在实际上的说唱的运命，或已经停止了吧。

明代有无说唱诸宫调的风气，记载上不可考知。惟焦循《剧说》（卷二）曾引张元长《笔谈》的一段很可怪的话：

> 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无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

据张氏的所见，则董解元《西厢记》乃是一人援弦而多人递歌之的了；易言之，诸宫调的说唱乃非一人的事业，而为数十人的合力的了。但他这话极不可靠。在明代，诸宫调既已无人能解，则卢兵部偶发豪兴，“自我作古”，创作出什么“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的式样来，那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惟诸宫调的本来的说唱面目则全非如此耳。在一种文体久已失传了之后，具有热忱复古的人们，如果真要企图恢复“古状”

的话，往往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来的。

十

在诸宫调的结构里，最有趣的一点是，作者于紧要关头，每喜故作惊人的笔调，像这一类的惊人的叙述，《西厢记诸宫调》里最为常见：

〔尾〕二歌（哥）不合尽说与，开口道不够十句，把张君瑞送得来腌受气。被几句杂说闲言，送一段风流烦恼。道甚的来？道甚的来？

这是店小二指教张君瑞到蒲东普救寺去游玩的一节事；这样的一引，全部崔、张故事，皆引出来了，故须如此的慎重其事的叙说着。

〔大石调〕〔伊州滚〕张生见了，五魂俏无主。道不曾见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选两个应无。胆狂心醉，使作得不顾危亡便胡做。一向痴迷，不道其间是谁住处。忒昏沉，忒粗鲁，没掂三，没思虑，可来慕古。少年做事，大抵多失心粗。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户。脑背后个人来，你试寻思怎照顾？

〔尾〕凛凛地身材七尺五，一只手把秀才捽住，吃搭搭地拖将柳荫里去。

真所谓贪趁眼前人，不防身后患。捽住张生的，是谁？是谁？

这是写张生见了莺莺，便欲随莺莺入门，不料为一人从背后拖住了。这人是谁呢？这正是一个紧要的关头，不能不写得如此骨突的。又在张生百无聊赖的，与长老在啜茶闲话时：

〔尾〕倾心地正说到投机处，听哑的门开。瞬目觑是个女孩儿，深深地道万福。

这又是一个很突然的情景的转变。在正与老僧闲话的时候，忽然的听见哑的门开，见有一个女孩儿走了进来。底下便有无穷的事可以接着叙来的了。

又在后半部，叙郑恒正迫着莺莺嫁他的时候，他说了许多的话，但忽然的又生了一个大变动，全出于意想之外：

〔尾〕言未讫，帘前忽听得人应喏，传道郑衙内且休胡说，兀的门外张郎来也。

郑恒手足无所措，珙已至帘前。

总要在山穷水尽的当儿，方才用几句话一转，便又柳暗花明似的现出别一个天地来。这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卖弄他的伎俩之处。但张珙虽回，莺莺却已是许了郑恒。莺莺心里异常的难过，她特地去见张生。

〔渠神令〕……许了姑舅做亲，择下吉日良时。谁知今日见伊，尚兀子鳏居独自，又没个妇儿妻子！心上有如刀刺，假如活得又何为，枉惹万人嗤！

莺解裙带掷于梁。

〔尾〕譬如往日害相思，争如今夜悬梁自尽，也胜他时憔悴死！珙曰：生不同偕，死当一处。

他便也把皂绦儿搭在梁间，预备双双自吊。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当儿，有谁来解救呢？作者便迫法聪和尚说出“偕逃”之策来，用以变更了这个不能不情死的局面。

这些都是作者故弄惊人的手腕之处。像这样惊人的关节，《西厢记诸宫调》里，几乎到处皆然。在莺莺与张生唱和着诗时，张生正欲大踏步走到莺莺跟前，却被一人高声喝道：“怎敢戏弄人家宅眷!”这来的是谁？来的是谁？在莺莺被围普救寺，正欲跳阶自杀，却见着有一人拍手大笑。众人皆觑笑者是谁？是谁？在张生绝望自杀，已把皂绦系在梁间时，又有一人从后把他拖住，这人是谁？是谁？……

像这样的笔调是举之不尽的。《刘知远诸宫调》也是这样的；每在一个紧要的关目，即在每一个节目的终了处，便都有一种令人听了不知究竟而又不能不听下去的待续的口调。

在《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人舍第一》之末，正叙着知远自丈人丈母死后，被李洪义、洪信二人欺压不堪。有一天洪义叫了知远去，说是“你身上穿着罗绮，不种田，不使牛，庄家里怎放得住你”，说着，便“手持定荒桑棒，展臂一手捽定刘知远衣服”。以下的事怎样呢？这便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在《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之末，正叙着知远被李洪义、洪信诸人围住了厮打，不得脱身时，忽然来了两个“杀人魔君”，举起扁担，闯入围中来，帮助知远。这场厮杀的结果如何呢？这又要听后文的铺叙的了。

不仅在大关目处是如此，即在本文的中间，也往往故意要弄这些惊人的笔法。在李翁正欲将三娘嫁给知远，说是只怕洪信兄弟生脾鳖时，恰来了一人向前诉说，道是："大哥二哥来到也。"在李洪义等在暗地里，欲害知远时，见一个大汉越墙而过，他便一棒拦腰打去，其人倒卧，方欲再下毒手时，不料其人说了一句话，却把洪义唬走了三魂。原来打倒的却不是知远！在李三娘进房取物时，知远在窗外见她把头发披开在砧子上，举斧砍下。唬杀了刘郎，要救也来不及！在知远娶了岳司公女正在欢宴时，忽有两个庄汉，从沙陀李家庄来，说是要找知远说话！……像这些都颇可使我们注意。我们要明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散场的交待，果然是使诸宫调的作者们喜用这种要等"下文交待"的笔法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为了要说唱的增加姿态，为了要讲述的加重语势，这种的故意惊人的文笔，也有时时使用的必要。听众于此或特感兴趣吧。诸宫调为了是实际上的说唱的东西，故往往要尽量的采用着这种笔调，以避免单调的平铺直叙的说唱。在实际的讲坛上，平铺直叙是最易令听众厌疲的。诸宫调作者们于此或有特殊的经验吧。

十一

前期的诸宫调，孔三传诸人之所作者，今已不可得见。今所见的《刘知远诸宫调》、《西厢记诸宫调》等作，如上所述，已渗透入不少南宋的唱赚的成分在内，显然都是后期之作。兹先就见存的几种，加以叙述。次更将诸种载籍中所著录的或所提到的各诸宫调名目，一一加以讨论。

《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作。明时传本至罕，故时人往往与

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相混。徐文长评本《北西厢记》（有万历间原刊本，有明末翻刊本。本文著者并得有此二本）卷首题记云：

> 斋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本谓崔张剧是王实甫撰，而《辍耕录》乃曰董解元。陶宗仪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别本《西厢》，乃弹唱词也，非打本。岂陶亦从以弹唱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记以俟知者。

是徐文长曾经见过《董西厢》的。不过他误解了陶宗仪的话，故有此疑。陶氏的原文是：

> 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
>
> ——《辍耕录》（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明万历间刊本。近上海有铅印本，但不可靠。）"杂剧曲名"条

他的意思，只是慨叹于《董西厢》世代未远，已鲜人能解，并没有说董解元所编的《西厢记》是杂剧。到了明万历以后，《西厢记诸宫调》方才盛行于世。今所见的，至少有左列的几种版本：

一	黄嘉惠刻本	万历间	二卷
二	屠赤水刻本	万历间	二卷
三	汤玉茗评本	万历间	二卷（?）

四　闵齐伋刊朱墨本　　　　天启崇祯间　　四卷

五　闵遇五刊西厢六幻本　　崇祯间　　　　二卷

六　暖红室刊本（即据闵齐伋翻刻）　　　　四卷

此外，尚有今时坊间之铅印本一二种，妄施改削，不足据。故不计人。

董解元的生世不可考。关汉卿所著杂剧有《董解元醉走柳丝亭》一本（今佚），说的便是他的事吧。陶宗仪说他是金章宗（公元1190—1208年）时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列他于“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之首，并于下注明：“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也说他“仕于金，始制北曲”。《毛西河词话》则谓他为金章宗学士。大约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时代的左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是否仕金，是否曾为“学士”，则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他大约总是一位像孔三传、袁本道似的人物，以制作并说唱诸宫调为生涯的。《太和正音谱》说他“仕于金”，恐怕是由《录鬼簿》“金章宗时人”数字，附会而来的。而毛西河的“为金章宗学士”云云，则更是曲解“解元”二字与附会“仕于金”三字而生出来的解释了。“解元”二字，在金元之间用得很滥，并不像明人之必以中举首者为“解元”。故《西厢记》剧里，屡称张生为张解元；关汉卿也被人称为“关解元”。彼时之称人为“解元”，盖为对读书人之通称或尊称，犹今之称人为“先生”，或宋时之称说书者为某“书生”，某“进士”，某“贡士”（见《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下“演史”一目里，在同一目里，并有张解元一名，可见宋时已有“解元”之称。）未必被称者的来历，便真实的是“解元”“进士”等等。

《西厢记诸宫调》的文辞，凡见之者没有一个不极口的赞赏。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

> 《西厢记》虽出唐人《莺莺传》，实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丽，备极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

黄嘉惠本引云："解元史失其名，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卷三云："金董解元《西厢记》，搊弹词传奇也。时论其品，如朱汗碧蹄，神采骏逸。董有《哨遍》词云：'太皞司春，春工著意……韶华早暗中归去。'此词连情发藻，妥帖易施，体格于乐章为近。……董为北曲初祖，而其所为词，于屯田有沆瀣之合。曲由词出，渊源斯在。董词仅见《花草粹编》，它书概未之载，《粹编》之所以可贵，以其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也。"不知"太皞司春"的一支《哨遍》，正在董氏《西厢记诸宫调》的开卷。况氏目未睹《董西厢》，故有这一大片议论。）

清焦循《易余龠录》则更以董曲与王实甫《西厢》相比较，而尽量的抑王扬董：

> 王实甫《西厢记》，全蓝本于董解元。谈者未见董书，遂极口称道实甫耳。如《长亭送别》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则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又董云："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两相参玩，王之逊董远矣。若董之写景语，有云："听塞鸿哑

> 哑的飞过暮云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思王、太白。实甫何敢当，当用以拟董解元。

吴兰修在他的《校本西厢记》剧（吴氏《桐花阁校本西厢记》有清道光间刊本》的卷首说道：“此记即王实甫所本。有青出于蓝之叹。然其佳者，实甫莫能过之。汉卿以下无论矣。余尤爱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语。乃南唐人绝妙好词。王元美《曲藻》竟不之及。何也？”邵咏（邵咏他的话也见于《桐花阁校本西厢记》的卷首）在将董本与其王本对读之后也道：“觉元本字字参活，天然妙相。惜其妍媸互见，不及实甫竟体芳兰耳。”他们虽没有焦循那么没口的歌颂，却也给《董西厢》以很同情的批评。大约读过董作的人，至少也总要是为其妍新俊逸的辞采所沉醉的。

但董作的伟大，并不在区区的文辞的漂亮，其布局的弘伟，抒写的豪放，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已臻化境”。这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完美的叙事歌曲，需要异常伟大的天才与苦作以完成之的。我们只要看他：把不到二千余字的《会真记》，把不到十页的《蝶恋花》鼓子词，放大到那么弘伟的一部诸宫调，便可想象得到，董氏的著作力的富健，诚是古今来所少有的。我们的文学史里，很少伟大的叙事诗。唐五代的诸变文，是绝代的创作，宋、金间的各诸宫调，也是足以一雪我们不会写伟大的“史诗”或“叙事诗”之耻的。诸宫调今传者绝少。《刘知远诸宫调》仅传残帙，《天宝遗事诸宫调》，今始集其余骸；则诸宫调之完整的一部书，仅此《西厢记诸宫调》耳。对于这样的一部绝代的伟著，我们是抱着“赞叹”以上的情怀以叙述着的。

崔、张的故事，发端于唐元稹的《会真记》；宋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亦叙崔、张事，但对于微之所述，无所阐发，其散文部分，且全袭微之《会真记》本文。真实的一部使崔、张的故事大改旧观的却是这部《西厢记诸宫调》。自从有了此作，崔、张的故事，便永远脱离了《会真记》，而攀附上董解元的此编的了。董作是崔、张故事的改弦重张的张本，却也便是崔、张故事的最后的定本。以后王实甫、李日华、陆天池诸人的所作，小小的所在虽间有更张，大关键却是无法变动的了。董解元的弘伟的想象，竟如朝暾的东升似的，把万象都笼盖在他的光亮之下。

我们且看他是如何的把崔、张故事放大，更张的。

董作的诸明刊本，有二卷、四卷之分。二卷本如黄嘉惠、闵遇五诸刻，第二卷皆始于张生对红娘诉说自己弹琴的本领的“文如锦”一曲。四卷本，如闵齐伋刻本，其第二卷始于张生闹道场，首曲为《商调定风波》。第三卷也始于“文如锦”(与二卷本的第二卷的开始同)。其第四卷则开始于莺莺送别张生，首曲为《大石调玉翼蝉》。但这些二卷或四卷的分帙，与原书或未必相符。原书当是像《刘知远诸宫调》般的分别为第一第二乃至第十余“则”，则每“则”也像《刘知远》或《雍熙乐府》所载《天宝遗事诸宫调》般的各有“题目”的吧。这里姑依现在流行的四卷本，将它与元氏的《会真记》作一个对勘：

会　真　记	西厢记诸宫调
唐贞元中，张生游于蒲，寓于蒲东普救寺。有崔氏孀妇，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与张有亲，乃异派之从母。	贞元十七年二月，张珙至蒲州，寻旅舍安止。有一天，游蒲东普救寺，见寄居于寺中的崔相国女莺莺，莽欲追随其后，闯入宅中，为寺僧法聪从后拖住，责其不可造次。 张生因此决也移寓于寺中之西厢。是夜，月明如昼，生行近莺庭，口占二十字小诗一首。不料莺莺在庭间也依韵和生一诗。生闻之惊喜。便大踏步走至跟前。被红娘来唤莺莺归寝而散。自此以后，张生浑忘一切，日夜把莺莺在念。但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夜间，生与长老法本谈禅。红娘来向长老说，明日相国夫人待做清醮。法本令执事准备。生亦备钱五千，为其亡父尚书作分功德。长老诺之。 第二天，生来看做醮，见一位六旬的老婆娘，领着欢郎及莺莺来上香。莺莺一来，僧俗皆为其绝代的容光所摄，无不情神颠倒。直到第二天的日将出，道场方罢。 ——以上第一卷终（据四卷本）
是岁，浑瑊死，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家财甚厚，惶骇不知所托。幸张生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馀日，廉使杜确统戎节，军由是戢。	崔夫人和莺莺归去。众僧正在收拾铺陈来的什物，见一小僧荒速走来，气喘不定，口称祸事。众僧大惊。原来，唐蒲关乃屯军之处。是年浑瑊死，丁文雅不善治军。其将孙飞虎半万兵叛，劫掠蒲中。叛兵过寺，欲求一饭，僧众商议，主迎主拒者不一。或以为有崔相国的夫人及女寄住于此，迎贼实为不便。法聪也力主拒之，聪本陕右蕃部之后，少好弓剑，武而有勇，遂鼓动僧众，得三百人，出与飞虎为敌。聪勇猛异常，贼众不能敌。但聪见贼众难胜，便冲出重围而去。三百僧众，被贼兵杀死甚众。飞虎捉住走不脱的和尚，问其何故拒敌。和尚说是为了莺莺之故。飞虎便围了寺，指名要索莺莺。

会 真 记	西厢记诸宫调
	崔氏一门大震，饮泣无计。莺莺欲自杀以免辱。却有人在众中大笑。笑者谁?盖张生也。生自言有退兵之计。夫人许以继子为亲。生便取出其所作致白马将军一信，读给众听。夫人谓：白马将军去此数十里，如何赶得及来救援。生说，适于法聪出战之时，已持此书给白马将军了。夫人闻言，始觉宽心。
	不久，果然看见一彪人马飞驰而来。贼众出不意，皆大惊投降。白马将军遂斩了孙飞虎，赦其余众，入寺与张生叙话而别。
郑厚张之德甚，因宴张于中堂。命子欢郎及女莺莺出拜，莺辞而后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自是惑之。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惊奔。	贼兵退后，生托法本到夫人处提亲。夫人说，方备蔬食，当与生面议。第二天，夫人差红娘来请生赴宴。生以为事必可谐。不料夫人命欢郎、莺莺皆以兄礼见生。生已失望。夫人最后乃说起相国在日，已将莺莺许配郑恒事。生遂辞以醉，不终席而退。红娘送之回室。生赠以金钗，红娘不受奔去。
	异日，红娘复至，致夫人的谢意，生说，今当西归，与夫人诀绝了。便在收拾琴剑书囊。红娘见了琴，忽有触于中，说道，莺莺喜听琴，若果以琴动之，或当有成。生喜而笑，遂不成行。
	(据四卷本。但据二卷本，则此处为其第一卷的结束。)
	——以上第二卷终
	夜间，月色皓空，张生横琴于膝，奏凤求凰之操。莺莺偕红娘逐琴声来听。闻之，大有所感，泣于窗外。生推琴而起，火急开门，抱定了一人，仔细一看，抱定的却是红娘，莺莺已去。

会　真　记	西厢记诸宫调
后张终于托红娘致春词二首于莺。莺复“待月西厢下”一诗。张大喜，遂于望夜逾墙至西厢。莺至，端服严容，大数张。张自失，复逾而出。	那一夜，莺莺通宵无寐。红娘以情告生。生托红娘致诗一章于莺。莺见之大怒。随笔写于笺尾，令红娘持去给生。红娘战恐的对生述莺发怒事。但待得他读了笺时，他却大喜。原来写的却是约他夜间逾垣相会的诗。 生把不得到夜。月上时，生逾墙而过。莺至，端服严容，大诉生一顿。生愤极而回。勉强睡下。方二更时，蓦听得隔窗有人唤门。乃莺自至。正在诉情，当当的听一声萧寺疏钟，莺又不见，方知是梦。 生自此行忘止，食忘饱，举措颠倒。久之成疾。夫人令红娘来视疾。生托他致意于莺，要她破工夫略来看觑他。红娘去不久，夫人、莺莺便同去看他。夫人命医来看脉。他们既归，无一人至。生念，所望不成，虽生何益。以绦悬栋，便欲自尽。蓦一人走至拽住了他。乃红娘送莺的药至。这药是一诗，说她晚间将自至。生病顿愈。
张绝望数夕后，莺忽自至。终夕无一言。自是，朝隐而出，暮隐而人，同安于西厢者几一月。	那一夜。莺果至。成就了他们俩的私恋。自是朝隐而出，暮隐而人，几有半年。 夫人生了疑，一夜急唤莺。莺仓惶而归。夫人勘问红娘。红诉其情，并力主以莺嫁生。夫人允之。 夫人令红召生，说明许婚的事。但以莺服未阕，未可成礼。生留下聘礼，说，今蒙文调，将赴省闱，姑待来年结婚。莺闻之，愁怨之容动于色。自此不复见。数日后，生行。夫人及莺送于道。经蒲西十里小亭置酒。 ——以上第三卷终（据四卷本）

会 真 记	西厢记诸宫调
张之长安，不数月复游于蒲，舍于崔氏又累月。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崔为张鼓琴。但不数声，便投琴泣下，遂不复至。	生与莺徘徊不忍离别。终于在太阳映着枫林的景色里，勉强别去。生的离愁，是马儿上驼也驼不动。 那一夜，生投宿于村店。残月窥人，睡难成眠。他开门披衣，独步月下。忽听得女人声道，快走罢。生见水桥的那边，有两个女郎映月而来。大惊以为怪。近来视之，乃莺与红，莺说，她与红娘乘夫人酒醉，追来同行。正在进舍归寝，但见群犬吠门，火把照空，人声藉藉。一人大呼道，渡河女子，必在此间。一个大汉，执着刀，踪破门要来搜。生方待挣揣，却撒然觉来。
明年，文战不胜，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缄报之。但张之志却绝矣。	那边，莺莺在蒲东，也凄凄惶惶的在念着张生。明年春，张生殿试以第三人及第。即命仆持诗归报莺。莺正念生成疾，见诗大悦，夫人亦喜。 但自是至秋，杳无一耗。莺修书遣仆寄生，随寄衣一袭，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枝。生那时，以才授翰林学士，因病闲居，至秋未愈。为忆莺莺，愁肠万结。及读莺书，感泣。便欲治装归娶。
后岁馀，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其所居，求以外兄见。崔终不为出。以诗谢绝之。自此绝不复知。	生未及行，郑相子恒，至蒲州，诣普救寺，欲伸前约。夫人说，莺莺已别许张珙。郑恒说，张生登第后，已别娶卫尚书女。莺闻之，闷极仆地，救之多时方苏。夫人阴许恒择日成亲。不料，这时，张生也到。夫人说，喜学士别继良姻。但生力辩其无。夫人说，今莺已从前约嫁郑恒。生闻道扑然倒地。过了半晌，收身强起，伤自家来得较迟。又不欲与故相子争一妇人。但欲一见莺。莺出默然。四目相视，内心皆痛。生坐止不安，遽然而起。

会 真 记	西厢记诸宫调
	法聪邀生于客舍，极力的劝慰他。但生思念前情，心中不快更甚。 聪说，足下倘得莺，痛可已乎？便献计欲杀夫人与郑恒。正在这时，莺、红同至望生，他们各自准备下万言千语。及至相逢，却没一句。莺念及痛切处，便欲悬梁自缢，生亦欲同死。但为红及聪所阻。 聪说，别有一计，可使莺与生偕老；白马将军今授了蒲州太守，正可投奔他处。二更时，生遂携莺宵奔蒲州。白马将军允为生作主。郑恒如争，必斩其首。恒果来争夺，将军严斥之。恒羞愤，投阶而死。这里，张生、莺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 ——以上第四卷终（据四卷本。即二卷本的第二卷终。）

就上列者论之，董解元的这部书，较之元稹《会真记》本文，不同者有八点：第一，《会真记》说崔氏孀妇与张生有亲，乃生之异派之从母，董书无之；第二《会真记》叙张生的初见莺莺，在乱定后的宴席上，董书则着重于写乱前张生与莺莺在寺中庭间的初会；第三，《会真记》说张生与蒲将之党有旧，请吏护之，故崔氏不及于难，董书则说张生与杜确有旧，并发生许多对垒战斗的情景；第四，《会真记》叙张与莺的相恋，并未提及崔氏夫人的觉察出来的事，董书则着重于崔夫人的不许婚及后来的发觉出来他们的相恋；第五，《会真记》说莺莺在与张临别的前夜，为生奏琴，董书则说是张生在未成恋时以琴声挑莺；第六，《会真记》写张生因文调及期，别莺而西，董书则叙张、莺相恋事，为崔夫人发现后，张乃别莺而去；第七，《会真记》叙张、莺的相

绝，乃出于张生的自动，董书则叙张生的久未通问于莺，系因他的卧疾；第八，《会真记》叙张、莺各有所嫁娶后，张欲以外兄之礼见，但为莺所拒，自此永绝，董书则叙莺虽复与郑恒定婚，但心实在张，见张后，二人便欲同死，后用法聪计，偕奔蒲州，始正式成了姻眷。

大约董解元的措置崔、张的故事，于可能的地方总要尽量的保全原来的故事的面目，只更加以放大，或加以细腻的描状而已；但于原来故事的不甚合理，或说不通，或为一般人所万不能了解处，便加以改削或增添。例如，张生的无故与莺绝，却发出了一片女色不可恋的大道理来，实在太不近人情，且太突然，万非一般人所可领会，故董解元不得不将这一段加以改造。又最后的不团圆的结局，也当为时人所不喜，故董解元也勉强的，抬出一个法聪，又抬出一个白马将军来，为他们主持一切，强行弥补其不能团圆的缺憾。更为了要场面的热闹，为了求波澜的起伏，董解元也引进了当时流行的熟套的串插，以期得到多数听众的一些兴趣。究竟诸宫调是真实的大众化的文艺的一种，离不开群众的要求与趣味，故不得不如此。

最重要的串插，第一项便在描写张、莺初相会的情景。元人的《王焕百花亭》剧，《李亚仙诗酒曲江池》剧，《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剧等等，也都是如此的趋重于初会的描写。可见这种初恋的情景乃是群众所深喜的一幕。或者，这一幕的情景，恰好和印度大诗人 Kalidasa 的 Shukatala 剧的首幕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项重要的串插，是孙飞虎与法聪和尚的斗争，以及那一场寺前的相杀的活剧。这增加了说唱的活气与紧张不少。刚刚在描写着少年少女的初恋而忽插入一场大排场的震人心肺的斗杀与危急的围困，当然是消除单调的最好的调济。

第三项的串插，是老夫人的拒婚与阻难。这乃是董书中重要

的关键。假如直截了当的许了婚，便无后文的许多听琴、传书等等的把戏可做了。每一个恋爱剧，都该有许多平地的风波，每一场男女的相恋，都便要来一场严父或老母或其他人物的间阻与作难，阻力愈多愈大，恋爱的热力便愈增加。这大约是世间的一个常例吧。

这几个串插的所以加入，确可以帮助崔、张的故事增加了不少的紧张、活气与吸引力。

还有红娘的着重，也是很可注意的。在《会真记》里，红娘颇为张生尽力，但成恋后，她便不见了。在董书里，她却是一个比莺莺更在场中活跃着的人物。

最后，张生的“琴挑”一幕，作者难免不是受了《会真记》里莺莺的奏弹的事的影响；但与其这样说，或者还不如说，他是更深的受着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的暗示的吧。盖相如、文君的遇合，恰正有些像张、莺的。

又，张生在梦中见到莺莺的来投奔，那情节也显然是得之于唐人的《倩女离魂》的暗示的。

十二

《刘知远诸宫调》喧传于世已久。约在十余年前，日本人中便有俄国在柯智洛夫领导下的探险队，在中国的西域发见宋版《刘知远传》的传说。后来，确切的知道，是有这一部书的，已藏在俄国的列宁格勒学士院里了。虽当时不知《刘知远传》究是怎样性质的东西：是戏文呢？是小说呢？还是别的？但任怎样说，这个发见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盖假如有一部宋版的《刘知远传》一类的东西发见，不管她是戏文，是小说，或是别的，其重要都是无可伦比的：比之一部已失的文人集子或经解一类的

书的突然发见，不晓得更要惊人，更要重要得多少!

但许多年以来，始终没有机会得读《刘知远传》的原书，心里老是怅闷的。仿佛这珍籍在梦寐里都还萦回于念中，放她不下，抛她不开。但有一个希望在：知道有一天总会与她见面的。

果然，有一天（离今已将一年了），邮差递了一包书籍给我，打开来一看，是《刘知远传》！这使我惊喜不置！这时候，血液突然的急流起来。这时候的很刺激的喜悦，是毕生也难忘记了的。对于送给我这个意外喜悦的向觉明先生，当然也是永不会忘记的。

这《刘知远传》，乃是向觉明先生的手钞本，特地为了我而钞的。他还在卷首，题了一页的“题记”：

> 述刘知远事戏文残本一册，现存四十二叶，藏俄京研究院亚洲博物馆。1907年至1908年，俄国柯智洛夫探险队考察蒙古、青海，发掘张掖黑水故城，获西夏文甚伙，古文湮沉，至是复显。此刘知远事戏文残本四十二叶，即黑水故城所得诸古书之一也。柯氏所得有时次者，有乾祐二十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西元后1190年）刊《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大方广佛华严普贤行愿品》，二十一年刊骨勒茂材之《蕃汉合时掌中珠》，又有平阳姬氏刊历代美女图版画：大都为十二世纪左右之物。此刘知远事戏文当亦与之同时也。

以上是向先生文中的一段。他推测《刘知远传》当为十二世纪左右之物，这是对的，后来我在赵斐云先生处，见到原书的影片，大有宋刻的规模。指为宋版云云，当不会是相差很远的。何况乾祐二十年恰是金章宗的明昌元年。相传做《西厢记诸宫调》的董

解元是金章宗时人，则《刘知远传》的出于同一时代，大是一个可注意的消息。或竟是金版流入西夏的吧。

再者，就风格而言，也大是董解元同时的出产。其所用的曲调，更与董解元所用者绝多相同；其中有许多是元剧及元散曲所已成为“广陵散”了的，例如：

醉落托	绣带儿
恋香衾	整花冠
双声叠韵	解红
枕屏儿	踏阵马

等等皆是。这大约是很强的一个证据，除了版刻的式样以外，证明她并不是元代或其后的著作。

但向先生称她做“刘知远事戏文”却是错了。就她的体裁上看来，绝对不是戏文，而是《西厢记诸宫调》的一个同类。有了《刘知远诸宫调》的发见，《西厢记诸宫调》便是“我道不寡”的了。

在元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有道：

> 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俺娘便《五代史》续添八阳经。

又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的开头特地说明他自己那部诸宫调：

> 话儿不是朴刀杆棒，长枪大马。

大约这部《刘知远传》便是《五代史诸宫调》里的一个别枝，便是“朴刀杆棒”云云的话儿的一类作品吧。

《刘知远诸宫调》的原本，大约是有十二“则”，今仅残存：

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

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

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仅残存二页）

知远投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

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

等五“则”；在这五则中也尚有少许的残缺，那却无关紧要。但最可怪的是：为什么不缺佚了首尾，却只缺失了第四到第十的七“则”？照常例，一部书的亡佚，如不全部失去，则便往往是亡失其前半或后半，很少是保存了首尾而反缺失了中间的一大部分，如《刘知远诸宫调》般的。故我们颇怀疑，大概从俄京学士院摄来的底片，本不是完全的吧。为了图省事，只是摄取了前半部与后半部，以为示例，这也是在意想中的事。我们颇想直接的再从俄京摄一个全份来。或者，原书竟是完全不缺的吧！不过，偶然的也有可能，原书竟是缺失其中部。我们看：宋版《大唐三藏取经记》（上虞罗氏印《吉石庵丛书》本）原是分着第一、第二、第三卷的，今乃存第一的后半、第三的全部，而亡失其第二的全部。

《刘知远诸宫调》全部故事如何进展，为了开头的几页，并没有像《西厢记诸宫调》或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那样的具有“引”或“发端”，故我们无从晓得。《刘知远诸宫调》的开头，只是写着道：

〔商调回戈乐〕闷向闲窗检文典，曾披揽，把一十七代看，自古及今，都总有罹乱。共工当日征于不周，蚩尤播尘寰，汤伐桀，周武动兵，取了纣河山。○并合吴越，七雄交战，即渐兴楚汉。到底高祖洪福果齐天，整整四百年间社

稷。中腰有奸篡王莽立，昆阳一阵，光武尽除剪。○末后三分，举戈铤，不暂停闲。最伤感，两晋，陈隋，长是有狼烟。大唐二十一朝帝主，僖宗听谗言，朝失政。后兴五代，饥馑煞艰难。

〔尾〕自从一个黄巢反，荒荒地五十馀年，交天下黎民受涂炭。如何见得五代史罹乱相持？古贤有诗云：

自从大驾去奔西，　　贵落深坑贱出泥。
邑封尽封元亮牧，　　郡君却作庶人妻。
扶犁黑手番成笏，　　食肉朱唇强吃荠。
只有一般凭不得，　　南山依旧与云齐。

底下接着便开始叙述刘知远故事的本文了：

〔正宫应天长缠令〕自从罹乱士马举，都不似梁、晋交马多战赌。豪家变得贫贱，穷汉却番作荣富。幸是宰相为黎庶，百姓便做了台辅。话中只说应州路，一兄一弟，艰难将自老母。哥哥唤做刘知远，兄弟知崇，共同相逐。知远成人过的家，知崇八九岁正痴愚。

〔甘草子〕在乡故在乡故，上辈为官，父亲多雄武。名目号光挺，因失阵身亡殁。盖为新来坏了家缘，离故里，往南中趁熟。身上单寒，没了盘费，直是凄楚。

〔尾〕两朝天子，子争时不遇。○崇是隐迹河东圣明主，知远是未发迹潜龙汉高祖。

五代史，汉高祖者，姓刘讳知远，即位更名曰高。其先沙陀人也。父曰光挺，失阵而卒。后散家产，与弟知崇，逐母趁熟于太原之地。有阳盘六堡村慕容大郎，娶母为后嫁，

> 又生二子，乃彦超、彦进。后长立弟兄不睦。知远独离庄舍，投托于他所。奈别无盘费。

以下接着便叙：知远缺少盘费，途中受饥饿。一日，见一村庄，便走了进去，到牛七翁所开的酒馆里坐地。牛七翁给了他一顿饭吃。这时忽走进一条恶汉，一方人只叫他做活太岁的，无端将七翁百般辱骂。此汉乃沙佗小李村住，姓李，名洪义。七翁战战兢兢的侍候着他，一声也不敢响。知远旁观大怒，痛责洪义一顿，洪义岂肯服善，二人便扑打起来。知远力大，打得洪义满身是血。满酒馆中人皆喝采。洪义垂头丧气而去。但从此与知远结下海般深雠。这夜，知远宿于牛七翁庄舍。天明，辞七翁登途。走了一回。时当三月，“落花飞，柳絮舞，慵莺困蝶。”到了一个庄院，“榆槐相接，树影下，权时气歇。”不觉睡着。庄中有一老翁，携笻至于树下，忽地心惊，望见槐影之间紫雾红光，有金龙在戏珠，再仔细一看，却见是一人卧于树下，鼻息如雷。老翁叹曰：“此人异日必贵！”移时，知远觉醒，老翁因询乡贯姓名，欲与结识。知远便诉自己身世，泪下如雨。老翁说：“如不相弃，可到老汉庄中佣力，相守一年半岁。”知远便从引至庄上，请王学究写文契了毕。不料到了老翁家中，见了大哥，却原来是昨日酒馆中相打的李洪义。洪义见了知远，提了棒向前便打。亏得老翁李三传，把他扯住了。洪义不说昨日之事，只说是不喜此人。老翁引知远宿于西房。当夜李三传女，号曰三娘的，好烧夜香，明月之下，见一金蛇，长约数寸，盘旋入于西房。三娘赶到房中，灯下看见土床上卧着个少年人，闭目熟睡。“红光紫雾罩其身，蛇通鼻窍来共往。”三娘时下好喜。她想昔有相士算她合为国母，莫非应在此人身上。等知远醒来，便拔下金钗，将一股与了知远，约为姻眷。第二天，三娘对父私言夜来所见。李翁甚

喜，便央媒将三娘嫁与知远为妻。洪义及其弟洪信意欲阻止，李翁不听。成婚时，满村中人皆来贺喜，并皆喜悦，只有洪信、洪义及其妻们怒气冲冲。知远入舍不及百日，不料丈人丈母并亡。依礼挂孝，殡埋持服。弟兄不仁，加之两个妯娌唆送，致令洪义、洪信更为鳖燥。二人便使机关，待损知远。他们"开口只叫做刘穷鬼，唤知远阶前侍立。"说他身上穿着罗绮；却不锄田，不使牛，不耕地，"庄家里怎生放得你!"说时，洪义手持定荒桑棒，展臂，一手捽定知远衣服。

第一"则"止于此处，第二则接着说：李洪义剥了知远身上衣服，与布衫布裤穿著了，使交桃园去。知远不知是计。洪义却在黑处先等。约过二鼓，陌然地见他跳过颓垣，欲奔草房去。洪义喜道："这汉合死，今得报仇。"他便追了去，从后举棒，拦腰打去。七尺身躯，仆地倒下。洪义心狠，更欲打得他身亡。听得那人言语，便唬去了三魂，连忙将那人扶起，在朦胧月色之下认来，原来不是那穷鬼，却是李洪信。洪义且惊且哭。洪信忍痛说道："小弟恐兄落穷神之手，故来觑你。"这时，才见知远相从数人，带酒而来。被洪义扯住："新近亡却丈人丈母，怎敢饮酒!"众村人说道："是俺与他收泪。"二人终是不休。至天明，用绳索绑定，欲要送官。被做媒的李三翁见了，他说："若您弟兄送他，我却官中共您理会。"兼着旁人劝免，以此洪义方休。后经数日弟兄定计，交知远草房内睡，怕今夜乳牛生犊。三娘也不知道。知远在草房中长叹，恋着三娘，欲去不忍。到夜深，知远睡熟，洪义却在草房外放起火来。究竟帝王有福，天上没云没雾，平白地下起雨来，把火熄了。知远惊觉，方知洪义所为，也不敢伸诉。至次日，知远"引牛驴，拽拖车，三教庙左右做生活"。暂于庙中困歇熟睡。忽然霹雳喧轰，急雨如注，牛驴惊跳，拽断麻绳，走得不知所在，知远醒来寻至天晚不见，不敢归庄。意欲私

走太原投军，又念三娘情重，不能弃舍。于明月之下，去住无门，时时叹息。二更以后，知远潜身私入庄中，来别三娘。恰到牛栏圈，被一人抱住。知远惊得一跳。抱者是谁？回头视之，乃妻三娘也。她说："儿夫来何太晚！兄嫂持棒专待尔来。"知远具说因依，并言欲到太原投军，"特来与妻相别"。三娘闻语，心若刀割。说是已怀身三个月，若太原闻了名，早早来娶她。她是决不改嫁，也不肯自寻短见，任兄嫂怎样魔难，也要守着他的。说时悲涕不已，她说："刘郎略等，取些小盘费去。"去移时，不至。知远自来看她，见她手携斫桑斧，"把头发披开砧子上，斧举处唬杀刘郎"。三娘性命如何？却是用斧截青丝一缕，并紫皂花绫团袄一领，开门付与刘郎。她相送到墙下："二仪初分天地，也有聚散别离底，想料也不似这夫妻今宵难舍难弃！"二人泪点多如雨点。正在这时，洪义、洪信兄弟二人持棒前来，欲殴辱知远。知远大怒道："我去也，我去也！异日得志，终不舍汝辈！"弟兄笑道："你发迹后，俺句鼻内呷三斗三升酽醋。"两个妯娌也道："俺吃三斗三升盐！"四口儿扯了三娘回去，刘知远独上太原。次日到并州试了武艺，团练岳司公见知远顶上有红光结成斗龙形势，暗叹曰："此人异日富贵，不可言尽。"便赐酒一瓶钱三贯，且令营 中歇息。又叫人作媒，将女嫁他。知远闻言泪下，说起已有前妻李三娘。但作媒者动以利害。知远不得已而许之，把定物收了。

第二"则"止于此，第三"则"叙的是"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事。却说：知远收了定，满营 军健，都皆喜悦。不久，知远和岳公小姐便成了婚。第二天正在设宴贺喜之时，门吏报复，有两个大汉，庄家打扮，说是沙陀村、李家庄来的，要寻刘知远。知远吓了一跳，以为是洪义、洪信二舅。出营 门来觑。来者非是二舅，乃李四叔及庄客沙三。李四叔是李三传房弟，知

远丈人行也。知远问他们为何前来。沙三道："您妻子叫来打听消息的。你却这里又做女婿?"知远说营中军法，不得已而为之。"四叔，你也休见罪，凡百事息言，莫传与洪信、洪义。"原书第三"则"止于此，以下皆缺。故我们没有法子知道以下所叙的事是什么，仅就其题目所指示，知其下半所叙的乃为"三娘剪发生少主"的事而已。这一段事，在《五代史平话》及元传奇《白兔记》(今日流行之本，有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二本文辞绝不相同，惟节目则大略相似。汲古阁本文辞朴质，当是元人旧本。)里，都写得很详细，很可以根据此二书而得到些影像。惟《白兔记》有"汲水挨磨，磨房中产下婴儿，当时痛苦咬儿脐（用富春堂本《白兔记》第一折中语)"诸情节，而《刘知远诸宫调》则似无咬断儿脐一事。据《刘知远诸宫调》的后半部，关于三娘事，似只有"最苦剪头发短，无冬夏交我几曾饱暖"及推磨、汲水诸事。

从第三"则"下半节以后，直到第十"则"原书皆缺失，不知内容为何。但如依据了《五代史平话》及《白兔记》二书，则其中情节也约略的可以知道。

《五代史平话》在"刘知远去太原投军"的一个节目与"知远见三娘子"的一个节目之间，共有下列的十几个节目：

刘知远去太原投军
知远与石敬瑭结为兄弟
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
刘知远跟石敬瑭往河东
刘知远劝石敬瑭据河东
敬瑭称帝授知远为平章
刘知远为北京留守
军卒报刘承义娘子消息

刘知远自到孟石村探妻
知远妆做打草人
刘知远见李敬业
知远见三娘子

这些事都是着重在刘知远的本身的；《白兔记》的所叙，则其中一部分，并着重在李三娘一方面。兹据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白兔记》列其自知远“投军”以下至“私会”止的节目如下：

投军	强逼	巡更	拷问
挨磨	分娩	岳赘	送子
求乳	见儿	寇反	讨贼
凯回	受封	汲水	诉猎
私会			

凡“挨磨”等等，下有“·”为记者皆专叙三娘的节目。

以我们的想象推测之，《刘知远诸宫调》之所叙，当未必与《五代史平话》及《白兔记》完全相同；在那已失的七“则”里，叙述知远的故事或当较多于叙述三娘的吧。在原书的第十二“则”里，写着：三娘对她的哥哥说道：“自从刘郎相别了，庄上十二三年，最苦剪头发短，无冬夏交我几曾饱暖。咱是的亲爹生长，似奴婢一般摧残。及至凌打，你也恁怯怛懊煎。记得恁打拷千千遍，任苦告不肯担免。恁时却不看姊妹弟兄面!”如此，则三娘的事，只是“剪发”，“挨饿”，“似奴婢一般摧残，凌打”等等而已，但在同“则”里，又从刘知远口中说出三娘被凌虐的情形来：“因吾打得浑身破折，到得朋头露脚，交担水负柴薪，终日捣碓推磨”云云。如此，则当时已有挨磨等等以后的所有的传说了。惟“咬脐”一事似尚未发生。但三娘汲水遇子的事，则在《刘知远诸宫调》里也已有之。在其第十一“则”里，有着这样的记载：

知远说罢，三娘寻思道：是见来。昨日打水处，见个小秃厮儿，身上一领布衫似打鱼网那底，更还两个月深秋奈何！

又有“昨日个向庄里臂鹰走犬，引着诸仆吏打猎为戏”诸语，是“汲水”“诉猎”两个节目，在本书里自必有之。惟当时三娘见到“刘衙内”时，未知便是其子，且也并无“白兔”为引介之物耳。

至于知远的故事，则原书仅叙其做到“九州安抚使”，并未更详其中的情节，故我们也不能十分的明白。

第十一“则”叙“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事，盖即《白兔记》所叙的“相会”的一幕，也即《五代史平话》“知远见三娘子”及以后数节中所叙的故事。惟其描叙的婉曲深挚，则远非《平话》与《白兔记》所可与之颉颃。在这个所在，我们充分可以看出，《刘知远诸宫调》的作者，确是一位不同凡俗的有伟大的天才及极丰富的想象力与描写力的作家。然而这位无名的大作家及其伟大的作品却埋在我们的西陲的黄沙之中，将及千载而无人知！伟大的作品未必便是必传的作品吧，而许多庸腐的诗、古文辞却传诵到今！

第十一“则”的头三叶，已经缺佚，第四叶开始，叙的是：刘知远仍改装为穷汉模样，与李三娘见面，三娘诉说：自己怎样的为了不肯改嫁，把头发剪去，又脱下绮罗，换却布衣，为了“穷刘大”，“泪痕染得布衣红，尽是相思眼内血。”又问知远：“我儿别后在和亡？”知远笑嘻嘻的说道：“你儿见在，到如今许大身材，眉目秀，腮红耳大，你昨天不是见到他了么？”三娘想起，“昨天在汲水处见个小秃厮，身上一领布衫似打鱼网般的破烂，大约便是的吧。”便道：“这孩子这般褴褛，这两幅布裙比较

新，且与他托肩换袖。”知远笑道：“不用布裙三两幅，恁儿身穿锦绣衣。小秃厮儿也不是你儿。你昨日不曾见个刘衙内问你因甚著麻衣，青丝发剪得眉齐。你把行踪去迹说明白，他垂双泪，骑马便归么？那面貌还不是像我的一般？如今恰是十三岁了。”三娘怒道：“衙内怎生是你儿？想你穷神，怎做九州安抚使？”知远恐他妻不信，便于怀中取出一物给她看，那便是九州安抚使的金印。三娘见了，喜不自胜，知远真个发迹了也！三娘便把这金印藏在怀中。知远向其再三告取，三娘终不与。知远道：“收则收着，不要失落了，在三日内，将金冠霞帔，依法取你来。”（元刘唐卿有《李三娘麻地捧印》剧，叙的是此事吧）正在夫妻相会，未忍离别之际，李洪义执了荒桑棒，当下惊散鸳鸯。洪义道：“你害饥，交三叔取饭，却觅不着，两个在这里！”送的是破罐里盛着残饭。知远大怒，将这残饭泼在洪义面上。洪义怒叫，洪信及二妇人皆至。四个一齐围定刘知远，“骂穷鬼怎敢如此无知！好饭好食，充你驴肚！”知远不惧，一条扁担，使得熟会，独自个当敌四下里，只把三娘吓得呆了。但知远虽是英雄，毕竟寡不敌众。亏得有两个英雄，来助他一臂之力，一个是郭彦威，一个是史洪肇。

第十一“则”叙至郭、史助力为止，第十二“则”里，叙的便是“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的事。却说郭、史二人两条扁担，向前救护知远，洪义、洪信弟兄虽勇，毕竟敌不过他们，四口儿便簇定三娘，向庄奔走而去。三娘到庄，定是吃残害。知远入府至衙，与夫人岳氏从头说起三娘之事。第二天，商量着要接取三娘。临衙时，却听见阶前叫屈之声。叫屈的乃是洪信、洪义。知远问论谁。洪义说：“小人久住沙陀，种田为活。十三年前，招女婿名知远，性气乖讹。为了责备他些儿，便投军到太原去，把妹子三娘抛弃。生下孩子，曾送与他。他却又娶了岳司公

女。昨日他又到庄上，说是在经略衙中办事，一言不合，便相厮打，又有郭彦威、史洪肇二人相助，打得洪义、洪信重伤，两个媳妇若不走脱，也险些儿命丧黄泉。伏望经略向衙中搜刷刘大。”洪信、洪义正在叨叨地诉说刘大的事，刘知远频频冷笑，叫左右备刀，并怒喝洪信弟兄：“你觑吾身!”两人凝眸，认得经略却正是女婿刘郎。当下二人浑如小鬼见大王。刀斧手正待下手，知远喝住，教取得三娘及妗子再断罪。传令下去，五百个兵披铠甲，导领一辆凤香车，要去迎接三娘。方欲出门，忽门吏慌忙来报，有一个急脚，言有机密事奉告。急脚报的是，有五百个强人，把小李村围住，搜括财宝，临行掳了三娘而去。知远吓得三魂七魄浑无主，急教郭彦威、史洪肇统兵去捉那些强人并救回夫人。不料史洪肇出战，却为贼人所捉；郭彦威力战不屈。正在势急，知远统军亲来接应。二贼人见了，即弃手中兵器，说，军中自有尊长，欲求相见。原来出来的是刘知远母亲，二人乃慕容彦超、慕容彦进兄弟，他们因刘知远贵了，故来相投。于是夫妻母子兄弟一时相会。知远教人到小李村取李三翁、两个妗子入并州大衙。岳夫人亲捧金冠霞帔，与三娘，三娘不受，说是村庄中人戴不得金冠，且又发短齐眉。岳夫人再三相让。三娘见其真意，便祷天说，若梳发得长，便受金冠，否则，便只合做偏室之人。言绝，三梳，随手青丝拂地。众人皆称奇。合府皆喜。李三翁道：“你夫妻团聚，老汉死也快活。”正饮间，人报道，两个舅舅妗子害饥也。知远命取将四人来。他们四人在阶前泪滴如雨，苦苦哀告。知远说道：“要是你们吃尽那三斗三升盐，呷尽三斗三升醋，便也不打不骂，不诛戮。”洪信告说：“是当日戏言，贵人怎以为念。”知远大怒，命推去斩首。四人又哀告三娘。三娘不理。衙内并岳夫人诸官，尽皆劝谏经略。知远方才怒解，解了绑绳，命登筵席。洪义自悔万千，欲当众用手剜去双目。众人救了。皆大

喜欢！正在这时，门外有一个后生，年方三十，登门求见，自言与经略有亲。知远一见大喜，原来是他同胞亲弟知崇。他母亲也甚为欣悦。这正是：

弟兄夫妇团圆日，龙虎君臣济会时。

后来知远更为显达，称朕道寡，坐升金殿。

《刘知远诸宫调》全书便终结于此。作者在最后说道：

曾想此本新编传，好伏侍您聪明英贤，有头尾结束刘知远。

这部诸宫调的风格，极浑朴，极劲遒，有元杂剧的本色，却较她们更为近于自然，近于口语。单就一部伟大的杰作论之，已是我们文学史上罕见的巨著；只有一部同类的《西厢记诸宫调》才可与之颉颃吧。其他一切拟仿的、无灵魂的什么诗，什么文，当其前是要立即粉碎了的。何况在古语言学等等方面更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性在着呢。

十三

《天宝遗事诸宫调》，元王伯成著。伯成，涿州人，生平未详。钟嗣成《录鬼簿》载其杂剧二本：

李太白贬夜郎（今存，见《元刊杂剧三十种》）

张骞泛浮槎（佚）

王国维《曲录》据无名氏《九宫大成谱》，又增：

兴刘灭项

一本。钟嗣成谓伯成“有《天宝遗事诸宫调》行于世”。贾仲名《补录鬼簿·凌波仙曲》，也极称其《天宝遗事》的美妙：

伯成涿鹿俊丰标，公末文词善解嘲。《天宝遗事诸宫调》，世间无，天下少，《贬夜郎》关目风骚。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超群类一代英豪（见明蓝格抄本《录鬼簿》）

“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二语，是他处所绝未见者；伯成的生平，可知者惟此而已（《雨村曲话》〔《函海》本，《重订曲苑》本〕卷上，谓：“王伯成号丹邱先生。”其语无据，故不著)。致远的卒年约在公元一三〇〇年以前，伯成当亦为那一时代的人物。钟嗣成的《录鬼簿》成于公元一三〇〇年，已称“伯成”为“前辈名公”，则其生年当亦必在一三〇〇年以前也。

然《天宝遗事》自明以后，便不甚传于世。乾隆间所刊《九宫大成谱》卷二十八，录《天宝遗事·踏阵马》一套，其后附注云：

首阕《踏阵马》，《北词广正谱》及《曲谱大成》，皆收此曲。但第七句皆脱一字，今考原本改正。

又在同书卷五十三所录《天宝遗事·一枝花》套，卷七十四所录《天宝遗事·醉花阴》套，皆有很重要的考正。难道乾隆间《大成谱》的编者们，尚能见到《天宝遗事》的原本么？然此原本今绝不可得见。长沙杨恩寿作《词馀丛话》，在其中有一段很可笑的话：

> 明曲《天宝遗事》相传为汪太涵手笔，当时传播艺林。以余观之，不及洪昉思远甚。《窥浴》一出，洪作细腻风光，柔情如绘，汪则索然也。
>
> ——《词馀丛话》（有《坦园丛书》本，《重订曲苑》本）卷二

此诚不知而作者。恩寿不仅不知《天宝遗事》为何人所作，并亦不知《天宝遗事》为何时代的作品，可谓疏谬之至！然亦可见知《天宝遗事》者之鲜。

《天宝遗事》原本今既不可见，幸明嘉靖时郭勋所编的《雍熙乐府》，选录《天宝遗事》套曲极多；明初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清初李玉的《北词广正谱》以及乾隆时周祥钰诸人所编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书，并也选载《天宝遗事》的遗文不少。数年前我曾从这几部书里辑录出一部《天宝遗事》来；但这一部辑本，其篇幅与原本较之，大约相差定是甚远的，且也没有道白。任二北先生也有辑录此书之意，成书与否，惜不能知道。《天宝遗事》的全部结构，在其《遗事引》里大约可以看出。《遗事引》今存者凡三套：

（一）哨遍　“天宝年间遗事”　见《雍熙乐府》卷七

（二）八声甘州　“开元至尊”　见《雍熙乐府》卷四

（三）八声甘州　“中华大唐”　见《雍熙乐府》卷四

（四）摧柏子　杨妃“明皇且休催花柳”　见《雍熙乐府》卷十五

这四套所述大略相同，惟第一套《哨遍》为最详。兹录其前半有关《遗事》的情节的曲文如下：

哨　遍　　　　遗事引

天宝年间遗事，向锦囊玉罅新开创。风流酝藉李三郎，殢真妃日夜昭阳恣色荒。惜花怜月宠恩云，霄鼓逐天杖。绣领华清宫殿，尤回翠辇，浴出兰汤。半酣绿酒海棠娇，一笑红尘荔枝香。宜醉宜醒，堪笑堪嗔，称梳称妆。

〔幺篇〕银烛荧煌，看不尽上马娇模样。私语向七夕间，天边织女牛郎，自还想。潜随叶靖，半夜乘空，游月窟来天上。切记得广寒宫曲，羽衣缥渺，仙珮丁当。笑携玉箸击梧桐，巧称雕盘按霓裳。不提防祸隐萧墙。

〔墙头花〕无端乳鹿入禁苑，平欺诳，惯得个禄山野物，纵横恣来往。避龙情子母似恩情，登凤榻夫妻般过当。

〔幺篇〕如穿人口，国丑事难遮当。将禄山别迁为蓟州长。便兴心买马军，合下手合朋聚党。

〔幺篇〕恩多决怨深，慈悲反受殃。想唐朝触祸机，败国事皆因偃月堂。张九龄村野为农，李林甫朝廷拜相。

〔耍孩儿〕渔阳灯火三千丈，统大势长驱虎狼。响珊珊铁甲开金戈，明晃晃斧钺刀枪，鞭彫剪剪摇旗影。衡水粼粼射甲光。凭骁健，马雄如獬豸，人劣似金刚。

〔四煞〕潼关一鼓过元平荡，哥舒翰应难堵当。生逼得车驾幸西蜀。马嵬坡签抑君王。一声阃外将军令，万马蹄边妃子亡。扶归路愁观罗袜，痛哭香囊。

这里所说的只是几个大节目。在每一个节目之下，《遗事》都有很详细的描状；譬如："哭杨妃"的一个节目，有明皇的哭，有高力士的哭，又有安禄山的哭；在"忆杨妃"的节目之下，有明

皇的忆，也有禄山的忆。在当时写作的时候，作者是凭着浩瀚的才情而恣其点染的。故白仁甫的《梧桐雨》、《游月宫》，关汉卿的《哭香囊》，都不过是一本的杂剧，而伯成的《遗事》则独成为一部弘伟的诸宫调。在这部弘伟的诸宫调里，所受到前人的影响一定是很多的。例如“哭香囊”的一节，当然是会受有关氏的杂剧的影响的。

依据了上面的节略，我们便可以将现在所辑得的《天宝遗事》的遗文，排列成一个较有系统的东西：

（一）夜行船　明皇宠杨妃“一片行云天上来”（《雍熙乐府》卷十二）

（二）醉花阴　杨妃出浴“腻水流清涨新绿”（同书卷一）（又此套亦载《九宫大谱》卷七十四；自《梁州第七》以下与《雍熙》所载大异。）

（三）袄神急　杨妃澡浴“髻收金索”（《雍熙》卷四）

（四）一枝花　杨妃剪足“脱凤头宫样鞋”（同书卷十）

（五）翠裙腰　太真闭酒“香闺捧出风流况”（同书卷四）

（六）抛球乐　杨妃病酒“雨云新扰”（同书卷一）

（七）一枝花　杨妃梳妆“苏合香兰芷膏”（同书卷十）

（又见《九宫大成谱》卷五十三；《大成谱》注曰：“《雍熙乐府》原本，于《梁州第七》第三句下，误接黄钟调杨妃出浴套，《醉花阴》之又一体，及《神仗儿》、《神仗煞》等曲，反将此套《梁州第七》之第三自以下及三煞、二煞、煞尾，接入杨妃出浴、《醉花阴》套内，盖因同用一韵，以致错误如此。”）

以上七则，正是《遗事引》里所谓“浴出兰汤，半酣绿酒海棠

娇，一笑红尘荔枝香。宜醉宜醒，堪笑堪嗔，称梳称妆”的一段；只是“一笑红尘荔枝香”的一则情事，其遗文已无从考见。

（八）一枝花　玄宗扪乳“掌中白玉珪”（《雍熙乐府》卷十）

（九）哨遍　杨妃肚腰“千古风流旖旎”（同书卷七）

（十）瑞鹤仙　杨妃藏钩会“小杯橙酿浅”（同书卷四）

（十一）一枝花　杨妃捧砚“金瓶点素痕”（同书卷十）

以上五则，虽其事未见《遗事引》提起，似亦当在第一部分之中。底下的两则所写的便是《遗事引》里所说的“银烛荧煌，看不尽上马娇模样，私语向七夕间，天边织女牛郎，自还想”的数语。

（十二）六幺序　杨妃上马娇“烹龙炮凤”（《雍熙乐府》卷四）

（十三）一枝花　长生殿庆七夕“细珠丝穿绣针”（同书卷十）

《遗事引》里所谓“潜随叶靖，半夜乘空，游月窟来天上”的一段情节，伯成却尽了才力来仔细描状：

（十四）点绛唇　十美人赏月“为照芳妍，有如皎练”（《雍熙乐府》卷四）

这一套，大约是先叙宫中美人们赏月事，用以烘染明皇的游月宫的事的。

（十五）六幺令　明皇游月宫“冰轮光展”（《雍熙乐府》卷五）

（十六）玉翼蝉煞　游月宫“似仙阙，若帝居”（同书卷十五）

（十七）点绛唇　明皇游月宫“玉艳光中素衣丛里”（同书卷四）

（十八）青杏儿　明皇喜月宫“一片玉无瑕”（同书卷四）

（十九）点绛唇　明皇哀告叶靖“人世尘清”（同书卷四）

这些着力描写的所在，大约与白仁甫的《唐明皇游月宫》杂剧（今佚）总有些关系吧。以下便是“笑携玉箸击梧桐，巧称雕盘按霓裳”的一段极盛的状况，一节极绮腻的风光的故事的叙写了：

（二十）胜葫芦　明皇击梧桐“朝罢君王宣玉容”（《雍熙乐府》卷四）

（二十一）一枝花　杨妃翠荷叶“拢发云满梳”（同书卷十）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祸根便埋伏下了。“无端乳鹿入禁苑，平欺诳，惯得个禄山野物，纵横恣来往。避龙情子母似恩情，登凤榻夫妻般过当。”这一段事在底下二套里写着。

（二十二）墙头花　禄山偷杨妃“玄宗无道”（同书卷七）

（二十三）醉花阴　禄山戏杨妃“羡煞寻花上阳路”（《雍熙乐府》卷一）

像这样的比较隐秘，比较秽亵的事，清人洪昇的《长生殿》便很巧妙，很正当的把她抛弃去了不写。

（二十四）踏阵马　禄山别杨妃“天上少世间无”（《九宫大成谱》卷二十八）

（二十五）胜葫芦　贬禄山渔阳“则为我烂醉佳人锦瑟傍”（《雍熙乐府》卷四）

这二段便是“如穿人口，国丑事难遮当，将禄山别迁为蓟州长”的事了。

（二十六）一枝花　禄山谋反“苍烟拥剑门”（《雍熙乐府》卷十）

（二十七）赏花时　禄山叛“扰扰毡车惨雾生”（同书卷五）

（二十八）耍三台　破潼关“殢风流的明皇驾”（《九宫谱》卷二十七）

以上便是“渔阳灯火三千丈，统大势长驱虎狼”云云的禄山起兵与过潼关的一段事了。潼关一破，势如破竹，不得不“生逼得车驾幸西蜀”。接着便是“马嵬坡签抑君王。一声阃外将军令，万马蹄边妃子亡”的惨酷绝伦的事发生了。关于幸蜀事，《天宝遗事》的遗文惜无存者；而关于杨妃的亡与明皇的忆则正是伯成千钧之力之所集中者；当是《遗事》里最哀艳，最着重的文字。这一节故事的遗文，今见存最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二十九）醉花阴　杨妃上马嵬坡“愁据雕鞍翠眉销”（《雍熙乐府》卷一）

（三十）醉花阴　明皇告代杨妃死“有句衷言细详察”（同书卷一）

（三十一）愿成双　杨妃乞罪“一壁厢死犹热，血未干”（同书卷一）

（三十二）集贤宾　杨妃诉恨“飞花落絮无定止”（同书卷十四）

（三十三）村里迓古　明皇哀告陈玄礼“六军不进”（同书卷四）

（三十四）胜葫芦　践杨妃“是去君王不奈何”（同书卷五）

（三十五）袄神急　埋杨妃“雾昏秦岭日”（同书卷四）

（三十六）集贤宾　祭杨妃“人咸道太真妃”（同书卷十四）

杨妃死后，明皇哭之，忆之。高力士也哭之，忆之。这噩耗传到了安禄山那里，禄山也哭之，忆之。关于哭杨妃的事，伯成又是以千钧之力来去描写的。原来的排列如何，今不可知，姑以哭、忆事为一类列下：

（三十七）粉蝶儿　哭杨妃“玉骨香肌”（《雍熙乐府》卷七）

（三十八）新水令　忆杨妃“翠鸾无语到南柯”（同书卷十一）

（三十九）粉蝶儿　力士泣杨妃“若不是将令行疾”（同书卷七）

（四十）粉蝶儿　禄山泣杨妃“虽则我肌体丰肥”（同书卷七）.

（四十一）行香子　禄山忆杨妃“被一纸皇宣”（同书卷十二）

（四十二）新水令　禄山忆杨妃“舞腰宽褪弊貂衣”（同书卷十一）

（四十三）夜行舡　明皇哀诏“不觉天颜珠泪籁”（同书卷十二）

（四十四）一枝花　陈玄礼骇赦“锦宫除祸机”（同书卷十）

（四十五）端正好　玄宗幸蜀“正团圆成孤另”（同书卷三）

（四十六）八声甘州　明皇望长安“中秋夜阑”（同书卷四）

从《粉蝶儿》套哭杨妃，到《八声甘州》套望长安的十则，都只是写一个“哭”字，一个“忆”字。更有：

（四十七）新水令　禄山梦杨妃“驾着五云轩”（《雍熙乐府》卷十一）

一套，似也可以附在这个所在。

（四十八）一枝花　杨妃绣鞋“倾城忒可憎”（《雍熙乐府》卷十）

（四十九）赏花时　哭香囊“据刺绣描写巧伎俩”（同书卷四）

以上二则，便是《遗事引》里所谓“愁观罗袜，痛哭香囊”的二语了；可惜这里只有关于杨妃绣鞋的一则，却没有关于罗袜的。最后尚有一则：

（五十）赏花时　明皇梦杨妃“天宝年间事一空”（《雍熙乐府》卷五）

从“天宝年间事一空，人说环儿似玉容”起，直说到“贪欢未罢，惊回清梦，玉阶前疏雨响梧桐”，似为一个结束或一个“引言”。但说是附于“疏雨响梧桐”的一则故事之后的一个结束，大约是不会很错的。伯成的“疏雨梧桐”的节目，或甚得白仁甫的那一部《梧桐雨》的杂剧的暗示的吧；正如“哭香囊”的一个节目之得力于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一剧一样。但很可惜的，“疏雨响梧桐”的遗文，我们却已无从得见了。

洪昇的《长生殿》，其下卷几全叙杨妃死后的事，特别着重于“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云云的一段虚无缥缈的天上的故事。白氏的《梧桐雨》剧，则截然的终止于“秋雨梧桐叶落时”的一梦，恰正获得最高超的悲剧的气氛，远胜于《长生殿》之拖泥带水。伯成的《天宝遗事》，是否也终止于“秋雨梧桐”，今不可知，但《赏花时》“天宝年间事一空”套若果为一个总的结束，则其“尾声”当然会是“秋雨梧桐”的一梦的。这部弘伟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若果真终止于此，则其识力，当更过于董解元；其风格的完美，其情调的隽逸，也当更较《西厢记诸宫调》为胜。

《天宝遗事诸宫调》的遗文，除过于零星者不计外，凡得上列的五十四套（连《遗事引》四套）。可说是已尽了可能的搜辑的工力了。大部分都被保存在《雍熙乐府》里。这部空前的浩瀚的“曲集”，其中所收罗着的重要的材料不知凡几。《天宝遗事》五十余套，便是重要的材料的一种。在较《雍熙乐府》的刊行为早的《盛世新声》及约略同时的《词林摘艳》二书里，《天宝遗事》的曲子连一套也不曾收着。这真有点可怪！《太和正音谱》及《北词广正谱》所收的《遗事》的曲子，却又是极为零星的。《九宫大成谱》又开始注意到《遗事》，但所录《遗事》的曲文，出于《雍熙乐府》外者仅二套耳。故辑录《遗事》的遗文，终当

以《雍熙》为渊薮。

这五十四套的曲文，当然不能尽《遗事》的全部。就《西厢记诸宫调》有一百九十三套，《刘知远诸宫调》残存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也有八十套的事实看来，《天宝遗事》大约总也会有二百套左右的吧。今辑得的五十四套，只当得全文的四分之一。最明显的遗漏是："晓日荔枝香"、"霓裳舞"、"夜雨梧桐"等等重要的情节。伯成以那末许多套的曲子，来写明皇的游月宫，来写安禄山的离京，来写杨贵妃的死，来写明皇等的哭与忆，便知所遗者一定是不在少数。

假如有一天，像发见《刘知远诸宫调》似的，也发见了《天宝遗事诸宫调》的原本，那岂仅仅是一件惊人的快事而已！要是《九宫大成谱》的编者们不说谎，果真犹及见到《天宝遗事》的原书，则在今日（离他们不到二百年）而若得到此弘伟的名著，恐怕也不是什么太突然的事吧。

《天宝遗事》很早的便成为谈资；《长恨歌》以外，宋人已有《太真外传》（乐史著，有《顾氏文房小说》本）及《梅妃传》（无作者姓名，亦见于《顾氏文房小说》）诸作，颇尽描状之态。《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中，也有

击梧桐

一本。元人杂剧，关于此故事者更多：于关、白二氏诸作外，更有庾天锡的

杨太真霓裳怨一本（今佚，《录鬼簿》著录）

杨太真华清宫一本（同上）

又有岳伯川的

罗光远梦断杨贵妃一本（今佚，《录鬼簿》著录）

而王伯成则为总集诸作的大成者。其魄力的弘伟，诚足以压倒一切。像那末浩瀚的一部《天宝遗事》，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敢

动过笔呢。在他之后，明人之作诚多，若《惊鸿》，若《彩毫》，皆是其中表表者，然若置之这部伟大的诸宫调之前，则惟有自惭其形丑耳。

十四

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开卷，曾有一段话道：

〔太平赚〕……比前览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馀。

〔柘枝令〕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在这里，我们可得到不少的诸宫调的名目：

（一）崔韬逢雌虎诸宫调
（二）郑子遇妖狐诸宫调
（三）井底引银瓶诸宫调
（四）双女夺夫诸宫调
（五）倩女离魂诸宫调
（六）崔护谒浆诸宫调
（七）双渐赶苏卿诸宫调
（八）柳毅传书诸宫调

这些，全部是与《西厢》同科的"倚翠偷期话"，而非"朴刀杆棒，长枪大马"之流。

又，在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由韩楚兰的口

中，也可以搜到下列几种的诸宫调的名目：

（一）三国志诸宫调

（二）五代史诸宫调

（三）双渐赶苏卿诸宫调

（四）七国志诸宫调

其中除了第三种《双渐赶苏卿诸宫调》已见于董解元所述者外，其他几种，都完全是“铁骑儿”或“长枪大刀”一类的著作。

周密《武林旧事》（卷十）所载的诸宫调二本：

（一）诸宫调霸王

（二）诸宫调卦铺儿

其性质不很明了，但其为最早期的诸宫调则可断言。

始创诸宫调的孔三传，所作唯何，今不可知。耐得翁《都城纪胜》：“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则其所编撰，当必不止一二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语，与“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并举，则“耍秀才”如果不是人名，便当是诸宫调名了。

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引》有云：

> 〔三煞〕好似火块般曲调新，锦片似关目强，如沙金璞玉逢良匠。愁临阻崄频搔首，曲到关情也断肠。虽脂妆，不比送君南浦，待月西厢。
>
> ——《雍熙乐府》卷七引

“待月西厢”指的当然是《西厢记诸宫调》了；“送君南浦”的情节，见于《琵琶记》，难道赵贞女蔡二郎事，也曾见之于诸宫调么？

《永乐大典》所载《张协状元戏文》，其开头便是弹唱一段诸

宫调，说："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门雅静，仔细说教听。"当时或者竟有全部《张协状元诸宫调》也说不定。

《辍耕录》所著录的"院本名目"拴搐艳段一部里有"诸宫调"一本。然不详其名。

关于诸宫调的著录，殆已尽于此矣。兹更分别著之于下，并略加说明。诸宫调的书录其将以此为发端欤?

一　耍秀才诸宫调　　孔三传著

"耍秀才"不似人名，故列于诸宫调之首。此作内容未详。大抵以"秀才"作嘲笑的对象吧。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中有"褴哮负酸"、"秀才下酸擂"等以"酸"为名者五种。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中有"合房酸"、"麻皮酸"以至"哭贫酸"、"酸孤旦"等以"酸"为名者又十二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据明刊本）谓：

> 世谓秀才为措大，元人以秀才为细酸。《倩女离魂》首折，末扮细酸为王文举是也。

是"酸"正指"秀才"，那十余种以"酸"为名的"杂剧词"与"院本"当皆系以"秀才"为登场的人物。《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在题目院本名下，有《呆秀才》一本，又别有"秀才家门"一类，所列自大口赋，拂袖便去，到看马胡孙，凡十种。当也都是耍秀才一流的东西吧。

二　诸宫调霸王　　无名氏作

"霸王"之名，在"杂剧词"及"院本"里颇为常见。大抵

是叙述项羽的事的吧。《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于此本外，又有：

霸王中和乐　　入庙霸王儿　　单调霸王儿

霸王剑器等四本。

《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则别有“霸王院本”一目，中有：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补塑霸王

等六种。更有《霸王草》一种，见于“冲撞引首”一类之中。当皆是以霸王这个人物为中心的。王国维以为：“悲意霸王亦调名，因创调之人始咏霸王，即以名其调，故有范增霸王，三官霸王等异名。”（见晨风阁本《曲录》卷一附注）但“霸王”若果为调名，将何所解于诸宫调霸王的一个名称呢？我的意思，以为，正以有《范增霸王》、《悲怨霸王》、《散楚霸王》等等不同的题目，足以见出所叙者皆为“霸王”事。这些事与霸王皆有关系；并非以毫不相干的故事附上去也。且《辍耕录》所分的“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及“诸杂大小院本”等等皆系以“类分”，以“事分”，以“人分”，并无以“调分”者。“霸王院本”当不会是一个例外。

元杂剧叙霸王事者有

禹王庙霸王举鼎（高文秀撰，今佚）

霸王垓下别虞姬（张时起撰，今佚）

第二本。明传奇有《千金记》，亦叙及霸王事。又《雍熙乐府》载《十面埋伏》、《小十面》等套数不下十余，皆与霸王事有关。

三　诸宫调卦铺儿　　无名氏作

“卦铺儿”不知何意义，其名屡见于《武林旧事》所载的

“官本杂剧段数”及《辍耕录》所载的“院本名目”里。《武林旧事》所载，以“卦铺儿”名者，于《诸宫调卦铺儿》一本外，有：

两同心卦铺儿　　一井金卦铺儿
满皇州卦铺儿　　变猫卦铺儿
白苎卦铺儿　　　探春卦铺儿
庆时丰卦铺儿　　三哮卦铺儿

等八本。《辍耕录》所载，则有下列二种：

卦铺儿（诸杂大小院本）　　调猿卦铺（诸杂院爨）

大约“卦铺儿”云云，与“打三教”、“闹三教”之类是很相同的，所叙的都是当时人所喜听的“卦铺儿”的故事。《辍耕录》院本名目里，又有：

说卦象（列良家门）

一名，“卦铺儿”或是其同类吧。或疑“卦铺儿”为曲调名，但既有《诸宫调卦铺儿》，则其非曲调名可知。

四　崔韬逢雌虎诸宫调　　无名氏作

崔韬逢雌虎的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三（出《集异记》）。崔韬，蒲州人，旅游滁州，晓发，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至二更，韬方展衾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便有一好女子。奇丽严饰，升厅而上，就韬衾而睡。韬出问之：“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说是：“家贫，欲求良匹，无由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韬乃纳之。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任宣城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

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妻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著之。”接衣在手，妻乃下阶，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韬及子而去。

这一则故事，乃是兽妻型的民间故事之一；其弃衣于井的一段事，更大类鹅女郎型的故事，不过其结局较任何鹅女郎型故事都更为悲惨耳。

这故事，在宋、元之间，似流行甚广。在周密所叙的“官本杂剧段数”里，有：

崔智韬艾虎儿

一本，又有：

雌虎

一本，原注云：“崔智韬”。当皆系叙《崔韬逢雌虎》的事。陶宗仪所载的院本名目里，有：

虎皮袍（在“唱尾声”一类）

一本，不知与崔韬事有无关系。贾仲名《续录鬼簿》所附“诸公传奇，失载名氏”的杂剧名目里，有：

盗虎皮（《人头峰崔生盗虎皮》）

一本，则崔韬事也并有元剧了。

五 郑子遇妖狐诸宫调 无名氏作

郑子遇妖狐事，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二《任氏》条。此传为沈既济作。既济，唐大历间苏州吴人，官至礼部员外郎。有《枕中记》，极有名。妖狐事，叙次也极婉曲可喜。任氏为一女妖。遇一贫苦的少年郑六，便嫁给了他。郑六寄食于妻族，与妻族中韦崟者交厚。崟豪迈，好饮酒。见任氏，为其色所醉，爱之发狂，乘郑六他出逼之。任氏力拒不获，然神色惨变。

长叹道："郑六可哀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贫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崟闻其言，遽置之，谢曰："不敢！"自此时相过往，狎昵甚欢，惟不及乱而已。任氏也力为崟求得其所欲得的美人。后岁余，郑六授槐里府果毅尉，邀与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郑子恳请，任氏愈不可。郑六乃求崟资助。崟诘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郑子与崟大笑之。任氏不得已遂行。崟以马借之，出祖于临皋。信宿，至马嵬。任氏乘马居其前，郑子乘驴居其后，女奴别乘，又在其后。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适值于道：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

这故事颇为人知，然宋、金、元间的作者们以此为题材者则绝少；其名目不见于周密及陶宗仪所载的"官本杂剧段数"及"院本名目"里，也不见于元人所作剧中。即宋、元、明的戏文、传奇，以此为题材者也没有。只有此诸宫调一本耳。

六　井底引银瓶诸宫调　　　无名氏作

此本不知叙述什么故事。白居易《新乐府》有《金井引银瓶》一题。在元白仁甫的《裴少俊墙头马上》（亦名《鸳鸯简墙头马上》）杂剧里，也有游丝引银瓶，到金井中汲水的一段话：

〔鹰儿落〕似陷人坑千火穴，胜滚浪千堆雪，恰才石头上损玉簪，又教我水底捞明月。

〔德胜令〕冰弦断便情绝，银瓶坠永离别，把几口儿分两处，谁更待双轮碾四辙？……

与白氏《新乐府》所叙的故事正同。难道这部诸宫调叙的也便是裴少俊的故事？叙述裴少俊事的曲文见于周密《武林旧事》所载者，有：

裴少俊伊州

一本，见于陶宗仪《辍耕录》所载者，有：

鸳鸯简（见于“诸杂大小院本”一类里）

墙头马（见于“诸杂大小院本”一类里）

二本。明徐渭《南词叙录》所载“宋元旧篇”的戏文名目里，也有《裴少俊墙头马上》一本。是这故事所侵入的范围竟极广的了；其所寄托的文体，由“杂剧词”至杂剧、戏文，几无不有。这部诸宫调之也为叙述裴少俊事，当然是很可能的。

七　双女夺夫诸宫调　　无名氏作

“双女夺夫”的故事，在宋、金时代当甚为流行，一提起来便无人不知，正如今日我们一提起了“待月西厢”，便无不知其为崔、张的故事一样。可惜这故事究竟说的什么，今已无法知道。周密《武林旧事》所载的“官本杂剧段数”里有：

双旦降黄龙

一本，那是以《降黄龙》的一个曲调，咏唱“双旦”的故事的，但是否为“夺夫”的事，则不可知。又在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的“院本名目”里有：

双捉婿（见“诸杂大小院本”类中）

一本，颇像是演唱“夺夫”的故事的。贾仲名《续录鬼簿》载明初唐以初所撰杂剧：

四女争夫（《陈子春四女争夫》）

一本，也大似这故事的同类，惟由二女而增为四女，情节更为复杂耳。在元人杂剧里，叙述“双女夺夫”之事者颇多。最著者为赵贞女型的一类杂剧，像：

杨显之：临江驿潇湘夜雨（《元曲选》本）

尚仲贤：海神庙王魁负桂英（作者编《元明杂剧辑逸》本）

等等。又关汉卿的杂剧：

诈妮子调风月（《元刊杂剧三十种》本）

也是写的“二女夺夫”的事。宋、元戏文里，有关于赵贞女型的故事更多，于蔡二郎、王魁外，别有所谓：

陈叔万三负心（《南词叙录》著录）

崔君瑞江天暮雪（《南词叙录》著录）

林招得三负心（《南词叙录》著录）

李勉负心（见沈璟《南九宫谱》引无名氏集古传奇名散套《正宫刷子序》曲）

等等；又有：

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见《永乐大典》目录，及《南词叙录》）

一本，当与汉卿的杂剧叙述同一故事。像这么许多的“夺夫”的故事，这部诸宫调所采用的究竟是哪一个呢？这只好是付之“缺疑”的了。

八　倩女离魂诸宫调　　无名氏作

“倩女离魂”的故事，见于《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八，题为《王宙》，盖即陈玄祐所作之《离魂记》。玄祐，为唐大历间人，生平未详。王宙幼聪悟，美容范，与舅张镒之女倩娘，自幼

相爱。倩娘亦端妍绝伦。二人长成后，常私感想于寤寐。然镒竟许倩娘于他人，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竟赴京。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遂同行，至蜀，凡五年，生两子。后倩娘思家，宙乃与俱归。然室中乃别有一倩娘，病卧数年不起。闻倩娘至，乃饰妆更衣，出与相迎，翕然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

此故事不见于“官本杂剧段数”及“院本名目”本，殆第一次被写入诸宫调里的吧。元人杂剧有：

栖凤堂倩女离魂（赵公辅撰，今不传）

迷青琐倩女离魂（郑光祖撰，有《元曲选》本）

各一本，皆叙此事。宋、元戏文里也有：

迷青琐倩女离魂（见沈璟《南九宫谱》所载南钟赚“集六十二家戏文名”）

一本。大约自诸宫调弹唱着之后，这故事便成了很流行的一个题材的了。

九　崔护谒浆诸宫调　　无名氏作

崔护事见《本事诗》（据《历代诗话续编》本），知者已多，无烦再引。周密《武林旧事》所载“官本杂剧段数”，其中有关于崔护事者二本：

崔护六幺

崔护逍遥乐

元人杂剧里也有叙述崔护事者二本：

崔护谒浆（白仁甫撰，今佚）

崔护谒浆（尚仲贤撰，今佚）

明人孟称舜也有杂剧一本：

人面桃花（《盛明杂剧初集》本）

这些皆是叙述崔护事的“杂剧词”与“剧本”，并这部诸宫调而共有六种矣。

十 双渐赶苏卿诸宫调 无名氏作

双渐苏卿事为宋、元人所最艳称。《雍熙乐府》中咏双渐苏卿事者无虑十余套。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里有：

调双渐（在“诸杂大小院本”类中）

一本。宋、元南戏中，有：

苏少卿月夜泛茶船（见《永乐大典》目录及《南词叙录》）

一本。元人杂剧里，也有王实甫所撰：

苏少卿月夜贩茶船（今佚，有残文见作者的《元明杂剧辑逸》中）

一本，及庾天锡所撰：

苏少卿丽春园（见《录鬼簿》，今佚）

一本。这些作品的时代，类皆在这部诸宫调后，多少总当受有她的影响的，虽然未必定是像王实甫《西厢记杂剧》之出于《董西厢》似的那末亦步亦趋的。自关汉卿以下，凡是元剧说到妓女文人的相恋，便莫不引双渐、苏卿事为本行的典故。这故事竟成了宋、元时最流行的人人皆知的一个典实了。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也说到这部诸宫调。最有趣的是，在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里，有一段说到白秀英作场说唱“双渐赶苏卿”的事：

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道：“今日

秀英招牌上明写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缊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闲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过去了，我儿且回一回。”

——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在《英雄谱》本的《水浒传》里，这段事是第四十七回（《雷横枷打白秀英》），所叙的与一百二十回本无甚出入。在这一般话里，可注意的是：白秀英说唱的乃是《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的话本。但她虽是“说了闲话又唱，唱了又说”的举动，却似专注重在唱，故以说为“闲话”，而听众所喝采者也当然是注意在她的歌声；且下台聚钱时，也必待要“唱到务头”处。这种种，都可证明她所说唱的“话本”并不是一部什么平常的流传于宋、元间的话本（宋、元话本里也夹着唱，但究竟是以说为主，非以唱为主）。或者，她所说唱的竟是一部《双渐苏卿诸宫调》也说不定。就其说唱的情形看来，大有是在说唱诸宫调的可能。至于话本二字，意义本甚含糊，其所包括也甚广泛。傀儡戏有话本，影戏也有话本（《都城纪胜》云：“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甚至说经，说参请，商谜等等也各有其话本。话本的意义既 可以包括到傀儡戏乃至影戏的剧本，又何不可并包括到诸宫调呢（董解元也自称其所作为话本）？

十一　柳毅传书诸宫调　　无名氏作

这部《柳毅传书诸宫调》，其故事当然是本之于唐李朝威的

《柳毅传》的，《柳毅传》见《太平广记》卷四百十九。朝威生平不可知。这故事在宋、元间流传得很普遍，于这部诸宫调外，尚有：

柳毅大圣乐（见周密《武林旧事》）

洞庭湖柳毅传书（尚仲贤撰，有《元曲选》本）

柳毅洞庭龙女（此为南戏文，见《南词叙录》，今佚）

等作。龙女为印度的产物，但在我们的故事里，却引起了不少的波澜，柳毅事特其一耳。

以上十一种，并皆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前的或同时的著作；除孔三传一人外，其他著作者今皆不可知。仅知其皆为宋及金代的人物耳。其著作的时代，最早约始于宋神宗熙宁（公元1068年）间（《碧鸡漫志》卷二，谓孔三传为熙宁、元丰间人，见上文），而止于金亡（公元1234年）。宋与金虽南北阻隔，然说唱诸宫调的风气却当是南北相通的。这时代可称得起是诸宫调的黄金时代。再加上《刘知远诸宫调》及《西厢记诸宫调》，这时代便共占有十三种的那末弘伟的著作了。诚足为一代的光荣！这十三种伟大的诸宫调，如果放在千百种的元杂剧、明传奇之前，是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愧色的！

底下的五种，时代不可知。然其四种既著录于石君宝和王伯成的所著里，则至迟也当是元初（约公元1300年以前）之物，与以上的十余种的时代，相差当是不很远的。《张协状元》一作，时代更难决定。惟《张协状元》的戏文，既被称为“宋元旧篇”而著录在《南词叙录》里，则这部诸宫调的时代，当也不会是更后于元代中叶以下的。所以我们以为诸宫调是一〇六八到一三〇〇年间的产物，大约是不会很错的，自此以后，诸宫调便永绝迹于文坛上了，元末明初人，似已鲜知其体制。其生命不过一个半世纪耳！可谓短促之至！然一个光荣的时代，未必便是很长

的，希腊的悲剧时代，英国的莎士比亚时代，又何尝曾延长到一个世纪以上呢。诸宫调的生命虽短，却已深刻的印下了一个最光荣的足迹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了。

十二　三国志诸宫调　　无名氏作

这部诸宫调当然为长篇巨著。以三国故事的浩瀚，简短的篇幅是难以容纳得下的。三国事，早已成为民众所嗜爱的一个“故事中心”。唐末及北宋时，已有敷演三国事为通俗的讲谈之资者（《小说考证》引《交翠轩笔记》云：“东坡集记王彭论曹刘之泽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跃畅快。……是北宋时已有衍说三国野史者矣。又李义山《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似当日俳优，已有以孟德为戏弄者。”）《都城纪胜》载有霍四究者，专以“说三分”为业。及元代而益盛，既有《三国志平话》的一部小说，更有许多的杂剧，像关汉卿的：

　　关大王大刀会（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

　　关张双赴西蜀梦（存于同上杂剧集中）

高文秀的：

　　刘先主襄阳会（《录鬼簿》著录，今佚）

　　周瑜谒鲁肃（有遗曲见作者的《元明杂剧辑逸》中）

武汉臣的：

　　虎牢关三战吕布（《录鬼簿》著录，今佚）

王仲文的：

　　诸葛亮秋风五丈原（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

　　七星坛诸葛公祭风（《录鬼簿》著录，今佚）

等等，列举是不能一时尽的。《也是园书目》更将无名氏所作杂

剧，关于三国事的，别列为三国故事一类，这类里，共凡有二十一本之多，也可见其在元代剧坛上的气焰之高张了。陶宗仪《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里，也有关于三国故事的六本：

赤壁鏖兵
刺董卓
十样锦（大约说诸葛论功的事吧）
襄阳会
大刘备
骂吕布

在元代之末，著名的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便也出现。明代关于“三国”故事的传奇也不少；于王济的《连环记》，邹玉卿的《青钢啸》外，尚有无名氏之《古城记》及《三国记》（明传奇《三国志》之名，见于《缀白裘》，系杂凑《单刀会》剧及《古城记》曲而成者，靠不住，恐无此书）。这部诸宫调恰出现于极盛的时代的中间，恰足为说唱者最易号召的资料。

十三　五代史诸宫调　　无名氏作

五代史故事与三国志故事，都是宋代讲坛上的骄子。《都城纪胜》载有尹常者专以“卖五代史”为业，与霍四究的“说三分”，恰是专门的讲史书的双璧。尹常的《五代史》今绝不可见。然流传于世者乃有《五代史平话》一种，虽未必便是宋代的东西，却至迟也不会是出于元代以后的（《五代史平话》有武进董氏刊本，有商务印书馆新印本。关于此书的年代问题，我将有一篇论文说到它）。在诸宫调的一方面，既有《刘知远》的一部伟著，复有总揽五代史事的此作，其活跃的程度是很为可观的。我们想象，若李存孝、王彦章之流，其英姿翩翩的从女流说唱者的滔滔的讲谈里，被传达出来，诚不知要迷醉了多少的听众！此外

据陶宗仪所载，更有所谓：

断朱温爨　黄巢　史弘肇

的三种“院本”，那大约都是很简短的东西。又在元剧里，关汉卿曾写了一本：

邓夫人哭存孝（《录鬼簿》著录，今佚）

白仁甫也作着一本：

李克用箭射双雕（见作者的《元明杂剧辑逸》）

《也是园书目》所载关于“五代故事”的无名氏杂剧凡六本：

李存孝大战葛从周（今佚）

狗家疃五虎困彦章（后来《五代残唐传》的“五龙困死王彦章”的一段有声有色的争斗，当由此剧演变而来。）（今佚）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今佚）

李嗣源复夺紫泥宣（今佚）

飞虎峪存孝打虎（今佚）

压关楼垒挂午时牌（今佚）

仿佛皆是以李存孝及王彦章的故事为中心似的；大约在讲唱五代故事里，其最有声色的，除刘知远、李三娘的悲欢离合之外，便要算是存孝、彦章的战迹了。关于存孝、彦章事当是“铁骑儿”的一流，而刘知远事则另辟一格，大类“烟粉”故事。《刘知远诸宫调》的离开了《五代史诸宫调》而独立，当是此故吧。在石君宝的《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里，我们也可明白看出，五代史诸宫调乃是“铁骑儿”。

十四　七国志诸宫调　　无名氏作

七国故事没有三国和五代的故事那末风行，然孙、庞斗智，乐毅图齐，亦复为职业的说唱人所艳称。元人所刊《全相平话五

种》，中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一种，由其开卷所叙推之，则其“前集”当必为“孙、庞斗智”的故事。今日流行之前后《七国志》（亦名《剑锋春秋》），所叙亦孙、庞及乐毅诸人事，不过更加上了始皇灭六国的一段总结帐耳。《也是园书目》所载关于“春秋故事”的无名氏杂剧中，有：

后七国乐毅图齐

一本，其所演述者当与那部同名的元人平话不会相差很远的。元人的《乐毅图齐》平话，枝蔓荒诞，鬼话连篇；以明人的《封神传》较之，封神还觉得荒唐得不够到家呢。《七国志诸宫调》所述，或不至于那末离奇得可笑的吧。

十五　赵贞女诸宫调　　无名氏作

王伯成《天宝遗事引》里有“不比送君南浦，待月西厢”语。“待月西厢”，自然是人人所知的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送君南浦”当也会是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吧。今《琵琶记》有《南浦送别》一出，是常见之于剧坛上的东西。赵贞女、蔡二郎的戏文，今已绝不可得见，然就各书（像《南词叙录》）所述，知其情节与今传《琵琶记》相差得不甚远。是则“南浦送别”的事，或是“古已有之”的吧。

赵贞女、蔡二郎事，南宋已甚流行于世，故陆放翁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街听唱蔡中郎”诗。《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里，也有：

蔡伯喈

一本，是蔡二郎的故事，未必没有更侵入诸宫调的领域内的可能。

十六　张协状元诸宫调　　无名氏作

这部诸宫调的一段，已见于《张协状元戏文》的开卷。惟世间究竟有无这部诸宫调出现过，则为不可知的事。或竟是《张协状元戏文》的作者故弄玄虚，特地要换换听众的口味，故而“出奇制胜”的在戏文的开场，说唱这一段诸宫调吧。这是很有可能的事。

以上十六种的诸宫调，加上了《西厢》、《刘知远》和《天宝遗事》便共有十九种了。假如这十九种诸宫调全部流传于世，那不是一件什么细小的事；中国文学史或将因之而有所改观呢。我们不能没有希望：于现存的三种之外，或将更有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为我们所发见的吧——不管在上述的十几种名目以内或以外，将都会是文学史上极重大的消息。

十五

诸宫调的影响，在后来是极伟大的；一方面把“变文”的讲唱的体裁，改变了一个方向，那便是不袭用“梵呗”的旧音，而改用了当时流行的歌曲来作弹唱的本身。这个影响在“变文”的本身上，几乎也便倒流似的受到了。我们看“变文”的嫡系的儿子“宝卷”，在袭用了“变文”的全般体格之外，还加上了《金字经》，《挂金索》等等的当时流行的歌曲（今日所见的宝卷，以作者所藏的元、明间钞本的《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为最古，其中曾杂用《金字经》、《挂金索》二调），这不能不说是诸宫调所给予的恩物或暗示。本该是以单调的梵呗组成的《诸佛名经》等等，今所见的永乐间刊本，却全是用浩瀚的歌曲组织成功的。这大约也是受有诸宫调的暗示的可能。在南戏方面，诸宫调

也颇有所给予（参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第十四章）。

但诸宫调的更为伟大的影响，却存在元人杂剧里。元代杂剧、宋代的“杂剧词”并非一物。这在我的几篇论文里，已屡次说到（参读作者的《杂剧起源论》一文，又《宋元明戏剧的演进》一书〔《中国历史丛书》之一〕，惜此二文均未印出）。就文体演进的自然的趋势看来，从宋的大曲或宋的“杂剧词”而演进到元的“杂剧”，这其间必得要经过宋、金诸宫调的一个阶段；要想躐过诸宫调的一个阶段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诸宫调的一个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

元人杂剧，在体制上所受到的诸宫调的影响，是极为显著的。我们都知道，诸宫调是由一个人弹唱到底的，有如今日流行的弹词鼓词。凡是这一类的有曲有白的讲唱的叙事诗，从最原始的变文起，到最近尚在流行的弹词鼓词止，几乎没有一种不是“专以一人”“念唱”的。这既已在上文说得很明白。这一点，在元人杂剧里便也维持着。元剧的以正末或正旦独唱到底的体裁是最可怪的，与任何国的戏曲的格调都不相同，与任何种的文体也俱不同类。但却独与诸宫调的体例极为符合。宋代的杂剧词或大曲是否为一人独唱，今不可知。以理度之，或有一人独唱的可能。但其对于元剧的影响却是很微细的。如果元剧的旦或末独唱到底的体例是有所承袭的话，则最可能的祖祢，自为与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的诸宫调。戏曲的元素最重要者为对话，而元剧则对话仅于道白见之，曲词则大多数为抒情的一人独唱的。虽亦有与道白相对答的，却绝无二人对唱之例。这种有对白而无对唱的戏曲，诚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宋、元的戏文，其体例便与之截然不同。但这体例，这格式，决不会从天上落下来的。诸宫调的那个重要的文体，恰好足以供给我们明白元剧所以会有如此的

格例之故。更有趣的是：在宋、金的时候讲唱诸宫调者，原有男人，有女人。元人杂剧之有旦本（即以正旦为主角，独唱到底者），有末本（即以正末为主角，独唱到底者），也当与此有些重要的关系吧。否则，在旦末并重的情节的诸剧里，为何旦末始终没有并唱的呢。

仅有一点，元人杂剧与诸宫调是不同的；即前者的唱词是代言体或以第一身的口吻出之的，后者的唱词却是第三身的叙述与描状。但即在这一点上，元剧也还不曾"数典忘祖"。在好些地方，能够用第三身的叙状的时候，元剧的作者便往往的要借用第三身的口吻出之。这种格局，不仅在表演舞台上不能或不便表现的情状时用之，即舞台上尽可表演的，也还要用到它。最明显的例子，像描状两个武士狠斗的情形，元剧作者们总要借用像探子的那一流人物的报告（此例，元剧中最多，像尚仲贤的《尉迟恭单鞭夺槊》、《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等等皆是）。又无名氏的《货郎担》一剧（见《元曲选》），其第四节正旦所唱的《九转货郎儿》一套，更是正式的叙事歌曲，与诸宫调的格调无甚歧异的了。

在歌曲的本身，诸宫调所给予元剧的影响尤为重大。《录鬼簿》在董解元的名字之下，注云：

> 以其创始，故列诸首云。

其意，大概是说，董解元为北曲的"创始"者，故列他于"前辈名公有乐章传于世者"之首。《太和正音谱》也说："董解元，仕于金，始制北曲。"其实，董解元虽未必是唯一的一位北曲的"创始"者，他和其他的诸宫调的诸位作者们，对于北曲的创作却是最为努力、最为有功的，如果在北曲创作的过程里，没有那

几位诸宫调的作者们出现，其情形一定是很不相同的，或者竟难能有所谓北曲的一体出现于歌坛上也说不定。我们先看，在《西厢记诸宫调》里，所用的曲调，除“尾”不计外，共计有一百三十九种。见用于北曲中者竟占四十九种之多。换一句话，即每三调里必有一调流传下来。这可见北曲与诸宫调之间，其关系是如何的密切。

下表是北曲所沿用的《西厢记诸宫调》中的曲调名目：

赏花时　点绛唇　胜葫芦　天下乐（以上仙吕）　瑶台月　一枝花　应天长（以上南吕）　侍香金童　喜迁莺　四门子　柳叶儿　快活年　出队子　黄莺儿　降黄龙　刮地风　赛儿令　神仗儿（以上黄钟）　墙头花　牧羊关　乔捉蛇　石榴花　迎仙客　粉蝶儿　踏莎行（以上中吕）　应天长　甘草子　脱布衫　梁州（以上正吕）　伊州滚　蓦山溪　玉翼蝉　还京乐（以上大石调）　哨遍　耍孩儿　墙头花　急曲子　麻婆儿（以上般涉调）　牧羊关（高平调）　玉抱肚　文如锦（以上商调）　斗鹌鹑　青山口　雪里梅（越调）　豆叶黄　搅筝琶　庆宣和　文如锦　月上海棠（以上双调）

我们再看《刘知远诸宫调》。就这部残缺到一半以上的诸宫调的“残本”看来，其所载的曲调，除“尾”外，凡四十八种，却竟有二十种是为北曲所沿用的，即其曲调流传于北曲中者竟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六以上（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作于元代，与元剧及散套相同之处更多，故这里不举）。兹并列一表于下：

六幺令　胜葫芦（以上仙吕）　瑶台月　一枝花　应天长（以上南吕）　愿成双　快活年　出队子（以上黄钟）　柳青娘　牧羊关（以上中吕）　应天长　甘草子

（以上正宫）　伊州令　玉翼蝉（以上大石调）　墙头花　耍孩儿　哨遍（以上般涉调）　玉抱肚（商调）　踏阵马（越调）　乔牌儿（双调）

这与唐、宋“词调”实际上应到北曲里的成数之少的事实，比勘起来，诚足以令人吃惊于诸宫调与元杂剧之间的关系的密切。这还是单就曲调一面而言。若就所谓套数而立论，则使我们更感觉到这层的关系。

诸宫调的套数，结构颇繁，而承袭之于北宋时代的唱赚的成法者尤多，这在上文也已说明过。唱赚的曲调组成法，有缠令、缠达二种。缠令最流行于诸宫调里。缠达较少，像《西厢记诸宫调》卷三所载的一套《六幺实催》，《刘知远诸宫调》第一“则”所载的《安公子缠令》大约都是的吧。像这两种的套数的组成法，今见于诸宫调里者，究竟是否与唱赚的成法完全相同，已不可知。然若与元剧的套数较之，则元剧套数的组成法之出于诸宫调却是彰彰在人耳目间。诸宫调的套数，短者最多；于缠令、缠达外，其余各套，殆皆以一曲一尾组成之，像：

〔中吕调〕牧羊关……尾

——见《刘知远诸宫调》第二

这似乎在北曲里较少见到。然其实，诸宫调在这个所在，其所用之曲调，殆皆为同调二曲之合成，有如“词”的必以二段构成，或如南北曲的换头、前腔或幺篇。故上面的一套也可以这样的写法：

〔中吕调〕牧羊关……幺……尾

以这样简单的曲调组成的套数，在元人里也不是没有，像：

〔般涉调〕哨遍……急曲子……尾声
——《北词广正谱》九帙引朱庭玉《唤起琐窗》套

至于“缠令”则大都较长，至少连尾声总有三支曲调，加上幺篇也至少有四支至五支曲调。像《西厢记诸宫调》卷四的《侍香金童缠令》：

〔黄钟宫〕侍香金童缠令……双声叠韵……刮地风……整金冠令……赛儿令……柳叶儿……神仗儿……四门子……尾

则简直可以与元剧里最长的套数相颉颃的了：

〔越调〕斗鹌鹑……紫花儿序……小桃红……东原乐……雪里梅……紫花儿序……络丝娘……酒旗儿……调笑令……鬼三台……圣药王……眉儿弯……耍三台……收尾
——杨梓《豫让吞炭》剧

〔黄钟宫〕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赛儿令……神仗儿……幺……挂金索……尾……侧砖儿……竹枝歌……水仙子
——郑德辉《倩女离魂》剧

这数套，其曲调之数都是在十支以上的。若杨显之的《潇湘夜雨》剧内：

〔黄钟宫〕醉花阴……喜迁莺……出队子……幺……山坡羊……刮地风……四门子……古水仙子……尾声

杨显之的《酷寒亭》剧内：

〔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乔牌儿……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尾声

关汉卿《切脍旦》剧内：

〔双调〕新水令……沉醉东风……雁儿落……得胜令……锦上花……幺……清江引

等套，其曲调皆在十支以内，其格律是更近于诸宫调内所用的各套数的了。

至于缠达的一体，也曾经由诸宫调而传达于元剧的套数里。直接的像那末除一引一尾外，中间“只以两腔递且循环间用”者，元剧里原是不多；然在正宫里的许多套数的组织里，我们还很明显的看出这个影响来。试举关汉卿的《谢天香》剧为例：

〔正宫〕端正好……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倘秀才……穷河西……滚绣球……倘秀才……呆骨朵……倘秀才……醉太平……三煞……煞尾

其以《滚绣球》、《倘秀才》二调“递且循环间用”，正是缠达的方式。不仅汉卿此剧这样，凡《正宫端正好》套，用到《滚绣球》及《倘秀才》几莫不都是如此的“递且循环间用”的，惟其

中并用《穷河西》，《醉太平》等等他曲，则与缠达有不尽同者，此盖因中间已经过诸宫调的一个阶段之故。

大抵连结若干支曲调而成为一部套数，其风虽始于大曲（或杂剧词）及唱赚，而发挥光大之，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文体者则为诸宫调无疑。元剧离开北宋的大曲及唱赚太远，其所受的影响，自当得之于诸宫调而非得之大曲及唱赚（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其套数的组成法，已转受元剧的若干影响，故这里不著）。

最后，更有一点，也是诸宫调给予元杂剧的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便是，组织几个不同宫调的套数，而用来讲唱（就元杂剧方面说来，便是扮演）一件故事。在大曲或唱赚里，所用的曲调惟限于一个“宫调”里的；他们不能使用两个宫调或以上的曲子来连续唱述什么。但诸宫调的作者们却更有弘伟的气魄，知道连结了多数的不同宫调的套数，供给他们自由的运用。这乃是诸宫调所特创的一个叙唱的方法。这个方式，在元杂剧里便全般的采用着。杂剧至少有四折，该用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数；但像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刘东生的《娇红记杂剧》等，其卷数在二卷以上者，则其所需要的不同宫调的套数，往往是在八个乃至二十几个以上的。这全是诸宫调的作者们给他们以模式的。

以上所述，系就杂剧受到诸宫调影响的各个单独之点而立论，其实，那些影响原是整个的，不可分离的，不可割裂的。元杂剧是承受了宋、金诸宫调的全般的体裁的，不仅在枝枝节节的几点而已；只除了杂剧是迈开足步在舞台上扮演，而诸宫调却是坐（或立）而 弹唱的一点的不同。我们简直可以说，如果没有宋、金的诸宫调，世间便也不会出现着元杂剧的一种特殊的文体的。这大约不会是过度的夸大的话吧。钟嗣成、涵虚子叙述北杂

剧，都以董解元为创始者。这是很有见地的。不过以董解元的一人，来代替了自孔三传以下的许多伟大的天才们，未免有些不公平耳。

本文的草成，为力颇劬。文中各表，皆不是几天工夫所能写就的。诸宫调的研究，除王国维氏引其端外，今代尚未有他人着手。本文或足为后来研究者的一个比较有用的参考物吧。

再者，本文将近草成，赵斐云先生又示我以日本青木正儿氏所著的《刘知远诸宫调考》一文。“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真想不到恰于此时而有此一位同调的异国人在也！斐云云：我们所传录的《刘知远诸宫调》也系由青木氏之手而得。果尔，则诚当有“同气相求之感”焉！青木氏文中，精辟之见不少，惜不及引入本文中，这是很可惜的事。关于《刘知远诸宫调》的年代问题，青木氏以为要比《董西厢》为古，这结论颇使我心折。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一日于北平。

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

一

在《雍熙乐府》[①] 未刊行之前，选录南北曲最富的曲集，要算是《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了。杨朝英《阳春白雪》[②] 十卷，载套数五十余章，小令四百余阕；他的《太平乐府》[③] 九卷，载套数一百三十余章，小令若干阕。其他像《乐府群玉》[④] (五卷)，《乐府新声》[⑤] （三卷）等等，则所录更少了。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⑥] 著录无名氏南北宫词十八卷，《中州元气》十册，似卷帙较多，却绝不可得见，不知所载元人曲究有若干篇。

---

① 《雍熙乐府》十二卷，郭勋辑，嘉靖丙寅（四十五年）刊。

② 《阳春白雪》有徐氏刊本，《散曲丛刊》本。

③ 《太平乐府》有《四部丛刊》本。

④ 《乐府群玉》有传钞本，《散曲丛刊》本。

⑤ 《乐府新声》有《四部丛刊》本。

⑥ 《补元史·艺文志》，有原刊本，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本。

第一次著录《盛世新声》和《词林摘艳》的书，当为明高儒的《百川书志》：[1]

>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
> 盛世新声南曲一卷
> 盛世新声万花集一卷
> 大明武宗正德年人编，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
> 词林摘艳南北小令一卷
> 词林摘艳南九宫一卷
> 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
> 嘉靖乙酉吴江张禄校集；以《盛世新声》博取欠精，速成多误，复正鲁鱼，损益新旧小令，百九南调，百七十有七北调，南九宫五十三，北八宫兼别调二百七十八。词林之精备者。[2]

高儒编辑此书目的时代，在嘉靖间，盖和《词林摘艳》的编者张禄同时；离开正德——《盛世新声》的编辑时代——也不过二十余年。崇祯间，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3] 也著录：

> 盛世新声九宫曲九卷，又南曲一卷，又万花集一卷，正德中人所编，不知名氏。
> 张禄词林摘艳北八宫八卷，又南九宫一卷，又南北小令一卷，吴江人。[4]

---

① 《百川书志》二十卷，有叶氏《观古堂书目丛刊》本。
② 见《百川书志》卷十八，页十至十一。
③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有张氏《适园丛书》本。
④ 见《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页十七至十八。

钱遵王《也是园书目》[1] 亦著录：

词林摘艳十卷

盛世新声十二卷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是十一卷，独钱遵王作十二卷，正和今日所见诸本合。

清初，庭臣们纂修《明史》，其《艺文志》全据《千顷堂书目》，[2] 而独削《新声》、《摘艳》诸书不载。自此以后，《新声》、《摘艳》便不复为人所知。诸清代藏书家书目，也无复有著录之的。不料销声匿迹二百五六十年后，忽复先后出现于人间。使我们有机会对于元、明间的散曲作一番更精密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幸运！

《词林摘艳》的出现，似先于《盛世新声》。吴瞿安先生最着急于曲集的收藏，我很早便知道他藏有此书。后来他将所藏交涵芬楼刊为《奢摩他室曲丛》，《摘艳》亦收入《曲丛》中，始得为我所读到。我到北平，曾恳诸主藏者将《摘艳》及沈璟的《南词韵选》二书见假。幸获假得，置之案上者近一年，均得录副（北平图书馆也由我那里录一副本而去）。“一二八”之役，涵芬楼及其所藏，胥化为灰烬，吴氏藏曲也多半失去，致瞿安先生有“曲者不祥之物也”[3] 之叹。然此二书独以伴我北去而获全。吴氏所藏《摘艳》，为张禄原刊本（刊于嘉靖乙酉），[4] 最为罕见，闻他又藏有他本，为万历间（?）徽藩所刊。惜未获读，不知有无歧异处。

---

① 《也是园书目》见《玉简斋丛书》。

② 张钧衡跋《千顷堂书目》云：“后本朝修《明史》，《艺文》一志，以此书作根柢而润色之。”

③ 见吴氏叙卢前选曲（?）。

④ 嘉靖四年，即公元1525年。

我最初见到的一本《盛世新声》为周越然先生得之中国书店者；凡十二卷，有南北小令二卷，而无《万花集》的名目。[①] 曾向越然先生假得，穷二月之力，将其与《词林摘艳》及《雍熙乐府》不同处，一一录出。用力至劬，而自觉不为无益。

后来，在北平故宫博物馆图书馆又见到万历二十四年内府重刊的《盛世词调》(即《盛世新声》) 及万历二十五年重刊的《词林摘艳》二书。前年，内府重刊本的《词林摘艳》曾出现一部，为琉璃厂邃雅斋所得。颇思获得之，而终归北平图书馆，心里殊为耿耿！而同时刘氏嘉业堂所藏《重刊增益词林摘艳》[②] 也影印了出来。去年春天，到了上海，在商务印书馆藏书室里，获睹福州龚氏大通楼所藏残本《盛世新声》，[③] 后竟附有《万花集》二卷，为之大喜欲狂！虽在上海仅有数日留，而不惜费一个整天的工夫，将《万花集》全部录目而去。至是，关于《新声》、《摘艳》二书，乃有充分的材料，足以供我们作比勘的研究了。

二

《新声》、《摘艳》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都知道《摘艳》是增删《新声》而编成的。但其间，有多少的歧异呢？且此二书，坊间每多伪本，往往张冠李戴，将《摘艳》数卷混入《新声》，或名为《新声》而实则仍为《摘艳》。[④] 这种种都有待于仔

---

① 周氏藏本《盛世新声》首页有孔昭灿之藏印，盖系由山东孔氏藏书散出的。

②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印出。仅印百部，印工很坏。

③ 此残本分订二十册，存南曲二册，正宫二册，仙吕二册，中吕三册，南吕二册，双调二册，越调二册，商调二册，《万花集》三册。

④ 北平图书馆藏《盛世新声》十二卷，题作张禄辑；实则不过混入《摘艳》数卷而已；又周氏所藏《新声》疑亦混入《摘艳》数卷。

细的比勘与精密的研讨的。

先讲《盛世新声》。

高儒和黄虞稷都以为《盛世新声》为正德间人所编，不知名氏。周氏藏本，有《新声引》：

> 夫乐府之行，其来远矣。有南曲北曲之分。南曲传自汉、唐，北曲由辽、金、元至我朝大备焉。皆出诗人之口，非桑间濮上之音，与风雅比兴相表里。至于村歌里唱，无过劝善惩恶，寄怀写怨。予尝留意词曲，间有文鄙句俗，甚伤风雅，使人厌观而恶听。予于暇日，逐一检阅，删繁去冗，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题曰《盛世新声》，命工锓梓，以广其传。庶使人歌而善反和之际，无声律之病焉。时正德十二年岁在强圉赤奋若上元日书。①

在这“引”里，编者自己不署名。张禄序《词林摘艳》云：“正德间，裒而辑之为卷，名之曰《盛世新声》”，也不说是什么人编的。刘楫为《摘艳》作序，则云：“顷年，梨园中人，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宫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版行已久。”这里只断定了是梨园中人所辑，也没有说出主名来。龚氏《大通楼书目》著录此书，作：

> 盛世新声二十卷，② 明戴贤刊本，白绵纸。

但原书题的是：

> 樵仙、戴贤、愚之校正刊行。

---

① 正德丁丑，即公元1517年。

② 按此实残本；应作二十册。非原书有二十卷也。

则刊行者仍不知其名氏；戴贤乃是为之“校正”的。高儒离《新声》的编成，不过二十余年；张禄序《摘艳》时，离《新声》的刊行，只有八九年。在那时候已经不知道编刊者的名氏，现在更是“文献无征”。但我们若将“校正”者的戴贤即作为编者，当不会是很冒昧的。

《盛世新声》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有“正德十二年序”本；

此本十二卷全，今藏周越然先生处；初以为必是正德间原刊本。但有二可疑处：（1）通体卷帙不一律，或作“子集”、“寅集”、“亥集”，或作“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十一”；（2）全部本无各曲作者名氏及剧曲原名，但到了末后数卷，忽增入作者名氏及杂剧名目。故疑是明代翻刻者将《盛世新声》原书卷帙阙失处，补以《摘艳》作为全书刻出。更有一旁证：凡增入作者名氏及剧名的数卷，其内容文句也和《摘艳》竟无两样。刊工草率。

（二）正德间戴贤校正本；

此本今藏福建龚氏大通楼，残存南曲一卷；正宫、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商调各一卷；《万花集》二卷；阙黄钟一卷；大石调一卷。此本疑为原刊本，正符《百川书志》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九宫曲九卷，南曲一卷”之数，且《万花集》自成一部分，别立名目，也正相合（惟卷数是二卷，非一卷；疑百川、千顷堂诸目误）。刊工至精。

（三）重刊盛世词调本；

此为万历二十四年，内府所刊，刊工甚精，今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凡分“子丑寅卯”等十二集。

（四）张禄辑盛世新声本；

今藏北平图书馆，凡十二卷，嘉靖刻本；中杂《词林摘艳》

若干卷，而将中缝挖改重印，故将《新声》竟作为“张禄辑”的了。此是伪本，最不可据。

除了第四本不必注意之外，其余三本都可加以仔细的比勘。

(1) “子集”正宫，周氏藏本凡录《端正好》“享富贵受皇恩”以下套数三十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2) “丑集”黄钟宫，周氏藏本凡录《醉花阴》“国祚风和太平了”以下套数二十五章。

戴贤校本阙此卷。

《词调》本同周藏本。

(3) “寅集”大石调，周氏藏本凡录“空外六花番”以下套数十四章。

戴贤校本阙此卷。

《词调》本同周藏本。

(4) “卯集”仙吕，周氏藏本凡录“花遮翠拥”以下套数二十七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5) “辰集”中吕，周氏藏本凡录“裹帽穿衫”以下套数三十一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6) “巳集”南吕，周氏藏本凡录“皇都锦绣城”以下套数五十三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7)“午集”双调，周氏藏本凡录“碧天边一朵瑞云飘”以下套数三十三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8)“未集”越调，周氏藏本凡录“四海安然”以下三十二章。

戴贤校本凡录三十四套。

《词调》本同戴本。

这一集，周本最可怪，每套下皆注明作者及题目，且全同《摘艳》所注者。疑系《盛世》原版阙失，故以《摘艳》版拼合补足之。

(9)“申集”商调，周氏藏本凡录“黄梅细丝江上雨”以下套数三十三章。

戴贤校本同上。

《词调》本同上。

(10)“酉集”南曲，周氏藏本凡录“喜逢吉日”以下套数四十六套。

戴贤校本仅有三十六套，疑此本阙失了一部分。

《词调》本亦为四十六章。

(11)“戌集”，周氏藏本凡录《南吕一枝花》“丝丝杨柳风”以下套数十二章，《普天乐》“洛阳花梁园月”以下小令一百四十九阕（周氏藏本南北小令名目，亦不另立其他名目）。

戴贤校本此集为《万花集》前卷，当是原本的面目。

《词调》本（作亥集）凡录曲牌五十一个，小令数目当时未及记下（原书在北平，未能查考）。

(12)“亥集”，周氏藏本（南北小令不分，亦不另立其他名目）凡录《折桂令》“想多情恨杀薄情”以下南北小令三百五十

九阕。

戴贤校本此集作《万花集》后。

《词调》本（作戌集）凡录曲牌五十三个，小令数目未详(当时未及录下)。

《词调》本“戌”、“亥”二集，当系将《万花集》前后卷里的南北小令，清理出来，将南小令及北小令分别各列一集；当时翻刻此书时，必受到《摘艳》影响很大。

把上面各本的异同比勘了一下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新声》十二卷的面目，是各本大致相同的。周氏藏本及《词调》本虽无《万花集》的名目，但《万花集》全部实已包含于其中。我们尝憾不得一见所谓《万花集》者，今则，此谜可以释然了。假如我们不发见了戴贤本《新声》，这个结论是永远不会得到的。综上三本《盛世新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凡包括：

九宫曲九卷，计套数二百七十八章；

南曲一卷，计套数四十六章；

以上共套数三百二十四章；

《万花集》二卷，计套数十二章，小令五百零八阕，和原序所谓：“存其脍炙人口者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及《百川书志》所谓：“三集总大曲四百余章，小令五百余阕”者略有不符。今本小令固有“五百余阕”，而套数（大曲）则各本皆仅“三百二十四章”，和所谓“四百余章”者，相差甚远。或系编者所谓“四百余章”，乃是举其“成数”，夸大的言之欤？

《万花集》内容最为复杂，录小令，也录套数，疑原系独立的一书，被《新声》编者采来附录于后的。

三

《盛世新声》编刊于正德十二年，但过了九年（嘉靖四年），张禄的《词林摘艳》便也刊行了。

《词林摘艳》只有十卷，但在实际上其篇幅是不比《盛世新声》少的；《新声》里《万花集》分前后二集，《摘艳》却把她合并为“南北小令”一卷了。

编《摘艳》的张禄，其名氏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百川书志》以他为吴江人，他自己也自署为“东吴张禄”，自序末，又有一块图章，字为“吴江主人”。刘辑为《摘艳》作序云：

> 康衢击壤之歌，乐府之始也。汉魏而下，则有古乐府，犹有余韵存焉。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间擅场者如关汉卿、庾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裁虽异，而宫商相宣，皆可被于弦竹者也。我皇明国初，则有谷子敬、汤舜民、汪元亨诸君子，迭出新妙。连篇累牍，散处诸集，好事者不能遍观而尽识，往往以为恨。顷年梨园中搜辑自元以及我朝，凡辞人骚客所作长篇短章，并传奇中奇特者，宫分调析，萃为一书，名曰《盛世新声》，版行已久。识者又以为泥文采者失音节，谐音节者亏文采。下此，则又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心绣腹之为懿。吴江张均天爵，好古博雅之士，间尝去其失格，增其未备，讹者正之，脱者补之，粲然成帙，命之曰《词林摘艳》。将绣梓以传，而求序于余。余嘉其志勤而才赡也。使此集一出，江湖游侠，长安豪贵，欲求乐府之渊薮，一览可见，岂不为大快哉！故不辞而为之序。时嘉靖乙酉岁仲秋

上吉野舟刘楫识。

这序里，对于张禄的生平，并没有给我们以多少的光明，只知道他字天爵，是一位“好古博雅之士”。吴子明的后跋云：

《词林摘艳》一书，命名者取其收之多而择之精也。野舟刘子序之详矣，余复何言。然观其所载，固多桑间濮上之音，而闺阁儿女之言，亦有托此谕彼之旨；间又有忠臣烈士，信友节妇，形容宛转，杂出于其间，皆可以兴发惩戒，有关于风化，不独为金樽檀板之佐而已。此则集书者之微意。故于末简跋而出之。

皇明嘉靖乙酉中秋前一日，康衢道人吴子明书于南华轩中。

这跋更怪，连“集书者”的名氏都不曾表白出来。难道张禄乃是一位书估之流的人物，故学士大夫们便不屑提及其姓氏么？

张禄自己的序，也只是叙其成书的经过，俾观者“幸怜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

他家里似是很有些财产的，有所谓友竹轩[1]，污隐轩[2]，蒲东书舍[3] 诸建筑，故他又自号友竹山人、蒲东山人[4]。我们所知道的他的生平，仅此而已。《重刊增益词林摘艳》上面，另有他一篇序，末署“吴江中汙张禄天爵”，则他的轩名污隐，是从中

① 见《摘艳》丁集小引。
② 见《摘艳》乙集小引。
③ 见《摘艳》壬集小引。
④ 见《摘艳》乙集小引。

汙这个地名出来的。

《词林摘艳》的版本，今知者有：

（一）嘉靖乙酉（四年）张氏原刊本，凡分甲、乙等十集，每集有小引一篇。今藏长洲吴氏。此是原刊本，最精工可靠（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

（二）嘉靖己亥（十八年）[1] 张氏“重刊增益”本；分十卷，无小引。今藏吴兴刘氏嘉业堂（每页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

（三）万历间（?）徽藩刊本（未见），今藏长洲吴氏。

（四）万历二十五年内府重刊本（每页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今有两本，一藏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藏北平图书馆。

第二本，即所谓张氏自己（重刊增益）本，颇可疑。其序也和嘉靖乙亥刊本大同小异：

词林摘艳序

今之乐，犹古之乐，殆体制不同耳。有元及辽、金时，文人才士，审音定律，作为词调。逮我皇明，益尽其美。谓之今乐府。其视古作，虽曰悬绝，然其间有南有北，有长篇小令，皆抚时即事，托物寄兴之言。咏歌之馀，可喜可悲，可惊可愕，委曲宛转，皆能使人兴起感发，盖小技中之长也。然作非一手，集非一帙，或公诸梓行，或秘诸誊写。好事者欲遍得观览，寡矣。正德间，裒而辑之为卷，名之曰《盛世新声》，固词坛中之快睹。但其贪收之广者，或不能择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讹舛。见之者往往病焉。

---

① 嘉靖十八年，即公元1539年。

余不揣陋鄙，于暇日正其鱼鲁，增以新调。不减于前谓之林，少加于后谓之艳，更名曰《词林摘艳》，锓梓以行。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侑以丝竹，唱咏之馀，或有所考，一览无馀，岂不便哉！观者幸怜其用心之勤，恕其狂妄之罪。时嘉靖乙酉仲秋上吉东吴张禄谨识。

重刊增益词林摘艳叙

盖闻今乐犹古乐也，殆体制有殊，音韵有别，故胡元、辽、金骚人墨客，详审音律，作为九宫乐府。逮我皇明，益尽其美。亦有《太平乐府》，《升平乐府》，使小民童稚，歌于闾巷，以乐太平之治化。作非一人，集非一手，或梓行誊录，欲遍览而寡矣。正德间，分宫析调，辑之为卷，曰《盛世新声》，固词坛中之快睹者。但贪收之广而成之速，未暇详考。见者病之。予又不揣鄙俗，即于暇日复证鲁鱼，增以新调，易之为《词林摘艳》，行之亦久。况今时音有变，收览未备，须少加焉。更名为《增益词林摘艳》，命工锓梓以行。与四方骚人墨士，去国思乡，于临风对月之际，咏歌侑觞，以释旅怀，岂不便哉！见览者幸勿以狂妄见咎！时嘉靖己亥仲春五日吴江中汙张禄天爵谨识。

这两本刊行的时代相距十五年，张禄是颇有自加“增益”的可能的。但“增益”的编辑，便草率得多了；差不多加入的曲子大半是没有作者的名氏的。我很怀疑这一本也许是书估冒名的东西。如果是张氏自加“增益”，那篇序不应该那末雷同；有许多话差不多都是重叙一遍的——虽然更易了几字数语。

甲集“南北小令”；南小令原刊本凡录一百零九阕；“增益”

本则增加了一百零四阕，共有二百十三阕。北小令原刊本凡录一百七十七阕；“增益”本阕。

乙集“南九宫”，原刊本凡录套数五十三章，“增益”本则录五十四章，增出了《香遍满》“柳径花溪”及《一江风》“景无穷”二章，而删去了《绣带儿》“乾坤定民生遂养”一章。

丙集“中宫”，原刊本凡录《粉蝶儿》“万里翱翔”以下套数三十八章，“增益”本完全相同。

丁集“仙吕”，原刊本凡录《点绛唇》“为照芳妍”以下套数二十九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四章，多出了：

（一）“发愤忘食” （二）“国泰隆昌”
（三）“月令随标” （四）“谷雨初晴”
（五）“金谷名园”

等五章。

戊集“双调”，原刊本凡录《新水令》“燕山行胜出皇都”以下套数三十四章，“增益”本凡录四十三章，多出了：

（一）“酒社诗坛” （二）“朝也想思”
（三）“碧天边一朵瑞云飘” （四）“郁葱佳气霭寰区”
（五）“万方齐贺大明朝” （六）“花柳乡中自在仙”
（七）“为红妆晓夜病恹恹” （八）“燕莺巢强恋做凤鸾帷”
（九）“枕痕一线界胭脂”

等九章。

己集“南吕”，原刊本凡录《占春魁》“金风送晚凉”以下套数四十一章；“增益”本凡录六十五章，多出了：

（一）“箭空攒白凤翎” （二）“海棠娇膏雨滋”
（三）“心如明月悬” （四）“玉温成软款情”
（五）“玳筵排翡翠屏” （六）“霜翎雪握成”
（七）“恰三阳渐暖辰” （八）“温柔玉有香”

(九)“锄瓜畦访邵平” (十)“雨堤烟柳垂”
(十一)“黄花助酒情” (十二)“乌云绾髻鸦”
(十三)“蜂黄散晓晴” (十四)“眉粗翠叶凋”
(十五)“瘦身躯难打捱” (十六)“瑶池淡粉妆”
(十七)“鸿钧转莒莩” (十八)“三春和暖天”
(十九)“久存忠孝心” (二十)“珍奇上苑花”
(二十一)“休将斑竹题” (二十二)“乾坤旺气高”
(二十三)“草厦底茅庵小” (二十四)“象牙床孔雀屏”
(二十五)“夷山风月情”

等二十五章，但删去了原刊本里的“月明沧海珠”一章。

庚集“商词”，原刊本凡录《河西后庭花》“走将来涎涎邓邓冷眼儿睃”以下套数三十章；“增益”本凡录四十章，多出了：

(一)“倚蓬窗惨伤秋暮早” (二)“万方宁仰贺明圣国”
(三)“想双亲眼中流泪血” (四)“乍离别这场憔悴损”
(五)“金殿上庆云祥雾绕” (六)“花影月移风弄柳”
(七)“柳眉攒倦听檐外铁” (八)“二十年锦营花阵里”
(九)“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 (十)“殿头官恰才传圣敕”

等十章。

辛集“正宫”，原刊本凡录《端正好》“墨点柳眉新”以下套数三十五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四章，删去了“享富贵受皇恩”一章。

壬集“黄钟附大石调”，原刊本凡录《黄钟愿成双》“春初透，花正结”以下套数二十九章，又《大石调蓦山溪》“冬天易晚”套数一章，共三十章，“增益”本凡录套数三十二章，多出了：

(一)“满腹内阴阴似刀搅” (二)“日月长明兴社稷”

等二章。

癸集“越调”，原刊本凡录《斗鹌鹑》“百岁光阴”以下套数三十五章，“增益”本凡录三十六章，多出了：

（一）“举意儿全别”　　（二）“圣主宽仁”

等二章，但删去了“讲燕赵风流莫比”一章。

经过了仔细校勘之后，便可以断定，这“增益”本决非张禄所编，那篇“序”也是假冒的。原来乃是某一位书估取《摘艳》的残本而以《盛世新声》的一大部分的东西并合了印出来的，故《摘艳》原有的反被删去（或阙佚）一些，而《盛世新声》有的却往往都加入了；其每章多无题目及作者姓氏之处，也显然是照钞《盛世新声》的。我很怀疑：这一位编者简直不曾费力，乃是收买了《摘艳》和《新声》的两副残版，合并了印出，而强冠以“增益词林摘艳”之名以资号召的。但也有可能的是：《摘艳》刊行了之后，删去了《新声》里的好些曲子，不为一部分的读者所满，故书估遂乘机再将《新声》所有的，刊入于《摘艳》之内，而名之曰“增益”。张禄是一位很有眼力、很富学识的人，决不会自己破坏了他自己的选择的标准的。

第三种徽藩刊本，我未见，不知内容如何；至第四种内府重刊本，则内容又和原刊文及“增益”本不大相同，不仅所收曲子数目相殊，即其次序也前后不同；[①] 惜此书在北平，不能见到，难以再作仔细的比勘。

《摘艳》版本的问题，比《新声》更为复杂；内府重刊本增出了曲子不少，不知依据何书采入。今所能执以和《新声》作比

---

① 万历二十五年《内府重刊词林摘艳》目录。（甲集）黄钟三十五章；大石调八章；（乙集）正宫四十一章；（丙集）仙吕四十章；（丁集）中吕四十九章；（戊集）南吕六十六章；（己集）双调五十三章；（庚集）越调四十六章；（辛集）商调四十三章；（壬集）南曲八十一章；（癸集）南小令五十四调，北小令四十七调。

较研究的，自当据张氏原刊本。把《摘艳》本身的版本问题，留待将来有机会再说。

四

《词林摘艳》凡录“南北小令”二百八十六阕，“南九宫”套数五十三章，“北九宫”套数二百七十二章；总凡套数三百二十五章，较之《盛世新声》所载，小令减少了二百二十二阕，几删去了半数；套数则相差无几。[①] 然其中或删，或增，内容却不大相同。

《摘艳》究竟删去了些什么呢？张禄评《新声》道：“但其贪收之广者，或不能择其精粗，欲成之速者，或不暇考其讹舛。”则其所“去”者乃是其“粗”者，“讹舛”者或“失格”者。这删去的南北九宫的套数部分，凡有六十五章，又《万花集》套数四章：

（一）“南九宫”部分删去《香遍满》“柳径花溪”及《一江风》“景无穷”二章；

（二）“仙吕”部分删去“发愤忘食”，“国泰隆昌”，“月令随标”，“谷雨初晴”，“金谷名园”等五章；

（三）“双调”部分删去“碧天边一朵瑞云飘”，“郁葱佳气霭寰区”，“万方齐贺大明朝”，“花柳乡中自在仙”，“为红妆晓夜病恹恹”，“燕莺巢强恋做凤鸾帏”，“枕痕一线界胭脂”等七章；

（四）“南吕”部分，删去了“箭空攒白凤翎”，“海棠娇膏雨滋”，“心如明月悬”，“玉温成软款情”，“玳筵排翡翠屏”，“霜翎雪握成”，“恰三阳渐暖辰”，“温柔玉有香”，“锄瓜畦访邵平”，

---

① 《新声》连《万花集》共录南北套数三百三十八章，较《摘艳》多十三章。

“雨堤烟柳垂”，“黄花助酒情”，“乌云绾髻鸦”，“蜂黄散晓晴”，“眉粗翠叶凋”，“瘦身躯难打捱”，“瑶池淡粉妆”，“鸿钧转萱莩”，“三春和暖天”，“久存忠孝心”，“珍奇上苑花”，“休将斑竹题”，“乾坤旺气高”，“草厦底茅庵小”，“象牙床孔雀屏”，“夷山风月情”等二十五章，算是删得最多。

（五）“商调”部分，删去了“万方宁仰贺明圣国”，“想双亲眼中流泪血”，“乍离别这场憔悴损”，“金殿上庆云祥雾绕”，“花影月移风弄柳”，“柳眉攒倦听檐外铁”，“二十年锦营花阵里”，“贪慌忙棘针科抓住战衣”，“殿头官恰才传圣敕”等九章。

（六）“黄钟附大石调”部分，删去的也不少。“黄钟”部分只删了“满腹内阴阴似刀搅”及“日月长明兴社稷”二章；“大石调”部分则《盛世新声》所录“空外六花番”（《青杏子》）第十四章，只选了“冬天易晚”（《蓦山溪》）一章，其余十三章全被删去。

（七）“越调”部分，删去了“举意儿全别”及“圣主宽仁”二章。

“正宫”和“中吕”两集则没有被删去的。

在被删去的曲子里，尽有很好的，像《双调新水令》“为红妆晓夜病恹恹”一章内的：

> 〔七弟兄〕这愁闷渐渐，旋添上眉尖；我将他模样心坎儿上频频念，小名儿不住口中啮。相思病害煞何曾厌！
>
> 〔梅花酒〕任傍人语句儿拈，我也索等等潜潜，掐掐拈拈，眼角眉尖。到如今祆神庙烈火烧，蓝桥下水冲渰，并头莲手内挦，隔纱窗透银蟾，金钱卦懒去占。门半掩簇珠帘，消兰麝倦重添。

像《南吕一枝花》“蜂黄散晓晴”“眉粗翠叶凋”等都可算是绝妙好辞，不知张氏为什么弃去了她们。但大部分被删去的却都还是些

无谓的颂扬的和写景应时的曲子，陈腐的情歌艳语，以及无病呻吟的"便休题半星儿蝇利蜗名"那一套的"休居乐府"式的文字。

在当时张氏选择取舍的时候，是颇费苦心的；他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批评见解，自己的鉴赏标准；而对于曲律的"合格"与否，也是他的最主要的取舍之准的之一。就他所弃去的南北九宫部分的套数六十五章（占全书五分之一），《万花集》里的套数四章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氏乃是一个正统派的批评家，最谨严的守着曲律，努力于保存典雅的作风，而排斥嘲笑粗野以及无聊的篇什的。但有一部分情辞，时令曲，颂圣语却还不能完全去掉，恐怕这是因为：那些篇什传唱颇盛，而《词林摘艳》却是供给歌唱者参考的书的缘故。[①]

其实，一部分张氏所认为嘲笑、粗野，不登大雅的篇什，却正是民间野生的最好的抒情歌曲。这一部分的被割弃，确是很可遗憾的。

五

《摘艳》所增入的"新调"究竟有多少呢？在"小令"部分，南小令增了些，而北小令则删得多而增得少。[②]"套数"部分，增入的很不少，恰好可以和删去的数目略相等。

"南九宫"部分增入了九章：

(一)《山桃红》"暗思金屋配合春娇"(二)《画眉序》"元宵景堪题"

(三)《二郎神慢》"从别后正七夕" (四)《画眉序》"盛世乐升平"

---

① 《摘艳》，《南吕一枝花·春情》"风寒翡翠帏"一章下注云："此词不工，因俗搬演，姑载于此。"类此之说明，不止一处。

② 关于南北小令部分的增删问题，别见作者《跋万花集》一文，这里不列举。

(五)《挂真儿》“鸾凰同聘” (六)《风入松》“圣明君过禹汤”

(七)《香遍满》“因他消瘦” (八)《八声甘州》“眠思梦想”

(九)《绣带儿》“乾坤定民生遂养”

这九章，像“暗思金屋配合春娇”（无名氏散套），“因他消瘦，春来见花真个羞！羞问花时还问柳。柳条娇且柔，丝丝不绾愁；几回暗点头，似嗔我眉儿皱”（陈大声《春情》），都是写得很深刻的；但像“元宵景堪题”，“盛世乐升平”，“圣明君过禹汤”一类却便是“应景”“颂扬”一流的陈腐、无聊之作了。为了这一类“曲集”，原是供“四方之人，于风前月下，侑以丝竹，唱咏之余，或有所考”的，故于这一类流行之曲便也不能不收入。

“中吕”部分，增入了七章：

（一）“万里翱翔” （二）“江景萧疏”

（三）“皓月澄澄” （四）“骄马金鞭”

（五）“三弄梅花” （六）“执手临歧”

（七）“守道穷经度日”（《般涉调哨遍》）

“江景萧疏”是元大都歌妓王氏作的散套，其中：

〔斗鹌鹑〕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少一个心上才郎，多一个脚头丈夫。每日价茶不茶，饭不饭，百无是处；交我那里告诉！最高的离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狱。

一曲最为人所传诵。“皓月澄澄”为无名氏《云窗梦杂剧》第三折，“守道穷经度日”为明吕景儒散套（《庄子叹骷髅》），都是很罕见的。

“仙吕”部分也增入了七章：

（一）“为照芳妍” （二）“春光艳阳”

(三)“杨柳丝柔”　(四)“淑气融融柳吐烟”

(五)“月朗风清”　(六)“红雨纷纷”

(七)“骄马吟鞭”

“为照芳妍”，题作“十美人赏月”，元王伯成作，盖即《天宝遗事》(诸宫调)里的一章。

“双调”部分增入了八章：

(一)“燕山行胜出皇都”　(二)“碧桃花外一声钟”

(三)“枕痕一线印香腮”　(四)“新梦青楼一操琴”

(五)“翠帘深护小房栊”　(六)“霁景融和”

(七)“紫箫声断彩云低”　(八)“有石奇峭本天成”

“南吕”部分增入了十二章：

(一)“金风送晚凉”　(二)“风台宝鉴分”

(三)“风流谁可如”　(四)“衮香绵柳絮轻”

(五)“蔷薇满院香”　(六)“金风凋杨柳衰”

(七)“青山失翠微”　(八)“丝丝杨柳风”

(九)“月明沧海珠”　(十)“左右依两壁山”

(十一)“西风昨夜生”　(十二)“风寒翡翠帏”

“商调”部分增入了六章：

(一)“走将来涎涎邓邓冷眼儿睃”　(二)“忆吹箫玉人何处也”

(三)“剔团圞月明天似洗”　(四)“寒风布野”

(五)“琐窗寒井梧秋到早”　(六)“碧天晴著残秋渐交”

“正宫”部分增入了六章：

(一)“墨点柳眉新”　(二)“一枕梦魂惊”

(三)“不睹事折鸾凰”　(四)“一班儿扶社稷众英贤”

(五)“正团圆成孤零”　(六)“美甘甘锦堂欢”

“黄钟”部分增入了七章：

(一)“春初透花正结”　(二)“行李萧萧倦修整”

(三)“羞对莺花绿窗掩” (四)“窗外芭蕉战秋雨”

(五)“殢酒簪花异乡客” (六)“春意融和凤城里”

(七)“破镜重圆带重结”

“越调”部分增入了五章：

(一)“百岁光阴” (二)“院落春馀”

(三)“良友曾题” (四)“燕燕莺莺”

(五)“讲燕赵风流莫比”

以上共增入“南北九宫”六十七章。

这些“增入”的曲子，有许多是非常的重要的；有不见于其他曲集的东西；有已佚的杂剧残文；也有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原是最好的民歌，如果没有张氏把他搜辑起来，到现在我们是永远不会读到的。但其中“中吕”的“骄马金鞭”一章，“双调”的“枕痕一线印香腮”、“新梦青楼一操琴”二章，“南吕”的“金风送晚凉”、“凤台宝鉴分”、“丝丝杨柳风”三章，“黄钟”的“春初透花正结”一章，“越调”的“讲燕赵风流莫比”一章，原来都是《万花集》里面所有的，张氏却把它提到“北九宫”里面去了。故实际上，他所增入者只有五十九章。

《万花集》一部分，原是最杂乱无章的，有套数，也有小令；后集里南北小令又混杂在一处，分别不开。张氏却把它们仔细的清理一过，将套数提归到前面应该归列在那里的地方；同时，将南北小令也各从其类，分了开来。这样，眉目便清楚得多了。

兹将《新声》和《摘艳》的增删的关系，列一表如下：

		盛世新声	词林摘艳	删	增
南北九宫	正　宫	29	35	0	6
	黄　钟	25	30	2	7
	大石调	14	1	13	0
	仙　吕	27	29	5	7
	中　吕	31	38	0	7
	南　吕	53	41	24	12
	双　调	33	35	7	8
	越　调	34	35	4	5
	商　调	33	30	9	6
	南　曲	46	53	2	9
	总　计	325	326	65	67
万花集	套　数	12	(选　8)(已计入前)	4	
	小　令	前　49	北小令　177		
		后　359	南小令　109		
	总　计	508	286		

六

关于“讹者正之”（张氏所谓“正其鲁鱼”）的部分，我曾经费了两个月的工夫从事于此；将《摘艳》各曲和《新声》字句不

同处，一一为之校注出来。[①] 大抵张氏所改正者，以属于讹字，或别字为最多。

“筝”张改正作“箏”（正宫）

“淅淅”张改正作“淅淅”（黄钟，国祚风和）

“心怀悒快”张改正作“心怀悒怏”（黄钟，鸳鸯浦）

“自村量”张改正作“自忖量”（同前）

“解雨花”张改正作“解语花”（黄钟，宝髻高盘）

“十二帘笼”张改正作“十二帘栊”（仙吕，花遮翠拥）

“天心照鉴”张改正作“天心昭鉴”（仙吕，书来秦赢）

“刚来札”张改正作“刚半札”（仙吕，娇艳名娃）

“藜藿”张改正作“藜藿”（中吕，裸帽穿衫）

“花须开榭”张改正作“花须开谢”（中吕，花落春归）

“马啼儿”张改正作“马蹄儿”（中吕，鹰犬从来无价）

“酒庐”张改正作“酒垆”（越调，篡笠做交游）

“望百蝶”张改正作“望百堞”（越调，帝业南都）

“重伊州”张改正作“重伊周”（南吕，心怀雨露恩）

“语善声低”张改正作“语颤声低”（南吕，蹙金莲）

以上是随意从校勘记里举出的十多个例子。那些讹字，在《盛世新声》里是触处皆是的，这部书大约是梨园刻本，故讹字、别字不能免。张氏在这一方面尽了不少的改正之力。但《摘艳》也偶有刻错的字，像：

“因信全无”“波涛万仗”（以上均见中吕，画阁消疏）

“急急似漏纲”（仙吕，秦失邦基）

“一般杨春”（仙吕，十载寒窗）

等等，那些错误都是显然可见的。

① 见作者《盛世新声校注》一文。

其次，衬字的增删或更改处也颇不少；惟在这一方面，是非却很难讲了。不知张氏所改，有无以其他善本为依据。如果仅凭个人的直觉的见解去臆改，那是很危险的。

“呀我则见”张无“呀”字（中吕，宝殿生凉）

“更那堪”张改作“捱不的”（中吕，银烛高烧）

“强如俺那尘世好”张无“那”字（黄钟，国祚风和）

“再谁想”张改作“何时再”（黄钟，风摆青青）

“这些时琴闲”张无“这些时”三字

“则我这身心”张无“则我这”三字（以上南吕，风吹楚岫）

“你看那桃红”张无“你看那”三字（南吕，花间杜鹃）

“怎对人呵暗沉吟”张无“怎对人呵”四字（商调，猛听的）

“寻一个胜似你的”张无“寻一个……的”四字（商调，迤逦秋）

张氏对于“你看那”“这些时”那一类的衬字，是颇不以为有什么作用的，故都删了去。这对于原文至少是不忠实，——不必说是：去了这些衬字会失了什么婉曲的韵味了。

在曲调一方面，张氏对于《盛世新声》，也有增删、更改及前后移动之处。

所谓增删者，像南曲“幽窗下”里，《盛世》仅作《十样锦》一名，张氏明增出各曲调名；“群芳绽锦藓”里，张氏增出《幺篇》一曲；《万花集》“凤台宝鉴分”里，张氏增出《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

所谓前后移动者，像南曲“花月满春城”里，第二《画眉序》本在第一《神仗儿》之后，张氏则颠倒之。

所谓更改者，像“南吕”“银杏叶”尾声，张氏作黄钟尾声；《万花集》里，有一《水仙子》，张氏改作《凌波仙》。南曲里，“喜遇吉日”的尾声，张氏改作“余音”；“花底黄鹂”的尾声，

他也改作“余音”。

张氏在这一方面的功罪不易论定。他难免没有师心自用之处；这对于原文的完整的美，常要有所损害。好在原文具在，今日尚可加以比较，原文的真朴之美，尚不至于因经了润饰之后而尽失其本来面目。——张氏所改尚少，他还可算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编订者；到了郭勋编刊《雍熙乐府》时，便不客气的用大刀阔斧来增删原文了。

七

张禄改订《新声》为《摘艳》，最有功者为加注作者姓氏及杂剧戏文名目的一点。杨朝英的《太平乐府》及《阳春白雪》均注出作者姓氏；涵虚子的《太和正音谱》于所引杂剧名目及散曲作者也均极仔细的一一注出。但像《新声》和《雍熙乐府》等书，便只录“曲”子，不问来历了。作者的姓氏既全不注出，又喜乱改原文，于是有许多明明是元人的曲子，却被硬生生的将“元”作“明”,[①] 俨然成为明人的著作了。又有许多杂剧既被埋没了原名，又被妄增上“题目”，仿佛便变成了“散曲”。[②] 这些妄作胡为之处，对于读者最为有害。不知曾贻误了、迷惑了多少研究者。但有了张禄的这一番“加注”的工作，不仅使《新声》有了崭新的面目，把她从黑漆一团的伶人的脚本书里救出，而且使我们研究《雍熙乐府》的人，也可以从这里获得了不少的帮

① 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中有“大元朝新附国”语，《雍熙乐府》竟将《大元朝》改作《大明朝》变成不通了。

② 《丝竹芙蓉亭杂剧》，《雍熙乐府》擅增“题情”的题目于前，便变成了散曲了。

助。《词林摘艳》之所以有胜于《新声》而为我们所特别注意与感谢者，这一点当为最大的原因。

《摘艳》所录戏文，为数不多，总计不过七套；所录戏文名目，仅为：

（一）下江南戏文　　（二）玩江楼戏文

（三）拜月亭　　（四）南西厢记

（五）王祥戏文

等五本，均为无名氏作，其中《南西厢记》共选三套，为最多。这部《南西厢记》和今日所见的李日华改编的及陆采所作的均不相同，当是最古的一本了。

杂剧所录独多；我们可以在那里获得了不少元及明初人杂剧的遗文逸曲。在所录杂剧三十四本里，今有全本见存者不过《丽春堂》、《梧桐雨》、《汉宫秋》、《虎头牌》、《翰林风月》、《倩女离魂》、《追韩信》、《范张鸡黍》、《两世姻缘》、《金童玉女》、《气英布》、《风云会》、《抱妆盒》、《货郎担》等十四本耳。其余二十本皆为令我们见之惊奇的新发见的名剧。这二十本杂剧，多者选至三折，则全剧所残阙者不过四之一耳。但以仅选一折者为最多；而即此四分之一的戏文的保存，对于我们研究元剧者已不无很大的帮助。我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不少的漂亮文章；像：

王实甫的《贩茶船》、《丝竹芙蓉亭》；

白仁甫的《流红叶》、《箭射双雕》；

高文秀的《谒鲁肃》；

费唐臣的《风雪贬黄州》；

鲍吉甫的《死哭秦少游》；

无名氏的《苏武还乡》、《杜鹃啼》。

都是读之惟恐其欲尽的；而读了这残存的一二折，更令人想望其亡佚了的部分的“绝妙好辞”的不可得见而抱憾无穷。我们

实不能不对臧晋叔这位“孟浪汉”有些不满。《元人百种曲》下驷之作不少，他为何弃此取彼，实不可解！

其他像李取进的《栾巴噀酒》、石子章的《秋夜竹窗梦》、赵明远的《范蠡归湖》、刘东生的《月下老问世间配偶》等都还不失为佳作。

关于散曲一部分，张氏用力尤劬。戏曲部分，合戏文杂剧计之，仅录剧三十九本凡有套数五十七章，仅占全书六之一耳；其余六之五以上，皆散曲也。

南曲部分，无名氏之作最多；文献无征，故作者最不易考。南曲套数全部不过五十三章，而无名氏之作已占三十八章，其中以陈大声之作为最多。

元人所作南曲，最不易得见，而这里录赵天锡、李邦祐、杲元启诸人南小令，至十余首之多；实为我们研究南曲最好的资料。

张录所选“黎阳王太傅”，当即为王越（越，濬人，濬即黎阳)。所谓“太原宁斋老人”，疑即是“宁献王”朱权。权久封大宁，颇有自号宁斋的可能。

北曲部分所选，元人之作不少，明人尤多不见于他书者。元人入选的有：

关汉卿、王元鼎、王伯成、吴昌龄、贯酸斋、孛罗御史、童童学士、马致远、杜善夫、李文蔚、李致远、李好古、李邦基、李子昌、李爱山、庾吉甫、商政叔、赵明道、马昂夫、里西瑛、马九皋、侯正卿、宋方壶、胡用和、孙季昌、赵彦辉、徐甜斋、郑德辉、乔梦符、曾瑞卿、周仲彬、张碧山、吕止庵、范子安、沈和甫、高栻、方伯成、葛石斧、杨景贤、王廷秀、歌妓王氏，教坊曹氏，黑老西、杲元启、张小山、周德清、刘廷信、兰楚芳等四十余人。李文蔚、李好古、沈和甫、吴昌龄、刘廷信、兰楚芳等十余人均未见于他

书。

明人入选的有：

诚斋、宁斋、恒斋老人、王越、唐以初、张鸣善、陈大声、吕景儒、王舜耕、王文举、丘汝成、丘汝晦、王子一、王子章、王子安、杨彦华、汤舜民、刘东生、谷子敬、贾仲名、杨景言、曹孟修、臧用和、史直夫、侯正夫、耿子良、陈克明、胡以正、段显之、徐知府、瞽者刘百亭及吴江张氏（按即张禄）等三十余人，其中十之七八皆他书所未之见者。

在这里，张禄确为我们保存了不少的“曲子”的史料，其功不可没。惟亦有失于稽考及前后抵牾处。像王伯成，明明是元人，有时却讹作“皇明”，张鸣善原冠以“皇明”，有一处却忽将他作为“元”人；陈克明本是元人，却又将他作为“明”人了。那末著名的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一阕，张氏却将她归入无名氏作品之列了。王实甫的《丝竹芙蓉亭》“天霁云开”一折，张氏作为无题，也无作者姓氏。要不是李开先《词谑》指出，几于无人知其为此剧的残文。《风云会》为罗贯中作，《鸳鸯冢》为朱仲谊作，张氏皆作为无名氏的东西。《抱妆盒杂剧》，张氏已选其《一枝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一折，而对于传唱最盛的《新水令》“后宫中推勘女娇姿”一折，却反不注明是《抱妆盒》之曲文。这种种，都是令人不无遗憾的。

但在明人编的曲集里，张氏的《摘艳》可算是最为谨慎小心的，且也是最为正确的一部了。

元明以来女曲家考略

一

词曲作家，几尽为男子所包办。盖以此种体裁的抒情诗，取径较窄，女作家遂鲜插手于其间。然宋词极盛难继，尚有魏夫人、李易安、朱淑贞诸大家挺生于世，所作不仅不逊于男子，且卓然足为一代名手。元代的散曲，则全然为男子的活动的世界，几不见一重要的女作家的足迹。即有之，亦仅见一鳞一爪而已。无论未有曲中的李易安，即求和魏夫人般的作曲家，也没有遇到过。钟嗣成的《录鬼簿》记载元代曲家至一百五十余人，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所记元代作曲者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并无一妇人。《太平乐府》、《阳春白雪》、《乐府群玉》、《乐府新声》诸“元人选元曲”里，也罕见传录女作家的散曲。仅《太平乐府》于入选的八十五人的姓氏里，最后附有“行院王氏”及“珠帘秀歌者”二人的名字耳。

明、清二代的女曲家们也寥寥可屈指数。而堪称作手者，于杨夫人、范夫人、吴苹香外，更鲜同俦。

论列元以来的女曲家们的著作时，诚不禁有寂寞之感！

然数年来搜辑所得，亦觉裒然成帙，可资观览。姑就其中较为重要的若干人，论述之如下。

二

蒋仲舒《尧山堂外纪》（卷七十）尝述一事：

> 赵松雪欲置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松雪得词，大笑而止。（此小调未知何调）

这首词恐是元代闺人所作的罕见之名篇，是那样的情真语切！然于此词外，管夫人似未传他作。

元代比较的能作曲的妇人们，大多数还是行院的歌女们或女伶们。因为她们每以侑觞唱曲为业，耳濡目染之余，便也往往的自己会唱几句。其间有聪明才智的歌女们，写的还真不坏。在元末黄雪蓑著的《青楼集》，所记能制曲的妇人们便不下七八人。像梁园秀、张怡云、珠帘秀、刘燕歌、张玉莲、一分儿、般般丑等等，其词也有见存于今的，也有仅传数词半语的。今并录于下：

梁园秀，姓刘行四。黄雪蓑谓她“所制乐府如《小梁州》、

《青歌儿》、《红衫儿》、《拱砖儿》、《寨儿令》等，世所共唱之。”然今却一语未见。

“张怡云能诗词，喜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为写‘怡云图’以赠。诸名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尝佐贵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才亦敏矣。”像这样的韵事是文士们所称道不置的。《尧山堂外纪》也收入（卷六十九），传布遂广。

珠帘秀，姓朱氏，行第四。黄雪蓑称其“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至今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青楼集》）然不言其能制曲。杨朝英《太平乐府》（卷二）选入珠帘秀歌者和卢疏斋相赠答的《寿阳曲》二首：

> 〔疏斋别珠帘秀〕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画舡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
>
> 〔珠帘秀歌者答前曲〕山无数，烟万缕，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

此“珠帘秀歌者”，当即为《青楼集》的珠帘秀无疑。又万历刊本的《词林白雪》尝选入珠帘秀的《醉西施》“检点旧风流，近日来渐觉小蛮腰瘦”一套。似不可靠。

刘燕歌善歌舞。有送齐参议还山东的《太常引》一篇：

> 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

眉远山？一尊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第一夜相思泪弹。

黄雪蓑云："至今脍炙人口。"（《北宫词纪》也选入）

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词唱之。丝竹咸精，蒲博尽解。笑谈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富贵公子。积家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暂惜爱。林经历尝以侧室置之。后再占乐籍，班彦功与之甚狎。班司儒秩满北上，张作小词《折桂令》赠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泪点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联云："侧耳听门前过马，和泪看帘外飞花"，尤为脍炙人口。有女倩娇，粉儿数人，皆艺殊绝。后以从良散去。余近年见之昆山，年逾六十矣，两鬓如黧，容色尚润，风流谈谑，不减少年时也。

此事亦见《尧山堂外纪》。

一分儿姓王氏，京师角妓也。歌舞绝伦，聪慧无比。一日，丁指挥会才人刘士昌、程继善等于江乡园小饮。王氏佐樽。时有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云："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丁曰："此《沉醉东风》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应声曰："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一座叹赏。由是声价愈重焉。

般般丑，姓马，字素卿，善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湘间。时有刘廷信者，南台御史刘廷翰之族弟，俗呼曰黑刘

五。落魄不羁，工于笑谈，天性聪慧。至于词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谈，变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与马氏各相闻，而未识。一日，相遇于道。偕行者曰："二人请相见。此刘五舍也，此即马般般丑也。"见毕，刘熟视之曰："名不虚传。"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来甚密。所赋乐章极多。至今为人传诵。

《尧山堂外纪》也记此事，当系由黄氏之书录入。

刘婆惜，乐人李四之妻也。江石与杨春秀同时。颇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时贵多重之。先与抚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间阻。一日，偕宵遁，事觉，决杖。刘负愧，将之广海居焉，道经赣州。时有全普庵拨里字子仁，由礼部尚书，值天下多故，选用除赣州监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扬历台省，但未免耽于花酒。每日公馀，即与士夫酣歌赋诗。帽上常喜簪花，否则或果或叶，亦簪一枝。一日，刘之广海，过赣，谒全公。全曰："刑馀之妇，无足与也。"刘谓阍者曰："妾欲之广海，誓不复还。久闻尚书清誉，获一见而逝，死无憾也。"全哀其志而与进焉。时宾朋满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敛衽进前曰："能容妾一辞乎?"全曰："可。"刘应声曰："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大称赏。由是顾宠无间，纳为侧室。后兵兴，全死节。刘克守妇道，善终于家。

在这些青楼的作曲者里，刘婆惜之事，似最为凄惋可怜。元剧里

屡提及受过官刑的妓女，不能为士人妻妾，似当时实有其例。

三

《太平乐府》又载大都行院王氏的寄情人的《粉蝶儿》一套，却为元代女作家里最高的成就。此套亦见于《词林摘艳》及《雍熙乐府》。王氏未知何名，生平亦不可知。《青楼集》所载王姓歌者，有王金带、王巧儿、王奔儿、王玉梅等四人，皆不言其能作曲。惟上文所列的一分儿，亦姓王氏，即在丁指挥宴席上歌《沉醉东风》一曲者，殆即其人欤？然未得他证。

王氏的此套《粉蝶儿》，所谓寄情人，却是托之苏卿的口吻以写唱出来的。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身世的情况相同，其陈述自然是更为沉痛悱恻的：

〔粉蝶儿〕江景萧疏，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风柳败荷枯。立夕阳，空凝伫，江乡古渡。水接天隅，眼弥漫晚山烟树。

第一曲便是布置着苏卿在秋江的孤寂的情况的。其后数曲，最沉痛的，像：

〔斗鹌鹑〕愁多似山市晴岚，泣多似潇湘夜雨。少一个心上才郎，多一个脚头丈夫。每日价茶不茶，饭不饭，百无是处；交我那里告诉！最高的离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狱！

〔普天乐〕肠中愁，诗中句；问什么失题落韵，跨骡骑驴。想着那得意时，着情处。笔尖题到伤心处，不由人短叹长吁。嘱付你僧人记取：苏卿休与，知它双渐何如？

〔上小楼〕怕不待开些肺腑，都向诗中分付。我这里行

想行思，行写 行读，两泪如珠，都是些道不出，写不出，忧愁思虑，了不罢啼哭！是他争知我嫁人。他应过夆，番做了鱼沉雁杳，瓶坠簪折，信断音疏！咫尺地半载馀，一字无！双郎何处？我则爱随它泛茶舡去！

这样沉痛的描写，殆是她自己的血和泪！其尾声尤为凄凉：

比我这泪珠儿何日干？愁眉甚日舒？将普天下烦恼收拾聚，也似不得苏卿半日苦。

元人最爱咏唱双渐、苏卿的故事。剧曲中有之，散曲里更多。当是青楼歌伎们所最喜欢的题材之一。然见于《雍熙乐府》里的许多套的双渐、苏卿曲，其情绪的缠绵悱恻，都不及王氏的这一套。盖出于歌女她自己的手下，当然会比文人学士们的拟作更加真情充溢的。

四

明代的女曲家，仍以妓女们为中心。然高出于她们之上而成为曲坛的两个重镇者，则为杨夫人和范夫人的两位闺秀作家。

杨夫人为杨慎的继室，姓黄氏，遂安人，尚书珂之女。升庵谪戍滇南时，夫人随之戍所。后升庵奔父丧返滇，夫人却独留于蜀。在他们别离的期间，夫人所作寄外诗是很著名于世的。在她的词曲里也浸润着这种愁闷的情调。惟世所传杨夫人词曲的散曲，中多和升庵的《陶情乐府》相复见。其未见于《陶情乐府》的曲子，仅数十首耳。在这数十首里，却也足见其绝世的才情，而小令尤多隽作。像：

〔落梅风〕楼头小，风味佳，峭寒生雨初风乍。知不知对春思念他！背立在海棠花下。

〔又〕春寒峭，春梦多；梦儿中和他两个。醒来时空床冷被窝。不见你，空留下我！

都是绝好的情语；质直而又婉约，明畅而又深刻。不是多情的人说不出来。有名的雨中遣怀的《黄莺儿》：

积雨酿轻寒，看繁花树树残。泥涂满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亦见于《陶情乐府》。然明明是杨夫人的口气，不知为何被编入《升庵集》里。《南宫词纪》、《尧山堂外纪》、《吴骚二集》及《词林逸响》诸书，并皆属之杨夫人，必有所据。是夫人散曲之误被窜入《陶情乐府》者必也不少。固不能执《陶情乐府》以选剔夫人散曲也。

范夫人较后于杨夫人，姓徐氏，名媛，嫁范允临，有《络纬吟》十二卷，中多诗，散曲仅附于后，非其专长。《太霞新奏》云："徐工于诗，乐府偶拈耳，然能不落调。彼自号词家者，可愧矣。"她的春日书怀的《绵搭絮》套"薄寒轻惜，红雨染春条，翠衬香芸，一片烟丝软蝶娇"，最为有名，却也只是工稳而已。其成就远及不上杨夫人。

万历时有扬人张少谷妾方氏，也善于作曲；《少谷集》中尝附刊之。《太霞新奏》载她的秋闺晓思的《集贤宾 》套："高城漏尽天渐启，疏帘残月依依？此际愁怀无可比。早担忧，长日迟

迟凭谁诉你！但独对空房摸拟！（合）还自悔：缘底事，辄教分离?”虽是离情的熟调，却很轻倩可爱。

吴江沈氏，自词隐开山后，不仅男子多才，即女子亦多作曲者。词隐季女静专，字曼君，著《适适草》。巢逸孙女蕙端，字幽芳，适顾来屏，也能写散曲。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尝选入她们数曲。惟其曲集惜不传，未能观见其全貌而作评论。

五

《太霞新奏》又载蕲州妓作咏风月担儿的《黄莺儿》一曲：

> 风月担儿拴，上肩时难上难。挑得的便是真铁汉。压得人腿酸，喘得人口干，半途中还恐怕绳儿断。耐些吹，一场辛苦，脱卸了不相干!

亦见于《雍熙乐府》；则此妓当为明初时人；惜未知其姓名。语短心长，当是厌倦风尘已深。

《吴骚二集》尝选入蒋琼琼、谢双、景翩翩三人之作，殆皆青楼中人。《青楼韵语》则未录蒋琼琼与谢双，而于景翩翩外，别有顾长芬、郑云璈、马绶、董如瑛、董贞贞、薛素素数人。这些青楼的作曲者，所作的，左右不过闺思离情之什。在其中，蒋琼琼的《桂枝香》的四季及晓夜的六“思”，似最为质直而流畅，确像妓女的口吻，不类文人学士们的代作。举其《春思》及《夜思》的二首于下：

> 《春思》澄湖如镜，浓桃如锦，心惊俗客相邀，故倚绣帏称病。一心心待君，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

得随君半日桃花下，强如过一生！

《夜思》阶前落叶，烟中唱鸣，窗含万叠青山，帘卷半湖初月。倚红楼正思，倚红楼正思。此心如结，金钱懒跌。喜君车扶醉还来也，忙将绣被揭。

六

清代女曲家最少。——本来清代的散曲作者们便已寥寥可数。勉强的说起来，只有吴绡、吴藻、顾贞立以及末年的俞庆曾诸人而已。王筠尝作《繁华梦》、《全福记》二传奇，而其散曲却未之见。

吴绡生于清初，字冰仙，一字片霞，又字索公。长洲人，通判吴水苍女。后嫁给常熟许瑶。她工小楷，善画，兼擅丝竹。诗词皆清丽，足自成一家。而其情感又是那末真挚奔放，不自检束。她的《啸雪庵诗馀》里，尽有许多缠绵悱恻的情语。遂有种种的蜚语流言传于世。殆和李易安、朱淑贞同为身世不幸之女作家。

她的散曲，在她的一切著作里，最为驽下，且并不多。在《啸雪庵诗馀》之末，附有《黄莺儿》十首，皆咏花草者，情态索然，总缘无话可说，敷衍成章耳。姑举其一：

《画苹果花》别样不胜娇，软丝丝缀碧条。海棠姿态些儿较：嫩红酥欲消，澹燕支带潮。香生玉靥轻含笑，最难描。风情无限，半晌却停豪。

虽是轻倩的咏物小词，然较之她的词，像“万斛闲愁浑不了，无

聊自把寒衾搅”（《渔家傲·春晓》）；“茶饭谁餐？伏枕知何计？王孙不来侬自来，游魂顷刻追千里”（《蝶恋花·病怀》）；“粉蝶不知人意，纷纷来往绸缪。双眉常自曲如钩，莫说忘忧”（《画堂春·萱草》）等来，却使人有把捉不到什么之感。

顾贞立生于康熙中。原名文婉，字碧汾，自号避秦人。无锡人，顾贞观姊。嫁给同邑侯晋。诗词极多。徐乃昌尝刊其《栖香阁词》二卷于《闺秀百家词》中。《栖香阁词》末，附有《步步娇》等四曲，并自制曲《桃丝》、《翠凌波》二篇。（此自制曲，盖仿白石道人等的“自度曲”而作，体格是词而非曲，未必能唱。）那四曲似套数而又不像套。然像下面的一曲：

> 《驻马听》宿雨朝烟，露浥胭脂红数点。闲庭寂寞，惜花人起梦尤淹。停妆台几度懒临弯，整凌波款步青苔藓。笑嫣然，看朝阳一朵春光绽。

却文情欢畅光明，活画出闺中的懒散丰润的生活的情态来。较之文士们代作的“闺情”曲，当然要出色当行些。

从康熙到乾隆，女流曲家却寂然无闻。道光间有仁和吴藻出，稍振其绪。藻字苹香，作《香南雪北词》，后附散曲数套；又作《饮酒读骚图传奇》。《香南雪北词》后所附诸曲，很少可注意的，倒是那本《饮酒读骚图》，虽是短短的一篇剧曲，却全然自抒怀抱，亢爽悲壮，不能不算她为整个的一首抒情歌曲。她托名为谢絮才，改扮男装，对影自叹：“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在旧社会的礼教压迫之下，她是那样可怜的自慰着：竟以对男装画像，饮酒读《离骚》为幻想中的满足。然这满足究竟是落了空，遂不得不对自己的画像自吊，自挽了：

……能几度夕阳芳草，禁多少月残风晓！题不尽断肠词稿，又添上伤心图照。俺呵，收拾起金翘翠翘，整备着诗瓢酒瓢，呀，向花前把影儿频吊。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

《天雨花》、《笔生花》诸弹词所描写的女主人翁的活动，也是在这样的被压迫的情怀之下，反激的写就的。

道光之后，又是若干年的空白。光绪中，有德清俞庆曾的，为俞樾的孙女，字吉初，作《绣墨轩诗词稿》。其词稿后附散曲二套。一为仿吴藻的《香南雪北词馀》者，只是试笔之作，无甚重要。其《昼长无事偶谱此曲以遣闷怀》一套，却弹奏出一种“闺怨”的别调来：

〔二郎神〕重门闭，把百样思量总不甚宜。造化无端将人戏，原知不解那恹恹惜惜！无聊问：何日心头能称意！岂堪说此中情理！魂销矣！这一个愁字在眉间，事事非。

〔集贤宾〕红尘久住真没味，自怜身世支离。顾后思前无一计，真好比风中飞絮！香篝倦倚，当日事般般都记。重帘底，镇日价无情无绪。

明白如话，远非黄夫人以来诸女作家的娇软婉约的作态；写无聊的闲愁，出世的思想，如此的晓畅无隐者，女作家里似仅见她一人而已。

清曲本为元、明散曲的残蝉的尾声。除了徐、郑的道情曲，朱、厉等曲集外，所可称者惟民间小曲的搜辑耳。而几个女流作家，插身于其间，更是藐小寥落得可怜。故今之所得，仅此而

已。

如在诸小说传奇以及笔记里去爬搜，原也可以再寻得若干女作家 的曲子来。惟往往只有一曲数语，为细过甚，姑不置论。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作

明代的时曲

所谓时曲，指的便是民间的诗歌而言。凡非出于文人学士的创作，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调，明人皆谥之曰“时曲”。故在时曲的一个名称之下，往往有最珍异的珠宝蕴藏在那里。冯梦龙尝搜集、刊印，乃至摹拟《挂枝儿》时曲。凌濛初在《南音三籁》所附的《论曲杂札》里，也极口恭维着流行于民间的时曲，以为有胜于陈陈相因，毫无生气的文人的散曲。连正宗派的王伯良见了他们也不能不为之心折：

> 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违也。
>
> ——王伯良《曲律》卷四

这里所谓“吴中新刻一帙”，大约指的便是冯生《挂枝儿》。所谓《枕头》，今惜不得见。《喷嚏》一首，今尚存，确是妙曲：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
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
自从别了你，
日日泪珠垂。
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喷嚏常似雨。

《挂枝儿》的冯氏刊本，觅之已久而未得。惟明刊《浮白山人七种》里，有《挂枝儿》在着，又清初板的《万锦清音》里也附有《挂枝儿》数十首；大约便都是从冯氏的本子出来的吧。往年泰东书局出版《挂枝儿》、《夹竹桃》合刊，每首皆附有无聊的批语，殊为可厌。华通书局版的《挂枝儿》，所录凡四十首，无批语，比较的读得顺适些。如今此书并不难得。

在陈所闻的《南宫词纪》卷六里，录有汴省时曲（《锁南枝》）二首，其中的一首写得很生动！

傻俊角，我的哥，
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
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
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
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
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又同书同卷里录有孙百川的嘲妓《黄莺儿》二十九首，又亡名氏同题五首，气息却极为恶劣；都是就很可怜的无告人的缺点而加

以嘲弄的。我不忍举出什么来。《浮白山人七种》中的《黄莺儿》一种，也便是孙氏诸人所作的嘲妓的总集。相传徐文长也作有嘲妓《黄莺儿》若干首，已佚。

明刊本（约万历时所刻）《摘锦奇音》里，也载有时兴各处讥妓《耍孩儿》歌数十首，自临清姐儿，扬州姐儿以至襄阳、汴梁、云南、广东、潭城等的妓女都曾被讥嘲到。大约明人对于妓女的嘲笑的时曲，是很流行的，也许便流行于妓院之中，以供嘲谑之资。

在万历间闽建书林叶志元刊行的《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里载有新增《楚歌罗江怨》、《时尚急催玉》、《时尚闹五更哭皇天》及《劈破玉歌》四种，共凡一百余曲，其中尽有极隽妙的民间抒情歌曲在着。

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
风常来，雨常来，情书不来；
灾不害，病再不害，相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
花开闷未开！
倚定着门儿，手托着腮儿。
我想我的人儿。
泪珠儿汪汪滴，
满了东洋海，
满了东洋海！

——《时尚急催玉》

为冤家泪珠儿落了千千万，
穿一串寄与我的心肝。

穿他恰是纷纷乱，
哭也由他哭，
穿时穿不成！
泪眼儿枯干，
泪眼儿枯干；
乖！你心下还不忖，
你心下还不忖！

——《劈破玉歌》

万历板的《玉谷调簧》（书林廷礼梓行）也有所谓“时兴妙曲”、“海内妙曲”几种；在《时尚古人劈破玉歌》里，大部分是咏古传奇，和古人的事迹的，无甚意义。但像娘骂女、女问卦等，也还写得不坏。

沈德符的《顾曲杂言》有一段关于时曲的很重要的记载（虽然他对于时曲并不是一位欣赏家）：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

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这位“道学先生”的这一席话，把明代时曲流行的情形，说得总算是有头有绪的了。《傍妆台》，嘉靖时最流行。李开先尝作了百首，王九思也和之百首，今有刊本传于世。(李氏原刊本，未见，今有崇祯张宗孟刊《王渼陂全集》本。)《驻云飞》、《要孩儿》等，《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诸散曲总集中多载之。成化间，金台鲁氏尝刊行单本时曲不少，每本约十五六页，共约一二百首。民国二十一年春间，北平图书馆曾以高价购得鲁氏在成化七年所刊的《驻云飞》、《赛驻云飞》、《赛赛驻云飞》等四种，可算是见存的最早之单刊本的时曲集了。

跋挂枝儿

前四年时，偶从小书摊上见到一本小书，题为《挂枝儿》。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挂枝儿”三个字，便不甚经意的将这本小书购下。当时将它杂置于乱书堆中，也没有时间去读。后来，偶然于收拾书册时，匆匆的将它翻阅了一遍，便觉得这并不是一本寻常的小书，也并不是一本寻常的小曲选本，好几次将它示给几位与我同嗜民间歌曲的人看，他们也都十分的赞美叹赏。这本小书并不是什么难得的书，所以我绝无将它付印的意思，但经了好几位友人的几番搜索而皆无所得之后，我们便知道这书也并不是一部易得的书了。因此，便将它收入《鉴赏丛书》之内印出。

这本小书原是一部选本，只有四十一首的《挂枝儿》曲子。《挂枝儿》原来究竟有多少首，我们已无从知道，选者也并不曾提起过他的来源，所以我们也不能知道他究竟是从全部的原书中选下的，还是从他自己所搜集到的许多《挂枝儿》小册子中选下的。

现在既不能得到《挂枝儿》原集，或许多《挂枝儿》小册子，则只好先就这现有的四十一首付印了。我很希望能够得到所谓《挂枝

儿》原集,或许多民间印的《挂枝儿》小册子,这个希望我相信并不是不可能的。读者有所见或有所知时,盼望他们能够通知我或将原书寄给我。将来或想再行出版同样的一册或二册。

《挂枝儿》本是有一部集子的,我知道。我曾在一部杂记中,见作者说起过《挂枝儿》的事。这一则事也选入《明代轶闻》中。(但《轶闻》也并不注明出处。)从那里,我们知道,当崇祯中,有一位放浪不羁的才士,名叫冯梦龙的,曾"作"了一部《挂枝儿》小曲。"冯生的挂枝儿乐府"一时大行于时,人人皆能唱之。这部冯氏"作"的《挂枝儿》,不知今尚可得到否。也许已经泯灭于人间,也许原"作"者的"冯氏"已无人知之,而此书却仍存在着也未可知。冯氏字犹龙,吴县人。崇祯中贡生,知寿宁县。他常用的笔名是龙子犹。入清,尚在。他著的书不少。也很喜改订他人的著作。所作有《双雄记》、《万事足》诸传奇,又订定《量江记》、《牡丹亭》(改名《风流梦》)、《一捧雪》等作,合为《墨憨斋传奇》十余种。又增改《平妖传》及其他小说;编《智囊》、《情史》、《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诸书。他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文士之一。像这样的一个着意于传奇小说的人,其"作"《挂枝儿》小曲当然不仅仅是"可能"的事。

然《挂枝儿》的来历却很古,至少这个曲调是盛行于冯氏之前。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中,有一段记载,今节录于下:

> 嘉隆间乃兴《闹五更》……《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

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据此，则《挂枝儿》并非冯氏的创作，而实为民间流行的歌曲之一。我们在此有两点都可以相信：一是，《挂枝儿》本为民间的流行曲子，冯氏仅取而删改订定之；一是，冯氏模仿民间流行的《挂枝儿》曲子，而别创新词。这两点都有可能性。在我们没有得到冯氏的原本之前，实不能下断语。

在这里所选入的四十一首中，几乎没有一首不是很好的恋歌。一方面具有民间恋歌中所特有的明白如话，质朴可爱，而又美秀动人的风趣，一方面又蕴着似浅近而实恳挚，似直捷而实曲折，似粗野而实细腻，似素质而实绮丽的情调。纯粹的民间歌曲，往往是粗鄙不堪，不能成语的，而这些《挂枝儿》小曲却与他们很不相同。他们显然是出于文人学士之手；或者是他规摹民曲而作的新词，或者是经他删改润饰后的民曲新集。所以在这里的四十一首，我们虽没有充足的证据，却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是冯氏原本中的一部分。

现在且随举一二个例于下：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
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
自从别了你，
日日泪珠垂。
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喷嚏常如雨。

——《喷嚏》

捎书人出得门儿骤，
叫丫鬟唤转来。
我少分付了话头。
你见他时，
切莫说我因他瘦。
现今他不好，
说与他又添忧。
若问起我身体也，
只说灾病从没有。

——《寄书》

俏哥哥，我分付你再不要吃醉。
今日里缘何吃得醉如泥？
陪你的想是个青楼妓。
我且饶了你，
你也要自三思，
他若果有（爱）你的心肠也，
怎舍得醉了你。

——《嗔妓》

像这样的美歌好曲，当然是要“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了。

《挂枝儿》中有几首很与《白雪遗音》中的几首相同，其造意遣辞都很相同。例如：

挂枝儿	白雪遗音
露水荷叶珍珠儿现，	露如珠儿在荷叶转，

是奴家痴心肠把线来穿。
谁知你水性儿多更变；
这边分散了，
又向那边圆！
没真性的冤家也，
随着风儿转。

——《荷珠》

五更鸡，
叫得我心慌撩乱。
枕儿边说几句离别言，
一声声只怨着钦天监。
你做闰年并闰月，
何不闰下一更天！
日儿里能长也，
夜儿里这末样短！

——《鸡》

颗颗滚圆，
姐儿一见，忙用线穿，喜上眉尖。
恨不能一颗一颗穿成串，排成连环。
要成串，谁知水珠也会变，不似从前。
这边散了，那边去团圆，改变心田。
闪杀奴，偏偏又被风吹散，落在河中间。
后悔迟，当初错把宝贝看，叫人心寒。

——《白雪遗音选》六页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离别。
离别后，
相逢不知那一夜？
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纱窗，
影儿西斜，
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
怨老天，
为何闰月不闰夜？

——《马头调》

民间歌曲中像这样的相类似之点是极多的。或者是因了歌辞的“转变”与“输入”“采用”之故，或者是在同样的心理里所创出的同样的情绪与想象。这都是不可知的。

《挂枝儿》中有好些“咏物”曲，包蕴着很有趣的双关的意思，例如：

金针儿，
我爱你是针心针意。
望得你眼儿穿，
你怎得知！
偶相缝，
怎忍和你相抛弃。
我时常来挑逗你，
你心肠是铁打的。
倘一线的相通也，
不枉了磨弄你。

——《金针》

这样的咏物曲，使我们不禁的想起了张鷟的《游仙窟》中的许多咏物诗，例如：

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
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

——《咏筝》

这样的双关的咏物诗，其来源是很古很古的了。又《金针曲》中，以“针”代“真”，以“缝”代“逢”，这又是一种很古老的以同音字为游戏的伎俩，例如牛希济的“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生查子》，见《花间集》）以“人”代“仁”之类。

挂 枝 儿

偶从冷摊上得到了一部《挂枝儿》。这是一部《挂枝儿》曲调的选本，只有四十一首。却没有一首不是极好的恋歌。既具民歌中特有的明白朴质的美，又蕴蓄着似浅近而实深挚，以直捷而实曲折，似粗野而实绮腻的情调。且随手举出几首于下：

寄 书

捎书人出得门儿骤，叫丫鬟唤转来，我少吩咐了话头。你见他时，切莫说我因他瘦。现今他不好，说与他又添忧。若问起我身体也，只说灾病从没有。

嗔 妓

俏哥哥，我吩咐你再不要吃醉。今日里缘何吃得醉如泥？陪你的想是个青楼妓。我且饶了你，你也要自三思。他若果有你的心肠也，怎舍得醉了你。

问　咬

> 肩头上现咬着牙齿印，你实说那个咬，我也不嗔。省得我逐日间将你来盘问。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是那一家的冤家也，咬得你这般样的狠。

《挂枝儿》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在明代便已盛行于时了。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上说起过：

> 嘉隆间乃兴《闹五更》……《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在别一部杂记（据《明代轶闻》所引）上，又见到当时盛行“冯生挂枝儿乐府”的情形。所谓冯生，盖即冯梦龙。到了冯梦龙的时候，他已经把民间的东西，写定，或改造成为冯氏自己的创作了。其中的情调，完全是民间的。大约冯氏即有所作，也必为规模民间流行的《挂枝儿》曲调而作的。——不仅规模她的调子，且也惟真惟肖的规模着民间的情绪与其语调声吻。我在别一个地方，曾常常的说起过：纯粹民间的曲子，一定是相当粗野的，不大能成辞的，例如敦煌所发见的唐末五代的《叹五更》、《十二时》，近时所流传的《孟姜女》皆是。必要到了当代的文人学士采用了这些民间歌曲，而写定，或拟作新词时，于是这些歌曲的

黄金时代便来到了。他们有的是未曾除尽的民间的真朴的情调，又有的是遣辞造句，流转如意的手腕，于是“二美俱”而名作以出了。所谓“冯生挂枝儿乐府”盖即这种文学史上的黄金期产物之一，所以能够这样的“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挂枝儿》调子，听说尚传于世，但我没有听人唱过。全书当然不会只有四十一首。我很希望能够得到一部全本。

跋山歌*

右《童痴二弄·山歌》十卷，明冯梦龙编。我们从前只知道"冯生挂枝儿"是风行一时的著作，而以未得读其全书为憾。想不到在现在居然发现了《挂枝儿》姊妹刊《山歌》了，而且居然有十卷之多！由此我们可想见，今存的《挂枝儿》的寥寥数十首，实在不过是后人选存的一小部分耳。冯氏自叙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的话，则《挂枝儿》之为"童痴一弄"殆无可疑。"冯生挂枝儿"博得一时之盛誉，这当是使他再有勇气去搜编"二弄"《山歌》的原因。

这《山歌》的一部分，我们读到已久。在《浮白山人七种》（?）里，《挂枝儿》和《山歌》是同被选载着的。在剧曲选集《万锦清音》里，《挂枝儿》和《山歌》又同被收入，作为附载的东西。明及清初人编的戏曲选，常是附加着许多歌谣笑谈以及其他琐屑的文学，其中歌谣尤多，我尝辑之成《明代歌谣集》一书，可惜还没有机会出版。

但在《浮白山人七种》和《万锦清音》里，《山歌》也和

* 此书原本现藏我家。

《挂枝儿》一样，只是寥寥数十首的选本。然而已令人惊叹其真朴美好。今得读十卷本的全书，乃知《山歌》实在是博大精深，无施不宜的一种诗体，固以咏唱“私情”为主，而于“私情”外，也还可以抒写任何方面的题材。

不过也和一般的民间歌谣一样，究以“私情”的咏歌为主题，而且也只有咏歌“私情”的篇什写得最好。《诗经》里的最好的篇什不是情歌么？《子夜歌》、《读曲歌》不是情歌么？唐、宋人词，元、明人曲里，许多最晶莹的篇什，也离不了男女之情的歌咏。

八九年前，我得到一部《白雪遗音》。那时所见未广，觉得像这样的一部民歌集，实在有重印的必要，却又没有勇气去全印，因有《白雪遗音选》一书的编选。

那部《白雪遗音选》的出版，却遇到若干波折，全部都排好了，而答应出版的那家书店，却老是“束之高阁”，不肯出版。后来打听到其原因，原来是有几个主持的人反对出版，说：“像这样的书，也能出版么?”过了一年多，开明书店成立了，方才由他们印了出来。

今日究竟是“风气大开”了，不仅汪静之先生的《白雪遗音续选》可以公然刊出，就是《山歌》这样的著作，也还有人肯重印。这不能不说是“进步”了。

当初北京大学里的几位学者们，研究民俗学，搜辑各地歌谣的时候，仅知道注重于口头上的采集。其后，乃知注意到《粤风》、《白雪遗音》、《霓裳续谱》一类的古歌谣集。现在乃复推广到对于明人歌谣集的注意。这也不能不说是“进步”。

由于古歌谣集的多量发现，我们知道有许多口头上采集的工作，是前人久已做过的，而且有许多歌谣到现在也还活泼泼的在人民口头上唱着。

像《马头调》，像《霓裳续谱》里的许多曲调，乃至像盛行于万历时代的《罗江怨》等曲，到现在也还有人在歌唱着。这个古老的社会，诚是最善于保存一切的传统的东西的！

将这十卷的《山歌》翻读了一过，我们知道，不仅题材是异常的复杂，就是歌曲的来源，也不止一端。《山歌》不全是民间的歌谣，更不全是冯氏从人民口头上采集来的东西。当然，多数是民间歌谣无疑。我很怀疑冯氏此书是有所本的。像他的《智囊》、《笑府》之类都是有所本的。但也有一部分显然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改作”，乃至“创作”。其中卷一《捉奸》第三首注云：“此余友苏子忠新作”，这便是创作了。

去年在北平得到一部胡文焕编的《游览萃编》，中有《破鬃帽歌》，及其他歌词，亦见收于《山歌》。这也是创作。冯氏此书所收辑的来源，恐还不止一二书而已。惟冯氏在《破鬃帽歌》下注云：“《游翰琐言》尚有《破毡袜歌》，无味，故不录。”按《破毡袜歌》今亦见于《游览萃编》中。不知冯氏为何引作《游翰琐言》？岂胡氏的《游览萃编》（万历时编）别名为《游翰琐言》欤，抑《游翰琐言》乃为后人所改名？今都已不可得知。

《童痴二弄》今既已在无意中发现。我们很盼望那部想望已久的《挂枝儿》全书的《童痴一弄》也能够早日发现！

亡友马隅卿先生为研究冯梦龙的专家，搜集冯氏著作最多，而独无《山歌》一书。当他见到这部《山歌》的抄本时，我恰好在他家里，他是那末样的高兴着！而且还答应着为《山歌》写一篇考证。现在《山歌》出版，而隅卿却已归道山，——隅卿对于戏曲小说及歌谣研究最深，而不轻于为文，未完成的著作甚多——能不泫然泣下么？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

白雪遗音选序

我曾在《鉴赏周刊》上介绍本书的一部分给大家，现在，为了索阅全书者的众多，特将选本全部付印。

谁要喜欢《国风》中最好的诗，谁要喜欢六朝的《子夜歌》,《读曲歌》,《华山畿》，对于本书中的许多民歌，便也要十分的喜爱。

本书是根据了百年前（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所刻的一部《白雪遗音》而选录的。据编辑者的自序，此书的告成，乃在嘉庆甲子（公元1804年)。初仅为钞本，大约后来因为传写者过多，便刻了出来。

也许因为原书中有些猥亵的情歌，被什么官府禁止发卖或劈版之故，致此书现在绝不能得到。我们很有幸，乃能见到仅存的(?) 一部。

此书的编辑者是华广生。这个编辑者原是一个不大知名之人，然在百年之前，即知这些民歌之价值与重要，虽未见有别的大著作，他的见解的高明，却已很可使人佩服了。他搜集此书，很费些工夫，在高文德所作的序上，曾有一段记编者自己所说的话：

初意手录数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后各同人皆问新觅奇，筒封函递，大有集腋成裘之举。旦暮握管，凡一年有余始成大略。（编者在另一个地方，也说：“曲谱四本，乃多方搜罗，旷日持久，积少成多，费尽心力而后成者。”）

在这里，可以知道此书编辑的经过的一斑。因为非一人所搜罗的，所以所搜罗的范围颇广，所搜罗的材料也很复杂，有的是民间恋歌，有的是小剧本，有的是滑稽的短歌，有的是小叙事诗，也有的是很无谓的“古人名”、“戏名”或“歇后语”之类的歌，第四册中且选入《玉蜻蜓》的全部，共七百余篇。

编辑者与他的朋友们，都很看重这个歌谣集，高文德说：

少愈，勉力闲步至春田处，于案头翻得词曲数本。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

常瑞泉说：

翻诵其词，怨感痴恨，离合悲欢诸调咸备，……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晷忘倦。

他自己说：

康衢之祝，击壤之谣，春女思春之词，秋士悲秋之咏，虽未能关乎国是，亦足以畅夫人心。

在现在看起来，此书的价值实较所有无病而呻的古典派无生命的诗集、词集高贵得多多。虽然也许有一部分不大好的东西，然一大部分却可算是好的，实实的，不下于《读曲歌》，《子夜歌》，不下于《国风》里的好诗。如：

我今去了，你存心耐，
我今去了，不用挂怀。
我今去，千般出在无奈；
我去了，千万莫把相思害。
我今去了，我就回来——！
我回来疼你的心肠仍然在。
若不来，定是在外把相思害。

又如：

喜只喜的今宵夜，
怕只怕的明日离别。
离别后，
相逢不知那一夜？
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
月照纱窗，
影儿西斜，
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
怨老天，
为何闰月不闰夜？

一类的诗，在此书中是常可遇到的，然而在所谓大名家的诗集、

词集中那里有如此动人、如此有感情的好诗！像这一类由真性情中流出的，无虚饰，无做作的诗，乃算是真的诗，好的诗。我们如提倡无虚伪的真诗，这个歌谣集便应当为我们所赞许！

我们现在不能印全书，只能将我的选本付印者，第一，原书中猥亵的情歌，我们没有勇气去印；第二，许多故事诗，许多滑稽诗，许多小剧本，在考证上尽有许多用处，然却没有什么文艺的价值。所以，为了欲此书流行的广远，只能就这样的选本的式样付印了。

原书具在，将来也许可以有重印的机会，但现在是谈不到。

西　谛　一九二五. 十. 二十三. 于上海

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

一　所谓大众文学

所谓“大众文学”，乃是所谓“未入流”的平民文学，或“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的别名。从来文人学士们对于大众文学是颇加歧视的；有一部分大胆的放荡不羁的文人们也尝试要采用了他们的形式与内容，然而往往终于不敢公然的在提倡着。像明末的冯犹龙，总算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文士，乃他刻印《挂枝儿》时，却怕人知道，不敢用真名。小说戏曲的作者们，直到了清末，也还大多数用的是笔名。

然而大众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生于草野，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她本是大多数劳苦的民众的所有物，却终于常成了文人学士们的新文体的来源。南戏本是野生的，直到了明代的初叶，还不能和北剧争一日之短长。但到昆山腔出现后，立刻便被攫在文人学士们的手中，一天天的典雅，腐化下去，反而与民众隔离了。词调与散曲，其初也是民众之所有的，等到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筵席上的娱乐品时，民众便舍弃了他

们，而别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另一种的歌曲。

大众天然的有需求文学的必要，正像他们之需求空气与水与食物；所以，即在贵族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的民众，也自有其文学，充分的表现着、装载着他们的悲欢哀乐，他们的希望与冥想，他们的人生观与天才的成就之文学。不过，往往被压迫得透不过一丝的气来。等到他们受文人学士们注意到的时候，往往便会被歪曲了，被改变得成了另一种的东西了。

而且，在几十年来的威逼、利诱、蹂躏、扫荡的种种打击之下，大众文学是久已被封锁于古旧的封建堡垒里，其所表现的，每每是很浓厚的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所必然产生的题材、故事或内容；充满了运命的迷信，因果报应的幻觉。对于压迫者的无抵抗的态度，对于统治阶级的虚华的歆羡，对于同辈的弱者的欺凌，对于女性的蔑视与高压；差不多是，要不得的东西占了大多数。我们看了皮黄戏里的《武家坡》一出，有不为之浑身起寒栗者乎？然而却是一般民众——连女性们也在内——所最喜爱的一剧。《连环套》一剧，明明显得黄天霸是如何的卑鄙龌龊，如何的为异族作走狗，如何的善于卖友求荣，然而一般民众——连一部分大学教授们也在内，我自己听见过徐志摩氏和其他友人们对于杨小楼表演此剧的说不尽的恭维话。却以天霸为英雄，而以窦尔墩为寇盗。其他小说里，诗歌里，也往往装满了和大众文学久已粘着为一体的许多卑劣不堪的思想与情绪。今日所搜集的许许多多的各省，各县，各镇的歌谣，小唱本，鼓词，宝卷，弹词等等——我也曾经费了不少的时力在搜集这些东西之上——到底有几种值得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不视之为研究的资料，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真要“谬种流传”，贻害无穷的了。在其中，只有多数的情歌是比较可取的，然而够得上称为“名作”的却是

少数。

在技巧、描写的一面讲来，我们旧社会的大众文学，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学的余毒的；许多摇笔即来的陈辞腐语，常是纠绕在他们的笔端，拂拭不去，扫除不尽。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明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希是去年。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净，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唤醒店客梦，狂教京起石潭龙。依栏试看青风剑，万道豪光透九重。剪断荒言书归正，内里悲欢两段情。

——传钞本《三贤传》（悉照原文抄录）

夏日薰风暑气飘，光阴易趱白华韶。少年谁不贪花柳，人到中年万事消。古今多少奇风月，埋没谁知此格格。点能识得今和古，万紫千红管世民。

——广东版《新运五色荷花》全本（悉照原文）

为求名跋涉山川，沐雨栉风，披星戴月，远望帝乡。（生唱宽板调）在客舍旅放无聊，温经习史，这乃是芸窗雪案，灯火鸡声。（生唱宽板观容）夜静更深，突听哭声，悲哀惨切，侧隐我身。断续浮沉，声在比邻，侧耳细听，心实可怜。

——福州唱本《三不可》（悉照原文）

土生的新文体固常压迫着文人学士们，要他们去采用，而文人学士们的陈辞腐语，也未尝不以千钧之力，压迫着大众文学，要他们去收容，去采纳。我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说过："唐代

的通俗文，乃是骈俪文，而古文却是他们的‘文学的散文’。”（第二册五九三页）其实宋代的词，元明的曲又何尝不是如此。实际上应用的词调，乃是柳耆卿的，周清真的，康与可的，吴梦窗、周草窗的，而比较的明白晓畅之苏、辛词，反不是当行出色的歌筵上之作。同样的，元、明代当令的应用的歌曲，也只是浓装盛饰的：

画楼频倚，绣床凝思，静听午夜莲筹；数不尽一春花雨。心中自思，心中自思，与你何时相会，使我芳容憔悴。薄情的约在元宵后，朱明又近矣。

——无名氏《桂枝香·情》（见《新编南九宫词》）

庭院昏黄，香雾空朦月转廊。月色侵罗帐，灯影摇书幌。嗏，开宴出红妆，痛饮何妨。几夜轻寒，报道花无恙，半醉移灯看海棠。

——陈大声《中吕驻云飞·四景》（见《秋碧乐府》）

而张小山、张云庄、施绍莘的《北曲联小令》《休居乐府》《花影集》之类却反成了文人学士们“孤芳自赏”的文章了。我们如果在旧的平民文学的若干作品里仔细的爬搜着，便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的精灵在其中是如何的占优势的活动着。

所以，老式的过去的一般的大众文学之作品，不仅其思想、题材，大多数要不得，即其被视为比较沾染古典文学之毒汁最少的技巧方面，也仍是摆脱不了古典文学的影响的。

老实说，《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一类的东西，在今日固应该被排斥，就是许多的所谓大众文学的著作，又何尝不该被视为“封建余孽”而加以扫除。若干的老式的大众文学的著作，

实实在在是要不得的有毒的东西。

二　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

然而民众是需要文学的，正像他们之需要空气、水和食物一样，不给他们以新的东西，他们便将要永远永远的吃喝那一有毒的大众文学下去。

很早的时候，在士大夫阶级里，便开始了“为大众的文学”的运动。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写小说无不用《醒世》、《喻世》、《警世》、《觉世》，乃至《醉醒石》、《石点头》之名。尽管说的是“男盗女娼”之事，却总要堂堂皇皇的挂上了一块教训的招牌，连李笠翁那样奇幻的戏曲，他也要挂着这样的招牌：“不关风化事，纵好也徒然!”（《琵琶记》语）

到了乾隆的时候，藉通俗文学以致道德训条于大众之前者，尤为风行一时。夏伦的《惺斋六种曲》，哪一种是“褒忠传奇”，哪一种是“劝孝传奇”，他自己便已分配好了来的。而乾隆五十六年刊的《娱目醒心编》十六卷，更无一卷不是劝世垂训之作。同治间余治鉴于南方剧场上多表演诲淫诲盗之戏剧，他便大发婆心，连续写了四十多出的新戏（名《庶几堂今乐》），欲以“此”易“彼”。

民国初元的时候，北平的教育当局，曾经忙碌过一顿，刊印了不少的改良的通俗读物，听说还曾召集过唱大鼓词、说平话的人们，供给他们以新的材料，要他们改良其唱词，今日梅兰芳所演唱的《木兰从军》，据说便是那时候的改良的新戏之一。

在“党”治的政府统治之下，据说有的地方，也曾召集了说书者们，要他们向大众灌输三民主义的理论。

最近，北平成立了一个通俗读物编刊社，在三四个月之中，

以几个人的力量，出版了三十余种的大鼓词和剧本。完全是旧形式的东西，连封皮、纸张、装订，也都是拟仿打磨厂专出鼓词、唱本的几家书店所印书籍的式样的。最先出版的是十余种的大鼓词：

宋哲元大战喜峰口	胡阿毛开车入黄浦
义军女将姚瑞芳	二十九军男儿汉
李晓英爱国从军小段	醒醒醒
汉奸报	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
南北英雄	杜泉死守杜家峪
翠红姑娘殉难记	

其后，则专出戏本，但多为改编的旧剧，或拣选和国难有关，或足以刺激、奋发国民的爱国心之皮黄剧本加以翻印，像：

木兰从军	大屠宫
贞娥刺虎	岳母刺字
岳家庄	排王赞
煤山恨	哭祖庙
明末遗恨	请宋灵
战太平	守蒲关
昭君和番	碰碑
宁武关	

之类都是，仅有

战淞沪

一种，是以上海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这都是一条线连贯下去的“改良主义”的“为民众的文学”。他们都感觉到旧式民众读物的有毒与不合时代，他们都要为民众预备些新的有益无害的东西，想要代替了那些旧式的有毒之物。他们的目的虽然不很相同，有的是为了灌输常识，有的是为了宣传党义，有的是为了鼓吹爱国

思想，然而他们的方法与手段却是同一的；即要在旧形式的保护色之下，将新的题材灌输到民间去。他们相信，民众对于新文体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至少是感到不合适。为了要深入民间，故不得不采用了旧形式，甚至像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物，其封皮也竟逼真逼肖的用旧戏照片为之——连《义军女将姚瑞芳》，《杜泉死守杜家峪》之类，也都借用到旧戏里武旦和武生的照片！（只有《宋哲元大战喜峰口》一本的封皮用的是宋哲元的像片。）

这种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么？

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里不会感到“削足适履”似的不合宜么？

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讨论的。

更重要的是，大众对于新形式、新文体果真是持着不可理解的排斥和不合适的态度吗？

大众所排斥的（假如他们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话），果仅是新形式，新文体呢，还是并新题材而一概加以拒绝？

三　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吗？

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旧形式、旧文体果能装载得了新题材吗？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旧文体里不会像“削足适履”似的难堪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必多费事，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里。

光绪、宣统间，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欧美诸国的小说，引起了怎样微小的影响，是谁都知道的；连他自己所写的《技击余闻》，《京华碧血录》，《新官场现形记》也都一点儿不曾有过新的外来的气息儿。同时的译者们，用章回体来翻译什

么外国小说，却更是荒唐了，简直把外国的原著变成了一种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罗马传奇》，将意大利建国三杰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国式的生、末、净、旦、丑的衣冠装扮，显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草》，在旧诗的形式里，夹杂了不少的新名辞，虽然有人觉得怪刺眼的，但比较也还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这旧瓶装新酒的花样竟成了“独学无侣”的玩意儿。

中国从事于革新运动，到那时已有了三五十年的历史，却不曾有过什么好的成绩者，最大的原因便是为旧形式、旧规模所羁绊；不能自脱，便不能创立一个新的局面。

在旧的酒囊里永远装载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装载在新的酒囊里！

所以，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坛便顿时显现了从不曾有的锐气，便创造了从不曾有的许多崭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来装载的。

大众文学的问题，也离不开这一般的文学运动的现象与结果。

抛弃了一切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勇敢的担负起新形式、新文体的创作的责任。想利用旧的什么，结果一定是反会为旧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种革命运动，如果利用了旧军阀、旧官僚，结果一定是反会被他们所利用的。——这事实是太明白的呈现于我们之前。

至少，那结果是“四不像”！把现代人硬穿上古装，背起“军旗”，戴了戏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调，够多么糟！

(吹打介　出兵将　翁上引)镇守吴淞，众倭人，胆战心惊。(坐帐介，众将参介，翁白)平生志气斗牛冲，要学当年赵子龙。可恨日人无道理，夺吾三省扰吴淞。(白)本军翁照垣，奉令把守吴淞炮台，今日又当开仗之期。众将官，炮台去者。

——《战淞沪》中册第五页

(花旦上唱)自幼儿　太娇痴　风流自赏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谁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独自凄凉　将身儿且坐在　栈房楼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刘郎(坐介，白)奴家陆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与他离婚……

——《战淞沪》中册第六页

这幕悲壮的抗日战争被这么一搬到舞台上来，几乎有变成滑稽戏的样子了。

多少现代的悲剧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说书坛而受到了难堪之极的“改造的”。

真鸟仔，一泊着瓦擀。奸商卖日货贪臭钱。反日会们奸商受怪汝命，将万做亡国就在眼前，罚从严!

——福州版《反日曲调新真鸟仔》一打之一

说书先生们夹杂了新名辞，伶工们插科打诨而运用到现代事，往往会使我们听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么样的不合适与不调和!

旧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时候，金大力也还穿清服，戴翎顶登台呢。而我们今日竟连这代表时代的翎顶胡服也都要除去。

还有一个好例："一二八"上海战役之后，出现了不少以旧形式来叙写，来歌咏这战役的东西。友人茅盾尝搜集了这一类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见其思想的荒谬可笑处，和中法战役、鸦片战役之后所刊行的歌曲毫无二致；也正和喧传了大江以南的《阎瑞生》、《王莲英》一类的小唱毫无二致。当一位卖唱本的小贩，敲着一面小锣，站在街头巷口，以《孟姜女叹春》的滥调，歌唱着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或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一类的时事的当儿，只有将那些严肃的故事转变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丧失干净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现着"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识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张：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像鼓词，弹词，宝卷，皮黄戏，梆子调乃至流行于民间的种种的小调，概不适宜于被用来装载新题材。这一切，概要排斥净尽。

我们的新题材的大众文学，需要新的形式与文体！

在新的文体、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够完全斥去了旧时代、旧社会的封建余毒，他们是和旧形式、旧文体最坚强的胶结在一处的。

四 借用了旧文体便能深入民间么？

而且，即使借用了旧文体、旧形式，"新的题材"究竟能否输运到民间去，也还是个大问题。

无论在形式上如何拟仿得逼肖逼真，新题材和大众的环境与见解，乃至理解力，毕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计的。新题材以小

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现于大众之中，其不能适合融洽，其不受欢迎，是不用说的。他们拒绝、他们排斥这些新的题材。他们觉得听来不顺耳，看来不顺眼，尽管这些新题材是被包裹在旧形式、旧文体的保护色之下。他们根本上对于这些新东西便不发生兴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种新的刺激，却是那样的微弱；过了不久，他们便会忘个干干净净。他们仍要回到他们所爱好的《武家坡》、《连环套》、《秦琼卖马》、《方卿中状元》、《陈杏元和番》一类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题材的输入，使他们有了一点新的了解，新的常识，那也够危险的！有了“四不像”式的新的见闻与了解，其足以误事，比没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耽误了、阻挠了他们正确的领会与了解。

余治的《庶几堂今乐》今日在舞台上出现者，恐怕只有一出硕果仅存的《朱砂痣》。而教育部所编印的许许多多的鼓词、戏本，除了《木兰从军》偶尔一见之外，究竟有几本是尚挂在伶人和说书者的嘴角的？数载的辛勤，抵不了时间老人与社会环境的压迫，轰轰烈烈的一场改良主义的好梦，竟赢得这样的无声无臭的下场。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正以万钧之力在进行；然而据经售这些鼓词戏本的某某书店掌柜的说，抗日鼓词之类，老是销不出去，而能销的却还是旧戏新印的什么《战太平》、《守蒲关》、《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么《大屠宫》、《贞娥刺虎》。

这现象已足够昭示我们以前途的所向。

在这种古旧的社会里，大众投进了这种轻微的药剂，尽管是制成丸药裹以糖衣，无奈何他们是不取来吞下何？

所以，这种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究竟曾产生了什么影响，实在是很可怀疑的。

五 启蒙运动的进行

那末，别有一条大路，是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运动既然行不通，便不得不另外找。在今日托尔斯泰式的农村的启蒙运动正为一般人所注意。像定县的某一机构便是费了很大的力量在“为大众文学”的创作之上的。他们明白旧形式的不可采用，所以他们便采用了新形式。他们的刊物，都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大众之间的；诗歌，小说，故事，戏曲，图画，讲演等等都是大众所不曾熟悉的文体。（间亦采用鼓词，但只有寥寥数本。）这些新文体如炸弹，如巨石似的投入大众之间，立刻便被引起充分的注意。这是一种新的刺激，也许有大多数的诸者，感到不合适，感到不惯，感到惶惑与拒绝，也许读者们还不能越出他们所指导的大众以外，但至少是给他们一种新的刺激，一种新的波动；反倒要比改良主义之无声无臭的投入大众之间，不久便自己消灭了的来得好些。

那种“为大众的文学”的创作，出版已有三百余本，因为是在试验中，所以外间不大有人知道。他们在封皮、装订等等的式样上，和旧式刊物都是完全不同的。在“九·一八”的国难之后，他们也出版了一套《国难教育丛刊》，从第二〇一号到第二二四号，共二十四册，这一套丛刊是：

二〇一 国难教育歌(诗歌)　　二〇二 中日关系
二〇三 东三省热河与全中国的关系(讲演词)
二〇四 东三省　　二〇五 热河
二〇六 九一八以后　　二〇七 国难鼓词(鼓词)
二〇八 国难总帐　　二〇九 团结救国
二一〇 伟大的中华　　二一一 长城和运河

二一二	拒毒	二一三	健康
二一四	岳飞(故事)	二一五	班超(故事)
二一六	田单(故事)	二一七	赵武灵王(故事)
二一八	文天祥(故事)	二一九	胡阿毛(鼓词)
二二〇	无名小卒(独幕剧)	二二一	刀下留人(独幕剧)

因为这些是他们特种的刊物，故颇偏重于论文，谈话，讲演词的一类，他们平日的刊物是以小说、故事类为最多的。

他们的成绩，据报告，并不坏。他们常在定县演戏；演的戏可不是昆腔，也不是皮黄戏，更不是梆子调，却是崭新的近代的话剧。演员是农民们，听众也是农民们，每次听众都挤得满满的，无不装载得满意而归。可见大众并不怎样拒绝新的东西，他们所不欢迎的只是似是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改良主义的“大众的文学”。

不要以为农村里的大众和小市民、学生、教员们是不同的人物，小市民们和知识阶级感觉到怪不合式的改良主义的读物，在农村里的大众们，也不会有什么很好的印象的。不调和、不严肃的恶剧、怪戏，到处都要被嫌弃。

从余治以来的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往往自然淘汰的销声匿迹了，当不是没有缘故的吧。

假如我们相信今日未受教育的大众有需求文学的必要，假如我们相信“为大众的文学”的创作，为今日启蒙运动所必需，而且，假如我们也是献身于这个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应该走的路，是很明白的。

大众并不绝对的拒绝、排斥新的文体和新的形式；大众肯接受现代的话剧，肯接受电影，便不会拒绝什么新的小说、诗歌的。他们并不是什么顽固者的集团。他们是像一张白纸似的洁白无瑕。写上什么，便是什么颜色，什么花式。

旧形式、旧文体是永远黏胶着旧思想、旧的社会意识的，就使渗合了新题材进去，那新题材便会被扭曲而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大众天然是不会欣赏这一类不伦不类的东西的。

所以，问题还是一个，正像文学革命的初期的情形一样，我们应该确切的认识：旧形式是绝对装载不了新题材的；新的“为大众的文学”也正像一般的文学一样，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

六　“为大众的文学”与“大众文学”

最后，说起“为大众的文学”的一个名辞来，在这里还不得不加些解释。

仿佛是离开大众很远的一批超然的人物，摆出庄严的教训的面目，说是：大众如何的不幸，如何的应该加以救拔，而第一个条件，便要先灌输他们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文学却是最好的一个工具。他们便找到了文学；写作了若干的“为大众的文学”，完全是为了教训，指导大众而写的。这态度（救世主式的说教）当然有些令人难堪，而且也有些可笑，而且针对了大众而实施其“教导工作”之工具的文学，——“为大众的文学”——实际上也并不会成为什么名著的。所以，“为大众的文学”，其寿命并不会怎么长大；至多，仅在这个短期的过渡时代，能够呈现其作用。一般未受高深教育的大众，在这个过渡的短时期，确乎是需要一种的“训导”的，而文学之成为“训导”的工具之一，也无可加以非难。故我们对于托尔斯泰式的，或通俗读物编刊社式的努力，都应该表示相当的敬意。不过，他们的工作，却需要万分的慎重与考量；如果将有毒的东西仍然夹带了进去，那影响是很可怕的。

第一，新题材应该是大众所需要的东西，仔细的审量，保证

其为无毒的；

第二，旧形式、旧文体必须加以排斥；

第三，尽量的向大众输入新的形式，像电影、话剧、小说等等；

第四，内容形式，都该以大众能够了解，而且能够给他们以新鲜的趣味为前提。

然而“大众”假定若是需要这一类“为大众的文学”，却是很不幸的事；我们该希望，真正的大众文学的产生；并不希望这种过渡时代的延长。

真正的大众文学，便是大众自己所创作的文学；出于大众之手笔，而且也专为大众自己而写作，而且是属于大众自己的。

为帝王歌唱着的“宫廷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贵族的生活的点缀之“行吟诗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被压制在资本主义的近代的创作，是不是也将临于没落之境呢？这是一条线的进步——从帝王的御用之文学到资产阶级的歌颂，文学的进展是趋向于大众化的。大众文学无疑的将成为未来文坛的独子。那末，大众文学的创造，恰也便是“为大众文学”逝去了的时候的事；“大众文学”自将和“文学”成为一名辞。

过去的老式的大众文学，是那么的迂腐、有毒，要不得。新的大众文学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将以万丈的光芒，照临于我们的文坛上。将为我们创作了伟大的未之前有的若干名著，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写毕

再论民间文艺

有一位朋友，新从内地出来，我们谈了整整半天的话，大半是关于文艺的。

他说，文艺作品总是限于小圈子里的人看的；新的艺术作品，欣赏的人也不多。最发展的还是戏剧。

我问他，是话剧呢，还是别的戏剧?

他说，都有。话剧也受欢迎，但受欢迎的还是地方戏。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当地的戏，说着本地话，人人都懂得，当然他们的兴致更高了。

我说，京戏呢?

他说，京戏也极受欢迎。他们还特别欢迎老戏。一唱起熟悉的调子来，他们便兴高采烈的，甚至会低低的跟着哼起来。

原来，人类天然有喜爱音乐的性情，对于自己懂得的音乐，或者会自己哼哼的调子，格外觉得有兴致听。古语云："好诗不厌百回读。"其实也可以抄袭的说道："好戏不厌百回听。"南方人叫"看"戏，北方人叫"听"戏，他们对于老戏，一举手，一投足，全都能欣赏的叫好，特别是对于"唱"，差不多是沉醉的

闭了眼在“听”。他们是在欣赏这“唱”的艺术；不论是谁，从黄带子——指清末时代而言——到洋车夫，无不同样的在欣赏着。在北方戏园的组织，也十分的大众化。有的座位票价很贵，但另有一部分，站在后面“听”的，其票价却特别便宜。而“听”众里，出不起大价钱的人们倒往往是道地的行家。谁好，谁坏，直瞒不过他们。他们喝了采，乃才是真正的不坏。

要说是艺术大众化，这样的情形才是真正的大众化。

在京戏里，有许多出戏，也很有意义，值得保全。像《打渔杀家》，像《失街亭》之类，也有很坏的有毒的东西，带着极浓厚的传统的道德信条的，像《武家坡》之类。我从前一“听”到《武家坡》便要生气。那薛仁贵“试”妻够多么可恶！也有的戏，像《连环套》，一部分人也许同情于黄天霸，但他是那末卑鄙的一个卖友求荣的小人啊！一大部分人倒确是同情于窦尔墩的。我不喜这戏，但当窦尔墩骂黄天霸道，“你这奴才的奴才”时，我却不由自主的鼓起掌来。其间有很好的喜剧，也有很崇高的悲剧。实在不能因为他们是“旧戏”便一笔抹杀了他们。

老“听”戏的人最不喜欢“改良”的东西，他们对于已熟悉了的一举手一投足的台上的举动，一点也不肯放松。手足一乱，他们便要不悦。他们不需要舒适的座位，也不爱看什么机关布景。他们满足于以鞭来象征马，以桨来象征船，以手势来表示关门推门。

这传统的“规则”是否应该“改良”呢？

在原则上，我以为古老的“规则”能够保存还是保存的好。许多的技术，有其传统的授受渊源，不必怎样去改动他们。重要的是要怎样灌输新的内容进去。

利用着古老的唱调，民间熟悉的唱调，而唱出有新的内容的东西，人民们也会很欢迎而不会起拒绝的情调的。

许多大鼓书，相声，弹词，说书等等的民间文艺，也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灌输新的内容进去。

当然，好的值得保存的旧的东西还是应该保存着，流行的大鼓书像《长坂坡》之类，他们是不大会有时间性的。

话剧 的圈子究竟太狭小，喜欢话剧的人，恐怕只是些受了高等教育的。一方面斗不过美国的电影，一方面恐怕也不会斗得过京戏。

话剧 还是新的东西。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别的国家里，其情形也是如此。在英国，专演话剧的剧场就很少。萧伯讷的戏，听的人大半都是老头子和年轻的姑娘们。易卜生的戏，大都也很少演出。大多数的人们还是去听“歌剧”和新的音乐剧。其实，“歌剧”也是很高等的，不够通俗。“歌剧”有演出的“季节”。“听”的人有一部分是装面子，赶“时髦”，其实也未必真懂。那些音乐剧，充满了插科打诨的胡闹动作的，或以色情为号召的，所谓“大腿戏”的便是，才是大众欣赏的东西。整年的演着，同时有几十个场子演着。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人类是喜爱“音乐”的，没有音乐的戏剧，爱好的人便不多。

我们应该对这种现象有一种深切的觉悟。从事于戏剧运动的人们，应该尽量的吸收民间文艺的好处。有的应该在旧的形式里给灌输进新的内容，有的应该把他们加以部分的改革。——虽然老“听”客不怎样喜欢任何的改革，但大部分的人当然不会拒绝这种改革的。在上海，什么《诸葛亮招亲》，《火烧红莲寺》，《狸猫换太子》，《红羊豪侠传》等等，还不是把新戏的旧规改变得不少么，而喜欢的人却还不少。

我们并不是说，话剧因为“曲高和寡”便不该积极从事；我

们是说，今日之戏剧运动，并不就是“话剧”运动；话剧无疑的是戏剧运动的中心，但还须抬起眼来望望，还应该分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出来，从事于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戏剧或地方戏的改革事业。

这改革事业现在已在进行着。我们相信，对于民主的戏剧运动一定会有很成功的结果的。

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

从前许多朋友们，连我自己也在内，在讨论民间文艺问题的时候，总以为旧瓶不宜装新酒，把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歌曲、戏剧的形式及歌调利用了来写抗战的情感与故事，我们总觉得不大适宜。当时，我们听到若干抗战的诗歌，是用了旧调子来唱的，便觉得格格不能入耳。像北平印行的淞沪战的皮黄剧本，用“四小卒引翁照垣上”，等等的场面，我们都认为是不大相宜，而且有点“滑稽相”，会破坏了严肃的空气的。许多改良的皮黄戏，也未能有很好的成就，总不如旧的东西，像《武家坡》，《连环套》，《玉堂春》等等的那末受人欢迎。

当时，我们曾武断的说道：“旧瓶不宜装新酒。”

当时我们只注意到几个大都市的市民们的反应，却没有注意到最大多数的农村里的人民们的情绪。

经过了八年的抗战，经过了大后方许多次的经验的所得，这结论是应该变动了。对于各地方的民间文艺的形式我们有再认识的必要。

新的形式，像话剧、电影和小说等，人民们不是不欢迎，但更容易为其接受的却是旧的形式的民间文艺。

在大后方，大鼓书和相声便曾流行得很广。秧歌也是受很广大的群众的欢迎。原来流行的秧歌，其形式是很简单的，其唱调也是很单调的，但经过了改革，成为秧歌剧之后，其形式便大大的进步，足以表现任何内容的题材了。

我们在上海，曾经见到《兄妹开荒》的一个秧歌剧，觉得异常的新鲜、感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作为任何民间文艺的改革的范式的。

原来所谓民间文艺，其形式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常常在变易、改革之中。从前流行于全国的高腔（即弋阳腔）渐渐衰落之后，在昆剧班和京戏班里，却还有时可以见到其一二出最流行的东西。昆剧成了曲高和寡的古调的时候，也还有若干出最好的东西保存在皮黄戏时，像《林冲夜奔》、《游园惊梦》之类。

粤剧 是常常采用了新的歌调和表演的方式进去的，

“申曲”本来是坐而弹唱的，但近若干年来，也变成了彩排的或走而表演的“申剧”了。

可见革新的民间文艺并不是不受欢迎，而民间文艺的形式，其本身原来是常在进步，常在革新之中。

我们现在要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便决不能坚守新文艺的壁垒。应该对于旧有的一切民间文艺都有一番新的认识。

我们不能强迫人民大众们都来接受新文艺的形式。反之，我们应该在旧文艺形式中灌进了民主建国的思想。这样，才能发生了广大的影响与深入的作用。

民间文艺的形式是多样的，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其不同的歌调与形式。我从前曾收集到各地方的歌曲唱本一万数千种，自北方到广州都有。这些，还都是写印出来的小册子。其他，口头上流传着，不曾写下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些唱本可惜在“八·一三”的时候全部损失了，否则，倒可以作为研究的一个基

础的。

旧形式可以保留的，应该无条件的保留下来，像大鼓书、相声、秧歌调之类。其应该加以改革的地方，也须不迟疑的加以改革，像皮黄戏，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便须加以改变——如“四小卒引翁照垣上”，如果穿了旧戏装是不合理的，穿了军装，也与那种形式不调和，这必须加以改革，使之适合于这剧本的内容的情调。例如，把上场诗及行卒之类废除掉，而布置成“话剧”那样的布景和场面，便可比较的能够协调了。

我们应该开始工作。第一步，把各地方的唱本，小剧本，以及其他凡有文字写下来，印出来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成立一个民间文艺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应用的和研究的基础。像李家瑞《北平俗曲略》里的东西，在北方便可开始大规模的搜集着。许多潮州调，福州调，申曲，粤调，扬州歌曲等等，便可以在当地搜集着。不妨多搜集若干份，把中心放在上海及北平等若干大都市，而本地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图书馆。

第二步，应该有若干人在人民大众的口头上搜集若干流行的歌曲而把他们写了下来。这件事比较困难，但实行起来，也还简单。要有若干组，每组若干人，分散在各地搜集，写定。写下来的东西，也便可以归藏到各图书馆里去，作为资料。这种活的材料，较之已印行出来的，更为有用，更可以作为应用的基本东西，还可以拣选若干印行流通。

第三步，把搜集到的材料，加以研究，加以拟作，把新的精神和内容放了进去。必须注意到那歌曲的本来情调，是抒情的或是叙述故事的，是靡靡之音或是慷慨激昂的调子，都要有个明白的辨别。应该革新的地方，不妨大胆的改革着；应该保留的地方，也不妨尽量的保留着。

文艺如何与广大的人民们打成一片，是今日谈民主文艺的人

所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文艺作家们不应该再停留在窄小的新文艺的圈子里。应该从写字台上站起来，看看中国，看看人民大众的需要而写作着。

这并不是说，凡一切文艺作家们都要放弃了他们所能写作的东西，而勉强的去模拟民间文艺的形式。这只是一个呼吁，想请求一部分对于民间文艺的形式有研究、有兴趣的人来从事于这一部分的工作。

文艺的范围是很广泛的，繁赜的。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我们对于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都尊重其成就。不过，在今日苦难重重的中国，应该怎样为人民大众而服务，却是每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所应有的问题。而这个关于民间文艺的再认识的问题，对于一部分人或一大部分人，却是一个很值得仔细讨论的课题。要和人民大众们打成一片，这民间文艺的形式便不能不加以接受和应用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联合日报》）

佛曲俗文与变文

我在前几年写《佛曲叙录》一文时，曾将敦煌石室文库中所发见的《维摩诘所说经变文》、《佛本行集经变文》、《八相成道经变文》诸种，以及后代的《目连救母宝卷》、《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等等，皆作为"佛曲"。佛曲这个名辞原是罗振玉氏刊行《敦煌零拾》时所给予他所藏的三种变文的总名，我也沿其误而未及发觉——许多研究佛曲的人，如徐嘉瑞君、向觉民君，也都沿其误。去年，我着手写《中国文学史》中世卷，其中有一章是《俗 文与变文》。因为对于俗 文与变文有了一番很浅薄的讨究，便察觉出俗文与佛曲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种东西，不能相提并论的。后来的宝卷，乃是俗文或变文的支裔，所以与佛曲亦相差同样的远。

"俗文"或"变文"乃是韵文与散文联合组成的一种演说佛家故事的文体。其韵文的格式有好几种的体裁：（一）是全体七言到底的，（二）是七言之中，杂以三言的，（三）是四五七言的杂体。这一种韵文，当然是预备歌唱或朗诵用的，如后代的宝卷与弹词中的韵文一样。至其用何种曲调歌曲，或用如何方法朗诵，我们却已无从知道。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们尽是用佛曲

调子来唱的。但即使他们是用佛曲的曲调来唱，也变更不了他们不是佛曲的一个定论。因为佛曲只是一种曲调；使用这种曲调组合而成的作品，任他们如何的布置结构，却已不是“佛曲”而是另一种新的东西了。例如将北曲组合成了《董西厢》，却成了《西厢挡弹词》；将北曲组合成了《王实甫西厢》，却成了《西厢五剧》，那是完全两样不同的东西。

佛曲的来历，较之变文为早。变文，据我们所知，是唐末盛行的一体，其起源大约必更早于此时，佛曲则在六朝时代已经有之了。《隋书·音乐志》叙西凉部的乐曲，其中有“于阗佛曲”一名。《唐会要》诸书中亦载有“龟兹佛曲”诸名。陈旸《乐书》及《文献通考》的《乐考》中则于所载胡曲调二十九曲中，竟有二十六曲是有佛曲之名的：

> 李唐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总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并入婆陀调也。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并入乞食调也。大妙至极曲、解曲，并入越调也。摩尼佛曲，入双调也。苏密七俱陀佛曲、月光腾佛曲，入商调也。邪勒佛曲，入徵调也。观音佛曲、永宁佛曲、文德佛曲、婆罗树佛曲，入羽调也。迁星佛曲，入般涉调也。提梵，入移风调也。
>
> ——陈旸《乐书》卷一五九

南卓的《羯鼓录》，所附诸宫曲名中，又有诸佛曲调十一曲。大约这些佛曲是十分流行于唐代的。

佛曲叙录

小　　引

佛曲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之一种；弹词及鼓词等，俱从此变演而成。其历史至少有一千余年。今知最古之佛曲乃为敦煌石室所发现之《八相成道经俗文》等数种。此种有很大影响于民间的文学作品，向未有人注意到过。今将我个人所得到的佛曲，作为提要如下。这些作品都不是什么难得的，绝版的东西。如果费工夫到小书摊上及善书坊里去找，都可以找得到的。这次所发表的，只是我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分的佛曲的提 要。将来如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一类的东西，当再把提要续写下去。

佛本行集经俗文

《佛本行集经俗文》为敦煌石室所出佛曲之一，今藏京师图书馆，未有刊本。叙佛从兜率降人间，为净饭国王太子。生时，

从母右肋而出，备诸祥瑞。到了太子长大应婚之时，出外游历，到于东门，见一人忙忙急走。问其故，答言因家中有一生母，欲生其子，痛苦非常。太子为之不乐，回宫而去。次日，又到于西门，见一老人，白发面皱，形容憔悴。太子问之，具道年老之苦，太子又闷闷不乐而回。又次日，到于南门，见了病人之苦，又闷闷不乐。明日，到于北门，却又见尸身胀烂，卧于荒郊。于是太子经见了生老病死之苦，决意弃国弃家，出去修行。原文残缺太多，仅有数段可以完全辨认。

八相成道俗文

《八相成道俗文》亦为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佛曲之一，今无刊本。叙释迦如来于过去无量世时，不惜生命，常以己身及一切万物给施众生。某日，我佛观见阎浮提众生业障深重，苦海难离，欲拟下界，拔超生死。遂托生于迦毗卫国为太子。生时从母氏右肋而出。既生之后，九龙吐水沐浴一身，举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于地，东西徐步，起足莲花。诸大臣却以为太子本是妖精鬼魅，存立人间，必定破国灭家。当时文殊即化为一臣，越班奏对，救全了太子。太子十九岁时，恋着五欲，亏得天帝释劝化了他。某日，太子去巡游四门，天帝释遂各化一身于此四门，令太子悟出生死之道。在东门他化为一人，匆匆而走，说出生之苦；在南门，他化为一个老人，说出老之苦；在西门，他化为一个病夫，说出病之苦；在北门，他化为一个尸身，倒于地上，使太子悟出死之苦。于是太子遂决心到雪山去修道。

京师图书馆又藏一本《八相成道俗文》，文句与此本大同小异，颇可相证。惟仅至太子至东门见一人行色匆匆，说知家新妇难产为止，此下皆阙。

维摩诘所说经俗文

《维摩诘所说经俗文》亦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佛曲之一，未有刊本。仅存第二卷持世井，其他并阙。这一卷中，叙的是持世井坚苦修行，魔王波旬，欲破坏其道行，便幻为帝释之状，从万二千天女，鼓乐弦歌，来谐持世井修行之所。这些天女，一个个都是如花似玉之貌，或擎鲜花，或献异香，或合玉指而礼拜，或出巧语而劝告，“或擎乐器，或即吟哦，或施窈窕，或即唱歌”，任伊铁作心肝，见了也须粉碎。持世井不识魔王，错认作帝释，与他谈了许久。魔王说，“将天女一万二千奉上师兄，可酬说法，幸望慈悲鉴纳。”持世井却坚辞不受，说：“我是修行菩萨，我是出世高人，一身尚自有余，何要你许多天女。”第二卷至此即止。

佛 曲 一 种

此佛曲一种，未知何名，见《敦煌零拾》中，原迹藏上虞罗氏，乃敦煌石室所发见佛曲之一。全文首尾不全，仅余中段；叙舍利佛与六师斗法事；波斯匿王令佛家立于东边，六师立于西畔。六师先化出宝山一座，顶侵天汉，顶上隐士安居，更有诸仙游观，驾鹤乘龙，仙歌缭乱。四众谁不惊嗟，见者咸皆称叹。舍利佛虽见此山，心里却无畏难。须臾之顷，忽然化出金刚，其大无比，口犹江汉之广阔，手执宝杵，杵上火焰冲天。用此杵打出，登时粉碎，莫知所在。原文至此即止，底下并皆残阙。

文殊问疾第一卷

此亦为上虞罗氏所藏敦煌石室中发见的佛曲之一种，今刊于《敦煌零拾》中。叙佛使文殊到维摩诘处问疾事。佛先在会上，问五百圣贤、八千菩萨谁能前去，皆曰不任。无人敢去，酌量才辩，须是文殊。于是佛告文殊曰："吾为维摩 大士染疾毗耶，汝今与吾为使，亲往毗耶，诘病本之因由，陈金仙之恳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辞。"文殊乃合十指掌，立在筵中，说道："去即不辞为使去，幸凭圣力赐恩怜。"原来维摩辩才无碍，词江浩浩，"能谈妙法邪山碎，解讲真经障海限。"故大众俱怕去。今见文殊肯去，无不欣慰。于是文殊遂别佛而至维摩方丈处。原文至此而止，底下尚未完；也许这第一卷已完，而第二卷则未见。

佛 曲 一 种

此亦为上虞罗氏所藏敦煌佛曲之一，与上列二种同见《敦煌零拾》中。原文未有标题。叙西天有国名欢喜国，有王名欢喜王。王之夫人有名有相夫人者，容仪窈窕，如春日之夭桃。自入宫中，极称王意。正当富贵欢悦之极处，于某日歌舞方酣之际，国王见夫人面上身边气色，知其只有七日之命，即当身亡。于是不禁泪下。夫人见王忽然下泪，再三诘问，王只得以实告，于是夫人乞归辞别父母。父母闻知此事，亦大惊失色，力求救治。闻有石室比邱尼有威德，欲往求之，以延身命。石室比邱尼却劝夫人了教求生天，莫求浮世寿。于是夫人日归，便乃日亡，生在天中，受诸快乐。原文至此，下阙。

香 山 宝 卷

《香山宝卷》为许多最流行的宝卷中之最古者。相传为宋普明禅师于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者。一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共二卷，有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民国三年出版。又有《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一种（咸丰壬子，上海翼化堂刊行），内容事实与结构俱与《香山宝卷》相同，仅改作观音菩萨的自叙传的口气而已。

迦叶佛时，须弥山西，有一兴林国，人皇婆伽，年号妙庄。人民安乐，国土阔大，只苦未有太子。皇后宝德连生二女，名妙书、妙音。到妙庄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又生一女，名为妙善。此公主并非常人，乃是仙女转世。妙善不觉到了十九岁，每告上苍，愿舍皇宫，出家奉佛。宫娥彩女见她在宫中修行学道，尽都笑她。一日，妙庄皇帝坐朝，想及尚无太子，心中抑抑不欢。群臣跪奏，三位公主，青春正当，合招驸马，亦可继后。皇帝便下令为三位公主招驸马。大公主招一位文人，二公主招一位武将，惟有三公主立意修行，不肯招夫。皇帝大怒，便囚禁她于后花园。公主却喜得出宫门，如鸟出笼，如囚脱枷，反为自在无忧。一月之后，皇后想念女儿，求皇帝宽赦了她。皇帝便叫她及二女和宫娥，逐一的去劝说妙善，要她回心转意。不料妙善固执如故。半载后，妙善便到了白雀寺修行。皇帝叫尼僧劝她回来，不然，便将毁寺灭尼。尼僧 设计磨难她。公主在寺吃了许多苦，都能容忍。尼僧无法劝她，也无法逐她，便去回报皇帝。皇帝大怒，起兵围寺放火，亏得公主刺血，向空喷一口，即时成为红雨，灭了大火，保全了尼僧与庵寺。皇帝更为愤怒，便派兵捉拿了公主到京。用刀斩她不死。公主祷天容其一死，免与父王斗

气。再用弓弦绞定咽喉，便即气断命终。当时，山崩树倒，海干河竭，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本国他邦之人无不悲叹。突然的有一只猛虎跳出，衔了公主尸身到黑林中去。于是公主魂游地府，以其慈悲大愿，救度了不少恶鬼超生。阎王恐怕地狱为虚，便送她还阳。公主还阳，独自在林中悲哭。因了太白金星的提示，便到了香山悬岩洞中去修道。九载之后，便成了道，名曰观世音。这时，玉帝以兴林王毁佛灭法，敕差瘟部行病使者送病与他。于是妙庄皇帝得了不治之症，痛苦难忍。香山公主已知其事，便化身为僧 人去救他，说须用不嗔人手眼，和合灵丹去医治。同时，并叫他们到香山悬岩洞去求不嗔人手眼，果然得了她的手眼，治好了病。国王与皇后便亲到香山谢她。不料舍手眼的仙人，却是自己的女儿。皇帝祷求“再生手眼如旧日”，果然，她的手眼复生了。于是妙庄皇帝及皇后宫妃俱改行修道，崇信佛法，得归净土。

鱼篮宝卷

此卷一名《鱼篮观音二次临凡度金沙滩劝世修行》。凡一卷，上海翼化堂刊行，民国八年出版。却说宋朝时，海门金沙滩住户数千家俱为恶人，玉帝大怒，欲令东海龙王水没沙滩，将众灵魂打入地狱。恰逢南洋教主，即观世音菩萨前来朝帝，闻知此事，心中不忍，奏 道：“请宽限数月，臣士愿往金沙滩劝化凶徒。”玉帝准奏，大士便到了金沙滩，变作卖鱼婆，沿街叫卖，却并无人理会。于是又一变而为青春女郎，手提鱼篮。这次却惊动了全村。有一个马二郎，绰号蚂王，是恶人之领袖，便出来盘问她的来历，并劝说她嫁人。大士道：“我有誓愿在先，无论何人，念得莲经甚熟，吃素行善，则愿与他为妻。”于是她便在晴天寺内

教众念诵莲经。果然许多恶人都放了他们的作恶的事业而专心去念经，欲背诵得烂熟，取得这娘子为妻。一月之后，大士向马二郎吹了一口气，他便能熟背莲经如流行了。于是马二郎便打点与卖鱼女郎结婚的事。正在结婚之夜，娘子忽然腹痛而亡。临终之时，她说明自己乃是为了救金沙滩人民之苦难而下世的。马二郎悲哭甚哀，自此改行为善，劝人修道。二年有余，此村竟成为善地。某一日，马二郎忽想起娘子有云，观音救众，违了玉旨，降凡三载，至今已满，何以未见升天。大士被他此念惊动，便化身为一僧，去对马二郎说，卖鱼女郎乃是其妹，欲开坟验看。坟一掘开，材盖升空，化为一道彩云，娘子手提鱼篮，与和尚援手腾空，二身归一，坐在云端，又劝化众人一番而去。马二郎遂雕木为鱼篮观音像，日夜礼拜。家家户户俱仿之，遂流传至今。

孟姜仙女宝卷

本书题“云山风月主人编辑”；通行本有二：（一）上海翼化堂刊本，壬子年出版；（二）上海文益书局出版，石印本。二本文句略有异同，首尾情节则完全是一个样子。

此书所叙孟姜女故事，较之其他民歌及故事所叙的颇有不同。兹略述之，以作参考。

秦始皇统治人间时，造阿房，筑长城，多行无道。某一日，恰是天宫冬至佳节，诸仙俱去朝贺。有一位芒童仙官见下界秽气冲天，便发大愿心，欲下去解救万民之难。他对仙姬宫的第七仙姑说知此事。七仙姑劝他莫管闲事。但仙童却一径下凡去，到苏州去投了生，名为万喜良。仙姑不忍坐视，亦到了人间，遁身入大冬瓜中。后为姜氏婆婆及孟员外剖瓜得见，互相争夺，依了县主的调解，作为孟姜二姓之后，故名孟姜女。却说玉帝一日坐

朝，知芒童、仙姑私自下凡，颇为恼怒，便决定把救民大事，成就在他身上。就命太白金星到人间，传童谣道：

姑苏有个万喜良，一人能抵万民亡，后封长城做大王，万里长城永坚刚。

此谣传到始皇耳中，他便悬赏捉拿万喜良。喜良只得离家逃难在外。一天，到了苏州，进了孟员外花园之中。恰遇孟姜女游园跌入水中，喜良把她救出。孟员外因此把她许他为妻。正当二人结婚之晨，兵隶来捕了喜良去。喜良被埋到长城下，代替了万民之死，始皇封他长城万里侯。那边孟家却还不知喜良死耗。孟姜女正要亲自送寒衣到长城，喜良却在夜间托梦给她，说自己被埋而死事。孟姜女便到了长城，哭倒了长城，露出喜良尸骨。始皇见她美貌，欲叫她入宫。她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为喜良造大丘坟，二造万王庙，三御驾亲祭王坟。始皇一一依允，到了坟庙俱成，始皇御祭时，孟姜女却跳入焚化纸锭的火中而去。于是芒童、仙姑始得玉帝之宽恕而归位，并度了两家父母为仙。

消灾延寿阎王经

此名为“经”，实则体裁全为宝卷。常州乐善堂刊印，光绪癸未出版。以《岳传》中胡迪见岳飞被杀，而秦桧却安荣尊贵，心中未免愤愤不平，直到阎王殿，大骂善恶无报，将神像打坏事为纲领。因此，他的魂被引到地狱，周历十殿，考察因果报应之事实。中间却不甚写胡迪之事，也不以胡迪为游历的中心人物，仅详叙十殿审判并责罚罪人的情况，直到了最后，方再提起：“胡迪游过地府，观看十殿善恶昭彰，丝毫不爽，见过岳王父子

上升天堂，秦桧夫妻堕入地狱，醒来时候，已一天一夜矣。”且便以此为结束。结构实极松散，不能算它为叙述故事的作品，只可归入劝世文之一类中。以其体裁为宝卷，故姑列于此。

鹦哥宝卷

此卷凡一册，镇江宝善堂刊行（光绪辛巳出版）；又有《鹦儿宝卷》一册，常州乐善堂刊本（光绪辛巳出版），二本情节结构俱极相同，仅文句略有歧异而已。此卷目的在劝孝，而借白鹦鹉的故事为劝化之工具，情节很有趣，颇与一般可厌之善书不同；我们常在观音大士的画像上，见她的头上，有一只白鹦哥口衔一串念珠，在那里飞翔着。这就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翁。白鹦哥的母亲，因夫病死，悲抑成疾，思食东土樱桃，小鹦哥便欲去采来奉母。不料他飞到了东土，却坠入众猎户手中。他口吐人言，说明自己原为母病采樱桃而来；众人颇觉心惊，鹦哥又念劝孝文，众猎户因此改恶向善。但不肯放他回去，要带他上十字街前劝化一切人。鹦哥无法，只得如言说偈劝人。那边，老鹦哥却一天天的病体沉重，终日思念孩儿，不久便故亡了。这边，小鹦哥却又为一个任员外抢去，锁在笼中，也思念母亲不已，但一面却仍不断的劝化世人。一天鹦儿挂在大门门楼，忽抬头见达摩祖师从西而来，便求他传授脱笼之计。后来，鹦哥依计，乱跳一番，死于笼中。员外把他取出，放在楼上，他却乘机一展翅飞回西域去了。到了窝巢一看，不见老母，心中苦闷，作诗一首，昏死在地。适圆通教主在庐山赴蟠桃大会，路过此地，将净瓶甘露救活了他，并超度他的父母投生人身。鹦哥自己却跟随了菩萨，到南海去，跟他护法把法参，“永脱轮回生死苦，不生不灭不临凡。”

延寿宝卷

《延寿宝卷》一卷，上海翼化堂于宣统元年刊行。大约是预备在人家寿筵时宣唱用的。也是一部劝世文，却结构得很好，并不讨人厌。宋仁宗时，有一长者金良，四十无子，因广行善事，感动上天，送了一子与他。此子取名金本中，注定九岁夭亡。不料到九岁时，金良夫妇大病一场，本中剖心疗亲，因此上帝使他延寿十年。到了本中十九岁时，三曹亲身去追取他，却又为他善念所感动，奏明上帝，又延寿十年。到了他二十九岁时，中了状元。他父亲要他去讨债，他却把帐簿取来都火焚了。因此，又得延寿十年。到了三十九岁，他因无子，娶了一妾，不料此妾乃是清官之女，他便送她还家，还赠钱给他们。有了此善，又得加寿二十，赐生三子。二十年之后，他又因不责婢女打碎玉碗之故，再得加寿十年。到了他六十九时，有六贼偷去了他佛像上之明珠，但他并不责备他们，反送钱给他们，劝化他们去邪归正。因此，赐他九孙，又增十年寿，到了七十九岁，他又启建念佛善会，无常二鬼要去捉他，却已不能近身。嗣后，遂活到百岁，坐化而被接引到西方去了。

珍珠塔宝卷

《珍珠塔宝卷》凡二卷，光绪庚寅杭州景文斋刊行。此书先已有弹词盛行于世，此系从弹词重述者。明时，河南祥符县有一人名方卿，世代为高官，不幸父为奸臣害死，家又数遭回禄，因此，母子二人只得同住坟庄中。某一天，他动身到襄阳去探望他的姑爹姑娘，想他们总可有些照应。不料，方卿到了襄阳，姑夫

陈廉虽有意照应他，他的姑娘却忮刻的把他赶逐门外去了。陈廉有一女，名翠娥，知道了此事，心甚不安，便把一座珍珠串成的塔，暗藏于点心中，送给方卿。陈廉自己知道了此事，也大怒，立刻宣誓不再与妻见面。方卿走到中途，取出点心一看，见了珍珠塔，不免吃了一个大惊，但他当然明白了他表姊的好意，正当他在路亭中休息时，他姑爹又追了来，安慰着他，且把翠娥许给了他为妻。方卿继续上路，却遇着了强人邱六乔夺去了珍珠塔。方卿幸为提督毕云显所救，同到云显家中；云显又把他的妹子许给了他为妻，一面，他在毕府读书，一面差人送银子回家，接他母亲出来。不料，差人吞没了银子而中途逃走，他母亲却只始终在家中等候着她儿子的归来。最后，却不得不自己出去寻找她的儿子。到了襄阳，住于尼庵中，与翠娥等相见了。那时，抢珍珠塔的强盗已捉住正法，他们都还以为方卿已丧于强盗之手，甚为悲哀。然方卿这时却正中了状元，为七省查盘御史。他到了襄阳，假装了一个以唱道情为生的道士，见了他的姑娘，调侃了一番才显出他的尊荣富贵的真相。于是他们母子夫妇便于此团圆了。

如如宝卷

《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一卷，杭州玛瑙经房印行。有一得道和尚，名唤如如，立愿要度尽众生。一日在山打坐，见大贤县有一王文，家中富足，却并不好善。如如知他前身是个化主道人，便要下山去度他。王文却不听他的劝说。后来经了许多次的感化，王文便终于跟了他到山上去修行。不料他还有四个帮闲兄弟，见他去了，无人依靠，便又到山上巧辞劝他回家。不料他到了家，其灵魂却为阎王所招去，游历遍十殿，如如

祖师赶去救他，直到了望乡台方才追到了他，而得到阎王的宽恕。王文既回生，遂普劝世人修行。后来遂坐化而去，其妻张氏亦坐化归西。至于那四个恶友呢，他们却俱先后受了应受恶报。

五祖黄梅宝卷

《五祖黄梅宝卷》二卷，杭州玛瑙经房印行。黄梅山上有一黄梅寺，原是佛祖出世之地，始以一祖传于二祖，二祖传于三祖。今那四祖神通广大，佛法无边。一天，他出灵见五祖在世为张怀，混迹红尘，不思修道。就令二僧下山，指引修行。果然，张怀被他们一劝说，便决心要去修道。任家中妻子如何的劝阻，他都不听。他到了黄梅寺，参见四祖，四祖叫他到寺后山中，栽松千株，日日挑水浇松，并做诸苦工。张怀并不怨苦。他妻子于某时来看望他，见他憔悴不堪，为之大哭，以死劝他还家。张怀却呼感天神，把他们母子二人摄回家中。他们见佛法如此广大，便也都去修行。六年之后，四祖命张怀向西南方而去。他便于浊河边，投入祝员外之女身中为胎。祝小姐因此受了千千万万的苦。她的二哥劝父亲杀她，亏得为大哥及母所救，出居于外。后来，竟沿街求乞。五祖，即张怀，乃于此时出生于此。到了四祖归西时，众僧便迎了五祖主持黄梅寺。祝员外这时忽生了恶疮，到黄梅寺去求药。五祖乃对他说明了他母亲乃是贞女及他自己出生之始末，于是祝家父子兄妹便复团圆而俱去修行了。

梁山伯宝卷

《梁山伯宝卷》二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某一个七夕，天上的牛郎、织女忽动思凡之念。玉帝大怒，贬责他们下凡。于

是牛郎投身于梁家，是为梁山伯，织女投生于祝家，是为祝英台。在梁山伯十八岁而祝英台十六岁时，杭州开设了一所书塾，山伯由家赴杭，进去读书，英台改扮了男装，亦去读书。她嫂嫂讥刺她，但她却不顾一切而去。他们在中途相遇，结拜为兄弟。同在书塾中，攻读了三年。这三年中，二人同桌读书，同床睡眠，但祝英台却总不露出女儿的真相来。偶然的，山伯亦微猜到她是女身，却总为英台掩饰过去。最后，英台恐她的真相要被发现，便辞别了他们而归家。临别时，方告诉师母说，她乃是女子，叫山伯到她家中去求婚。山伯送了她一程道，她屡次点明山伯，要他明白她是女人，但山伯的灵魂现在却为太白金星所收去，所以变为不动情的，毫不明白她的带挑拨的话语。不料英台到了家后，父母却把她许给马天荣之子马文才为妻了。英台闻知此事，哭得求死不能。恰好山伯从师母处，果然得了英台要他去求婚的消息，便赶到了祝家，却已太迟了，太迟了！英台对他说明了一切，山伯回家便得了很沉重的病，不久，便死了。英台知道了这个噩耗，昏晕了好几次，恰好，那时，马家又择了吉日来迎娶。英台便要求身着素服，先到山伯坟上去祭吊。父母答应了她。她在坟前，哭了又拜，拜了又哭，忽然山伯显灵，把坟裂开。英台立刻钻进坟中。坟随即复合。待丫头们连忙去扯她时，人已不见，只剩了裙子在外了。这时马文才也死了，到了阴司去控告山伯劫夺他的妻。阎王把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说他们将化蝶上天。他才明白一切，而又还魂回人间了。员外听他如此说，甚以为异，因差人把坟掘开来看，果然不见了山伯及英台之尸体，只见双蝶翩翩的由坟中飞出，飞到天上去了。

还金得子宝卷

《还金得子宝卷》与《昧心恶报宝卷》合刊为一册，上海仁记书局石印本。有兄弟三人，吕玉、吕宝、吕珍同居。吕宝生性不良，把吕玉之子喜儿拐去卖钱。吕玉念子悲戚，便出外贸易，以便寻访。数年之后，一无音耗。一天，他在坑厕上拾到二百余金，失金之人，正欲自缢，却为他所救，且还了他的金。他们同到自缢者之家中，却寻见了喜儿。父子二人同归，中途见一渡舟翻了，吕玉取出五十两白银悬赏救人。救了人起来，其中的一个却是自己的兄弟吕珍。原来吕宝在家无所不为，又要逼吕玉之妻改嫁，故吕珍出来寻找吕玉。不料却在此相见。家中，吕宝果然设计要偷偷的把吕玉妻嫁了，不料错忙中，却把自己的妻嫁去了。那时，恰好吕玉、吕珍同归。吕宝无颜相见，遂逃出投江而死。

昧心恶报宝卷

金钟性情悭吝，见妻斋僧，便生恶念。到药店买了些砒霜，和入面中，做了四个烧饼，预备送给和尚吃。那和尚一时因病未吃。恰好金钟二子到了寺中游玩，和尚便把饼给他们。二子吃了，一时俱中毒而死。他的妻亦啼哭悲伤而亡。金钟终于自己对众忏悔了一回，也自杀了。

伏虎宝卷

此卷题平江于少山编，石印本，不知出版处。叙的是伏虎罗

汉的故事。清顺治时，有一人名王老虎，生平无恶不作，害了不少的良民贫人。某一日，到乡间去收钱粮。正欲强迫田户们卖女售鸡偿还，忽然，在夜间，他听见田户的鸡，在鸡罩内说话，说因为王老虎，她将被杀供馔，小鸡们均将被卖，且不仅此，主人之女，亦将出卖。老虎听了，吃了一个大惊。第二天清晨，问田户时，果有此事，便代他们完纳了钱粮，心中闷闷不乐的回家，并立意要去修行。他到了寺中，和尚却怕他，不敢收留。他不得已，独自凄迷的走到了山岭之中，天色已黑，小雨如丝的落下，只得坐在石上。忽然一阵狂风，来了一只白额大虎，张牙舞爪，向他而来。他自知作恶多端，却叫老虎来吃他。不料这虎却丝毫不动，驯服如家狗。于是他遂带了这虎，同行修行。这次和尚念他志诚，却收留了他。于是他便天天偕虎出寺，到村中化斋，到了第三年的元旦，众人见他骑上虎背，忽然一阵狂风，他与虎俱升空而去。这古迹至今尚存。

立愿宝卷

此卷为上海翼化堂石印，出版于光绪丁酉。叙李宝山常常朝山进香，某一次，却遇一道士，指点他进香拜忏之真义，并交给他一本宝卷，就是这《立愿宝卷》。卷中共说明十四大愿，都是劝化世人的，如孝顺父母，勿溺女婴，敬惜字谷，戒杀放生，勿吃牛犬等等。并不能算是一部故事，乃是纯粹的教训文，不过用宝卷的式样写下而已。

赵氏贤孝宝卷

《赵氏贤孝宝卷》二卷，系重述有名的传奇《琵琶记》之故

事。陈留蔡邕，字伯喈，因父母年老，不欲出去应试。但他父亲则尽力掇他去。这里写伯喈别母及妻，与其母之恋子不忍别的情况，写得很不坏。伯喈到京，果然中了状元，但为丞相牛祝所留住，逼他与牛小姐结婚。他不得已只好允许了他。但心里却时时刻刻记挂着家中之父母及妻。牛小姐曾一度劝她父亲放伯喈回去，但牛丞相却断然的不许诺。后来不得已，只好答应差一个下人送伯喈的信及银子到他的家。不料这个差人却中途逃去，并不把信送到。这里伯喈是享着富贵荣华，而他的家中却贫苦不堪，又遇着荒年。完全靠了他的妻赵五娘之苦心经营，始得勉强度日。后来，蔡公、蔡婆又相继而死。她卖发买棺，以麻裙兜土造坟。葬事既毕，便画了公婆真容，背了琵琶，沿路唱劝世文为生，而到京中去寻夫。她先与牛小姐相见了，二人结为姊妹，然后才见到了伯喈，数说他的不顾家庭之罪及家中之苦况。伯喈上表陈情，始得回家祭墓，赵五娘与牛小姐俱得了封赠。

金锁宝卷

《金锁宝卷》一卷，光绪庚子常州孔涌兴重刊行，系关汉卿有名之杂剧《窦娥冤》故事的重述，但颇有不同处，尤其是结局；《窦娥冤》结局是很悲楚的，这里却仍改为团圆的局面。悲剧的趣味，当然是减削了不少。蔡廷文乳名锁儿，因幼时打有金锁锁其颈上，故名叫锁儿。曾聘定窦天章之女窦娥为媳。不料锁儿过黄河，因与东海龙王公主有三年之姻缘，遂溺于水，暂住于水晶宫中。同时，窦天章因欲赴考，把窦娥送到蔡家为养媳，借了几两银子为路费。天章刚把女儿安顿好而去，而锁儿的凶闻已至。婆媳二人痛哭了一回，相依为命的度着日子。某日，蔡婆因卢医欠她银子，去问他追讨，不料卢医却诱她到了旷野，要把她

勒死。亏得张留儿经过救了她。自此留儿及其母遂住于蔡家，他见窦娥貌美，常常调戏她，但都为她所严斥。他因向卢医处取了砒霜，要毒死蔡婆，以便与窦娥为婚。不料却毒死了自己的母亲。他到官府控告，窦娥受了杀人之罪。但当她于六月处决时，天却下了红雪，因此停刑。恰好她父亲天章到此，审明了这案，把留儿杀了。同时，蔡廷文亦由水府回到人间，中了状元；乃得与窦娥团圆。

妙英宝卷

《妙英宝卷》一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宋太宗时，东京徐文庆生一女名妙英，自幼持斋念佛。徐员外无子，欲将女儿招一门女婿，以接香烟。妙英执意不从。徐员外生了一计，骗她到城里看灯，却用一乘小轿把她送到夫家去了。其婿王承祖正在逼她成亲时，却起了一阵大风，妙英在风中乃为天神所保护，而摄送到白云山石洞中修行去了。这里，徐员外却不信女儿为神风所摄去，只当是王承祖所杀。承祖因此被定罪充军。解差押他经过白云山时，恰遇妙英在修行。他便看破红尘，拜她为师，改名妙静。后来，解差回去一传说，太守及王、徐二家父母以及当今皇上、满朝文武都去山上修行。寅年正月初三日，妙英乃得白日升天，成为白衣大士。

刘香女宝卷

《太华山紫金镇两世修行刘香女宝卷》二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宋真宗时，山东太华山紫金镇上有开酒饭店的名刘光，生一女，取名香女。刘香女自幼持斋把素。感化了她的父母，使

他不杀生物，改设素面馆。有一天，有刘员外到面馆吃饭，见了香女，便订为第三子马玉之媳。后来，香女父母同时坐化，马家便来娶了她去。马玉也受了她的感化。但结婚不到三天，却被两个伯姆在婆婆面前挑拨是非，使她不得与丈夫见面。又时时毒打她。后来叫香女住到坟堂上去，却又受了不少苦。这时，马玉已中了状元，将次回家。两个伯姆，怕她回家为诰命夫人，便假做了她在外与人通奸的谣言。婆婆把她叫了回来，毒打了一顿，逐她出门。她只得沿街抄化度日。常常使恶人改行向善。马玉回家，知他妻子受了许多苦，大哭了一顿，定要寻她回来。香女回了家，却不肯与她丈夫同住；他父母遂劝他又娶了金枝小姐，二人同赴潮州太守之任去了。香女却仍在外居住。某一日，马家全家都因吃了一个团鱼而被毒死，只有一个婢女，向来吃素的，得免于难。香女因回家殡殓了他们。同时，马玉在潮州忽然叫喊一声，晕绝倒地；他的灵魂到地狱游历了一遍，亲见父母兄嫂等在那里受罪之状。醒来之时，恰值香女报丧之信至。遂于是夜奔丧回去，追荐亡人，使一家亡人都得离罪超升。许多年之后，香女、马玉及金枝等俱得坐化升天，马玉为无愚佛，香女为宝月尊。

蓝关宝卷

《韩湘宝卷》一名《蓝关宝卷》凡二卷，上海翼化堂光绪甲午重刊本。韩湘子度韩公故事，初见刘斧的《青琐高议》中。后有小说，又有道情。这部宝卷乃是道光辛酉时，烟波钓徒风月主人把小说译成了的，分十八回。韩湘子乃是白鹤童子，由钟、吕二仙送给韩会为子。会弟愈，字退之，乃是天上冲和子被贬下凡。韩湘子长大之后，努力修行，见其叔父愈沉溺尘世之富贵

中，乃设种种方法去度化他。经过了十二次的度化，最后才告成功。于是韩氏全家俱成了正果。韩湘子亦成为八仙之一，与钟离、洞宾、铁拐等并列仙班。

白蛇宝卷

《白蛇宝卷》凡二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宋真宗时，峨嵋山中有一条白蛇，修炼一千七百余年。某一次蟠桃大会，观音菩萨带挈她赴会。却为西池金母娘娘道破机缘，说："凡为仙者，必要酬恩报德，方可位列仙班。你的恩人，在一千七百年前救你性命的，现世在杭州，姓许名汉文，你去报答了他，再来赴会。"那白氏即到杭州，收服了青蛇为婢，名为小青。后来，果遇到了许汉文（即许宣），以借伞为由，与他订了婚约。但因盗了官库内元宝给他，却使他被判决充军到苏州去。白氏主婢追到了苏州，与许宣成了夫妻。某一个端午节，白氏因饮雄黄酒，现了原形，吓死了许宣。她冒了千艰万险，到南极宫中盗了仙草去救他。中途，被鹤童所追，几乎丧了性命。自此，又安居了一时。一夜，白氏又与小青摄来了三百担檀香；客人投江自杀，为金山寺僧法海所救。法海知道此物为白蛇所摄，便到许家求布赐檀木刻佛像。许宣全数捐了给他。佛像造成之后，许宣偷偷的到了寺中，法海便把他留住。白氏与小青追到了寺中，要唤回许宣。但法海任凭她恳求都不管。她便使神通，水漫了金山。因终于敌不过法海，便逃到杭州去。法海因许宣孽缘未了，又把他送到断桥，使他与白氏相会，不久，白氏便生了一子。生子之后，法海却来收服了她，把她镇压在雷峰塔下。白氏所生之子名梦蛟，后来中了状元，到塔边去祭母亲，又遇到法海，方欲为母报仇，这次，他却释放了白氏，与她各驾祥云，向空中渺渺而去。许宣剃

度为僧，也成了正果。

目莲三世宝卷

《目莲三世宝卷》凡三卷，上海翼化堂刊行本。此本格式很古，似其出现乃在传奇《目莲救母》之前。傅员外娶妻刘青提。他一生好善，生了一子，取名萝卜，又名目莲。不久，他便坐化升天而去。目莲请僧追荐了父亲后，亦辞母出家为和尚。刘氏有兄弟刘贾，力劝姊姊开荤。刘氏听从了他，因此暴死，且被拘到地狱受罪。目莲自从母亲身亡之后，日夜啼哭，不知她可曾到西天，有好处否。因此，立愿到西天去寻她。经过天河，脱了凡胎。他到庐山，佛告诉他，她乃在地狱中受罪。于是他赶速的追去。佛并给他九环禅杖，以便点开地狱门，救出他母亲。目莲到了鬼门关，经过孽镜台、破钱山、剥衣亭、寒冰池、神鸡山、血污池、滑油山、望乡台、枉死城、刀山、恶狗村、孟婆店、奈何桥，历经地狱各处，察看各种惨怖之刑罚，总追他母亲不到。直到了阿鼻地狱，才知她在狱内。于是目莲手执禅杖，用力向狱门一戳。不料狱门大开，里边众孤魂都逃了出去。目莲母子方才相见，却被十狱阎王扯到地藏王菩萨处。菩萨叫目莲先把放出之八百万孤魂收回来再说。于是他出生在人世，成为黄巢，在唐末起兵扰乱天下，杀死了八百余万人，即把他所放走之孤魂都收了回来。但阎君又要他收回猪羊性命。于是他又出世为屠夫贺因，生平屠杀猪羊无数。到了功行满时，却改行向善，为观音菩萨所引去，参透机关，方知是目莲投胎。于是又去见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哀求赦母超升。这一次，得了他的许可，只用禅杖轻轻的向狱门三点，母亲才得释放出来，与傅员外及目莲同登天堂。

还金镯宝卷

《还金镯宝卷》一卷，丙辰年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昆山王御家贫，父母早亡，仅与一书童寿三同居于坟堂。他托伯父昆友去向岳父高爷借贷，以便赴京考试。不料高爷不肯。亏得岳母私自借了金钱缎匹给他，却又为一恶友汪桐所窃去。小姐因此带发在尼庵修行。王御取了原来聘礼黄金镯一只而上京去求功名。不料，他却下第而归。以后，再到京城，又因贫受人困逼，便自缢大悲阁上奎星之前。阁后却是李东阳所住。他救了王御，代他揄扬。果然，王御终于中了状元，荣归而与高小姐结婚。

何仙姑宝卷

《吕祖师度何仙姑因果宝卷》凡二卷，上海翼化堂刊行。吕岩字洞宾，身列仙班。一日忽然想起，上八洞下八洞神仙班中，各有一个女仙人（即骊山老母及麻姑），好到王母台前敬酒，独有他的中八洞，却缺少一个女仙，于是不免下凡一趟，要去度一个女子为仙。到了杭州时，忽见一道白光冲上虚空，挡住他的去路。他拨开云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女子在修行念佛。他便变一个云游道人去试她。她原来姓何，是一家开药店的女儿。她父母不许她修道，她因此受了不少苦，却始终志道不懈。吕仙试了她几次，也见她道念甚坚。于是吕仙便度了她去。不料她的师兄黄龙却驾云要去追她回来。他与吕祖斗了一场法，亏得观音大士把他性命保存了。后来他真心修行，何员外夫妻也修行念佛，持斋戒杀。终于由何仙姑度了他们升天。

秀女宝卷

《秀女宝卷》一卷，杭州玛瑙经房刊行。隋炀帝时，山西陶惠生有一女，名秀女，自出母胎，便不吃荤腥，陶家一家也都好善。某一天，他们到白衣庵中去拜佛，却被强盗天寿王通把秀女骗去，卖到刘文家中为妾。这里，陶惠伤心万状，出赏格寻秀女，也始终不曾寻到。秀女在刘家拒绝与刘文成亲，为大娘虐待万端。丫头秋兰和她很好，沉香则为她对头。后来，秋兰私和平妈妈同到陶家去报信。这里，秀女却被大娘用滚汤冲死，魂游地府，重复还阳。又得何仙姑度她成仙真。她复回刘府，见雷打死沉香，又感化了刘文和大娘向善。恰好这时，陶惠寻到了刘家。他们遂一同回去。天寿王通这时才见寻女赏格，又想得钱，便去报信，不料乃自入罗网。后来，秀女与父母及秋兰俱得道西行。

雌雄杯宝卷

《雌雄杯宝卷》凡二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周僖王时，有交趾国献送瓦杯一对，一雌一雄，能高奏歌唱。僖王付与苏后掌管。有梅妃与后争宠，骗后将雌雄杯带至妃宫，却把这对杯打碎了。因此，僖王把苏后宣告了死刑。亏得有一位大臣潘相，忠于国事，把苏后暂送至家中藏匿，而使他的第三夫人窦金莲去代死。正当行刑之际，天神把她救了，送到一个庵中存身。这里，梅妃打听出苏后实是藏匿在潘府，便带兵来搜查，却为潘相设计解脱。不久，潘相又设计把苏后送到外县。恰好在庵中与窦金莲相见，二人遂同住一处。这时，苏后恰生了一子。过了十余年，梅妃之奸谋乃发露，僖王又迎了苏后还宫，而以她的子为太子。

希奇宝卷

《希奇宝卷》一卷，苏州玄妙观得见斋同治丙寅刊本。赵培基家境寒苦，生了一子，因孝母之故，致无余食给子吃，他便爬出去吃狗屎。以后则成了一个习惯，人人都叫他狗郎。他有知觉后，常以此责骂他父母，他父母只默默无言。到了他十八岁时，这个习惯才更改，而赵家同时也渐渐的宽裕了。

现世宝卷

《现世宝卷》凡二卷，杭州玛瑙经房光绪五年重刊本。唐太宗时，月宫中有玉英，因见凡间恩情，动了思凡之念，与天篷元帅笑了一笑。上帝便把他们二人贬到下界为人，玉英投生何家为女，天篷元帅投入单姓为子，名惠先。玉英父母死亡，一恶叔因赌输，正想把她卖去，恰好遇见善人富氏，把她救了。单惠先是做裁缝的，某日到富氏家中，与玉英相见，便互相眷恋，富氏即把她嫁给惠先了。快活的同居了数载之后，又因恶霸钱都大之见色起意，而把二人分开了。都大假装请他去做裁缝生活，却把给他的绸缎暗中调换了石子，因此逼他赔偿而捉进监狱中。亏得县主贤明，出私银把惠先的赔款代付了，而放他回家。钱都大这时为恶奴钱福所毒毙。这恶奴又欲想娶玉英，遂买通大盗，诬报惠先，把他囚入监中。但有同监大侠李同却处处的看顾他。他定罪充军广东，玉英守节训子以待其归。后其子单天保中了状元，求赦了惠先归家。但同时，玉英却因寻夫出外，中途遇险死去，游历了地狱一遍而还阳。后终于在一个善人家中，夫妻母子重复团圆。因这故事中所有恶人都当场受到报应，故谓之“现世宝”，

大约即“现世报”之意。

醒心宝卷

《醒心宝卷》凡二卷，常州乐善堂光绪癸巳刊本。这部宝卷叙次至为凌乱，有《圣谕广训》、有《吕祖师戒气文》、有《三官大帝醒世文》，其大部分乃都为杂叙种种的故事，如岳飞、玄奘、许仙等等，而加以劝谕的唱句，训世的话语。

真修宝卷

《真修宝卷》一卷，上海翼化堂刊印本。又有同书局石印之《针心宝卷》一卷，亦即为本书，不过文句略有异同而已。以广信从到茅山进香，遇到一个老香客，谈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善待媳妇等等的劝世文，却以二人问答之语式出之，颇觉得结构严密，而叙述亦因此较其他同类之作为有生气。

杨公宝卷

《杨公宝卷》一卷，苏州玛瑙经房光绪三十三年重刊本。有杨将军者，借其仇人之再世身叶联璧之手，叙述出这一部劝世文。没有什么深意，不过是杂述世人之种种过恶，而劝他们改过向善，并以地狱因果之说耸动他们而已。

梁山伯还魂团圆记

《后梁山伯祝英台还魂团圆记》，一名《三美图》，上海槐荫

山房石印本。事实与前卷不大相接，而加进了不少陈腐的刻板式的佳人才子之故事。却说马德芳（前卷作马文才）正开坟欲寻山伯、英台之尸，黎山老母与吕洞宾却把二人乘机救回山去了。数年之后，二人俱学会奇术，有呼风唤雨之能。英台下山，救了山伯之叔母于强徒之手下。又杀了白虎关田总兵，占住此关，自称都督祝将军。这时山伯亦下山，订下了路丞相之女路凤鸣为妻。他上京考试中了状元。奸臣马方欲将女儿配他，他不肯从命，因上表荐他去平北海之北平王。他既平了北平王，又领兵去打白虎关。这里，路凤鸣小姐却改装了男子，改名路达春，到京去应试，也中了状元，为玉清王公主红瑞彩球所中，即与之结婚，却夜中衣衫并不脱去。三日之后，马方又荐他运粮接济山伯。山伯与英台打了一次仗，才知原来是一家人，于是合兵在一处。这时，马方把君杀死，自立为王。山伯回师歼灭了他，扶立太子即位。于是山伯被封为定国王，有了三位夫人——英台、凤鸣、红瑞。富贵荣华，世无与比。

叹世宝卷

《叹世宝卷》一卷，金陵一得斋光绪丁未重刊本。此为不叙故事的劝世文；杂谈因果。劝人为善，劝人不要杀生，不要忤逆父母，劝人要趁早修行。一切世间钱财富贵，夫妻子女都是空的，“惟有那修行之人不落空处，念弥陀能归到极乐乾坤。”

龙图宝卷

《花枷良愿龙图宝卷》凡二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宋仁宗时，富豪林福生了一子，王春生了一女。二人曾指腹为婚，后

来，林福家境一天天的穷苦了；到了他的儿子招得十六岁时，他们只好以挑水卖人度日。王春见他们如此穷苦，便欲悔婚。请了林福去，逼他写一张退婚书。不料小姐出来把这张契字扯得粉碎，他立志要嫁林家。后来暗中又差丫头送了银子衣服给招得。不料在夜间，这些东西，又被一贼都偷去了。某一日，小姐又约招得于夜间到花园中来，要再将黄金三百两赠他。到了夜间，招得却沉沉的睡着了，忘记了如时赴约。送黄金的丫头却被一个更夫所杀，劫银而去。等到招得去花园中时，却染了一身血迹，带了一心惊慌回来。那时开封府包龙图恰恰到陈州赈饥，由薛振掌印。他糊糊涂涂的把招得捉来定罪，并受了王春的贿金，要把招得于某一日中午斩决。正当行刑，忽然天乌地黑，狂风四起，包龙图又由陈州回来。于是此案由他重审而明白了真相，释放了招得而杀了更夫。后来，夫妻二人修行得道。王春死后却进地狱，赖其女救之得出。

正德游龙宝卷

《正德游龙宝卷》一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以滑稽的文笔写之者绝少，这一部却是一篇很流动的滑稽故事，完全是以苏州口语写成，这也是宝卷中少见的。明武宗喜微行出游。某一次，扮作军民，出京到潼关外面去，恰好大雪飞扬，天气甚冷，四处又无酒馆旅店，于是只好到一家村庄中借宿了一夜。那家姓周，有一老妈妈，又有一子，名周玄，打柴为生，痴呆过人。但因此却敢直言无忌，说朝中之刘瑾、焦芳为大奸臣。他母亲杀了老母鸡给正德帝吃，他却哭道，吃了他的妻。原来，他以为由这只鸡生蛋积财，可以娶一房妻子，如今却是无望了。正德当时便安慰了他，说：一定可以送一房妻子给他。当夜就在他家

借宿。在夜中，忽听见有打更之声。第二天起来，问了周玄，才知道是本地曹太史雇的。曹家在此地颇为横行。于是正德便写了一封诏书，叫周玄送到曹府，要把曹太史的女儿配给他为妻，曹太史见了诏书，无法可想，只得从命。在结婚中，这个痴呆女婿却闹了不少笑话。到最后，却也福至心灵。正德回京后，杀了刘瑾、焦芳，又以周玄为指挥。

何文秀宝卷

《何文秀宝卷》凡二卷，亦名《恩冤宝卷》，上海文益书局石印本。明嘉靖时，有何显为学台，生一子名文秀。文秀因到华山进香，留恋于扬州兰花院中。这里，何显因事与知府陈练相忤，一病而亡。陈练借端覆灭了何氏全家，还出榜图形，捉拿何文秀。文秀在妓院中衣敝金尽而出，即为差役所获，亏得遇善人把他释放了。他逃到苏州，以唱道情为生，遇王国老之女兰英。二人一见有情，约会于花园叙谈。正在黑夜谈心之时，他的父亲王元回家了。他知道这事，大怒不已，把他们二人放于袋中，丢入江内。亏得他母亲派人救了他们，并送银子与他们逃生。他们遂结为夫妻，相偕至海宁。有恶霸张堂、张兴主仆二人，见兰英美貌，便设计醉文秀以酒，诬他杀了婢女，把他囚禁于狱，解押到杭州定罪。杭州知府恰好是他仇人陈练。他即判文秀以斩罪。狱官王某，哀怜他的无辜，把自己的聋哑儿子代替了他的死，而放他逃生。他中了进士，为浙江十一府巡按。这时，兰英因杨婆婆的保护，已脱离了张堂之逼害，而住于乡村中。文秀遂报前仇，把陈练、张堂等都杀了，而与兰英重复团圆。

明宗孝义达本宝卷

《明宗孝义达本宝卷》凡二卷，题“新安善明居士翻译”。无出版处。所谓翻译者大约是把佛经典译为佛曲之意。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集会四众人等，听受如来妙法。说经已毕，阿难尊者扭膝问佛，三界之中，唯何恩重最大。世尊便将母亲生子育子之苦细说一番，以明人应如何报答亲恩。以后，便转入戒杀、劝善等等；下卷便完全是宣扬佛典之要义的，正是所谓“说经”之意。

庞公宝卷

《庞公宝卷》凡二卷，有文益书局石印本。庞公名蕴，生有一男一女，合家四人俱好善念佛，慈悲喜舍。有五百阿罗汉者，因往地狱参观，遇见造酒仙人杜康，因创造酒类，犯罪陷于地狱，罚他把酒饮尽。他因哀求五百罗汉各饮一巡，救他出罪。五百罗汉发了慈心，开了酒戒。却不知乃因此不得再入天门。佛命他们投身于东土为螺蛳百天，该历火、汤、刀三途之苦。五百罗汉托梦给庞公求他援救。庞公第二天到了街上，买了一箩螺蛳，数了一数，果只五百个，不多也不少。他就把这五百螺蛳放于池中了。罗汉们百天之难满后复得升天，遂送聚宝盆及摇钱树给庞公。他自此大富，广行善事。但因为金钱太多了，却又时时感受困恼。他要将钱送于某寺中，寺的住持又不收。他和儿女遂拜这住持为师，各各修行。其仆二人，因偷钱而互杀而死。庞公不欲将金钱贻害世人，遂乘船将所有之钱俱沉入海中了。不久，家中却失了火，他们遂无立锥之地。然合家四口俱能各食其力以谋

生。后庞小姐又度了丹霞和尚。不久，合家四口遂于一日之间，先后化去，到极乐国中受福。

双贵图宝卷

《双贵图宝卷》又名《仁义宝卷》，题朱芝轩校正，有文益书局石印本。明时，开封府有兰芳草者，妻已死，续娶许氏。前妻生二子，仲林、仲秀，许氏又带来一子，名继子。仲林也娶了王氏为妻，生一女名桂姐。仲林、仲秀到京去求功名，许久未回，也无消息到家。适值年时饥馑，兰芳草自己也到湖广去收讨账目。许氏在家，很虐待其媳王氏，不时打骂，又迫她到磨房去磨粉。又叫桂姐到江边去挑水。桂姐正在江边，为继子所见，探知其由，乃将她送至他外婆家中寄养。又到磨房去看他嫂嫂王氏，代她磨粉。但许氏大不满意，生一恶计，欲在夜间把磨房放火烧了，将王氏活活烧死。此计为继子所知，他又救了王氏出来，把她寄居于乡下空房中。因恐他母亲责骂，遂偷了些东西和一只鸡出来，要到京中去找哥哥，他在空房中，杀了鸡，鸡血染在小衫上，请嫂嫂拿去洗，而自己却动身走了。许氏赶到空房，见她儿子的小衫上有血，便诬王氏杀她儿子。王氏被判定死罪。正在她将被斩，芳草和她母亲及桂姐俱来送她时，而继子已找到了两位大贵之哥哥而先回家了。因此，救了王氏之死。后王氏削发修行。仲林另娶一妻，仲秀也结了婚。合家受王氏影响，俱念佛修行。恶姑许氏则至死无人理睬她，死后则其魂被送入地狱。

从变文到弹词

在一般文学史中，文体分类不外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种。今所论者，乃此四种以外之另一种文体，亦讲亦唱，兼含韵文、散文的二体者。

先述今尚存在之弹词与宝卷。二者深入民间，特别对于家庭妇女，其影响远过于小说与戏曲。宝卷已成家庭敬神之工具，至今“宣卷”在江浙尚成为一种职业，其势力且大于说书。重要著作有《香山宝卷》、《鱼篮观音宝卷》、《梁山伯祝英台宝卷》数十种。每见妇女听宣《香山宝卷》竟有为观音受难而堕泪者。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竞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

弹词有两种。一种光是看的：有人专门出租此种本子，书壳甚厚，上盖借阅日期及不许誊抄等字样。一种是实际弹唱的：福建江浙一带，今尚流行。中国女子自己为吐泄不平之气而作，又复为历来妇女间最流行之读物者，此为仅有之文体，如《天雨花》、《笔生花》等书，咸记女扮男装，中状元，出将入相一类故事，皆一种下意识的反抗，于想象中求梦境的满足。故弹词可认为女子的文学。如《安邦志》，如《天雨花》，如《北史遗文》，

如《倭袍传》，皆个中名作；就中尤以《倭袍传》，其每一开篇，皆绝妙抒情诗。所惜今之文人学士，皆鄙宝卷、弹词为不足道，至今尚无人作专门之研究，致其源流演变之迹，湮没不彰。

实则凡一文体，必有其渊源，必有其前身，断无从天而降者。然则宝卷弹词之前身果何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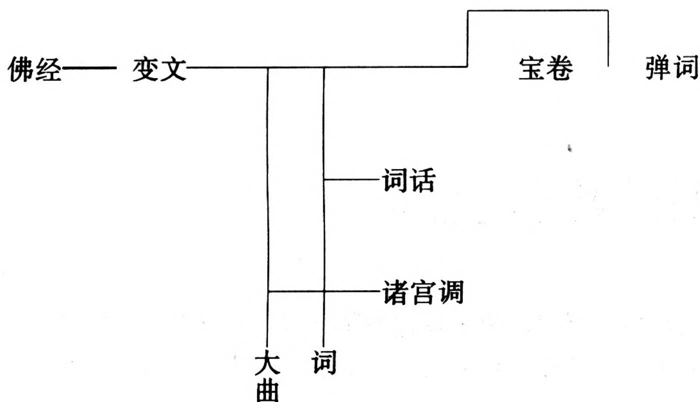
王国维著《曲录》时，尚不知《董西厢》究属何体；迨其著《宋元戏曲史》，始确认之谓诸宫调，此为文学史上一大发现。诸宫调在金、元时极流行，至明而中绝，其性质颇近弹词宝卷，但较重唱。名作除《董西厢》外，尚有《天宝遗事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而缪荃孙刻《烟画东堂小品》，内有《京本通俗小说》二册，此类宋人词话，王国维《曲录》亦将彼归入戏曲。其实乃是小说。但曷为不名小说乃名之曰词话乎？词话命意之大明，则又数年后事也。其时，亚东图书馆刊《宋人平话八种》，因八种中之一——金主亮荒淫，语多猥亵，被工部局勒令毁版。不久，北平书籍刊行会又影印《清平山堂话本》，其中有一篇曰《刎颈鸳鸯会》，于正文里插入《醋葫芦》小令十二首，每首之前，皆有“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等句。又有一篇曰《快嘴李翠莲记》，更大半为唱词，其体尤近弹词。可知词话者，盖兼讲唱二者，词以歌唱，话以讲述者也。与诸宫调正相类。弹词、宝卷意当肇原于此乎？然诸宫调与词话等等，却更自有其更古的来源所在。

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史坦因（A.Steine）从甘肃敦煌千佛洞新被发见之石室文库中运去二十四箱古代写本及四箱图画绣品。其后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复劫去古代写本不少。今北平图书馆所存者，已为残余之残余，然仍有八千余卷。敦煌写本中除民间俗曲、写本佛经及词调外，尚有重要的一种文件，为从来所未见。此种文件，从前或名之曰佛曲（罗振玉），或名之

曰俗文（北平图书馆），或名之曰唱文，其实都不是原名。自《舜子至孝变文》、《目莲救母变文》、《降魔变文》陆续发见，其上皆明书“变文”，始知变文即其本名。有人译变文为演义，实得妙谛。唐代每一庙宇壁上，皆绘有“地狱变相”一类之壁画，可知变相、变文，唐时盖并甚流行也。变文之组织，是一种韵、散相间体。其歌唱部分以七言为主，杂以五言，六言，或三三四言，实韵文变化之最高阶段，今之皮簧唱词犹其遗迹。其叙述部分则泰半为肌体丰腴之对偶文。唐以前之文体，或为纯粹韵文，或为纯粹散文，并无韵散合组之体，《韩诗外传》一类书之引诗，《列女传》一类书之有赞，皆不过附加以作说明而已。变文之渊源，不能不求之于印度。彼邦重要佛教经典，如《本生经》(Jataka)，如《本生鬘论》(Jataka - mala)，皆由韵散联合组成。但佛教文学之翻译，其途径与晚近欧美文学翻译一样，皆先意译而后直译。故佛经之翻译远在后汉三国，而佛经文体之模拟，则似当始自唐代。可知变文产生之时代，最早不能前于隋代。又《降魔变文》序中有对“开元天宝皇帝”之颂圣语，可知其产生至迟不能后于玄宗。大约在初唐盛唐之间。其中绝对年代不可考，至宋代即已不见经传。但据考证结果，弹词始于元代，宝卷则南宋即已发轫，变文虽因五代之乱僧侣西徙而掩埋于西陲之斗室，但其精灵实蜕化于诸宫调、宝卷、弹词之中，影响至今不泯。陆续搜求所得，今存变文尚有四十余种，最重要者为叙述佛经故事之变文，像《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莲救母变文》等；非佛教故事则有《列国志变文》、《明妃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等数种。《列国志》中以药名作文字游戏，与张文成《游仙窟》所应用之文字游戏方法颇相类。《明妃变文》上卷之末，有云：“上卷立铺毕，此入下卷。”后世说部乃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套语。宋人话本之由变文演变而来，此

亦例证之一。

以上略述变文、诸宫调、词话、宝卷、弹词之大概。今将诸种文体之流变列为一表如下：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汪伟笔记）

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为弹词作目录，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弹词的重要，决不下于小说与戏曲，其中几部著名的作品也可与小说戏曲中之最好者相提并举。但在今日以前，似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类的文艺著作。数年来，我曾在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扬州各处，陆续的搜罗了百余种的弹词，今先编成这个目录。弹词至少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其已刊行及有钞本流传者，想决不止此百余种。希望同志能在各处搜罗，或以购得之书见让，或以目录见示，俾将来能成一更完备的目录，且能为一番有系统的研究，则不独我个人之幸也!

弹词之影响，在南方诸省最大，正如鼓词之在北方诸省；然鼓词之著作，殊少重要者，弹词则其中可称为“名著”者，至少有十余种。中国小说之最长者，不过一百二十回，一百四十回，戏曲之最长者，不过四十出，一百出（《目莲救母行孝戏文》有一百出，此外未见有如此浩长者），论其册数，最多不过二十册左右而已，弹词则其最长者，可以有三十册以上，如《天雨花》有四十册，《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之“三部曲”，合之

得七十余册，真可谓之中国文艺名著中卷帙最浩瀚者!

弹词之叙述与描写，较之《好逑传》、《隋唐演义》诸书，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即较之《红楼梦》、《金瓶梅》诸书之喜叙琐事者，亦更以描状细物琐情无微不至见长。以前，有人说过一个笑话，他说，听人说唱弹词，叙述一个妇人鞋带散了，俯下身体去扣上，说了一夜两夜，这妇人的鞋带还没有扣好；这当然是含有些嘲笑之意的，然弹词叙写之细腻深切，于此益可见之。

在弹词中，有一部分可称为“妇女的文学”，如《天雨花》、《笔生花》、《玉簪缘》之类皆是；一面出于女作家之手，一面亦为妇女所最喜读，真是 by the women，for the women及 of the women 之书。

这个目录里的弹词，完全依据于我个人所收藏的而编成。凡我所没有的弹词，虽曾在他处见到，或闻知其名目，皆不录。

二十一史弹词注　杨慎著　张三异注　雍正五年刊本　十册

明史弹词注　张三异著　雍正五年刊本　二册

二十五史弹词辑注　孙畏侯注　求古斋石印本　四册

再生缘　侯香叶夫人著　旧钞本　二十册　道光三十年三益堂刊本　四十册　普新书局石印本　二十册

再造天　(《再生缘》续集)　侯香叶夫人著　道光八年香叶阁刊本　八册　锦章书局石印本　八册

天雨花　陶贞怀著　道光辛丑刊本　三十册

安邦志　无著者姓名　道光己酉学海主人刊本　二十册　章福记石印本　二十六册（连《定国志》《凤凰山》）

定国志　无著者姓名　坊刊本　二十册　章福记石印本

凤凰山　无著者姓名　同治癸酉文聚堂刊本　三十二册　章福记石印本

七梦缘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十册

玉姻缘前后集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三十六册

右二种为《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三书之异本，字句间歧异甚多，故另列之。

珍珠凤　无著者姓名　嘉庆壬申飞春阁刊本　十六册

义妖传　陈遇乾编　光绪丙子刊本　六册　又一部　十二册　文益书局石印本　八册（有后集）

双金锭　陈遇乾编　嘉庆癸酉裕德坊刊本　八册

玉钏缘　无著者姓名　石印本　二十四册　道光二十二年文成堂刊本

果报录（一名《倭袍传》）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十二册

醒世全传(即《果报录》)　石印小字本　十二册

因略有删节，故另列之。

节义缘(一名《玉蜻蜓》)　无著者姓名　咸丰间刊本　十二册　振轫书局石印本　八册

芙蓉洞　陈遇乾编　道光丙申重刊本　十册　坊刊本　十册（本书即《节义缘》之改本，惟主人翁之名，已更易过。）

笔生花　邱心如女士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册

三笑新编　吴信天编　嘉庆癸酉刊本　十二册

换空箱　愚溪著　咸丰七年吟香书屋刊本　四册　石印本　四册

笑中缘金如意（一名《三笑八美图》）　无著者姓名　天华书局石印本　四册

双珠凤　无著者姓名　石印本　六册　同治癸亥净雅书屋刊本　十二册

珍珠旗　无著者姓名　云龙轩刊本　八册（本书为《五虎平西》续集；《五虎平西》未见。）

福寿大红袍　废闲主人著　道光辛巳刊　十四册

描金凤 竹亭居士重编 光绪丙子刊本 六册 又一部十二册
描金凤 马如飞编 光绪丙午海左书局石印本 八册
珍珠塔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八册
珍珠塔 马如飞编 石印本 四册
麒麟豹(《珍珠塔》续集) 废闲主人编道光壬午刊本 十册
陶朱富 无著者姓名 乾隆丙子起秀堂刊本 六册
镙龙镜 无著者姓名 道光辛巳集贤斋刊本 六册（本书为《鸾凤图》后集;《鸾凤图》未见。)
黄金印 无著者姓名 同治壬子刊本 六册 文益书局石印本 四册
合同记 无著者姓名 文益书局石印本 四册
水晶球传 无著者姓名 嘉庆庚辰悦成阁刊本 六册
一捧雪 无著者姓名 嘉庆己卯澄碧轩刊本 八册
一文钱 无著者姓名 兰蕙轩刊本 四册
文明秋凤 无著者姓名 兰蕙轩刊本 八册
十五贯 鸳湖逸史著 同治六年重刊本 四册
荆钗记全传 无著者姓名 光绪丙子古虞喜雨山房刊本 八册
燕子笺 无著者姓名 咸丰乙卯刊本 四册
双冠诰 无著者姓名 光绪四年玉积山房刊本 四册
一箭缘 环秀主人著 嘉庆二十三年环秀阁刊本 四册
蕴香丸 无著者姓名 嘉庆二十三年雅贤堂刊本 四册 又一部四册
双玉杯 郁惠嘉评本 嘉庆辛未清梦轩刊本 六册
双玉杯 醉墨斋主人著 恒德堂刊本 八册
风筝误传 无著者姓名 嘉庆十五年漱芳阁刊本 四册
玉连环(一名《钟情传》) 朱素仙著 道光癸未亦芸书屋刊本 八册

玉连环　无著者姓名　上海书局石印本　六册（此石印本与上一部虽同名，内容却完全不同。）

锦香亭　徐品南著　嘉庆七年刊本　四册　扫叶山房刊本　四册

锦上花(一名《锦笺缘》又名《金冠记》)　修月阁主人著　同治十年宝树堂刊本　十二册　共和书局石印本　八册

还金镯　夏斐文著　旧钞本　四册　道光元年吾馨轩刊本　八册

还金镯　吹竽先生编　道光癸巳刊本　八册

龙凤金钗　无著者姓名　咸丰八年刊本　二册

刘成美　无著者姓名　道光壬寅友于堂刊本　十二册

英雄奇缘传　无著者姓名　文海书局石印本　六册

英雄谱　无著者姓名　昌明书局石印本，　十六册

真金扇（一名《梅花韵》）　无著者姓名　道光元年云龙轩刊本　十册　鸳湖刊本　十册

珠玉圆　柳浦散人著　同治壬申乐善堂刊本　四册

双玉镯　无著者姓名　乾隆丁亥刊本　八册

落金扇　吹竽主人著　同治癸酉重刊本　八册

龙凤姻缘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四册

刘海台　无著者姓名　琴天阁刊本　四册

盗金刀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六册

盘龙镯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四册

碧玉环　无著者姓名　光绪乙未上海书局石印本　六册

昼锦堂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十六册

凤凰钗天缘珮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八册

北史遗文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四十册

双鱼传　无著者姓名　旧钞本　八册

九品莲台记　无著者姓名　同治辛未刊本　六册

天宝图　随安散人著　同治庚午刊本　十册

马如飞开篇　光绪十二年刊本　二册

来生福　橘中逸叟著　坊刻本　二十四册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册

娱萱草　橘道人著　光绪甲午刊本　六册

双剪发传　无著者姓名　光绪戊寅刊本　四册

玉鸳鸯　无著者姓名　同治五年中华堂刊本　十册　同治七年刊本　六册

绘真记　邀月楼主人著　嘉庆壬申刊本　十二册　上海书局石印本　四册

中外缘（一名《六美图》）　无著者姓名　进步书局石印本　二册

百鸟图　无著者姓名　同治癸亥刊本　四册

百花台　鸳水主人著　光绪元年刊本　六册　坊刻本　四册

金台全传　无著者姓名　光绪辛巳墨海堂重刊本　十二册

文武香球　二乐轩主人编　光绪庚寅三乐轩刊本　六册　蒋春记石印本　六册

海公奇案玉夔龙　无著者姓名　光绪壬辰紫云轩刊本　十六册　上海书局石印本　六册

四香缘　无著者姓名　光绪甲午上海书局铅印本　四册

六月雪　无著者姓名　锦章书局石印本　七册

水怪贪欢缘　无著者姓名　文元书局石印本　二册

凤凰图　无著者姓名　坊刻本　六册　启芳堂石印本　六册

潘必正寻姑　无著者姓名　云记书庄石印本　二册

回龙传　无著者姓名　章福记石印本　四册

玉堂春　无著者姓名　共和书局石印本　四册

采金桃　无著者姓名　中西书局石印本　六册

六美图　无著者姓名　同治庚午刊本　八册

双帅印　无著者姓名　务本堂刊本　二册

闹卢庄　无著者姓名　务本堂刊本　四册

九龙阵　无著者姓名　务本堂刊本　四册

右四书合为一种“四部弹词”。每部都曾标明“亨集”、“利集”、“贞集”字样。惟首集《六美图》刊本不同，未标明。

梦影缘　郑澹若夫人著　光绪二十一年竹简斋石印本　十六册

万花楼（一名《双连峰》）　无著者姓名　光绪丙子玉兰轩刊本　六册　又一部　六册

意中情　袁昭著　嘉庆甲子刊本　八册

想当然　袁昭著　嘉庆元年仁德堂刊本　八册

四美图传（《想当然》后集）　袁昭著　嘉庆辛酉仁德堂刊本　四册

九美图（一名《合欢图》）　曹春洲编　道光癸卯四美轩刊本　十二册（此书与《三笑新编》同为叙述唐伯虎及秋香之事者，惟二书文句完全不同。）

玉蜻蜓　无著者姓名　同治癸酉刊本　四册（此书亦叙申贵升事，惟篇幅极短，仅薄薄的四册，文句与原刊本、改订本及石印本俱不同。）

双珠球　黄松筠著　光绪三年刊本　十册

十美图　无著者姓名　光绪戊寅三余堂刊本　四册

十美图（一名《沉香阁》）　无著者姓名　合州闵忠恕堂刊本　四册

以上二书同名，事亦同，惟文句歧异极多。

凤双飞　程蕙英著　海左书林石印本　二十四册

云中落绣鞋　无著者姓名　上海书局铅印本　四册

庚子国变弹词　李伯元著　世界繁华报铅印本　六册

聊斋志异弹词　沙源遗老著　吴声报社铅印本　一册
玉镜台　映清女士著　有威书室铅印本　一册
哀梨记　程瞻庐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册
孝女蔡蕙　程瞻庐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册
明月珠　程瞻庐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册
藕丝缘　程瞻庐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二册
同心栀　程文棪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一册

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

相同的神话、故事与传说，每在各地流行着。譬如印度有一则故事，在欧洲也有着；欧洲中世纪的传说，在波斯也流行着；中国的一段神话，在西伯利亚也被人发见。在十九世纪以前，极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实。自“比较神话学家”出来，取了各地相同的传说、神话、故事而加以比较的研究之后，乃发见他们是如此的相同，竟难使人不相信他们不是同出于一源的。因此他们便提倡着“故事的阿利安来源说”。换言之，即说一切欧洲的神话与传说，其源皆出印度，或出于阿利安民族未分家之前。后来，专门研究民间故事的人，便根据了这种的理论，用精细的考察手段，去证明欧洲中世纪的许多传说、寓言、故事，皆系从印度的来源转变而来。W. A. Clouston 写的两大册的《民间故事与小说》(Popular Tales and Fictions)，是这个研究的集大成者。“转变”说在欧洲至少风行半个世纪，甚至影响到中小学的教科书里。

然而这个学说果有根深柢固、颠扑不破的理论么？没有！他们的理论是站在十分脆弱的基础上的，是经不起打击的。自从最近半世纪，对于人类的史前文化及生活，以及原始人的生活与文

化研究大为发达之后，一切学问几乎都换了一副眼光。人类学家便运用了他们的尖锐的兵器，向比较神话学者进攻。自人类学派的巨子 A. Lang 和比较神话学派的巨子 Max Müller 打了几次笔仗之后，Müller 几乎无以自圆其说。因此，似乎垄断了神话与故事比较研究的 Müller 派，从此便失去了他们的信徒，一蹶不复再振。开口闭口“阿利安来源”的笨话，再也无人提过。试想，今有一个故事，流行于欧洲，也流行于美洲土人之间，那还会是一个转变么？当然是决不可能的。

如今，正是人类学派的故事与神话研究者的专断时代。他们说的很好：自古隔绝不通的地域，却会发生相同的神话与故事者，其原因乃在于人类同一文化阶段之中者，每能发生出同一的神话与传说，正如他们之能产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般。而文明社会之所以尚有与原始民族相同的故事与神话，却是祖先的原始时代的遗留物，未随时代的逝去而俱逝者。

他们的话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神话与故事往往有很显著的线索可证明其为同出一源，或系由某一源转变而来者。所以，转变说并不是什么完全无根据的理论。T. A. Macculloch 的《小说的童年》（The Chil dhood of Fiction）便很公允的并采了变迁说与人类学家的必然的巧合说。

以上不过是一个引子。本文的目的却要使大家依据了两个理论去猜一两个谜。底下有两个故事，或一对的谜，请大家猜猜看，这两对的故事或谜，究竟是巧合呢，还是转变？

第一个谜是所罗门与包拯。所罗门是古犹太的一位最敏明能断案的王；包拯是中国宋代最精细的法官。关于所罗门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所罗门遇到一件不易解决的案件。有两个妇人

同居在一处，他们各有一个幼子。某一晚，甲妇不小心压死了她的儿子。第二天起来，她却争夺着乙妇的活孩子以为是她的。乙妇当然不肯让与。二人便扭控到所罗门那里去。所罗门想了一会，便想出一个计来。他命武士取了一柄刀来，说道："将孩子中剖为二，每个妇人各取一半去。"甲妇闻判默默不言。乙妇却大哭起来，自己声明败诉，情愿将活孩整个的送给甲妇。所罗门至此乃判明活孩是乙妇的，而治甲妇以诬控之罪。

关于包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包拯正坐在开封府的堂上。有两个历审未能判决其是非的妇人又来控诉了。她们之中，一个是妾，一个是大妇。妾生了一子，自幼被大妇抱去抚养。到了丈夫死后，大妇却霸占着财产与儿子，欲逐妾出门。妾自然不服而去控告。但大妇却贿了邻居与收生婆，命他们证明这个儿子是她自己生的。这案件到了包拯的手中，他立刻设了一计。他命人在地上用灰画了一个栏圈，将孩子立于圈中。他命令两个妇人道："谁能将孩子夺出圈外者即为真正的孩子的母亲。"她们用力的夺。孩子哭了，要受伤了。妾心里不忍，只好放了手；哭道："送给她了吧，不要害苦了我的孩子！"包拯立即认出了真的母亲来，便将这孩子判归了妾，而归罪于大妇及那些伪证人。（此事见于元曲《灰阑记》，却不在《七十二件无头案》或《包公案》里。）

大家看，这两个故事不太相同了么？中国的故事，与古犹太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还是转变？

第二个谜是真友谊与杀狗劝夫。“真友谊”的故事，见于欧洲中世纪的有名故事集《罗马人的行迹》（Gesta Romanorum）中。“杀狗劝夫”的故事，则初见有元人萧德祥的《杨氏女杀狗劝夫》杂剧，再见于明初人徐仲由的《杀狗记》传奇中。萧、徐二氏所述的本事，大致相同。先述“真友谊”的故事：

> 某王有一个独子，甚为钟爱。这位太子意欲旅行各地。得了他父亲允许之后，便动身了。七年之后，他归来了。他父亲问他这七年之中有结识什么朋友没有。儿子说道：“有三个。第一个我爱他过于爱自己，第二个我爱他和自己一样，第三个我不大爱他，或不当他什么密友看待。”
>
> 他父亲答道：“但在你需要他们的帮助之前，最好先去试试他们。你去杀一只猪，将它放进布袋中。在黑夜里到你所最爱的那位朋友家去，对他说，我不幸误杀了一个人。如果这尸身被人发见，我便将被处极刑。你恳求他，如果他爱你，便要在这次危难中帮助你。”儿子照他的话办去。那位朋友却答道：“你杀了人，自然要偿命。但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将送你一二丈布疋，以包裹你的尸身。”
>
> 少年很不高兴的又到第二个朋友那里去求助。他像第一个朋友似的对待他，说道：“你以为我疯了，要让我自己去冒这个危险么？不过，我曾当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伴送你到十字架去，沿途竭力的安慰你。”
>
> 太子不高兴听下去，便到第三个朋友那里对他说道：“我不幸误杀了一个人了！”那位朋友答道：“我的朋友，我将以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你。如果你真死在十字架上，则我必为你而死，或者和你同死。”于是经此一试，真的朋友被他发见了。

关于杀狗劝夫的故事是这样的：

孙大有一个兄弟，名叫孙二，孙大富而孙二穷。孙大不肯容他兄弟入门，他自己另外有两个好朋友在着。这两友天天引他喝酒闲游，吃他的，喝他的，他唯他们的话是听。孙二受了不少的折磨，孙大的妻杨氏看不过，便设了一计，买了一只黑狗杀了，装入一只麻袋中，假装是人尸，去吓他酒醉的丈夫。他果然害怕起来，向他两位朋友求计，要帮同灭尸，他们却同口一声的拒绝着。他又去求他的兄弟孙二，孙二却毫不迟疑的答应了他，二人共同埋了此尸。自此，孙大与孙二和好如初，孙大不再理会他的两位好友。二人因此怀恨，去告孙大杀人灭尸。官吏去掘尸时，原来却是一只狗尸。于是二人乃被责。

这两个故事，又不是十分的相同么？中国中世纪的故事与欧洲中世纪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还是转变？

大家将怎样来解答此谜呢？

螺壳中之女郎

螺是田间河旁丛生的小动物。常见有许多人立在小河中，用小网摸取螺蛳，拿去贩卖，以此为生。然却有一部分人绝对的不吃螺蛳，那就是吃观音斋的人，及相信螺是观音菩萨的头髻所化的传说的人。这种传说，由于见螺的形状，甚似女子之髻而起；下面的一个传说，却又以为螺会幻化为少女。

有一个农夫，家中甚贫苦，娶不起亲。一个人耕种了田，还要回家自己烧饭吃。某天，他归来时，却见锅中的饭已经烧好了。他非常的诧异，不知是谁来帮助他的。接连的三四天都是如此。于是他立意要窥探这事的究竟。一日，放下了田工而潜藏在屋的左近。到了炊烟起时，向厨间一张望，原来却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执炊。约在正午饭熟时，这个少女却退到水缸旁不见了。他到了缸旁一看，只见有一个大田螺在那里。他是很狡猾的人，便于第二天乘女郎正在执炊时，掩进屋里，而把田螺壳藏去了。女郎大惊，退身无所，只得做了他的妻。几年之后，生了一个孩子。再几年之后，这孩子也会帮他父亲耕种田地了。他父亲于高兴时歌道："田螺娘，田螺娘，田螺生儿会种田！"孩子回去告诉了母亲，她便迫丈夫把田螺壳取出来看看。丈夫只得取了出来，

她把螺壳掷入水缸中，自己也随之而跳入。因此，便永远的不再出现了。

这个故事流传于浙江永嘉一带。偶阅《搜神后记》（卷五），叙侯官人谢端事，与此绝相类，不过结果略异。言端于发见女后，女便说明自己是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哀端少孤，恭慎自守，故使她权为守舍。十年之中，使端居富得妇。她形已见，不宜复留。端请留，终不肯。当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后端果稍富，且仕至令长。《述异记》（卷上）亦记此事，主人翁亦名谢端，惟其事颇不同："晋安郡有一书生谢端，为性介洁，不染声色。尝于海岸观涛，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纯正，令为君作妇。'端以为妖，呵责遣之。女叹息升云而去。"

这三个故事显然是同源的，是由一个故事蜕化而来的。许多民间故事都是民众的口传的文学，但亦有从古代书籍中重述的。（那是由读书人讲给他们听的。）如上面螺之民间故事，颇有可能是《搜神后记》那一则故事的重述。但《搜神后记》所记载的，其故事的本身却必定是由一个民间口头传说写下来的。一个民间口头传说，流传了数百年乃至千把年，流传到邻近的地区，乃至很远的地区，是十分可能的。

中山狼故事之变异

中山狼的故事，有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康海的《中山狼杂剧》、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但在印度、高丽各处，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民间传说。这是属于忘恩之兽的一系的传说。大概忘恩的兽，不是狼，必是虎之类的猛鸷动物，施恩的必是一个慈善的人。先是，人把在困厄中的猛兽放了，然后它却负恩的要想把人吃了。于是人只得求它先向三个人或物去评评理，如果他们说他可以被它吃，他便死而无怨。不料遇到两个物，却都是说兽可以吃了人。最后，遇到一个有智慧的人或物，设了一个计，才把人救了，而使那个忘恩之兽受到了应受之罪罚。这个故事的程序，不外如此，不过故事中的人物略有不同而已。今将所知各地流传的这个故事的大要，列表于下：

在以下所述的之外，我还见过一篇南斯拉夫的故事，亦与此同类，因为记不清楚了，原文又一时寻不到，姑不列在此表内。其实各地所传与此同类的故事想必更有不少，独惜耳目未周，不能作更详备的搜罗耳。

故事来源	施恩的人	忘恩的兽	兽所遇之困厄	初次遇见之二或三物	最后遇见之人或物
《中山狼传》及《中山狼杂剧》	东郭先生	狼	赵简子打猎	牛，杏树	杖藜老子
《中山狼院本》	东郭先生	狼	赵简子打猎	牛，杏树	土地神
《列那狐的历史》(文基译本)	人	蛇	落于网中	乌鸦，熊与狼	狐
Steele 的《潘约的故事》	婆罗门	虎	落于陷阱中	pipae 树，水牛	豺儿
《西伯利亚故事》	Kirghiz	蛇	鹳的捉食	牛，榆树	狐
《高丽的神仙故事》(Griffih)	和尚	虎	落于陷阱中	大树，石神	青蛙
Asbjörnsen and Moe 的《挪威民间故事》		龙	被压于大石下	狗，马	狐

就上面的七则看来，我们已可见他们的故事是如何的可惊异的类似。不必说施恩的人与忘恩的兽是差不多相同，即所遇之物，亦于七则之中，四则有牛，五则有树。如非同出一源，必无如是之巧合吧。(其中高丽的传说一则，情节略异，系叙大树与石神皆劝导虎不要吃人，与其他六则他们之允虎狼或蛇之吃人者不同。)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因了地方之不同，而他们是如何的变异。

把中国各地传说依同样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与变异，那不也是一件很伟大、很有趣并且很有意义的工作么？

榨牛奶的女郎

聪明人的故事和愚人所闹的笑话，同样的为许多人所爱谈、所爱听。听聪明人的故事，如啖哀家梨，其爽脆甜凉的味儿直沁入肺腑，久不易忘。听愚人所闹的笑话，则如目睹到一件可笑的事，称心称意的笑个痛快，也许避了人，独居深念时，还要吃吃的笑个不已。关于愚人的故事，二十余册的巨大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谭》里，曾有不少节。即在中文选本，奚若译的四册的《天方夜谭》里，我们也还可以见到剃发匠诸人的几节绝妙的趣事。假如你在吃饭时读到他们，我敢担保你一定要忍俊不禁，喷饭满案。印度的巨大故事集《故事海》中，以及《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鹦鹉的七十二故事》，《五经书》中，也都各有极可笑的愚蠢人的笑话在着。写过二大册的《民间故事与小说》的 W. A. Clouston 曾著有一小本的《愚蠢人的书》（Book of Noodles)，收集了这一类的故事不少。

在许多愚蠢人所闹的笑话趣事之中，有一个形式，差不多是普及于全个世界的；这一个形式，以《伊索寓言》中的榨牛奶的女郎为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 一个农人的女儿，从田间把一桶牛奶带到屋里去。她在走着的时候，心里很高兴的想道："这一桶牛奶卖了出去，至少可以买回来三百个鸡蛋。这些鸡蛋，除掉不幸的损失，至少可以孵出二百五十只小鸡。等到鸡价高涨的时候，这些小鸡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年底，我的额外的津贴，便可以购买一件新衣了。我穿了新衣，上圣诞节的宴会中去。那时候，所有的少年一定会向我求婚。我那时只把头一别转，一个个的拒绝他们。"这时候，她跟着把头一别转，那一桶的牛奶立刻倾在地上，她的幻想的计划便告了终结。

在西万提司的名作《吉诃德先生》里，也曾说起过，吉诃德住在一个旅邸中，一心只想和一个巨人争斗，而夺回他心中所幻想的一位公主。他的朦胧的半醒半睡时，看见巨人的一张大脸，便挺起了一把剑，与他决战。他一剑刺过去，正中了巨人的脸部，鲜血涔涔的滴下，他的勇气顿增百倍。正在这时，店主人为他的喧声所惊，执灯进房一看，只叫得一声苦，原来他所刺中的却是主人挂在墙上、满盛着酒的一个皮袋！少时，又曾听见过一个乞丐，拾到一个瓦罐，他便自己幻想着，由了这一个瓦罐，可以使他渐渐成了一个大富的人。又幻想他在那时，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一日，他的妻少忤其意，他便伸手挞之。不料他打的却是这个瓦罐；瓦罐铿的一声应手而碎，他的幻想也随之而去。

像这样的一种故事，其骨子里总是写愚人以幻想为真实，一旦忘其所以，便连他所得的最小的东西，即他的幻想的起原物，也竟成了他幻想的牺牲。

在中国的笔记里，还有两则很可笑的这类的故事：（一）江盈科《雪涛小说》：见卵求夜，庄周以为早计。及观恒人之情，更有早计于庄周者。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一日偶拾得一鸡

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孵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举责，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仆，买小妻，我与尔优游以终余年，不亦快乎！”妻闻欲买小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曰：“毋留祸种。”夫怒，挞其妻，仍质于官曰：“立败吾家者，此恶妇也。请诛之。”官司问家何在，败何状。其人历数自鸡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许大家当，坏于恶妇一拳，真可诛。”命烹之。妻号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见烹。”官司曰：“你夫言买妾，亦未然事。奈何见妒？”妇曰：“固然，第除祸欲早耳。”官笑而释之。噫！兹人之计利，贪心也。其妻之毁卵，妒心也。总之皆妄心也。知其为妄，泊然无嗜，颓然无起，则见在者且属诸幻，况未来乎？嘻！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独一算鸡卵之人乎！（二）青城子《志异续编》卷七：贫人某，日贩烧酒果蔬，沿村逐蝇头利以赡朝夕。一日，时方二更，妇遗墙下，见有光焕发，趋告夫，往掘之，得白镪千馀。夫妇大喜，运至内室，置案上。夫俵分一堆，曰：“以此置田产。”又俵分一堆，曰：“以此起房屋。”又俵分一堆，曰：“以此置裘马。”顾镪尚有馀，曰：“可纳粟以炫耀乡里。”因笑谓妇曰：“我与尔素不解驰驱，明当市良马，恐不善骑，为人窃笑，须演习而可。”乃以高木凳为马，觅竹枝为鞭，自乃作攀鞍势，耸身而上，按辔执鞭，顾盼自喜。良久乃下。稍顷，又上。如是者再。令妇亦习。妇不欲，固强之。……于是出敝布裹镪，藏于笥中。将欲寝，夫疑曰：“万一胠箧发匮者至，奈何？”妇曰：“曷置床

头?”夫曰:“善。”始寝。寝未几，夫曰:“终恐探囊者至，归乌有也。可藏于床之上，席之下。子卧内，我卧外。此则万无一失矣。”于是夫妇俱起，再藏。藏讫，将寝。夫曰:“我与子终身贫苦，今始有此得意事。家中现有酒肴，不可不一畅饮。”……妇辞以醉，强逼饮之。无何，妇已倒地矣。夫亦渐不能支，寻颓然卧地上。夫妇各大吐狼藉，纵弛如死。不意有盗负梁上，自掘镪时，即已历睹。见其各已大醉，乃腾身下，席卷一空而去。后盗亡至邻境，醉后，举以告人云:“见其跨凳时，窃不能忍笑，几坠梁下。”闻者莫不大笑。惜不闻其夫妇醒后作何情状也。

英国有一个俗谚说:“不要在鸡蛋没有孵化时先计算小鸡。”恰可作为《雪涛小说》中的这一则故事的注脚。大约，这一类的故事，其叙述的层次与结构都是很相同的，不过因为时与地的不同，所以其主人翁或为榨牛奶的女郎，或为乞丐，或为掘发藏镪的贫人，或为拾得鸡蛋的市人，或为吉诃德先生;其所得、所持、所有的对象，或为一桶牛奶，或为一个酒袋，或为一个瓦罐，或为一个鸡蛋，或为千余白镪;其打破他幻想的人，或为他自己，或为逆旅主人，或为偷儿，实则皆是表面上的歧异人而已。

韩 湘 子

韩湘子是“八仙”之一。他的故事盛传于民间。除了吕洞宾之外，只有他可要算是“八仙”中最重要、故事流传得最广的了。韩湘子的故事，其中心在于“度韩公”。韩公，即韩愈。他本是最不相信神、佛，然而却偏有不少神、佛、仙家的故事攀附于他的身上。韩湘子故事的最早来源本出于唐。我仿佛在一部唐人小说（已忘其名）上，见其说起过，湘子是愈的远房的同宗。他寄食于愈宅，愈并不甚重视他。有一次，他见有人送花的，便告诉愈说，他要变一个戏法，以博一笑。他便将花种于土坑中，坑外围以障物，不使人窥，日日以彩色水浇之。到了七天之后，花却变成灿烂的各种颜色了。花上写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乃是愈的诗句。因此愈颇为之惊诧。后来他辞去，不知所往。

最早的韩湘子的故事不过如此而已。到了北宋时，在刘斧著的《青琐高议》前集（卷九）里，这个故事却有了一个新的开展。湘子已成了愈之侄，且系“幼养于文公门下”。七天使花变色的事却成了在顷刻之间，“取土聚于盆”，便可开出二朵比牡丹还大的美花来。花上也有着“云横秦岭家何在”二语，然而这二

语却不是韩愈自己的诗句，而是一个谶语。这个谶语直到韩愈以言佛骨事，贬潮州，在途中方才确切的实现了。地名恰是蓝关，那时也恰在下雪，正合了“雪拥蓝关马不前”之语。湘子在这时，更出药送给愈，说道：“服一粒可御瘴毒。”刘斧在这里并没有说湘子是度韩公的，然而这个“雪拥蓝关”却又成了后来作者的度韩公的几幕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幕了。以后，在

（一）雉衡山人著的《韩湘子》（小说，天启癸亥刊本）

（二）无名氏著的《韩湘子九（?）度韩公》（道情，约为道、咸间刊本）

二书之中，湘子却不仅一度而且再度、三度韩公了。湘子和韩公的前生也都是很有来历的人了。这故事愈转变愈繁复，也愈近于俗套的小说传奇。

第 五 卷

中国文学杂论

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卷头语

古时有两个武士相遇于一株大树之下。一个武士开口道："你看见树上挂的那面盾么?"别一个武士答道："看见的，那是银的盾。"前一个武士说道："不，不，你错了，这盾是金的。"后一个叫道："不，不，错的是你，明明白白是银的。"这二人始而斗口，继而各拔出刀来，为他们所信的真理而战，结果各受了不很轻的伤，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但当他们倒下时，机会使他们见了这盾的真相，原来是一面金、一面银的。他们各只见了盾的一面，却自以为自己是对，别人是错，枉自斗了一场，受了重伤。

近来为中国文学而争论的先生们，不有类于这两个武士么?有的说，中国文学是如何如何的美好、高超，那一国的作品有我们的这么精莹。有的说，我们的都是有毒的东西，会阻碍进步的，哪里比得上人家，最好是一束一束的把他们倒在垃圾堆中。他们真的还没有见到这面盾的真相。这面盾原是比之武士们所见的金银盾，构成的成分更复杂，而且更具有种种迷人的色彩与图案的。

这是我们的区区愿望，要在这里，就力之所能及的范围内，

把这面盾的真相显示给大家。我们的能力不大充裕，也许不能完全达到我们的愿望，也许要把它的小斑点，它的图案的一勾一勒遗漏了，或看错了。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对于这面盾的全体图案与构造与色彩是不会有什么看错了的地方。

这是一个初步的工作，这是艰难而且伟大的工作。我们的只是一个引子，底下的大文章，当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所能以一手一足之能力写成了的。

（一九二七年《小说月报》）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一 鉴赏与研究

浓密的绿荫底下，放了一张藤榻，一个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声的咿唔着一部诗集，那也许是《李太白集》，那也许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沉浸在诗的美境中了；头上的太阳的小金光，从小叶片的间隙中向下睒眼窥望着，微飔轻轻地由他身旁呼的一声溜了过去，他都不觉得。他受感动，他受感动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灵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灵感，他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真好呀，太白这首诗！"于是他反复的讽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么？不，那是鉴赏，不是研究。

腻腻的美馔，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灯光，喧哗的谈声，那几位朋友，对于文艺特别有兴趣的朋友，在谈着，在辩论着，直到了酒阑灯炧，有几个已经是被阿尔科尔醉得连舌根都木强了，却还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强勉的打叠起精神，絮絮的诉说着。

“谁曾得到老杜的神髓过？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个说。

“杜诗还有规矩绳墨可见，太白的诗，才是天马行空，无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学杜者多，说自己学太白的却没有一个。”邻座的说。

这样的，可以说是在研究文学么？不，那不过鉴赏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灯，一个学者危坐在他的书桌上，手里执的是一管朱笔，细细的在一本摊于桌上的书上加注。时时的诵着，复诵着，时时的仰起头来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蓝的夜天，镶满了熠熠的星。虫声在阶下唧唧的鸣着，月华由东方升起，庭中满是花影树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这个学者由他斗室内诱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随穷律变，春逐鸟声开”，随即用朱笔在书上批道：“妙语在一开字”，又在“开”字旁圈了两个朱圈。再看下去，是一首《咏蝉》的绝句，他在“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个圈，又在诗后注道：“于清物当说得如此。”

这不可以算是研究么？不，这也不过是鉴赏而已，不是研究。

别有一间书室，一个学者在如豆的灯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旧的意见而加以驳诘或赞许或补正。他搜集这个诗人，那个诗人的轶事，搜求关于这首诗，那首诗的掌故，他又从他的记忆中，写出他的师友的诗稿，而加以关于他们的交谊及某一种的感慨的话语。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于是他成了一部书；那书名也许叫作某某斋诗话，也许叫作某某轩杂识。

这不可以算是研究么？不，这还是鉴赏，不是研究。

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深崭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

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囿，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来，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他见一块悬岩，他见一块奇石，他见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要的是：考察出这山的地形，这山的构成，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这地层的年代等等。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的漂亮，说这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的驳翻了他也难说。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譬如有人说，《西游记》是邱处机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终于找出关于邱处机的《西游记》乃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叙说三藏取经、大圣闹天宫的《西游记》。那末，这部《西游记》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便再进一步，在某书某书中找出许多旁证，证明这部《西游记》乃是吴承恩做的，于是再进一步，而研究吴承恩的时代、生平与他的思想及著作。于是乃下一个定论道："今本《西游记》是某时的一个吴承恩做的。"这个定论便成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这便是研究!

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象的浪漫的人物；文学研究者却是一个不同样的人，他是要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的。所谓文学研究，也与作诗作剧不同。它乃是文学之科学的研究。

二　未经垦殖的大荒原

中国曾被称为文学之国。她的文学史的时期可也真长，几乎没有一国可以比得上。希腊的文学是死了，罗马的文学也随了罗马的衰落与灭亡而中断了，希伯莱、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学也都早已和国运的夕阳一同沉没入于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欧洲的诸国，他们的文学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长的不过起于中世纪，那时我们却正是唐诗宋词元曲将他们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于地平上的时候；最短的不过一世纪，那时我们是在嘉道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国文学的宝库可也真繁富。她那里有无数的大作家，有无数的大作品，还有无数不可指名的珠玑与宝石。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文学之国，有这样长的文学历史，具着这末繁富的文学作品的之中，我们却很诧异的看出她的文学之研究之绝不发达；文学之研究，在中国乃像一株盖在天幕下生长的花树，萎黄而无生气。所谓文史类的著作，发达得原不算不早；陆机的《文赋》，开研究之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继之而大畅其流。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虽然后来诗话文话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载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种，丁氏的《续历代诗话》，所载又二十八种，《清诗话》所载，又四十四种；然这些将近百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将诗文评（即“文史”）分为五类：

（一）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文心雕龙》。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者——《诗品》。

（三）备陈法律者——皎然《诗式》。

（四）旁采故事者——孟棨《本事诗》。

（五）体兼说部者——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

除了第一，第二两类之著作以外，其余的都不过是琐碎的记载与文法的讨论而已（像第一第二两类的著作却仅有草创的《文心雕龙》与《诗品》二种）。间有单篇论文，叙述古文或骈文之源流，叙述某某诗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讨论某个文学问题的，或讨论什么文章之得失的。然却是太简单了，不成为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评家出来，颇换去了传统的腐气，而易以新鲜的批评式样，可惜他们的途径又走错了；他们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与前人一样，被诱惑入邪僻的羊肠鸟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浒》，表章《西厢》，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说戏曲，从无量数的诅咒鄙夷的砖石堆中掏拣出来，其功不可谓不大。然他却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例如，他于“认得是猎户摽兔李吉”（《水浒传》）之下注道：“笔势忽振忽落”，于“只见那个人”下注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将出一两银子与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只顾将来，不必要问’”下，又注道：“分付得作怪。”诸如此类，全书皆是。这当然是学步钟惺诸人批诗评文的办法，而全书却被他句分字解；有类于体骸一节一节被拆开了，更有类于一刀刀的把书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浒》、《西厢》何罪，乃受此种凌迟析骸之极刑！这一派势力颇不小。也有了不少书受到了这个无妄之灾。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带领了大众走研究的正轨的可能，他却反把他们带入“牛角尖里”去了。

统而言之，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关于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鉴赏的漫谈的或逐句评注的态度去对待它的，无论它是二十字的五言绝诗也好，长至百十万字的小说也好。关于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谱”一类的著作，详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游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为研究的最好的参考资料外，其余便再没有一种东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的文学的，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有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词”或“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至于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的研究，却大家都不曾梦见，近来虽有几部名为“中国文学史”的东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钞的是日本人的东西。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作品研究的东西。例如关于《水浒传》，至少要有一部《水浒传》之形成，一部《水浒传》及其续书，一部《水浒传》之思想与其影响等等；这几个题目，每一个都可以成功一个巨册。至于如《文选》，如《乐府诗集》，如《西游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声猿》等等，那样重要的巨作，无一种无不需要多方面的专门研究。至于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诠》，《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关于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传，一部杜甫的时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响，一部杜甫及其诗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叙事诗等等；此外，至少还有百个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这些研究，每一个又都可各成一巨册。至于那些古旧的《陶渊明年谱》，《李义山年谱》，《东坡先生年谱》之类，只可作为研

究的参考资料，却不能即算作一种专门研究的结果。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一个时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都要有各种的特殊研究；例如关于五代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学的鸟瞰，一部五代花间派的词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属词臣，一部蜀中文士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为一巨册或至三四巨册的。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部文体之研究的著作。例如关于戏曲，至少要有一部戏剧史，一部戏剧概论，一部演剧史，一部中国舞台之构造与听众，一部传奇的研究，一部皮黄戏之沿革与歌者，一部昆曲兴衰史，一部脸谱及衣饰之变迁等等；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装载之的。至于那些以前的无数诗话，词话，四六话，曲话之类，都只好作为极粗制的研究原料，却全不是所谓研究成熟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综叙全部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或详的，或略的，或为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不少独特之创见的，或为极详明的集合前人各种特殊研究之结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为一的，或为极精细的搜辑不少粗制的材料而成为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丽可爱的技术而写作出来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辞书，类书，百科全书，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她的参考书目，研究指导，等等。

这一切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

中国文学真是一片绝大的荒原，绝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经过垦殖的，虽有几个寥寥可数的农夫，从前曾一度播种过一小方地的种子，然其遗迹却早已泯灭于蓬蒿蔓草中了，虽有几个寥寥可数的农夫，在如今正奋起着肩了犁耙去垦种，然他们是如此寥寥的几个，哪里能把这绝大的荒原垦殖遍？

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大沃原中自由垦殖的可能，无论他要多少

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对于这个农事有兴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种子。

我曾见一幅《秋郊试马图》，画的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清晨，四野静穆无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为晨风所吹而偃倒下去，独在这郊原上的是一个骑在一匹骏马上的少年；他愉悦着，踌躇着，正控着马缰，欲发未发的打算在这大平原上任意的驰骋。真的，我见了这画，不自禁的也起了跃跃欲试的野心，虽然从没有学过驰马。

这大荒原似的中国文学的气象，正是一幅《秋郊试马图》，谁见了，能不兴了要在那里自由的骋跑，随意的奔驰的雄心么？

三　研究的新途径

但农夫却也不易为。他要去垦殖，便要先有镰刀去割除野草，再有犁耙去掘松泥土；这就是说他要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种，即使他有热烈的心，坚勤的意志，也只好眼睁睁的立在那里干着急的望着而无从下手。同样的，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没有镰刀与犁耙，那便无从动手。旧的研究，原是无结果的无方法的，正像赤手空拳一样。我们现在如果要研究，便先要执了镰刀与犁耙去，换一句话说，便是要有研究的新途径与新观念。

我们要走新路，先要经过接连着的两段大路；一段路叫做“归纳的考察”，一段路叫做“进化的观念”。这两段大路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是一个研究者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没有捷途，也没有旁道、支径可以跨越过它们的。所谓垦殖的犁耙与镰刀，也便是它们。原来这两个主要的观念，归纳的考察与进化，乃是近代思想发达之主因，虽然以前文学上很少的应用到他们，然而

现在却已成为文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观念了。

四　归纳的考察

自归纳的考察方法创立后，“无征不信”便成了诸种学者的一个信条。他们怀疑，他们虚心的去考察，直等到有了种种的证据，充分的足以证明某一个东西的真相是如此时，他们才肯宣言道：某件东西的真相是如此如此。牛顿（I. Newton）之发明万有引力说，达尔文（Darwin）之著《物种由来》与《人类起源》二大著作，都是经过了千辛万苦，搜集了种种的证据，而把他们归纳了起来，才得到了一个结果的。

文学的研究之应用到归纳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学之后。有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便再不能逞臆的漫谈，不能使性的评论了，凡要下一个定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

等到证据搜罗得完备了，等到把这些证据或材料归纳得有一个结果了，于是他的定论才可告成立，他的研究才可告终结。所以他们不轻信，他们信的便是真实的证据；他们不轻下定论，他们下的定论便是集合了许多证据的归纳的结果。例如，关于李白的死的问题，或以为病死于当涂，或以为是喝醉了酒，欲去江中捉月而落水溺死的。哪一说是对的呢？于是我们去搜罗许多关于他死的记载，关于他晚年的生活与游踪的记载，关于他的墓所在地的记载，然后再去分别出这些记载哪些是最靠得住的，哪些是其次的，哪些是完全虚妄的，出于想象的。于是，再把可靠的材料归纳了起来，便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得到关于李白之死的正确记载了。

又如，关于《续金瓶梅》的作者，据原题是紫阳道人编。这

紫阳道人到底是谁呢？原书的篇首曾有一篇《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署着“鲁诸邑丁耀亢参解”。在全书中处处都可见出作者的见解，与丁氏的有异常相同之处。于是我们猜想，“所谓紫阳道人者，大约是丁氏的笔名吧。”于是我们再翻检原书，到了第六十二回，其中偶然的有一句话说，“丁野鹤自称紫阳道人”，耀亢的别号恰是野鹤，有了这一个强有力的据证，便可以生出一个结论：

“《续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名耀亢，字野鹤，笔名紫阳道人的丁氏。”

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个确切的决定，除非他有了别的什么更有力更重要的证据。

研究《红楼梦》的人真不少，以致“红学”成了一个专门的名词；一派说贾宝玉是清世祖，林黛玉是董小宛，又一派说《红楼梦》是一部清康熙时的政治小说，林黛玉是朱彝尊，薛宝钗是高士奇，而宝玉则指废太子。再有一派却说贾宝玉就是纳兰容若，《红楼梦》叙的是明珠家事。但他们这些话都不过是牵强附会的话。他们把路走错了，走入荆棘中了，所以他们的研究成了如猜谜似的戏举。有人在《红楼梦考证》用的却是比较新的方法，是归纳的研究方法，首先把著者是谁的问题解决了。既知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于是又进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孙子，家业很繁盛，到了他的后半生很穷苦；于是与《红楼梦》中所记的事迹细细的对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备记的“风月繁华之盛”，乃是他所身历的，回首当年，作者真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泪”。

《红楼梦》的真面目与其在文学上的真价，至此始完全发现。我们才知道这并不是一部具有无数“谜”的书，其中的每个人物，背后并没有什么黑影子在内，他们都是真实的人，并没有戴

上了什么假面具的。

这个归纳的观念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发见于文学的研究上的。有许多未决的文学问题都可以用了这个方法去解决，用了这个方法去解决的事件，其所得到的结果，至少是“虽不中不远矣”，决不会有以前“红学家”那末样的附会的结语与研究的。

附言：文学评论的作者，尤其是以前的，往往不曾用这个归纳的研究法，然而却仍不失一般读者的赞许，那是因为作者的美丽的才华，或因为作者的恳挚动人的讲述；有许多的文学评论都不过是文学的鉴赏，或不过她的自身可当做文学作品，而不能称作文学的研究的。

五　进化的观念

文学史上的许多错误，自把进化的观念引到文学的研究上以后，不知更正了多少。达尔文的进化论，竟不意的会在基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种种错谬的思想。

许多人都相信《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元朝人流传下来的。但有了进化观念的人，却很怀疑，当那时，中国长篇小说方才萌芽之时，乃竟会有这样完美的作品产生。到了近几年来，《西游记》的底本，即杨致和的四十一回本的《西游记》，有人知道了，取来和一百回本的现在流行的《西游记》一对读，乃知二本之间，在描写的技术，有如何的详密与拙笨之差异，同时在别一方面，·又知道了百回本《西游记》乃吴承恩所作的，于是此问题始完全解决了。最近，在日本，又发见了一部《三国志平话》，那又是一部今本流行的《三国志演义》的祖先；

在二本事实之详略，描写技术之疏密之间，我们便可明显的看出其著作时代之前后来。至少，有了这部《三国志平话》，从前所公认的《三国志演义》为元人作的话是该取消了。《水浒传》虽尚未发见其最初底本，然依据种种的证明，读了许多元明人关于水浒故事的杂剧，及明人的好几种简本《水浒传》之后，可知现在的一部最好的《水浒传》亦决不是元时的著作。

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了进化论的观念的帮助，便可以大胆的改正一般文学史上把小说当做元人的盛业的谬误了。

在中国，进化论更可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传统的谬误见解。这些谬误见解之最大的一个，便是说：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东西总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诗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汉魏，这是他们所执持着的议论。进化论的观念，不是完全反对他们，乃是告诉他们以更真确的真理。原来，文学的东西，本不能以时代的古今，而比较其优劣，说古代的东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与说近代的东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样的错误。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如小说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初，在《搜神记》，《世说新语》诸书中，原有不少的小说材料，然而其叙述是如何的简单！到了唐时，却有唐人传奇继之而起，已渐渐有了描写，有了更婉曲的情绪了。到了宋人的平话，其描写却更细腻了。明人的小说较之更进一步，宋元人二卷四卷的小说，他们都演化之而为百回，百二十回。在结构上，在描写的技术上，都有了显著的进化。再如戏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在元曲中，其结构与人物都甚简

单：每剧只有四五出，每剧中只限一个主要的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传奇却大为进步：出数多至三十四十，人物也多了不少，每个人物都可以歌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互接的唱，这使剧场热闹了许多，确是一个大进化。

在这种地方，最容易看出“进化”的痕迹来。

再试取几个故事来看一下。同是一个故事，在最初总是很简单的，描写也必很质朴，渐渐的却变得内容更复杂，描写更细腻了。由《琵琶行》（白居易）变而为《青衫泪》（马致远），再变而为《青衫记》（顾大典），愈变愈烦愈细。《琵琶行》里的女子，只是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相识者，在《青衫泪》中却成了白居易的旧相知裴兴奴，二人中途离散，因闻琵琶声，而始得重圆，完全有了一个故事的骨架了；在《青衫记》中所写的事实却更曲折，描写也更深入了，在那里加上了典赎青衫的故事，加上了兵乱，加上了小蛮与樊素，鸨母的手段益毒，裴兴奴的节操也被写得更贞固了。

由《李娃传》（白行简）变而为《李亚仙诗酒曲江池》（石君宝），再变而为《绣襦记》（薛近兖），这其间又是如何的进步。《李娃传》的叙写本不坏，《曲江池》又细了一层，《绣襦记》所写的妓院情形，却更足以动人了。亚仙在传中不过是一个有才能及不忍之心的妓女，在杂剧及传奇中则成了一个完人；郑元和唱挽歌，传中本写得很凄苦，杂剧中却加倍的写着，传奇中更加倍的烘染着，真是一步更进一步。

由唐无名氏的《白蛇记》，变而为《西湖佳话》中的《雷峰怪迹》，再变而为无名氏传奇《雷峰塔》，再变而为陈遇乾的弹词《义妖传》，这其间又是如何的进化。《白蛇记》写的白蛇，完全是个害人的妖魔，她幻变了一个年轻的美孀，诱惑了李圹，致他回家时身体消化而死。（记中又记一则变异的同样传说，说那少

年是李琯，第二天归来，便脑疼而死，然以白蛇为妖魔则与前说一样。）到了《雷峰怪迹》中的白蛇，她的事迹却变更了，她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杀人巨魔，乃是一个恋着许宣的有情的女妖。在《怪迹》中，法海与小青第一次出现，后来传说中之许宣二次发配，亦始见于此。《白蛇传》不写白蛇的结果，《怪迹》则说白蛇与青鱼终为法海的钵盂所捉，幽禁于雷峰塔下，百世不得翻身。在传奇及弹词中，白蛇却更得人同情了；无端的加了报恩之说，无端的加了水漫金山之一幕大战，无端的加了盗仙草救夫之冒险而真情的一段故事，无端的加了白娘娘怀孕，生了一个贵子出来。这使白蛇更具有人间性，更使人敬爱，她不是一个可怖的妖，而是一个真挚的痴情女郎，其行事处处都可得人怜爱的了。许多人见到她之冒万险以救夫，冒万险以夺夫，都会不禁的加入她的一边，而怒许宣之卑怯，恨法海之强暴。在断桥重遇之一段，在她生子后惧怕法海之复来的一段，无论谁都要为之感泣的。于是她之幽囚，便为多数人所不满而增出了“仙圆”的最后一幕，叙她因贵子而终于得救。这是一个如何有趣的进步呢?

这些也都是很显著的“进化”。

同时，更可以因此打破了一班人摹拟古作的风气，这个风气惟中国最盛，且至今还是最盛。把进化的观念引了进来，至少可以减少了盲从者在如今还学着做唐宋古文，做唐诗宋词，做唐人传奇体的小说，做“却说”“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小说的迷信。他们相信的是：“古是今之准的。”而进化论告诉我们，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不顾当代的情势与环境而只知以拟古为务的，那是违背进化原则的，那是最不适宜于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

六 文学的外来影响

执持了以上两个基本观念，即进化的与归纳的观念，如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耙，有了他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无论为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作品的研究，或进而为一个时代，一个全史的研究，都可以有得到比前很不同的好结果了。但荒地是太大，蔓草是太多，我们还要急其所当先，最好能把向来最未为人所注意，蔓草最多的地方先开辟起来。这些新开辟的研究，一面自然格外有清新的趣味，一面却也足帮助作品作家及文学史之研究的迷难的解决，正如在海滨或河岸筑堤，不仅裨益了海滨之田，却得使邻近诸田野都受了益处。

这样新开辟的研究的途径，共有三个。

第一个便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考。换一句话，就是说，要研究中国文学究竟在历代以来受到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如何样子。这种研究是向来没有人着手过，甚至于没有人注意过的。这是一种新鲜的研究。

无论什么人，都曾异口同声的说过，中国的文学乃是完全的中国的，不曾受过什么外面的影响与感化的。这乃是爱祖国的迷雾，把他们的心眼蒙蔽了。只要略略的考察一下，便可知我们的文学里，有多少东西是由外面贩买来的。最初是音韵的研究，随了印度的佛教之输入而输入。而印度及西域诸国的音乐，在中国乐歌上更占了一大部分的势力。其后，佛教的势力一天天的膨胀了，文艺思想上受到了无穷大的影响。虽然韩愈曾努力的辟佛以保障儒道，踵其后的古文家也曾时时的为此同样的举动，然而他们的力竭声嘶的防御的笔战，仅足证明佛教思想之如何伟大而已，毫不能给他们以致命伤。在后来的重要文艺作品上，几乎有

一半是印上了这种印度思想的沙痕的，这是文艺思想上的话且不多说；在其后，还有更大的影响呢。而这个更大的影响，又是由印度传来的。我们往往有一个疑问：在宋元之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戏剧和小说的大作品？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作品，直到宋、元之时，才突然的如雨后的春笋般的纷纷产生？许多文学史家对于这疑问都没有注意过。最近，有一部分人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印度的文学，尤其是她的小说与戏曲，于是才发现他们的戏曲与小说，其体裁与结构，与中国的有惊人的共同之点。即以小说而论，印度的作品，开头往往是“如是我闻”，汉译出来恰正是“却说”“话说”之意；又他们每当形容或论断一个事物，必要引古诗句或谚语为证，恰正如我们之小说家，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诸样的成语一般。据新近由印度归来的友人说，他们的“说话人”到现在还存在着，大都在庙宇中说着书，给大家听，也正与我们苏州玄妙观中之说书人一模一样。而他们的小说与戏曲的产生时代却较我们早得多了。当然的，中国与印度交通那样的周密，这些作品之输进而引起模拟是毫不足异的。友人许地山君近来很专心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这里不多说，我们且看他的详细的报告吧。（他有一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可见一斑。）

还有，我们重要的民间文学，如弹词，佛曲与鼓词，也都是受印度影响而发生的。这个外来感应的痕迹，比之小说与戏曲尤为明显。在敦煌石室发见的许多抄本中，我们见到好几种佛曲：《文殊问疾》等三种，见上虞罗氏刻的《敦煌零拾》中；《佛本行集经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维摩诘所说经俗文》等四五种，现存京师图书馆中。这就是后来佛曲的祖先，而弹词与鼓词却又是完全由佛曲蜕化而成的。

这都是仅仅略为提一提的，然而已足使迷信国粹的先生们吃

一个大惊了。将来如果有一部中国文学外化考出来，恐怕材料将要搜集得更多。至于西欧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乃是最近的事，大家都知道，不必谈。

这个研究在文学史上是大有功绩的，且至少可以间接的帮助许多研究别的东西者的忙。

七 巨著的发见

第二个开辟的研究的新途径，便是新材料的发见。

我们向来不仅研究的方法未备，即研究的对象也很狭小；其初我们仅知以诗、古文词为研究的标的，所谓文学史者，不过是一部诗歌及古文的发展史而已。到了后来，加进了词；到了后来，再加进了戏曲，但那已是很近代的事了。在十八世纪纪昀他们编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还不承认戏曲是一种有可以收入四库之价值的著作。他们只收曲谱、曲律，而不收剧本。到了后来，才更加入了小说。所以最近、最开明的中国文学史，所叙的乃是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的历史的发展。但此外，中国文学里，还有别的东西么？有的，当然是有的。中国文学乃是一个大海，乃是一座森林，在其中未被发见的巨著还多着呢，还多着呢。

变文或佛曲是一种并非不流行的文艺著作；自唐五代以来，时时有作者，其中颇有不少好的东西，如《梁山伯祝英台》，如《香山宝卷》，其描写都很不坏；其及于民间的影响却更不小，有多少妇人村夫是虔敬的听着这些故事，为之喜，为之忧，为之哭泣，为之发奋的，有不少妇人村夫是于无形中深深的受到他们的教训的。一炉香焚了起来，宣卷者朗朗的背诵着，一家人，也许还有不少邻居，围住了听，此景此情，到如今还未变更呢。然而

却没有一个研究者曾留盼及于这些文艺作品的。文学史上，要见到佛曲作家之名，却更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了。自敦煌石室中发见了好些佛曲抄本之后，谈者虽略略的有几个，却都只知所谓敦煌佛曲而已，那些后来的更重要的，更有影响的作品，他们却连提起也不曾。

弹词，又是一种被笼罩于黑雾之间，或被隔绝于一个荒岛中而未为人发见的文艺支干。弹词却并不是很小的或很不重要的文学支干呢！她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她有不比小说少的读者，她的描写技术，也许有的比几部伟大的小说名著还进步。夏天，夜色与凉风俱来时，天空只有熠熠的星光，一个盲者挟一面鼓或三弦，登上支搭于街头巷尾的木台上，弹着唱着，四周是有了无数的妇人与男子，静静的坐在自备的木凳上听着。他们不比宣卷那末容易终篇（他只须一夜就够了，或一夜可宣三四卷），每听一部弹词，那是一件不容易完功的大事，无论是《玉簪缘》，《天雨花》，或《三笑新编》，都至少要有半个月或十天八天才能终毕呢；然而听者却始终没有怠惰过。黑漆漆的夜里，黑压压的一群人，鸦雀无声的，在听着一个人挥着弦朗唱着，间时间时的有大蒲扇子噼啪噼啪的扇动之声；直到了盲者住了弦声唱声而去喝一口茶时，大众方才也吐一口气。这情景不用闭眼想，便会想出是如何的动人，真的，如果弹词没有动人的地方，也便不会如此的动人了。如《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再造天》，《梦影缘》，《义妖传》，《节义缘》，《倭袍传》以及“三部曲”之《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等等，都可算是中国文学中的巨著。其描写之细腻与深入，已远非一般小说所能及的了。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弹词可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史诗。我们的史诗原来有那么多呢！谈弹词的人，如今也还没有。

鼓词流行于北方，大都取小说中之最动人的一段一节而演述

之，当然是加上了不少的润饰，但还不曾有什么巨大的著作出现。北方人之受鼓词之陶冶是至深且普遍的，正与南方人之受弹词的感化一样；许多人不会看《三国》，《水浒》，但他们知道鲁肃，孔明，周瑜，知道奸诡的曹操，知道忠勇的李逵，知道有神力的公孙胜，那都是说鼓词者教导他们的。

此外，还有皮黄戏的剧本，还有各地的小唱本，小剧本，还有各地的民间故事，还有滩簧一流的叙事诗，还有各地的民歌，如粤讴，如吴歌之类，都有待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自己努力去掘发，去搜寻；那里有无数的宝物在，有无数的巨著在，只要费工夫去寻找。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条新路。任取一种研究之，都可以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来，为文学史增添了不少的记载材料，为中国文库增添了不少的珠玑珍宝。

八　中国文学的整理

第三个开辟的研究的新途径，便是中国文学的整理：这条路原是很旧很旧的了，但在我们却还可以算是新的。许多人对于文艺的界说，至今还不明了，许多人对于中国文学的分类，至今还认别不清；例如，某某人的《小说丛考》，某某人的《小说考证》，都把小说与传奇杂剧混在一处，即把《燕子笺》，《桃花扇》，《一捧雪》与《水浒传》，《红楼梦》同放在一起。名为《小说丛考》或《小说考证》的一书，其实乃大部分讲的是戏剧，其中还杂有几部弹词。某某人编《曲目》，某某人编一部戏剧丛书一类东西的《曲丛》，又都把元明的小令散套集混在杂剧传奇的一堆；把《吴骚合编》，《阳春白雪》，或《江东白苎》与《汉宫秋》，《西厢记》，《一笠庵四种曲》同列在一处。谁都知道这两种是根本不同的东西，一种是诗歌，一种是戏曲，然而他们却认这

些东西都是“曲”，只为了杂剧传奇是用了“曲”去写故事的。就是在许多的图书馆书目中，却也是如此的混淆着，小说依四库提要分为杂事，异闻，琐语之三类，因把《西游记》与《搜神记》同列在一柜，把《红楼梦》与《板桥杂记》并存在一架，其他弹词之类无可列入者，则也勉强附庸于小说类中。像这样不清不楚的分类，与混杂的研究，颇足以迷乱了后来者的心目，所以把中国文学的内容整理了一下，使某类归于某类，某种归于某种，同类者并举，异体者分列，也是当今研究中国文学者之急务。如能编一部如朱彝尊《经义考》之类的文学考出来，那当然是不朽之作，即作了一部简简单单的文学书目，把中国文学的内容分疏整理了一下，却也颇可以有影响。

这种“书目”，其分类当然不能如《四库总目提要》似的，集部只录着《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之五类（所谓曲，也声明只录论曲之书，不列传奇杂剧），而小说则列于子部，不收《西游记》，《水浒传》，而只收《世说新语》，《朝野佥载》，《教坊记》，《异苑》，《还魂记》之流；当然也不能以图书馆最常用的杜威十类法，依了他而分为诗歌，戏曲，小说，论文，演说，尺牍，讽刺文与滑稽文，杂类等八类；因为这个分类也未妥，且有许多东西也不能被列入于这样的一个分类中。我们要有的是一种新的分类，明了而妥当的分类。

底下是我个人拟的一个分类的大纲，虽不怎么周密，却颇明了简当暂可为一个勉强可用的分类。且依了这个分类至少可以把中国文学的向来的混淆的内含，彻底的整理了一下。这个分类法，把中国文学分为九大类别：

第一类是“总集及选集”　如诗文混杂的选本《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及总集如《汉魏百三家集》等都可列入。关于个人著作的总集，如《船山遗书》，《坦园丛书》等

等，亦可附录于此。

第二类是“诗歌” 这更可分为下列的数小类：

（甲）总集及选集《诗经》，《楚辞》，《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全唐诗》，《彊村丛书》，《词苑英华》，《宋诗钞》，《阳春白雪》等。民歌亦可列入于此类。

（乙）古律绝诗的别集 四库中集部别集类的一大部分。

（丙）词的别集《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漱玉词》，《饮水词》等。

（丁）曲的别集《乔梦符小令》，《江东白苎》（梁辰鱼），《花影集》（施绍莘），《海浮山堂词稿》（冯惟敏）等。

（戊）其他《会稽三赋》（王十朋），《汴都赋》（周邦彦）等之辞赋一类，以及竹枝词，宫词，杂事诗，新兴的白话诗，都归入此类。

第三类是“戏曲” 这更可分为下列的数类：

（甲）戏曲总集及选集《元曲选》，《六十种曲》，《盛明杂剧》，及《纳书楹曲谱》，《集成曲谱》，《缀白裘》等。

（乙）杂剧 《杂剧十段锦》（朱有燉），《四声猿》（徐渭），《后四声猿》（桂馥），《临春阁》（吴伟业），《吟风阁杂剧》（杨笠湖），《坦庵四种》（徐石麟），《瓶笙馆修箫谱》（舒位）等。

（丙）传奇 《琵琶记》，《荆钗记》，《杀狗记》，《玉茗堂四梦》，《桃花扇》，《一笠庵四种》，《李笠翁十种曲》，《红雪楼九种曲》等。

（丁）近代剧 《复活的玫瑰》，《咖啡店之一夜》等。

（戊）其他　皮黄戏之剧本《庶几堂今乐》（余治）（《戏考》当归于甲总集及选集一类中），各地流行之民间剧本，梆子调剧本等。

第四类是“小说”　这亦可分为下列各类：

（甲）短篇小说　有如下之三大派别：（像《世说新语》，《搜神记》，《阅微草堂笔记》等之许多琐屑的故事集，只可附归在第一派内。）

（第一派）传奇派　唐之《李娃传》，《霍小玉传》，《灵感传》，《柳毅传》，及裴铏之《传奇》，吴淑之《江淮异人传》，蒲松龄之《聊斋志异》等。

（第二派）平话派　如《京本通俗小说》，《醒世恒言》，《拍案惊奇》，《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佳话》，《西湖二集》，《今古奇观》，《今古奇闻》等。

（第三派）近代短篇小说《隔膜》，《超人》，《缀网劳蛛》等。

（乙）长篇小说　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绿野仙踪》，《蟫史》，《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等等。或更把他们分为历史小说，神怪小说，人情小说等等，我们却以为可以不必。

（丙）童话及民间故事集　近来出版颇多，如《中国童话》，《世界童话》，《徐文长故事》，《鸟的故事》等等，都应归入此类。

第五类是“佛曲弹词及鼓词”　这三种作品，体裁都很相近，即都是以第三人的口气来叙述一件故事的，有时用唱句，有时用说白，有时则为叙述的，有时则代表书中人说话或歌唱。不

类小说，亦不类剧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马耶那》，希腊的《依里亚特》，《奥特赛》诸大史诗。这更可分为下列之数类：

（甲）佛曲 《文殊问疾》，《香山宝卷》，《白蛇宝卷》，《孟姜女宝卷》，《蓝关宝卷》，《王氏女三世宝卷》，《秀英宝卷》，《地藏宝卷》等。

（乙）弹词 《廿一史弹词》，《再生缘》，《陶朱富》，《义妖传》，《双珠凤》，《描金凤》，《珍珠塔》，《天雨花》，《倭袍传》，《节义缘》，《梦影缘》，《笔生花》等。

（丙）鼓词 《乾坤归元镜》，《宝莲灯》，《馒头庵》，《十三妹三刺年羹尧》，《八锤大闹朱仙镇》，《白良关父子相会》等。

（丁）其他 类于上列三种之各地小唱本，以及“滩簧”等。

第六类是“散文集” 这可包括诗集外之一切四库中之别集类，及总集类之一部分，可更分为：

（甲）总集 《全上古六朝文》，《全唐文》，《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絜》，《四六法海》，《骈体文钞》，《唐宋八大家文钞》等。

（乙）别集 《韩昌黎集》，《曾子固集》，《归震川集》，《姚姬传集》等。

第七类是“批评文学” 这亦可分下列之数类：

（甲）一般批评 如《文心雕龙》等。

（乙）诗话 《诗品》，《渔隐丛话》，《诗话总龟》，《六一诗话》，《后山诗话》等。

（丙）词话 《碧鸡漫志》，《西河词话》，《词苑丛谈》等。

（丁）曲话　《曲话》（梁廷枏），《雨村曲话》（李调元）等。

（戊）文话　《四六丛谈》，《论文集要》等。

（己）其他　关系作家之研究（如《陶渊明》，《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关于作品的研究（如《红楼梦辨》），关于一个时代之研究（如《中古文学概论》）以及批评论文集等均可列于此。

第八类是“个人文学”　这是关于作家个人的著作，如日记，尺牍，自传等。可更分为下列数类：

（甲）自叙传　在中国，只有很短很短的自叙传，如《五柳先生传》之流，却不曾有过可独立为一册的著作。

（乙）回忆录及忏悔录　在中国，这一类的著作也绝无仅有。

（丙）日记　《曾国藩日记》，《越缦堂日记》等。

（丁）尺牍　《苏长公表启尺牍》，《惜抱先生尺牍》，《春在堂尺牍》（俞樾），《历代名人书札》等。

第九类是“杂著”　凡不能列入于上面诸类者，或不能自成为一大类者，俱归入这一类内。

（甲）演说　《梁任公学术讲演集》，《李石岑讲演集》等。

（乙）寓言　《百喻经》、《中国寓言》等。

（丙）游记　《徐霞客游记》，.《焦山记游集》（马曰琯）等。

（丁）制义　《钦定四书文》，《船山经义》，《榕村制义》（李光地）等。

（戊）教训文　《宗约歌》（吕坤），《闺戒》（吕坤），

《戒赌文》（尤侗）等。

（己）讽刺文　《热风》（鲁迅）等。

（庚）滑稽文　《游戏文章》等。

（申）其他　《古谣谚》，《越谚》等等。

依了这个分类，而把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重新编列了一下，颇足以使久困于迷雾中的人眼目为之一明；这对于作品的研究，作家的研究，以及其他的专门研究，都可有不少的帮助。也许在细小的节目上还有应该更动的地方，但这些更动，对于分类的大体上却是不会有什么大影响的。

附言：“互见”是书目上不可免的手续，郑樵在他的《通志·校雠略》上曾再四的说到“互见”的重要。然而今之编书目者，却很少有应用到“互见”之例的。在上面的分类上，别的都没有问题，只有处置四库中的“别集”却是一个大困难。譬如把李白，杜甫，陶渊明诸人的别集放在“诗歌”一类中，把柳宗元，归有光，姚姬传诸人的别集放在“散文集”一类中，那都是不会有问题发生的，但如江淹，苏轼，黄庭坚，诸人之诗与文俱著的，将如何的编列呢？这只有用到“互见”例了。把他们的集子，在“诗歌”中，在“散文集”中都列入，那便可解决了。这一点恐怕有人要怀疑，故特说明一下。

又，关于文学概论，文学史及文法，辞典一类的书，应归入全部书目之“文学总类”中。故上文未列入。

九　结论与希望

就以上三个新辟的研究途径来着手做工，其重担已非几个人

所能担负。如仅就搜集民歌或民间故事而言，已是一个人一生做不完的事业了。若再进一步而去垦殖别的田地，那更是非有多数人的工作不可了。《诗经》的研究是一生的工作，乐府古诗的研究，也是一生的工作；戏曲的研究，只其中“昆剧”的一部分，也已足够消磨了一生，皮黄戏的研究，也是至少要消耗了半生去低头工作，并忙碌的出入于剧场之间的。

专门的研究是最难的研究，也是最有兴趣的研究，研究而有了一个结束，研究而偶然发现了一个真理，或一件别人未见到的事物与见解，其愉快是非身历其境者不能知道的。研究者发明一个有力的证据，或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其本身的快乐，与天文家之发现一颗恒星实在没有什么差异!

中国的文学曾因与印度的文学的接触，而生了一个大时代。现在却是与西方文学相接触了，这个伟大的接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出现的。文艺复兴的预示，已隐隐的现于桃红色天空的云端了。

在这个将来的大时代，将来的文艺复兴期中，每个努力于文艺者，都会有他的一分的贡献，都应该有他的一分的贡献。翻译者在介绍着，诗人在吟咏着，小说家在创作着，戏曲家在写着，在监督着演奏，而研究中国文学者，也自应努力去研究，去建造许多古所未有的专门的功绩，去写作许多古所未有的批评著作，去把向来混浊不清的文艺思想与常识澄清了。

大时代不是一日一夜所能造成，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造成，我们有我们的一分工作，我们不能放弃了我们应做的工作!

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

这是一个严重而难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换言之，即他们应该怎样进行其研究工作呢?

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往往会被所研究的对象迷醉住了；陷溺于中，不知所返。他们论曲，便以为南北曲是中国文学里的最光耀的遗产，值得昌明光大之的；而作“国歌”乃至新的歌剧，都非用这种体裁不可。他们念了多少本，搜得若干部的明末才士们的小品、尺牍的集子，便以为天下的文章，皆在斯矣。而这类小品文，是如何的值得表彰，值得追摹，值得提倡。于是极平常的几句通候的信札，也成了奇花异卉似的，被捧出来陈列。

总缘所见太小、太少，故易于“少所见，多所怪，见骆驼，以为马肿背”。从前我们老劝人不要“迷恋骸骨”。这种现象不是“迷恋骸骨”是什么!

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

我们曾经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溺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

我们必须自省；必须以更广大、更近代、更合理的眼光与心

胸来研究这疮痍满体的中国文学。

单是平淡无奇，无所发明的写着什么杜甫评传，白居易的生平，王渔洋的诗之流的著作，这时代似已远远的过去了。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要在那些平凡庸腐，无所发明的工作之外，给我们些新鲜而有用的什么。

中国文学的著作是夥多到难以清理，就以明人的诗文集而论，《千顷堂书目》之所载，决不足以尽其所有（《明史·艺文志》是根据《千顷堂书目》的）。北平图书馆所得天一阁散出的一部分诗文集，便有许多不在其中的。时时的还有不少很重要的集子出现于世，——万历以后的尤多。清代的总集，别集更是多到不容易搜罗和统计。就以词集而论，为数总不会在千以下的。他若戏曲、小说，也常感到搜罗的困难与不全不备。

在这许多“生材料”或面目全生的作品里，我们将怎样开始并进行我们的工作呢？

一方面是感到无可措手或不易下手的困难，同时却也会充满着新鲜的趣味，觉得自己是在阳光满地的新园地上工作着，耕耘下去，必定会有结果的。

许多方面的学问，具有这样任情所欲，驰骋自如的未垦发的荒原者，恐怕是除了中国文学的园地之外，是不会有。

有了那么许多未被垦发，而又急待耕耘的荒原等待着我们去工作，为什么我们还要踌躇着，还要老退回到古旧的不易有发展的园囿里去徘徊、留恋着呢？

我以为：我们现在该做的工作，是向不曾有人着意的荒原上去垦发耕耘。并不是好奇也并不是要人弃我取。实在是，未垦发，未耕耘的土地太多了。待整理的，待研究的，待把他们从传统的灰堆里扒掘出来的，几乎所在都是。如入宝山，满目皆是珠光宝气，实在没有工夫再去顾视向来天天陈列在外面的东西。

例如，关于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的一个问题，就够我们研究的了。六朝音韵学者所受到梵音的影响，六朝及唐代故事所受到的印度故事的影响，宋、元戏曲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费许多工夫去解决的。

又如尚未成为一般人的研究的目标之变文、诸宫调、弹词、鼓词等等的文体，那一种不是值得我们开始去注意，去仔细的研求的。虽然有人看不起《维摩诘经变文》，《刘知远诸宫调》，以为不及唐诗，宋词，那准保他是不曾见到这些伟大的作品过！也可以说，他是不曾见到过唐诗、宋词的真正好处。只是传统的观念在作怪罢了。我们并不否认唐诗、宋词的重要与伟大。但表彰了变文、诸宫调，并不就是压低了诗、词的身份。这并不是“有你没我”的敌国相争的事；而只是发现了，添加了若干伟大的著作，使唐、宋的文坛更为光彩灿烂些耳。

这是其一。

再有，过去的许多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大都只是述而不作，没有发现过什么新意，或什么新的问题。年谱、传记都不过是“生材料”，只是掇拾些东鳞西爪的史料，用最省力的方法，排比之，重写之而已。恹恹无生气的，读之并不感到一点的兴奋或有所得。譬如什么杜甫评传、白居易生平（只是随手取譬，并非实有其书）之类，都不能够把杜甫、白居易的伟大处或其在那时代的影响或其所产生那种诗歌的社会的原因表现出来——甚至连杜甫或白居易的为人也还不能够描写得使人感动。这一类“生材料”，仍还只是“史料”，并不能算是成熟的研究成果。——也许连当作“史料”还不大妥当，因为这一类文章，遗漏、谬误、疏忽之处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多。

所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题材”，也是有重新再行估价，或使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的必要。

至于那新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方法呢？这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以产生的社会的因素。

元剧鼎盛的原因，不只是关汉卿、马致远的那些天才作家们的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努力于作剧，自有其重大的经济的因素与时代的背景的。同样的，莎士比亚的戏曲之所以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者，也自有其重要的社会的因素在着。

也许，这已是老话了，但还不曾有什么重要的论文，在这见地上出发的。

这是其二。

我们到底向哪里去呢？

向新的题材和向新的方法里去，求得一条新路出来，这便是我们所要走去的。

虽然未必便达到目的，然若果然“心向往之”，便总会有好的成就出现的。

（一九三三年《文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中国文学的遗产问题

许多人提出了“文学遗产”问题。人类的文明有一部分是以人类的血与肉，泪与汗建筑起来的。当我们徘徊于埃及荒原上的金字塔旁，或踏上了罗马斗兽场的石阶，或踯躅在雅典处女神庙的遗址而不忍离开的时候，我们曾否想到：这些弘伟壮丽的先民的遗产，乃是以无量数的奴隶的血与肉，泪与汗所堆砌而成！这可怕的膏血涂抹的遗产，显示出来的是蹂躏与鞭打，铁锁与饥饿，他们无限凄凉的被映照在夕阳的金光里，仿佛每一支断柱，每一块巨瓦废砖，都会开口诉述出人类是如何的在驱使、鞭策、奴役自己的圆颅方趾的兄弟们。差不多，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没有一所不是可以使我们想象到那可怕的过去的。

文学的遗产在其间却是最没有血腥气的——虽然有一部分也会被嗅到一点这种气息，和显露出些过去文士们的谀媚的丑态。

一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本血迹斑斑的相斫书，或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是以血写成的。这相斫书到什么时候才告个了结，这历史，到什么时候才不再会以血去写它，那是，谁也不能知道。——然而有人是在努力着，在呼号着，想要把血淋淋的笔从萨坦手上抢去了；而用自己的和平的心，清莹的墨水，去写成自

己的历史；虽然他们还不曾说服了大多数的为魔鬼的狂酒所醉的帝国主义者们。

但在其间，人类的文学的历史，却比较的是以具有伟大心胸的文士们的同情的热诚的笔写成的；——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曾被娼嫉、谀媚、愤咒的烟气纠绕于中。

所以在人类的许多遗产里，文学的遗产也许是最足以使我们夸耀自己的文明与伟大的。

我们憧憬于歌中之歌的景色。我们沉醉于《依利亚特》、《奥特赛》的歌唱。我们被感动于释迦摩尼的自我牺牲的“从井救人”的精神。我们为希腊悲剧所写的人与运命的争斗，生命与名誉或正义的选择的纠纷，而兴奋，而慷慨悲歌。

我们也为无穷尽的冗长而幻怪百出的印度、阿剌伯的故事所迷惘。我们也为《吉诃德先生传》而笑乐，而被打动得欲泣。为《韩米雷德》、为《麦克伯》、为《仲夏夜梦》而惹得悲郁的想，或轻松的笑。为《神曲》、为《新生》、为《失乐园》、为《仙后》、为《刚脱白莱故事》、为《十日谈》而感受到新鲜的弘伟的感觉。

我们也为歌德、席勒、拜仑、雪莱、卢骚、福禄贝尔诸人的作品，而感泣，而奋发，而沉思，而热情沸腾。

我们也为嚣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易卜生、柴霍甫、狄更司、高尔基、高尔斯华绥诸人的小说、戏曲所提醒，所指示，而愤懑，而悲戚，而欲起来做些事。

乃至奥维特的《变形记》，中世纪的《玫瑰与狐狸》，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史格得的《萨克森劫后英雄略》等等，也各给我们以许多的问题，许多的资料，和许多的愉快的感觉。

这些，都足以表示我们的人群里，自古来，便有许多不是渴欲饮血，“欲苦苍生数十年”的英雄的模式的人物。他们具有伟

大、和平的心胸，救世拯溺的热情，精敏锐利的眼光，与乎丰富繁赜的想象，以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呼号。他们的工作的结果是伟大而永久的。

在人类的历史里，属于他们的一部分是不被嗅出血腥气来的。

而在想从萨坦手里夺去了血淋的那支巨笔，不使他们再以人的血书写下去的人们里，他们也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这些世界的不朽的文学遗产里，中国也自有其伟大的可以夸耀的一份儿。

但这所谓“以文立国”的古老的国家，究竟产生了什么呢?

当希腊的荷马、阿士齐洛士，印度的释迦摩尼、瓦尔米基在歌唱，在说道，在演奏他们的伟大的著作的时候，我们的孔子和屈原也已诞生于世。这几千年来，是不断的在产出无量数的诗歌、戏曲、小说、散文来。

在这无量数的诗、剧、小说与散文的遗产里，究竟是有若干值得被称为伟大的，值得永久的被赞许着的。

碎砖破瓦是太多了，简直难得一时清理出那一片文学的古址出来。有如披沙淘金似的，沙粒是无量数的多。

假如把沙粒当作了金砂，那不是很无聊的可悲的情形么？但金砂是永远的在闪闪作光的，并不难于拣出。

为了几千年来，许多的文人学士们只是把文学当作了宫廷的供奉之具，当作了个人的泄发牢骚，表弄丑态的东西，于是文学便被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不学诗，无以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些便都是浅而狭的实用主义的呼声。这些作品便占了我们文学遗产的一大部分。他们只是皇帝的应声虫，只是皇帝的弄人；被夸称为“文

学侍从之臣”的人物，原来也不过是优旃、优孟之流，东方朔自诉得最痛快！杨循吉、徐霖辈受不了那不平的待遇，却硬抽身跑脱了。(其实也只是露骨些的不平的待遇。)

然而被笼络住了的“文学侍从之臣”们，却在自欺欺人的鸣盛世的太平，为皇家作忠实的走狗；还在洋洋得意的训诲、教导着无穷尽的青年们走上他们的道路。

然而“登龙无术”的被淘汰了的文人们，为了身子矮，吃不到葡萄，却只好嚷着葡萄酸，其实是一样的热中！在那谈穷诉苦的呼声里面，我们看出了他们的希求。只要抛下了一块骨头，他们还不争着抢么？尤侗写他的《钧天乐》传奇的时候，是那样愤懑不平；然而不久异族的皇帝，招他来做“侍臣”了，他便贴然的跪拜嵩呼，而且还将那些“胡服胡冠”，图而传之久远！这还不够使人见了感得浑身不舒服么？

这些纯以个人主义或个人的利禄功名的思想为中心的作品，又占了我们的文学遗产的一大部分。

那末，我们所留下的有些什么呢？还不该仔细的拣选、表彰着他们么？

在无量数的黄沙堆里，金沙永远是闪闪的在作光，并不难于把他们拣出。

假如我们把黄砂也当作了金粒，而呼号的鼓吹着，那末这错误是可以补救的么？

我们要放大了眼光，在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外的作品里去拣。我们不需要供奉文学，也不需要纯以个人的富贵功名为中心的牢骚文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更伟大的更具有永久生命的作品。而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我们的文学遗产里，却并不是少！

所以，提出了文学遗产问题，并不是说，一切的丑态百出的东西，都可以算作遗产，我们真正的伟大的遗产，足以无愧的加

入世界文学的宝库中者，还要待我们用敏锐博大的眼光去拣选！至于怎样的拣选以及拣选的标准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需要许多人来合作的。

（一九三三年《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号》）

论文字的繁简

文字的繁简，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我们为古文家法的遗毒所中已深已久，却要把这个问题不能不当作问题来讨论。

没有人会想到把矮人用机械力拉长了的，也没有人会用刀斧把长人砍去了头颅或腿部使之短些的。然而对于文章，却偏要以“短”为尚。

十几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二十个字的一首五绝，同样的都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不能以其短而增之，也不能为其长而减之。凡为名著，都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既不该画蛇添足，又岂宜削足适履。或可更彻底的说：除了短诗和小品之外，文学作品都是以繁为尚。在近代长篇小说里，我们见到了文士们描写的技巧的如何进步。

有人批评王充《论衡》，以为文字冗长，不精彩。然而《论衡》的冗长，却正是他的“说理明畅”的特点之所在。假如《论衡》变成了《论语》式的，或仿《论语》的扬子《法言》式的一部书，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古文家为了要求文章的整练肖古，要拟仿古人，强学其皮毛，徒求其形似——故提出一个“简”字来，极力的鼓吹着。韩

愈的古文运动，不单是反抗六朝以来的对偶的骈体文，也是排斥着冗长而浮华的佛教文学及其他“繁”文的。欧阳修复活了古文运动的时候，便也教人为文须以“简”字下手。有人曾把他的一件事当作示范的说着；他有一篇文章，初写成时有一千多字。他将这篇东西贴在墙上，天天对之读念，每天都要删去几个字。后来只剩下五百多字，他方才自认为满意。又有一个传说，是几个古文家同作一个文题，一个人写了二千多字，一个人只写几百个字。而多写了若干字的那个人愧然的拜服于那位写“简”文的人之前。

这一类的故事，都暗示着后来的人，凡为古文便必须力从简古下手。凡懂得古文义法的人，都知道怎样的去模仿《左传》，《史记》的文章。而所谓归批《史记》也者，却是那样的一章一节，一段一句的勾勒，批判着，欲“天下士”胥入其彀中。

这样，不顾文章的内容，不管所写的是什么东西，一味的只以“简”为第一要义；于是所谓“文学”的散文，便永远不会走上正道的了。

亏得那些正统派的古文家们，总是鄙夷戏曲、小说为小道，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而不一措手，不一着眼，所以还能够有洋洋百回的《三国》、《水浒》、《红楼》和三五十出的《还魂》、《玉簪》、《红梨》的名作产生出来。否则，如以写古文之义法来部勒或支配小说、戏曲，则小说、戏曲的生命，早已被其摧残尽了。

林琴南先生虽是一位服膺桐城义法的古文家，他却有胆识，敢于用古文去译长篇小说，而且还再三的慨叹于史各得、狄更司文章的微妙，特别提出他们善于用“繁”，能够把几位人物，十几天内的故事，敷衍成数十百万字；而《左传》、《史记》写数十年间事的数十人物，却只是寥寥的数千百语。在这里，他看出了

中国古文的不及西洋文学最重要的一点。

这确是他识见高迈处。算是古文家第一次的打破义法，为“外人”张目。而因此，林琴南便永远的被桐城派的嫡传的人物(?)目为“非我族类”，谥为“野狐禅”——虽然他是那样的在为古文作宣传，而自附于桐城系统里。

其实，当古文家明目张胆的在提倡古文的“简古”运动的时候，也未尝没有人反抗他们。顾炎武《日知录》论“文章繁简”的一则，是极为明了透彻的。吴文祺先生为我们写的那篇《论文字的繁简》也已把他们所要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就“修辞”的一方面说来，“辞达而已矣”，“不论繁与简也”。如何能够成为一篇没有疵病的文章，那是有许多必要的条件的，决不能以“繁”、“简”二字来判定其好坏。果欲求简，则莫如一字不写。这岂不成为世间最简的文字么?

有人鼓吹日报上文字，要改用白话文。他的理由之一是，白话文并不比文言文繁冗，而且只有更简约。这是针对了报馆老板们怕改了白话文而要增加篇幅的心理而“对症下药”的。“不足为训也”。其实日报记事之所以恹恹无生气，其病源不仅在记事有公式，什么：言寒必“朔风刺骨”，记私奔必“双宿双飞，俨若鸳鸯”，而且还在求简。他们只是记帐人，他们的新闻，只是帐簿式的记事，换一句话说，便是，只有记述，没有描写。这便是深中了古文家求简之毒的，或可以说是没有写文章能力或描写一件故事的能力的记者们之遁迹的所在。因为摇笔即来的“火光烛天”、“大地银装”，写来多么方便。挖空心思去想象一个惨怖的火场的景色，或一场新雪的新鲜的感觉，是傻瓜们做的笨重的工作。

所以今日新闻之改革，其必须改用白话文做记事，是无可怀疑的。而其改用白话文之最重要理由之一，便是打破了用文言文

的苟简的公式化的记事，而注重于有描写的新闻记事的新的道路。如果要把紧要新闻，写得生龙活虎似的活泼生动，那自然是必须趋重于描写的，换言之，便必然的要“繁”，要“尽态极妍”的在描状着。我们必须揭发事实的真相，无须乎欺骗与诱劝。报馆老板们如果感觉到读者们有必须读活泼生动的新闻的需要时，为了维持他们的销路，他们必定会不惜牺牲其篇幅以刊登“繁”文的记事的。

同样的，除了小品和短诗之外，求繁差不多是近代文学的特色之一。用数十百万字，写一个人一天之内的心理的变化，也不会有人以为繁的。而吴承恩原本《西游记》，其繁处却远胜于朱鼎臣、杨致和的删改本。如果有人把《红楼梦》删成两三万字的节本，岂不是精华全去，糟粕徒存！所谓近代的短篇小说，也不仅以短为尚。许多重要的短篇小说，往往是在二三万言以上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文坛走上了大道，要有伟大的名著出现，那必须提倡一个“繁”字；至少也要扫除了求“简”的心理。简便是陋，便是苟。要文章写得不苟、不陋，那必定得用心在“繁”字上用工夫。

原始的历史，以数字，数十字，记人的一生。今日的小说却把一日的故事写成数十万言。这到底是进化呢，还是退化呢？可不烦言而便能明白的！

（一九三三年《文学·中国文学研究号》）

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题辞

在二十多年前，《小说月报》刊出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在十多年前，《文学》也刊出了一个同名的专号。现在，《文艺复兴》又刊行第三次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了。

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成就相当的好。最重要的是，把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等那些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抬出来和周秦诸子，两汉文章，唐诗、宋词，同样的作为研究的对象。那时，唐代的讲唱文学，称为变文的，也开始受到我们的注意。许地山先生在那个专号里，开始讨论着中国文学，特别是戏剧所受到的印度文学的影响。把中国文学的研究，不再局促于本国的载籍的圈子以内，而能跳出那“迷恋骸骨”的“如来佛的手掌心”之外，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并不是孤立的，也并不是独往独来，空无依傍的。她和一切文化的产品一样，也是要受到外来的种种影响而时起变化与进步的。她是世界文学的大家族里的一员。这个提示是异常的重要的。这个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且还未到达有伟大的结果的阶段。

这第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至少做到了两点，第一，把中国文学所包罗的范围放大了，特别是关于讲唱文学的研究的

一部分，完全是一个新地；第二，不把中国文学作为孤立的研究，而知道把她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家族里，开始讨论着她所受到的外来的影响。

第二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则已经脱离了前一个专号的启蒙时代的事业，而做着比较深湛而切实的工作。有好几篇关于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学关系的文章，已是相当的专门性的。对于古来文学里的新发现的研究资料和作品，也有很详尽的报道。这一个专号在实际上是承继了第一个专号的工作而继续的发展下去的。

现在，这第三个专号，将是怎样性质的呢？有没有更新的发展？有没有独创的研讨？有没有与前两个专号不同的地方？是继续着前两个专号的工作呢？还是有所改进和变更？

于没有说明这些问题之前，先要把这十多年来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倾向与发展，极简单的叙述一下。

伟大的抗战，占据了十之八的这个时间。中国分成了两个部分，自由区和沦陷区。在沦陷区里，除了极少部分的学者们在杜门不出，默默的从事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工作之外，其他公开的在敌伪所主持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只是留恋过去，谈谈不关痛痒的古典东西。可以说是，一点创见、一点成绩也没有。没有灵魂的人如何能够写得出有灵魂的文章来呢？这里可以不必费辞的去述及他们。只有开明书店出版的《学林》，和《文学集林》，比较有几篇结实的文章。

但在自由区里，情形便不同了。虽然书籍的缺乏，成了普遍的现状，而在物质条件万分困难之下，却有了很好的成绩。郭沫若先生的关于屈原的研究和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新义》，《离骚解诂》，《天问释天》等篇，都有很大的影响。闻一多先生的关于唐代诗人的研究，像《杜少陵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尤

有新的研究的方法，开辟了一条从前没有人走过的道路。陈寅恪先生的关于《东城老父传》等几篇考证文字，也极有力量。还有很多的学者，也都在流亡与轰炸中成就了不少研究的业绩。

胜利以后俗文学的研究也有了一个组织——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并且在报纸上刊印了两三种的“俗文学”副刊，那努力是很可佩服的。

我们的这一个专号，将怎样的继续着抗战时期的成就呢？在研究条件上，复员后是优越得多了。而更重的苦难，又压在一般做研究工作者们的身上。“从容论道”的机缘是不会有的。然而，许多做研究工作者们还是在喘不过气来的低气压之下，写出了不少文章。我们这里尽可能的邀约全国的学者们为这个专号写出他们的研究的成就的一部分。

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的研究的。吴晓铃先生对于这一方面，所得的成就甚高。比起第一个专号出版时代，仅仅有许地山先生等寥寥几位，在寂寞的工作着而得不到共鸣的情形来，的确现在是进步得多了。

于外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业绩，我们也想着做些介绍和批评的工作。外国的学者们的研究，有时很粗率、浮夸，但也时有深湛而独到的意见，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又我国文学作品曾被介绍到世界文坛里去的很不少；对于世界文学也相当的发生了影响。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我们很想对于各地的方言文学下一番工夫，写出几篇文章

来。这个工作在今日是异常重要的。文学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但今日的人民大众，能否接受古典文学和西洋化的新文学呢？所谓“民间形式”的问题，在今日是讨论的中心。像《李有才板话》、《刘巧团圆》，曾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辩论，我们很想多介绍些各地的“民间形式”的文学的研究——这在第一个专号里就已注意到的——可惜编者所藏的二万多本的民间歌谣和小剧本都已毁于战火，一时也难再收集起来。盼望读者们和作者们能够供给我们以这一类的材料和文章。

在这个专号里，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曾被忽略。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些有新的研究方向的文章。在这里所收集的好些力作里，研究的方法并不一定相同。但研究的态度是恳挚的；研究的工夫是深刻的。我们非常的感谢许多友人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有力的文章，这个专号是不会和读者们相见的。

这个专号将分成二册或三册出版。在今天，白纸等于黄金，而印上了黑字之后，却价值一落千丈。出版家们刊印了几部白纸黑字的书籍是极感困难的。我们在万分艰难困苦之中，毕竟将这个专号出版了。上海出版公司的好意与努力，我们也应该十分感谢的。

上册在这里先行呈献给读者们。还有好些篇重要的文章，都留待将继续刊行的下册或中下册里发表。

读者们有什么意见，我们是异常的欢迎的。做研究工作的先生们如有文章见赐，我们也异常高兴的接受着。

正当本册付印时，我们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噩耗。这似一声霹雳，把编者震得呆住了。朱先生对于这个专号帮助极多。他是编者的三十年来的好友，研究的方向相同的很多。他的逝去，不仅是青年们失去了一个良师，中国文坛里失去了一个巨人，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失去了一个好的指导者，同时也是苦难的中国，失

去了一个最有良心的好人和学者！谨以本专号献给朱先生之灵！我们还盼望朱先生的全集，不日可以问世。

（一九四八年《文艺复兴》）

我们所需要的文学

一

我们早就听够了公子哥儿们的小鸟儿似的绮靡的歌声；

我们早就看够了青年们的无病呻吟的叹穷诉苦的文学；

我们早就厌腻了夸张、放大的本来不必告诉给大众知道的个人的故事（例如无希望的恋爱，或其他个人经验里的小小的一个风波等等）；

我们早就鄙弃了“有闲”人物的描写游山玩水，流连风景的，浅薄无聊的诗文。

然而这些文章却在近几年的文坛里占据了极广大的地位。一翻开一部杂志或什么日报的副刊来看，几乎大部分的文艺都是这样令人觉得不耐烦看下去的浅薄无聊的文字。——当然，在其中，也未免有几篇比较可以满意的东西，我们不能一概抹杀他们。

别的人感想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己——还有大多数的常常聚谈的友人们——则的确对于这些流行的作品和这种流行的题

材，流行的作风，觉得十分的淡漠或十分的不感到兴趣。即使作者的文字写得十分的漂亮，但在我个人看来，则其骨子里似乎仍然是很空虚的，无聊的，仿佛是一杯白水，虽然加上了红的绿的颜料，却依然是一杯淡而无味的东西。

特别是，在“九·一八”、“一·二八”的接连而发生的大事变以后，不仅是我或我的大多数的朋友们，即一般的读者们，对于那些无聊的故事、散文和诗歌等等，似乎也渐渐的感觉到其“无意识”的了。

这是一个大时代，比“五四”和“五卅”都更伟大的一个时代。在这个大时代里，乃摆放着那许多“无聊空虚”的文学著作在文坛里，岂不是很可怪的事么?

然而，公子哥儿们仍在绮靡的唱，青年们仍在对公众叹穷诉苦；作家们仍在夸大的描写着个人的小小的经历；“有闲”人物们仍在做他们的无聊的散文和游记。

如此伟大悲壮的一个大时代，在许多作家们的身边，仅轻喟的一声便悄然的溜滑过去了。

这是一个甚样大的损失！这是一个甚样的可悲叹的现象！

二

“五四运动”曾在文坛上留下了它的深入的足迹，至少，它是唤起了一般作家的人道的自觉。当时，曾有许多作家在高喊着“血与泪”的文章，曾有许多作家在高唱着反抗的诗歌。有许多浅薄的作品，如今是被“年月”所埋葬了，然而老实的说起来，当时的浅薄，却并不就是“无聊”。他们的技术是“浅薄”，但他们的感情和意识却是伟大深厚的，他们的心是热的；那“浅薄”只不过是初期的改革运动里的必然的一种现象而已。

当时曾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冷漠的，个人主义的文学打得个粉粉碎碎，使它一蹶便不再爬起来。

“五卅运动”又曾在文坛上留下了它的深入的足迹——那是一个较“五四”更深入的印下去的一双足迹。“五四”是一个普遍的思想界的反抗的时代；“五卅”却是一个更伟大的一部分青年的实际行动的反抗的时代。当时的作家们，一部分便在号召着革命，在鼓动着革命运动的来临。等到革命行动真实的来到时候，他们便也真实的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来！等到所谓高潮过去了的时候，他们便又在写着。这一次却是与前不同了。真实的经验，真实的行动，真实的反抗，真实的斗争，使他们更深刻了，更热情了，更伟大了。所以，这时代所产生的文学，当然要较五四时代更来得精深有内容，技术上有时仍不免要浅薄，但精神却是更伟大，情绪却是更热烈。在实际上说来，文学的技术也实在是在进步。

现在，离开五卅时代还不过三数年；一部分作家仍是在呼号，在努力，在向前。但文坛里的大多数的作家，却是萎靡了，在退化了，所歌唱所诉说的还只是个人的小事，无聊的回忆；不仅要回到五卅时代以前，甚且要回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坛的情形的了。——几千年来的文坛上的古旧的精灵又在复活，又在蠢动了。

便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大时代里，他们也还是依旧的在绮靡的唱着，在悲叹的诉说着自己的苦；在夸大的描写着自己的小小的经历；在做着无聊的散文。

如此伟大悲壮的一个大时代，难道便真的让它在大多数的作家们身边悄然的溜滑过去么！？

三

不！不！我们该提醒他们，我们该呼唤他们。

我们要在他们的耳朵旁边，恳挚的大声的提示着：“当前的一个大时代是在走来了；它的沉重的足音已响在你的身旁了。起来，亲爱的作家，你不该让它悄悄的走过去才好！”

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提示着，呼唤着。总会有几个人听得见我们的这样的呼号的。

不必我们，就是当前的这个大时代它自己，也会以其轰轰的沉重的足音震动着他们的耳鼓，也会以其灿烂得令人目眩的争斗的火花刺激着他们的眼睛的。

等着瞧着，我们。总会起来的，那一班的作家们，除非他们是麻木到不可救药，他们的耳或目是聋或瞎到不能闻不能见的地步。

但是，我们要呼唤，要提示！

在当前的这样的大时代里，我们是要呼唤，要提示！“时代”和“热情”逼迫得我们该这样的做去！

四

我们要明白，文学的感化力是极为巨大的，深入的；文学的影响，虽然是不易立刻见到，却是无形的普遍与久远。一首诗的权威，可以压迫得一个人完全变动了他的人生观；一篇小说的势力，可以感动得一个人整个的改换了他的生活的方式。文学在人的思想上的影响，要比哲学不知高到多少倍。人们都是不愿意听教训，愿意听友朋们的温语的，不愿意听说教义，谈哲理，而愿

意潜移默化于伟大的人格的笼罩中的。文学作品便是最好的友朋似的温语，便是最好的给读者们以伟大的人格的熏染的。

我们该看重，该不轻蔑文学的威力！更要珍慎的使用这种无孔不入的威力！

由不良的文学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影响，我们该一概的排除、放弃、打倒。易言之，我们该无条件的斥责、扫荡那些不良的文学！

武侠小说的发展与流行，害苦了一般无充分识别力的儿童们；那一批躺在上海的鸦片烟榻上的不良作家们，在他们的随了一圈圈的烟圈而纠绕着的幻想里，不知传染了多少的清白无辜的富于幻想的小儿女们。报纸上所记载的许多弃家求道的男女儿童们的可笑的故事，便是他们的最好的成绩！

神魔小说像《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其中若干人物，在从前曾成为义和团所崇拜的人物的一部分，在如今还在中原不断的创造出什么红枪会，绿枪会，以至黑枪、白枪会。他们的最狠恶的成绩，便是把无辜的勇敢的农民们活活的送入了魔术的虎口与绝对走不出去的万花阵里去！

超出于这两派显著的幻想的文学的毒害以上若干倍的，便是如今流行于文坛的那种“个人中心”主义的作品。

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毒害，但其毒害种在青年们的心理上却是深之又深，久之又久的；他们原是几千年来的文坛的精灵的化身。他们使青年们走上“个人中心”主义的路上去！使他们回复到中古时代的生活中去，使他们忘记了现实的争斗，使他们离开了现在的社会与世界，使他们听任大时代在身边悄然的溜滑过去了而不一动心。总之，是使他们离开了群众，放下了该做的工作，应尽的责任。

安于小就，专心于小事件，迷恋于小经历，徘徊于小园地之

中，以个人的小小的悲欢，为人生的整个意义；有狂热，有追求，有悲歌，有失望，但却都是局促于个人的小小的回忆之间的——那便是他们的最高的成就，最后的成就!

一大群一大群的青年们跟在这样的队伍后边走去，那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该唤醒，该提示他们!

五

我们说，伟大的文学并不是那样的!

伟大的文学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

伟大的时代永远是一个群众抬头时代。

伟大的作家们从不曾离开群众过。伟大的作家们更不会是局促于个人的小天地之间，迷恋、沉酣于小小的个人的悲愉之际遇，与回忆里的。

抬起头来；无垠的地平线上，广大的群众在当前。

躲藏起来呢？还是向前走去？为可爱的群众、社会效力呢？还是依然的沉迷于个人的小小的悲愉之中？

在这其间，该有个选择，亲爱的作家们!

“五四”是一个思想的改革时代，但并不是革命的行动的时代；

“五卅”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时代，但还没有普遍的呼号的力量；

但“九·一八”以后却是一个更有力的更伟大的时代。

一个比往常都更重的打击，从外来的最凶狠的敌人的辣手之下送过来的，直震动得我们的这一块大地的心肺都炸裂开了；最恶辣的人道上与文化上的屠杀，直使最温和的人民也都蹶然的想

起来。从海底扰起的大波浪，并不是浮面的粼粼波动，这是：

整个的北部与南部的中国人的生活都受到直接的最沉痛的危害。

已经是到了在踢翻你的床榻的时候了，再酣睡下去是不可能的。

真实的争斗，用全力的生与死之间的争斗是在前面等候着。

广大的数不清的群众，在呐喊，在骚动，在向前。

亲爱的作家们，还能恬然的安居于个人的小小的园地里面么？

伟大的作家们永远是和伟大的时代相合奏的，最伟大的作品也总是为最广大的群众而写的。

该睁开眼睛看看。当前的大时代在走来，在站在这里等候着！

在等候伟大的文学的诞生！

力的文学，

争斗的文学，

为群众而写的文学，

刺激的，呼号的，热烈的文学，

这——乃是我们所需要的，

宁愿有刺的粗糙的东西，

但决不愿意要光滑而空虚的什么！

五四时代的“血与泪”的文学是幻想中的争斗的成绩；

五卅时代的革命文学是初期的呼号与努力的结果；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该有个更伟大的前途。

在这热烘烘的，火辣辣的伟大时代里，正是伟大文学的诞生的最适宜的时期。

在真实的生或死的争斗的火光里，照见一个伟大的文学的诞

生，而呐喊、冲锋、炮弹的炸裂便是诞生的贺歌。

而广大的群众也正在等候着。

是起来的时候了，亲爱的作家们!

抬起头来；无垠的地平线上广大的群众在当前。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平

迎“文艺节”

迎“文艺节”!

全国庆祝“文艺节”，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在沦陷区里八年，从来没有庆祝过一次“文艺节”，有的人，甚至连“文艺节”这个名称，还是现在第一次知道。

把“五月四日”定为“文艺节”，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一个运动，其开始是政治的爱国的运动；但其影响，却深渗于思想、文化、科学、文艺各方面，特别是文艺方面受影响最大，其成就也最大。

五四运动使中国急骤的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她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这精神，到今日也还是我们所要遵循的。

“科学”的精神使我们脱离了过去的玄学的，幻想的，杂乱无章的，知其然而不然其所以然的思想的范畴，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民主”的精神使我们脱离了过去的屈辱的，奴隶的，专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的思想的奴化的范畴，而达到了一条自由的人民自主的道路。

在文艺上，特别发扬着这“科学”的与“民主”的精神。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文艺，陷于一种麻痹的状态之中；

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大作家，没有一个新的风格，没有一部可称为伟大的作品，一切都在一池污水里打滚着。不能超越过古文学所赐予的影响。外来文学虽然曾经输入若干，也不能发生任何重要的作用。

什么都是沉寂、静止；偶然也有一阵喧哗，但那声音是那末嘈杂而低弱。

文学革命论的起来，无疑的给中国文学注射进一种新的生命。但在“五四”以前，影响并不甚大。从五四运动起来以后，这影响方才陪伴着学生运动的展开而急骤的广播于南、于北、于东、于西，而有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把“五四”作为“文艺节”，是有其特殊的意义的。

把“五四”定为“文艺节”，说明了文艺工作和政治运动，思想运动是分不开的。文艺家绝对的不能把自己关闭在象牙塔里，在做着白日梦。你虽然想自远于政治的潮流，想隐居在大都市或小村镇里，以写作为事业，自鸣清高，但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政治”却饶不过你；她一定要拖了你走的；你不向前走，那末，你必须向后退。你一想到在抗战时期或在敌伪时代，你的写作是受到如何的不自由的限制与检查、删改，你便明白，“政治”对于你，是有多么大的作用了。你如果不向前奋斗，争取民主，争取写作的自由，那末，你在写作事业的过程一定会受到无穷的愤怒与压迫，无量的限制与被支配的。

“思想”是文艺作品的生命；一个伟大的文艺作家，本身便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部伟大的作品，本身便是一部伟大的哲理书。没有深邃的思想的作品，便是没有生命的作品。所以，文艺作家们总是站在思想运动的前面，而作为其前锋与其中心的。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以米却朗琪罗、但丁诸家为先驱者，为中心的么？

五四运动既以科学的与民主的精神为目标与方向，那末，我们的文艺作家们自然也离不开这两种目标与方向了。

所谓科学的精神，在文艺作家们是必须的。文艺批评，已不复能囿于直觉的，欣赏的传统的狭的笼之内，他们不能像过去似的仅仅寻章摘句，矜一字之奇，赏一句之丽；他们必须以精密的尺度，深刻的思想，来解剖、来分析一部作品；他们不仅要了解作品的本身，还须明了那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的过程以及作家的生活与思想等等。那工作是艰巨的，其艰巨不亚于化学家的在试验管、酒精灯旁的工作。

而文艺作家们，在写作时，如何把社会的现象，人性和事实，加以横断面的剖析，加以想象的描写，其所需要的精密的考察与研究，也决不会是“率尔操觚”的；其事前的研讨，与写作时的谨严、慎重的态度，也是不亚于一位科学家的。

福禄贝尔写他的《萨朗波》时，他的精勤的努力不下于一位考古学者；一位剧作家着手一部历史剧的写作，其所需探讨的史书与札记、书简、日记之属，也是不下于一位历史家的。

所谓民主的精神，更是我们文艺作家们的起沉疴，疗痼疾的对症良药。

过去的我们的文人们，写作的范围是很窄狭的。除了极少数的作家们以外，最大多数的作家们，不是叹穷诉苦，自悲身世，便是歌功颂德，献媚帝王。前者便是所谓草野文学，后者便是所谓庙堂文学。歌功颂德之作品是不会有生命的，读之令人自有一种不愉快的厌恶之感；连李白《上韩荆州书》，韩愈《上宰相书》等都在内——虽然他们不无时代的意义——而叹穷诉苦之作呢，也多数不过是像《伊索寓言》里的狐狸似的，见葡萄架太高，自己吃不到，便是葡萄酸一类的情形而已；身虽在草野，而其心却仍在“魏阙”的。

而今日的文艺作家们呢，那情形却要大殊于前了。他们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不是像从前所谓“士为四民之首”，“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一种人物。他们是生于人民之中，为人民而写作——也是为自己而写作——的一种人了。他们的写作的范围与从前不同了；广大得多，繁赜得多，也不同得多了。他们生存在不同的天地里，写作着不同的作品。他们所写的，常是前人笔锋所未尝接触得到的。他们不是站在象牙塔里，下望着群众的疾苦与活动而写着的。他们身为群众中的一人，他们为自己，也是为群众，而写作着。他们不是一个旁观者，他们是热烈的群众中的最热烈的一人。

民主的精神，第一，便表现在这种与前代殊异的观念上。

其次，民主的解放的运动，在今日还在进行着，争斗并没有止息；作为人民的一员的文艺作家，自须尽其力量，为此运动而不断的争斗着。

民主运动与文艺运动是分别不开的。

从“五四”以来，别的部门，常常是走着弯曲回旋的道路的，只有文艺运动却是一直向前走去的，不曾停过步，也不曾走过回头的冤枉路。

所以，把“五四”定为“文艺节”，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迎“文艺节”！

迎这举国庆祝第一次的“文艺节”！

发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运动而争斗！

“文艺节”给我们以一种警惕与鼓励！

我们要记住：文艺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分不开的！

争斗正在进行着！文艺作家们要奋身的投入这个争斗中，为人民的一员，为民主运动而不停不息的争斗着！

“文艺节”在今日是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

谴责小说

大家似乎都以异样的怀疑的眼光去看小说家。“某人是做小说的”，说这句话的人，对于这一位小说家至少总有些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大家都以为小说家是一位侦探，似欲侦探人家的阴事而写之于纸上的；是一位轻薄的无赖，常以宣布人家闺阁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为唯一的任务的；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常以造作有伤道德名誉的事，隐约的笔之于书的。当小说家静听人谈话时，或眼光射到某处时，大家便以为是在搜寻他的小说材料。

于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小说家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都具有一种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

为什么大家对于小说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态度呢，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误会我们的小说家呢?

这有一个大原因在。

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说家，对小说家起这种误会，其责任的一大部分，应该由近数十年来在那里做流行一时的“谴责小说”的人担负。

原来我们中国人的做小说，一向很喜欢用真实的人物为书中

的人物。所谓“演义”自然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其余小说，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也有一部分是以当时盛传的实事为他们的题材的。《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人物，差不多个个都是真的人，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庄征君就是程绵庄，马纯上就是冯萃中，牛布衣就是朱草衣，权勿用就是是镜，其他诸人物也都可考。《品花宝鉴》是叙毕秋帆、袁子才、蒋苕生、张船山诸人的，《花月痕》亦有人谓是叙李次青、左宗棠诸人的。因此读小说的人，养成了每欲探按书中某某人物的背后是某某人的习惯。除了几十部历史小说，如《北宋杨家将》、《粉妆楼》等，以及其他性质的小说，如《包公案》、《镜花缘》、《西游记》之类外，差不多没有一部小说不被读者如此的猜索着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人猜以为是严世蕃。《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人猜以为是纳兰容若，有人猜以为是清世祖，又有人猜以为是某一个人。某他林黛玉、薛宝钗，以至袭人、晴雯，也以为各暗指一个人。总之，由我们的读者看来，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作的，都是以笔墨报仇的，不是谴责时人，便是嘲骂时人。其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有所指的，都是实有其人的。到了近来，“谴责小说”的作者日益多，这种小说日益风行，于是益证实我们的读者的“小说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这个主张的正确。

“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吧。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口渴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什么《新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之类，都陆续的出来

了。《留东外史》也为此著而出现，益张“谴责小说”的旗帜。这个时候，小说真成了谴责的工具，小说家真成为人家隐事的侦探者与揭发者了。其流风至于今而未衰。什么《人间地狱》、《黑暗上海》，什么《上海水浒》等等，都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以谴责的态度，为他们的叙写的态度的。于是大家对于所谓“小说家”便有一种异感，以他们为侦探、为轻薄的无赖，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私的下流人。

这种的“谴责小说”，可算为伟大的或上等的小说么？这种的小说家可算为伟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说家么？以我想，决不能的。

我们要知道，小说的重要任务，本不在于揭发或布露人间的黑幕——至于揭发某某人的阴事，更是“自郐以下”的无聊而且卑下的举动了。小说家的态度，本不当为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小说家要叙写实事，要以真实的人物为他们的人物，本也无妨。然以冷笑的，谴责的，嘲骂的态度对于他的人物，却是决不可的。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却更是万万不可以有的举动。这种举动，使小说的尊严，被污辱了，使尊荣的可爱的小说家，被人看得卑贱了。什么时候这种小说可以绝迹，什么时候我们的尊荣可爱的小说家便可以被大家以亲切的面目，崇敬的态度相待了，小说的尊严，便也可以恢复了。

“那末，”有人问，“小说的重要任务，该是什么呢？小说家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

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写在小说中，使人喜，使人悲，使人如躬历其境，又且句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而不能说的。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人的劳苦，郁闷，牺牲，自己所未能告诉的，作者已为他告诉出，叙写出了。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以希望的火星，他把他自己的热情，自

己的心腑，都捧献出，他有时表满腔的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但止于旁观而已，却并不再进的谴责他，冷笑他，嘲骂他。柴霍甫写他的一个可爱的人，原想把她写得坏的，结果却把她写得异常的可赞颂，异常的可爱。西万提司写吉诃德先生，粗看之，好像他是在嘲笑他，看到后来，却什么人也会为这个愚而诚的武士所感动了。狄更司的《贼史》，写犹太人法金那样的可恶可恨，他的《滑稽外史》[①]，写英国某乡的教师那样的残忍下流，然他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仍是极严肃的，不谴责，也不嘲骂。小说的任务便是如此，小说家的态度，便是如此。

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

"然而，"又有人为谴责小说辩护，"他们对于社会上的恶人，不是也可以给些惩戒么？"

不能的。小说本不是惩戒恶人的工具，恶人也未必因被写入小说而知所顾忌，我们中国的人本来有喜谈人隐事的习惯，本是最没有同情心的，对一切人，对一切事，都冷笑，谴责，嘲骂。而这种谴责小说恰正是投他们之所好，恰足以助长他们这种的恶习惯与恶态度。我们欲使中国前进，欲使中国人变为有同情心而恳切，严正的，便须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

我们的小说家，为什么不移你们的笔端，移你们的眼光，向更远大，更可写的地方望去，写去呢？永远的被人视为侦探，视为轻薄的无赖，视为刻毒的下流人，永远的不能得人亲切的同情，这是可以忍受的么？

---

① 《滑稽外史》为林纾译的 Nicholas Nickleby 译名。

我们要光复小说的尊严——要改正大家对于小说家的敌视态度——不可救药的职业小说家也许不足以语此。

论武侠小说

当今之事，足为“人心世道之隐忧”者至多，最使我们几位朋友谈起来便痛心的，乃是，黑幕派的小说的流行，及武侠小说的层出不穷。这两件事，向来是被视为无关紧要，不足轻重的小事，决没有劳动“忧天下”的君子们的注意的价值。但我们却承认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命运；近一点说，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乃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为了挽救在堕落中的民族性计，为了“救救我们的孩子”计，都有大声疾呼的唤起大众的注意的必要。

关于黑幕派小说的流行，我们将别有所论。现在且专论所谓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的流行，并不是最近的事。很远的，在我们的唐代中叶之时，便已有了这种小说的萌芽在生长着。裴铏《传奇》中的几篇著名的记载，例如昆仑奴，聂隐娘等，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后来有人集合这一类小说多篇，名之为《剑侠传》，托名段成式撰。）宋初，吴淑作《江淮异人传》，也带有深刻的唐人的剑

侠小说的影响。此后，几乎没有一代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最后，便是林琴南氏的《技击余闻录》。当文学革命的初期，蔡、胡、陈他们在竭力提倡着国语文学的时候，林氏还写了一篇类乎武侠小说的文字以为口诛笔伐呢。较这些传奇更有影响的，乃是一些长篇小说，像《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即《七侠五义）之原名）以及《七剑十三侠》，《九剑十八侠》之类。他们曾在三十年前，掀动过一次轩然的大波，虽然这大波很快的便被近代的文明压平了下去——那便是义和团的事件。但直到最近，他们却仍在我们的北方几省，中原几省的民众中，兴妖作怪。红枪会等等的无数的奇怪的组织，便是他们的影响的具体的表现。

这种武侠小说的发达，当然不是没有他们的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一般民众，在受了极端的暴政的压迫之时，满肚子的填塞着不平与愤怒，却又因力量不足，不能反抗，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来无踪，去无迹的，为他们雪不平，除强暴。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幻想；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的心理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藩镇跋扈之时，与乎西洋的武力侵入中国之时，都是原因于此。

但这一类“超人”的侠客，竟久盼而未至，徒然的见之于书册，却实在并未见之于现实的社会里。于是，民众中的强者们便天天在扼腕于自己的不能立地一变而成为一个侠客，为自己，为他人，一雪其不平；同时，黠者们便利用了这一股愤气与希望，造作了“降神”“授术”“祖师神祐”“枪炮不入”等等的邪说以引诱着他们。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便酿成了“无辜的”大祸。而这祸，却至今还在不断的蔓延着呢。不知有多少热血的青年，有为的壮士，在不知不识之中，断送于这样方式的“暴动”

与“自卫”之中。呜呼，谁想得到武侠小说之为患有至于此的呢!

在五四时代的初期，所谓“新文化运动”初起之时，“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当时，虽然收了一些效果，但可惜这些效果只在浮面上的，——所谓新文化运动至今似乎还只在浮面上的——并未深入民众的核心。所以一部分的青年学子，虽然受了新的影响，大部分的民众却仍然不曾受到。他们仍然是无知而幼稚的，仍然在做着神仙剑客的迷梦等等。

到了今日，“五四时代”似乎已成了过去的史迹了；“五四”的领袖人物，最重要的几个，也似乎已经告“老”了。——功成身退了——而并不曾彻底影响到民众的文化运动，便又顿时松懈了下去。于是“国”字号的东西，又蠭然的遭逢时会，一时并起，自国学以至国医，自国术以至武侠小说。猗欤盛哉，今日之为一个复古的时代也。

武侠小说的流行于复古时代的今日，又何足为奇呢！仅在这三四年中，不知坊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这一类的小说。自《江湖奇侠传》以次，几乎每一部都有很普遍的影响。

普遍的影响于是乎来了!

《时报》的本埠新闻上，曾屡见不一见的刊载着少男少女们弃家访道的故事。前年记着法租界某成衣铺学徒三名入山学道之事；去年三月中，则有白克路之国华学校学生叶光源等五人欲到峨嵋山学道之事。同年五月四日的报上，又载着西门唐湾小学女生周霞珠等三人，联袂出门拟赴昆仑山访道事。《时报》记者以为这些都是中了武侠小说及电影之迷。(我上文忘记了述及电影；这乃是一个新式的“文明”利器，用来传播武侠思想的力量，似较小说为尤直接，普遍，伟大!)

不必说小说及电影了；即小学教科书上，还不充满了这一类的谬误思想么？（参看《小说月报》第二十三期从予君的《武侠教科书介绍》一文，他在那篇文中，将世界书局的《新主义教科书国语读本》第二册，统计了一下，在三十八课之中，竟有七课是宣传飞剑之术的。我不知教育部何以会纵容或竟审查通过这些教科书在小学校中流传的！）

小学生的受害，老实说，还是为害之最小者；其为害于无知、幼稚、不平、热血的壮年人，那才不可限量呢！

他们使那些头脑简单的勇敢的壮年人，忘记了正当的出路，正当的奋斗，惟知沉溺于“超人”的侠士思想之中，不仅麻醉其思想，也贻害于他们的行为与命运。

他们使大多数的民众，老实说，我们大多数的民众还都是幼稚而无知的——得了新的证据，更相信剑侠的传说，更坚决的陷入无知的阱中。

他们把大多数的民众更麻醉于乌有的“超人”的境界之中，不想去从事于正当的努力，惟知依赖着不可能的超自然力。

总之，他们乃是：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的。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他们滋养着我们自五四时代以来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

这可怕的反动，曾有人注意到它没有呢？

武侠小说的作者们，你们在想要收入并不甚高额的酬报，而躺在烟榻上，眯着欲睡的双眼，于弥漫的烟气里，冥构着剑客们的双剑，如何的成为一道两道白光，而由口中吐出，如何的在空中互斗不解之时，也曾想到过他们出版的影响么？

武侠小说的出版家们，你们在欣喜的一批一批印出、寄出、售出这些小说时，又曾想到他们的对于我们民族的将来的危害

么?

武侠电影的编者、演者们，你们又曾注意到你们的勾心斗角的机关布景与乎明白欺人的空中飞行，飞剑杀人的举动，竟会在简单洁白的外省热血的青年中发生出可怖的谬误观念出来么?

在如今“三不管”的时候——政府不管，社会不管，“良知”不管——你们是在横行无忌着，诚然的。但总有一个时候，将会把你们这一切谬误行为与思想，整个的扫荡而去靡有孑遗的。而这一个时候，我们相信并不在远。

好些朋友们都说，“五四时代”如今是过去了。但我却相信，并不完全过去。我们正需要着一次真实的彻底的启蒙运动呢！而扫荡了一切倒流的谬误的武侠思想，便是这个新的启蒙运动所要第一件努力的事。

寓言的复兴

中国的寓言，自周、秦诸子之后，作者绝少。此正若繁花盛放于暖室，一旦室毁，则群花在冷露炽日之中，惟有枯死而已。儒家的统一思想，帝政之桎梏人才，都是冷露炽日之流，降射于文艺的花园中，足以使作者情思枯熄，无复有活泼的生气。后来印度的寓言，虽在六朝时输入，却亦不复能燃着中国寓言的美丽光辉。受其影响者，仅有一部分的佛教中人，今其所作，大部见于《法苑珠林》中。韩愈、柳宗元诸作家，似亦颇有意于著作寓言。柳宗元尤为努力。他所作的《永氏鼠》、《黔驴》之类，亦还有趣。在中古时代而见这种作品，有如在北地见几株翠绿之竹，临风摆摇，至可珍异，然我们读这些作品，总觉得他用力太多，不大有自然的风趣。宗元之后，作者更没有什么人了。到了明时，寓言的作者，突然的有好几个出现，一时寓言颇有复兴的气象。可惜只是一时，不久，他们却又销声匿影了。

在这复兴时代的寓言作家中，首先使人想到的是马中锡。中锡作《中山狼传》，叙东郭先生救一狼，纳之于书囊中。狼脱难时，却反欲吃先生。先生大惧，要狼先问三老，然后再吃他，狼答应了。后来，遇见了老杏树，遇见了老牛，问他们，都说该

吃。最后遇见了杖藜老子，老子道，须先知狼当初受苦之状，才可决定该吃与否。狼答应了，如前的缩入书囊中。老子急叫先生拔刀杀它。这个故事很有趣味，但文字很冗长，没有一般寓言的简捷。据后来的人相传，马中锡作这篇传，原是为讥讽李空同的。康对山尝救了李空同，因此一生沦落。后来空同得势，终不救拔对山，所以中锡不平，为作此传。此事确实与否，至今未有定论。然康对山他自己也作了一种杂剧，名《中山狼》，今见于《盛明杂剧第一集》中，完全是依据中锡的此传而作的。又尝作《读中山狼传》诗道："生平爱物未筹量，那说当年救此狼。"也许这个刺空同之说，竟不是不真实的。

陆灼作《艾子后语》，其中颇有些简捷而有趣的作品。下举一例：

> 艾子有孙，年十许，慵劣不学，每加夏楚而不悛。其子仅有是儿，恒恐儿之不胜杖而死也，责必涕泣以请。艾子怒曰："吾为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无如之何。一旦雪作，孙抟雪而嬉。艾子见之，褫其衣，使跪雪中，寒战之色可掬。其子不复敢言，亦脱其衣跪其旁。艾子惊问曰："汝儿有罪，应受此罚，汝何与焉？"其子泣曰，"汝冻吾儿，吾亦冻汝儿。"艾子笑而释之。

但像这一类的作品，太带滑稽的意味，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真正的寓言。同时有江盈科作《雪涛小说》，其中却多半是好的寓言，且带着极鲜明的教训的色彩。

> 见卵求夜，庄周以为早计。及观恒人之情，更有早计于庄周者。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

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孵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仆买小妻。我与尔优游以终余年，不亦快乎!"妻闻欲买小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曰："毋留祸种。"夫怒，挞其妻，仍质于官曰："立败我家者，此恶妇也。请诛之。"官司问家何在，败何状。其人历数自鸡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许大家当，坏于恶妇一拳，真可诛。"命烹之。妻号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见烹?"官司曰："你夫言买妾，亦未然事，奈何见妒?"妇曰："固然，第除祸欲早耳。"官笑而释之。噫，兹人之计利，贪心也。其妻之毁卵，妒心也。总之皆妄心也。知其为妄，泊然无嗜，颓然无起，则见在者且属诸幻，况未来乎?嘻，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独一算鸡卵之人乎?

又有刘元卿作《应谐录》，也有几则有趣的寓言，今录二则：

齐奄家畜一猫，自奇之，号于人曰："虎猫。"客说之曰："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曰龙猫。"又客说之曰："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客说之曰："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故不敌风也，请更名曰风。"又客说之曰："大风飙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曰墙猫可。"又客说之曰："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圮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

东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胡为自失其本真哉！"

于弹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弹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慨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念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若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敢请。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弹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弹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

这一则，读之可使人发笑。像这种滑稽的故事，当时是流行的。如耿定向作《权子》，其中此类故事也甚多，然已不能称之为寓言。所以这里不说起。

如上所举的几则寓言，至今还很流传于中国各地的民间。我在童年时，曾听到"艾子挞孙"的一则，后来又见到了好多篇近人记录的民间故事，其事实颇有与上举者相同者。间亦有情事略异的，显然的可以看出他们乃是由原文转变出来的，如算计鸡卵的一个故事，或变为一个乞丐拾到一罐，便幻想大富时之骄贵，一日忽伸手挞其妻，罐乃被打破，一切幻想随破罐之响声而俱去。或又变为一个女子头顶一篮鸡卵出卖，幻想鸡卵变鸡，鸡变为羊，羊又变为牛，后乃大富，不料一个不小心，一篮鸡卵乃由头上堕地而俱碎。又如说猫一则，亦变为一个乞丐，自叹家苦，乃梦自己为乞头、县官、皇帝、天、云、风、墙、蛇，而俱不自足，结果乃还为捉蛇之乞丐，不觉一惊而醒。

我们如一面搜罗各地民间故事，一面求取其来源，一一较证之，也是一种很有趣的工作。

经书的效用

从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一个观念是始终如一的。“士大夫”阶级中既发生出这样的一种读书观来，于是“读书种子”便绵绵不绝，而国学或圣贤之学的“道统”便也借此不至中绝。父母伯叔们也常常的说道：“要勤读，要勤读！经书不熟（现在是改了英、算了），将来要没有饭吃呢。”而小小的学童，也居然的知道这些“少小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一类的格言。经书的效用大矣哉！

但这些都不过是经书的尘世的效用，是经书的现实的效用。经书的效力，决不止于此。他们还有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效力呢。

从“不学诗无以言”到“颜如玉，黄金屋”，与从“颜如玉，黄金屋”到“《周易》驱鬼，《孝经》却敌”，其间的步级，相差并不甚远。所以相信文字有灵的人们很容易便将经书的尘世的效力一变而为超尘世的；将经书的现实的效力一变而为神秘的不可知的。经书既有能够使人得到“颜如玉”“黄金屋”的势力，当然也会有能够“驱邪却敌，保护善良”的势力了。

经书如何会有这样的一种神秘的势力，倒不是一个容易解释

的问题。这将待民俗学者、初民文化研究者、宗教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的专门研究，我在这里实在不能详说。但我们可以告诉大众的是，初民对于名与实，向来是分辨不清的。他们往往以为名即是实，实即是名；所以初民便相信加害于名，便能加害于实。他们往往隐匿了自己的名字，不让别人晓得者，即恐怕他的敌人一知道他的真实的名字，便将加他本身以危害。又在多虎之地，居民往往讳虎字，而呼之为山君、山伯伯，因恐它闻呼其名而怒。而崇信狐狸的地方，居民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狐”字的，他们只称之为“仙人”、“大仙”。由了这种的名讳便连带的发生出了对于字的神秘观，即相信名字以外的一切文字，也都具有相当的能力。所以宗教家念着“愿上帝赐我们以福寿平安”的祷词，却往往变成了有力的咒语，而净土宗的佛教徒，也以为天天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便可以往生净土，建无量善业。经书之所以有神秘的效力，这是其一因。又，大众既相信圣人是具有无限权威的，既相信他们是一位神、一位宗教主、一位神秘的救世主，对于他所手订或编著“经书”便也会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种神秘的敬仰来了。由了这种神秘的敬仰，便很容易的对于他们生出一种具有魔力，能够驱邪护正的信仰来。所以一方面，既有了“敬惜字纸”，怕作踢圣贤的文字的恐惧心，一方面也有了握住了圣经，便具有一种神力，一种不怕邪神恶鬼来侵袭他的信赖心。

这一类的材料，随手拾来都有。至今我们当中还有将《周易》放在枕头箱中的事。英国的农民也常有依仗《圣经》以退却诸邪者。苏格兰新生了一个孩子，怕恶鬼来偷抱了去，便将一本摊开了的《圣经》放在孩子的身边。回教徒、拜火教徒等等，对于他们的圣经，也都有这同样的信仰。

近来得到一部来集之编的《对山堂续太平广记》，见其

中搜集民俗学上的资料不少。其中有一节诵圣经之益，将圣经的神秘的效用搜集得很不少。故乘着一时的高兴，写了上面的一小则文字。今特在下面钞录其中几段最有趣的故事。我们要晓得像这样的信仰与传说，在我们的民间并未曾死去。我们费些工夫去搜集他们并不是不值得的。我个人很希望各地方的相识或不相识的友人能够帮我搜集各地关于这一类的故事。

《风俗通》："武帝迷于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数以为言。帝验其道，令巫诅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诵咏经论，不能伤害，而巫者忽死。"

《江西通志》云："江梦孙字聿修，德安人。家世业儒，博综经史，孝弟高洁。为江都令。先是，县厅人每有祟祸，任位者每迁于别厅。梦孙下车，辄升厅受贺。向夜，具袍笏端坐，诵《易》一遍，怪息。"

《说颐》云："北齐权会任助教，尝夜独乘驴出城东门。钟漏已尽。有一人牵头，一人随后，有异生人，渐渐失路，不由本道。会心怪之，诵《易经》上篇一卷未尽，前二人忽然离散。"

吴均《齐春秋》："顾欢字元平，吴郡人也。隐于会稽山阴白石村。欢率性仁爱，素有道风。或以禳魇而多所全护。有病邪者，以问欢。欢曰：君家有书乎？曰：惟有《孝经》。欢曰：可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当自差。如其言，果愈。问其故，曰：善禳恶，正胜邪。"

不再钞下去了。读书细心的人当可随处找到这一类的材料。

一九二八．十二．十五．

林琴南先生

一

林琴南先生以翻译家及古文家著名于中国的近三四十年的文坛上。当欧洲大战初停止时，中国的知识阶级，得了一种新的觉悟，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及文学都下了总攻击；林琴南那时在北京，尽力为旧的礼教及文学辩护，十分不满意于这个新的运动。于是许多的学者都以他为旧的传统的一方面的代表，无论在他的道德见解方面，他的古文方面，以及他的翻译方面，都指出他的许多错误，想在根本上推倒他的守旧的道德的，及文学的见解。这时以后的林琴南，在一般的青年看来，似乎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然而他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一时的守旧的主张，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没了他的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

现在，这位中国的老文学家已于今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的寓所里逝世了。林琴南先生的逝世，是使我们去公允的认识他、评论

他的一个机会。现在，他的顽固的言论已不能再使我们听见了，我们所有的是他的三十余年的努力的成绩。“盖棺论定”，我们现在可以更公正的评判他了。

二

我们要论林琴南，不能不先知道些他的生平。他名纾，别署冷红生。为福建省之闽县人，生于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清文宗咸丰二年），卒时得年七十三。他自己说：“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怒。”（《冷红生传》，见《畏庐文集》）这是实在的，他性质之刚强善怒，差不多稍亲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许多人，颇因此与他疏离。但他虽时时怒责别的人，常使受者难堪，而当他们有危急，有需求时，他却不惜奔走营求以救其困难。他的热情，不仅于此可见。差不多他终生都在这热情的生活中度过；在他的文集中及他的翻译作品的序上，都可以见到他的异常热烈的言论。如他在《不如归》的序上说的：“余译竟，若不胜有冤抑之情，而欲附此一伸，以质之海内君子者。……果当时因大败之后，收其败馀之残卒，加之豢养，俾为新卒之导，又广设水师将弁学校，以教育英隽之士，水师即未成军，而后来之秀，固人人可为水师将弁者也。须知不经败衄，亦不知军中所以致败之道。知其所以致败而更革之，仍可自立于不败……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由他的许多文字上，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他的热情直至于七十的高龄还不稍衰。他又是一个很清介的人。自他在公元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即光绪壬午）得了举人之后，便弃绝了制举之业，专力于古文。初在北京各学堂如京师大学堂，闽学堂等处教书。后来偶然译了一部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

得了无数人的赞颂；他对于译书的兴趣因之大增。此后便继续的译了不少欧洲各国的作品——以英法为最多——出来。他的后来的生活，即以译书售稿为供给。他不懂得任何的外国语，他的译书，乃由一个懂得原文的译者，口译给他听，他便依据了口译者的话写成了中文。他写得非常快，他自己说，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毕。他的译文谬误，常所不免。他自己说："急就之章，难保不无舛谬。近有海内知交投书举鄙人谬误之处见箴，心甚感之。惟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西利来郡主别传》序）（此书译本于公元1908年出版）他不懂原文，这是他最吃亏的地方；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译书之外，并靠卖画为生。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他当七十岁的高龄时，还是一天站立在画桌前六七个小时，不停不息的作画。他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在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容易见到的。

三

他自己做的作品很多，小说有《金陵秋》，《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笔记有《技击余闻》，《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传奇有《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及《蜀鹃啼传奇》；诗歌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等二种；此外尚有《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等三种。

他自作的小说实不能追踪于他所译的大仲马，史各德，及狄更司诸人之后；他的小说每喜取一实在的故事，而以一二个幻造的人物的爱情与遭遇为全书的脉络，而此种脉络又不能联集于全书之中。如他的《金陵秋》，本叙辛亥革命的故事，却以王仲英、胡秋光为主人翁，以他们二人的恋爱为全书的脉络。他的《官场新现形记》则所叙的是袁世凯称帝前后的时事及国会议员的事，却又以王癯仙及郑素素为主人翁，以他们二人的恋爱为全书的脉络。《劫外昙花》也是如此（但所叙的是吴三桂事）。《京华碧血录》也是如此。他的主人翁差不多与书中所叙的故事无大关系，他的目的好像是叙当时的革命及称帝等故事，同时又好像是叙主人翁的恋爱故事。我们读之殊不能寻出他们的顶点与中心思想之所在。他所描写的主人翁，也都是幻造的，经过林琴南他自己的理想化了的，绝不似一个生人。如《官场新现形记》中的王癯仙，本是一个儒生，却又能飞镖，以及点穴之法，世间决难有此种人。所以他的自作小说实不能算是成功。我们或者可以称这一类的小说为"长篇的笔记"，因为他们极类他的笔记，而绝无他所译的狄更司诸人的小说的气氛。至于他的笔记，则完全是旧的笔记，如《聊斋志异》之流的后继者，我们可以不必去注意他们。

但他的小说虽不能认为成功之作，却有两点值得使我们赞颂：第一，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的体裁，实从他而始打破——虽然现在还有人在做这种小说，然其势力已大衰——呆板的什么"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等回目，以及什么"话说""却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的格式在他的小说里已绝迹不见了。第二，中国小说叙述时事而能有价值的极少；我们所见的这一类的书，大都充满了假造的事实，只有林琴南的《京华碧血录》，《金陵秋》，及《官场新现形记》

等叙庚子义和团，南京革命及袁氏称帝之事较翔实；而《京华碧血录》尤足供给讲近代史者以参考的资料（近来很有人称赞此书)。

他的传奇也很可以使我们注意。所谓“传奇”向来都是叙恋爱的，叙“悲欢离合”之刻板式的故事的——只有极少数是例外——林琴南的传奇则完全不是叙述这些事的。他的《蜀鹃啼传奇》叙杭州义和团运动时吴德绣被杀的事，他的《天妃庙传奇》叙谢让遣戍的事，他的《合浦珠传奇》叙陈伯沄推产还原主的事。旧的传奇，必不能无“旦”，第一出必叙“生”，第二出必叙“旦”，他的三种传奇则绝未一见旦角；旧的传奇必有四十出或五十出，他的传奇则至多不过二十出，少则只有十出；他可算是一个能大胆的打破传统的规律的人。

我们读《蜀鹃啼传奇》，颇可窥见他对所谓“拳乱”看法的一斑：

> （丑）下官苞藻夷，夔府人也。以先人百战东南，得有五等之爵。下官依阶平进，得为巡道。昨奉省中大帅急檄，云是奉旨，将所有教士教民一概斩首。我却胆小，不敢举动，已请西安县吴德绣前来商量办法。来，你传西安县吴老爷到此，吾有交派。（贴）晓得。下面听者，大人有话。传西安吴令入见。（外）（冠服上）西安县知县吴德绣进谒大人。（丑）请坐。（外）谢坐。大人有何分付？（丑）本日得省中严札，云已奉旨将郡中教士教民一起歼灭，以清乱萌。（外大骇介）大人，这是那里说起！
>
> 〔北骂玉郎带上小楼〕他多大工夫敢灭除，全胡闹，恣跳踉。只有包头赤布日焚香，扇妖氛，观者如墙。（卑职早有所闻。长夜喊人烧香泼水，声音惨厉，如鬼师之叫魂，而

百姓唯唯。）听师兄主张，听师兄主张，瞧着他画灵符，毁了洋房，（只可怜无故街坊，与洋楼左近者付之焚如。）寄妻儿何方？寄妻儿何方？那个悯穷黎冤状！那个说团民混帐！好江山误了端刚，好江山误了端刚。居然看皇涂荐沮，颠倒朝章。这贼心肠，佥邪放，肆意狂猖。（恨卑职手无权力，把这）铁布衫，红灯照，一一挂头颅市上。

——第八出《抗檄》

这表明了林琴南先生对于反对义和团的人表示十二分的同情。他叙义和团杀死吴德绣后的一段对话：

（净）奸细已死，我们可焚烧教堂，杀尽教士。（丑）大家须仔细，不要累我。（众）自有朝廷担此大任，我辈且行吾事。

集中地把当时义和团及若干官吏的心理作了描写。

在他的《闽中新乐府》里，可以看出林先生的新党的倾向。《闽中新乐府》共五十首，都是他在清光绪中叶——戊戌变法之前——所作的，那时他还住在福州，日与友辈谈新政，于是作了这许多首诗，以表示他的见解。现在抄录数则于下：

村先生　讥蒙养失也

村先生，貌足恭，训蒙《大学》兼《中庸》。古人小学进大学，先生躐等追先觉。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子读书尚结舌，便将大义九经说。谁为鱼跃孰鸢飞，且请先生与式微。不求入门骤入室，先生学圣工程疾。村童

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谈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书读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从容易入圣贤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

兴女学 美盛举也

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华人轻女患识字，家常但责油盐事。夹幕重帘院落深，长年禁锢昏神智。神智昏来足又缠，生男却望全先天。父气母气本齐一，母苟蠢顽灵气失。胎教之言人不知，儿成无怪为书痴。陶母欧母世何有，千秋一二挂人口。果立女学相观摩，中西文字同切磋。学成即勿与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西官以才领右职，典签多出夫人力。不似吾华爱牝鸡，内人牵掣成贪墨。华人数金便从师，师困常无在馆时。丈夫岂能课幼子，母心静细疏条理，父母恩齐教亦齐，成材容易骎骎起。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暮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兴女学，兴女学，群贤海上真先觉。

破蓝衫 叹腐也

破蓝衫，一着不可脱，腐根在内谁能拔。案上高头大讲

章，虚题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杂学，先生墨卷称先觉。腐字腐句呼清真，熟字连篇不厌陈。中间能炼双搓句，即是清才迥出尘。试南省，捷秋闱，丝纶阁下文章静。事业今从小楷来，一点一画须剪裁。五言诗句六行折，转眼旋登御史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我思此际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开。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求人才。君不见曾左胡，岳岳人间大丈夫。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

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但后来，他的思想却停滞了——也许还有些向旧的方向倒流回去的倾势。到了最近四五年间，他更成了一个守旧党的领袖了。这大约与他的环境很大关系，戊戌之前，他是常与当时的新派的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觉的受了他们的熏染；后来，清廷亡了，共和以来，他渐渐的变成了顽固的守旧者。这样的人实不仅林先生一个。有好些人都是与他走同样的路的。

他的古文自称是坚守桐城派的义法的。但桐城派的古文，本来不见得高明；我们现在不必再去论他。

总说一句，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他的重要乃在他的翻译的工作而不在他的作品。

下面略论他的翻译。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译，据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起，至最近的翻译止，成书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是已经出版的，有十种则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说月报》而未有单刻本，尚有十四种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也许他的翻译不止于此，但这个数目却是我在现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这一百五十六种的翻译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种，其次为法国，共得二十五种，再次为美国，共得十九种，再次为俄国，共得六种，此外则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各得一二种。尚有不明注何国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种。这些翻译大多数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只有《利俾瑟战血馀腥记》及《滑铁庐战血馀腥记》二书由文明书局出版，《青铁》及《石麟移月记》（此二书俱为不注明何国何人所作者。）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已；至于《黑奴吁天录》一书，则不知何处出版。

就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论，则较著名者有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鲁丁（Fielding），史委夫特（Swift），却尔司·兰（Charles Lamb），史蒂文生（L. Stevenson），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史各德（Scott），哈葛德（Haggard），科南·道尔（Conan Doyle），安东尼·贺迫（Anthony Hope）（以上为英）；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为美）；预勾（V. Hugo），大仲马（Alexander Dumas），小仲马（Alexander Dumas, fil），巴鲁萨（Balzac）（以上为法）；以及伊索（AEsop）（希腊），易卜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万提司（Cerventes）（西

班牙)，托尔斯泰（L. 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译得最多者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烟火马》等二十种；其次为科南·道尔，共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电影楼台》，《蛇女士传》，《黑太子南征录》等七种；再次为托尔斯泰，小仲马及狄更司，——托尔斯泰有六种，为《现身说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关头》（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缕情丝》（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liy Happiness)，《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种为短篇小说集）及《情幻》；小仲马有五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Le Dame auxCamélias)，《鹦鹉缘》，《香钩情眼》（Antorine)，《血华鸳鸯枕》，《伊罗埋心记》；狄更司有五种，为《贼史》（Oliver Twist)，《冰雪因缘》（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Old Curiosity Shop)，《块肉馀生述》（David Copperfield)；再次为莎士比亚，史各德，华盛顿·欧文，大仲马——莎士比亚有四种，为《凯撒遗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纪》（Richard Ⅱ)，《亨利第四纪》（Henry Ⅳ)，《亨利第六遗事》（Henry Ⅵ)；史各德有三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华盛顿·欧文有三种，为《拊掌录》(Sketch Book)，《旅行述异》(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宫馀载》（Alhambra)；大仲马有二种，为《玉楼花劫》（Le Chevatier De Maison-Rog-ue)，《蟹莲郡主传》（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诸作家俱仅有一种：伊索为他的《寓言》，易卜生为《梅孽》（Ghosts)，威司为《鹳巢记》（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西万提司为《魔侠传》(Don Quixote)，地孚为《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斐鲁丁为《洞冥记》，史委夫特为

《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为《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却尔斯·兰为《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东尼·贺迫为《西奴林娜小传》,史拖活夫人为《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预勾为《双雄义死录》(Ninety-three),巴鲁萨为《哀吹录》(短篇小说集),德富健次郎为《不如归》。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尔与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约是不会再有什么很著名的作家与重要的作品列于他的"译品表"之内了。

我们见了这个统计之后,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先生,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七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如果口译者是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较重要的,如果口译者没有什么知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了。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这实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庆通是他的较好的合作者。)在林译的小说中,不仅是无价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杂于中,且有儿童用的故事读本。如《诗人解颐语》及《秋灯谭屑》之类;此二书本为张伯司(Chambers)及包鲁温(Baldwin)所编的读本,何以可算作什么"笔记"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

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氏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中国的旧文人本都不会分别小说与戏曲，如《小说考证》一书，名为小说，却包罗了无数的传奇在内——但是口译者何以不告诉他呢？

这两个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他们仅知道以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了。他之所以会虚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译无价值的作品，且会把戏剧译成了小说者，完全是这个原因。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预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中国的以前的译者多喜删节原文，如某君所译之托尔斯泰的《复活》（改名《心狱》）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译之狄更司的《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其过恐怕还在口译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约是口译者不见全文，误取了书坊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来译给林先生听了。至于说是林先生故意删节，则恐无此事。好在林

先生这种的翻译还不多。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不能一一举出。尚有如把易卜生的国籍挪威改为德国之类，亦系口译者之过而非林先生之误。

总之，林先生的翻译，殊受口译者之牵累。如果他得了几个好的合作者，则他的翻译的成绩，恐怕决不止于现在之所得的，错误也必可减少许多。林先生自己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话呀!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美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又如《孝女耐儿传》中的一段：

> 胖妇遂向主妇之母曰："密昔司儿尼温，胡不出其神通，为女公子吐气?"此密昔司圭而迫者，即密斯几尼温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况? 问心何以自聊!"几尼温曰："吾女之父，生时苟露愠色者，吾即……"语至此，手中方执一巨虾，断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罚其夫，即作如是观耳。胖妇点首知旨，赞曰："夫人殊与我同趣。我当其境，亦复如是。"几尼温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滥其刑。夫人佳运，乃适如吾，吾夫亦美善人也。"胖妇曰："但有其才，即温温无试，亦奚不可。"几尼温乃顾其女曰："贝测，余屡诏

汝，宜出其勇力，几于长跽乞哀，汝乃不吾听，何也?”密昔司圭而迫闻言微哂，摇其首不答。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懦，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吾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宜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取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像这种文调，在中国可算是创见。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的译出。这种地方，我们读上引的一段译文中颇可看出。

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的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价值不讲，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这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第一，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向来极为浅窄：古时以中国即为“天下”者无论，即后来与欧美通商之后，对于他们的国民性及社会组织也十分的不明了。他们对于欧美的人似乎以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为野蛮的“夷狄”，便是崇之为高超的人

种。对于他们的社会内部的情形也是如此，总以为“他们”与“我们”是什么都不相同的，“中”与“西”之间，是有一道深沟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继续的介绍了一百五十余部的欧美小说进来，于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时，并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这是林先生大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二，中国人自屡次为欧美人所战败后，对于他们的武器以及物质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向慕心，于是全国都汲汲的欲设立兵工厂，造船厂，欲建筑铁路，欲研究“声光”理化之学；他们以为中国的道德、文学及政治是高出于一切的，不过只有这些物质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这时的呼声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到了后来，大家看出中国的旧的政治组织的根本坏处了，于是又向慕欧美的立宪政治与共和政治。他们那时以为中国的政治组织之腐败，之不如欧美，是无可讳言的，于是或大呼“君主立宪”，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决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这也是林先生的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三，中国文人，对于小说向来是以“小道”目之的，对于小说作者，也向来是看不起的；所以许多有盛名的作家绝不肯动手去做什么小说；所有做小说的人也都写着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读者。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

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译集《点滴》序上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其实不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译小说的人，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的。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这可说，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绩。

所以不管我们对于林先生的翻译如何的不满意，而林先生的这些功绩却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编述中国近代文学史者对于林先生也决不能不有一段的记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梁任公先生

一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还只五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候；有的人因为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候很久，便以为他已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将了，其实他却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呢。不幸这位壮汉却于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怅了许久！我们真想不到这位壮汉会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对于他实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绩；他的劳绩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

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学者，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学者，文艺家，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对于与近三十年来的政治，文艺，学术界有那末深切关系，而又有那末普遍，深切的影响与势力的梁任公先生，还不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么?

二

说到一个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靠的。在冠于第一次出版的，即当梁任公先生三十岁那一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这一篇自述里，已将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时期，即三十岁以前，办《时务报》，时务学堂，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刊行《新民丛报》，《新小说》的一个时期的事迹叙述得颇为详细了。本文仅就之而作一番的简节复述而已。三十以后的事迹也多半采用他自己的叙述。又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也略有叙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启超，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号。父名宝瑛，字莲涧，母氏赵。他为中国极南部的一个岛民，即广东新会的熊子乡。熊子乡是正当西江入海之冲的一个岛。他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国受外患最危急的一个时代；也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

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的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梁氏恰恰生于这一个伟大的时代，为这一个伟大时代的主动角之一。梁氏四五岁时，“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间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十五 岁，母死。其时肄业于广东省城的学海堂。学海堂是阮元在广东时所设立的。他沉酣于乾嘉时代的“训诂词章”的空气中，乃决舍帖括而有意训诂词章。十七岁，梁氏举于乡。第二年，他的父亲偕他一同赴京会试。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许字给他。下第归，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乃知有所谓世界。这一年的秋天，他和陈千秋同去拜谒康有为。这是梁氏与康氏的第一次的会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与思想起了一个大变动的一次重要的会面。梁氏在《三十自述》里曾有一段话提到这一次的会面情形，很足以动人：

> 于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

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第二年，康有为开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康氏讲述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梁氏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他自己说，他“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学伪经考》时，他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时，他从事分纂。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与李氏结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学于万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虽服膺康氏，却也并不十分赞同他的主张。“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为然。”（《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八页）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复入北平，“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自述》）“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九页）本年六月，中日战事起，梁氏惋愤时局，时有所言，却不见有什么人听信他。他因此益读译书，研究算学史地，明年，和议成。他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康有为也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梁氏亦从其后奔走。这一次可以说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运动。七月，北平创立强学会，梁氏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强学会被封。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以书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专任《时务报》的撰述之役。他的报馆生活实开始于此

时。著《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的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丁酉十月，陈宝箴，江标，聘他到湖南，就时务学堂讲席。这时，黄遵宪恰官湖南按察使，谭嗣同亦归湘助乡治。湖南人才称极盛。不久，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这更给他们以新的刺激。时务学堂学生仅四十人；而于这四十人中，在后来政治上有影响的却很不少。助教唐才常为第一次起义于汉口而不成的主动者。学生蔡锷则为起师云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时，梁氏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及年假，学生各回故乡，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反动的势力便一时蜂起。叶德辉著《翼教丛编》，张之洞著《劝学篇》，皆系对于梁氏及康氏、谭氏诸人的言论加以抨击的。当时的康梁，谈者几视之与“洪水猛兽”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病愈，更入北平。时康有为方开保国会，梁氏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叔峤（杨锐），裴村（刘光第），以京卿参预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尽力。在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极大的反动；康氏诸行新政者，以德宗为护法主；旧势力却投到西太后那里去。双方怒目而视，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恰巧有一个御史，胪举梁氏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

权的，具折揭参。于是，卒兴大狱。谭林等六君子于八月被杀。德宗被幽禁。康有为以英人的仗义出险。梁氏亦设法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后便入了一个以著述为生的时期了。他的影响也以这个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为最大。十月，与横滨商人，创刊《清议报》，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盖因东籍的介绍，对于近代古代的欧洲思想与政治，很觉得了然，而对于中国的学术历史，也突然的另感到了一种与前全异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后发表于《新民丛报》中的许多学术论文，皆可以说是受了东籍的感应力的产品。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国维新会招他去游历。道过夏威夷岛，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里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义和团运动已大起，北方纷扰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岛复向西而归。至日本，闻北京失守。至上海时，又知汉口难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杀。他便匆匆的复由上海，过香港，至南洋，经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复回日本。自此以后便又进入了著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便是《新民丛报》的时代。于《新民丛报》外，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三十自述》）这个时代，自壬寅（1902年）至辛亥（1911年），几历十年，中间惟丙午（1906）及己酉（1909）二年所作绝少。其余几年则所写著作极为丰富，实可谓名副其实的大量生产者。在这个时代，他的影响与势力最大。一方面结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为《饮冰室文集》，一方面则更从事于新方面的努力与工作。除了少数的应时的时事评论及著《开明专制论》等等，力与当时的持共和论者相搏战之外，他的这几年来的成绩，可分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欲从国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为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没有良好的国民，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是空的，任何样子的改革也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于是他便舍弃了枝枝节节的“变法论”，“保皇论”，而从事于《新民丛报》的努力；所谓《新民丛报》，盖即表示这个刊物是注重在讲述“新民之道”的。他在这个报上，一开头便著部《新民说》，说明：“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以后便逐渐的讨论到“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私德'，“民气”等，很有几点是切中了我们的古旧民族的根性病的。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讲座上，以狮子吼，作唤愚启蒙的训讲。庚戌年（1910）创刊《国风报》时，他又依样的以《说国风》冠于首，说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变几千年来怯懦因循的国风。

第二方面是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等的学说；所介绍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卢梭，倍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诸人。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节述或译文。然因了他的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倍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晓，叙述又简易无难解之处，也有一小半因为梁氏的著作流传的范围极广。我常常觉得很可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

的专门家都不算少，然而除了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林梁诸人之视他们真是如巨人之视婴儿了！即使林梁他们有什么隔膜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忍去责备他们么？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虽较梁氏多，梁氏的影响似乎较他为更大。

第三方面，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底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他的这些论学的文字，是不粘着的，不枯涩的，不艰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却并不是没有内容，似若浅显袒露，却又是十分的华泽精深。他的文字的电力，即在这些论学的文章上，仍不曾消失了分毫。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子墨子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国文语原解》、《中国古代币材考》等。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的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的中国学术史（第二部的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书。虽有人说她是肤浅，是转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与雄心已是十分的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总论；二，胚胎时代；三，全盛时代；四，儒学统一时代；五，老学时代；六，佛学时代；七，近世之学术。梁氏在十余年之后，更欲成中国学术史的大著，为深一层的探讨，惜仅成一部分——《清代学

术概论》——而止。今梁氏亡矣，这部伟大著作是永没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实际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梁氏的政论，已不仅是宣传鼓吹自己的主张，或攻击，推翻古旧的制度而已，这样的时候，即著《变法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是要讨论实际上的种种问题以供给所谓“建设时代”的参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绍各国的实例，一方面讨论本国的当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的，以宪法问题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以货币，国债问题为中心。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举国人民所要着眼的问题。关于前者，他著有《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壬寅），《外官制私议》（庚戌），《立宪法议》（庚子），《论立法权》（壬寅），《责任内阁释义》（辛亥），《宪政浅说》（庚戌），《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庚戌））及《各国宪法异同论》（己亥）诸作。关于后者，他著有《中国国债史》（甲辰），《中国货币问题》（甲辰），《外资输入问题》（甲辰），《改盐法议》（庚戌），《币制条议》（庚戌），《外债平议》（庚戌）诸作。

第五方面，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他的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的。他一方面攻击旧式历史的纰缪可笑，将历来所谓“史学”上所最聚讼的问题，如“正统”，如“书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为不成问题。他以为：所谓历史，不是一姓史，个人史，也不仅仅是铺叙故实的点鬼簿，地理志而已；历史乃是活泼泼的，乃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在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学》（壬寅），《中国史叙论》（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写出许多的史书，史传来，以示新的历史，所谓“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的历史的

模式。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壬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南海康先生传》（辛丑），《李鸿章》（辛丑），《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壬寅），《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甲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甲辰），《郑和传》（乙巳），《管子传》（辛亥），《王荆公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壬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雅典小史》，《朝鲜亡国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的；决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

第六方面是，对于文学的创作。梁氏在这十年中，不仅努力于作史著论，即对于纯文艺，也十分的努力。他既发刊《新小说》，登载时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以及苏曼殊诸人的翻译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此为翻译），《十五小豪杰》（此亦为翻译）等；又作传奇数种，如《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虽皆未成，却已传诵一时。他的诗词也以在这个时间所作者为特多。又有诗话一册，亦作于此时。他对于小说的势力是深切的认识的，所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起：

>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之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

为其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说的感化力如此的伟大，所以决意便于《新民丛报》之外复创刊《新小说》，然《新小说》刊行半年之后，梁氏的著作却已不甚见。大约他努力的方面后来又转变了。

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说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他最勤于发表的时代。我们看民国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编订的《饮冰室文集》里，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强。

《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创刊的第二年（1903），梁氏曾应美洲华侨之招，又作北美洲之游。这一次却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众国之后，随笔记所见闻，对于“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结果便成了《新大陆游记》一书。

在这一个时期内，还有一件事足记的，便是从戊戌以后，他与康有为所走的路已渐渐的分歧，然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便显然的与康氏背道而驰了。他自己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二百四十三页）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称，实则梁氏很早便已与康氏不能同调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执着的，不肯稍变其主张，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1911）十月，革命军起于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军所占领。梁氏在这个时候，便由日本经奉天而复回中国。这时离他出国期已经是十四年了。因为情势的混沌，他曾住在大连以观变。南北统一以后，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任，以司法次长招之。梁氏却不肯赴召。这时，国民党与“进步党”（民元时代名共和党）的对峙情形已成。袁氏极力的牵合进步党，进步党也倚袁氏以为重。梁氏因与进步党关系的密切，便也不得不与袁氏连合。他到了北平与袁氏会见。会见的结果，却使他由纯粹的一位政论家一变而为实际的政论家。自此以后，他便过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这七年的政治生活时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时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产量最减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与袁世凯的合作的时代。癸丑（1913）熊希龄组织内阁，以梁氏为司法总长；这是戊戌以后，他第一次的踏上政治舞台。这一次的内阁，即所谓“名流内阁”者是。然熊氏竟无所表见，不久竟倒。梁氏亦随之而去。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这时，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财政问题。梁氏在前几年已有好几篇关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发表（这时他的文章多发表在《庸言报》上），这时更锐然欲有以自见，著《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发表他的主张。进步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笔。袁世凯因此特设一个币制局，以他为总裁（1914 年），俾他能够实行他的主张。然梁氏就任总裁之后，却又遇到了种种的未之前遇的困难；他的主张一点也不能施行。实际问题与理论竟是这样的不能调合。结果，仅获得《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辞职以去。自此，他对于袁氏方

渐渐的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决然的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即《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恳挚的说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实际的政治活动的。他说："夫社会以分劳相济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长为贵。吾立于政治当局，吾自审虽蚤作夜思，鞠躬尽瘁，吾所能自效于国家者有几。夫一年来之效概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转而用诸他方面，安见其所自效于国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决绝的说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他这样的痛切的悔恨着过去的政治生涯，应该再度的入于"著述时代"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却恰恰与他当面。欧战在这时候发生了；继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机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权利；继之而帝制运动突兴，袁世凯也竟欲乘机改元洪宪，改国号中华帝国，而自为第一代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他那末一位敏于感觉的人，不得不立刻兴起而谋所以应付之。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护国战役"时代。他对于欧战，曾著有《欧洲大战史论》一册；后主编《大中华月刊》，便又著《欧战蠡测》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与时人一样的受了极大的刺激。他接连在《大中华》上写著极锋利极沉痛的评论，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战耶》诸作。及这次交涉结束之后，他又作《痛定罪言》，《伤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过什么悲苦的文字，然而这次他却再也忍不住了！他说道："吾固深感厌世说

之无益于群治，恒思作壮语留馀望以稍苏国民已死之气。而吾乃时时为外境界所激刺，所压迫，几于不能自举其躯。呜呼！吾非伤心之言而复何言哉！”（《伤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运动，又使他受了极大的刺激。他对于这次的刺激，却不仅仅以言论而竟以实际行动来应付他了。帝制问题其内里的主动当然是袁世凯，然表面上则发动于古德诺的一篇论文及筹安会的劝进。这是乙卯（1915）七月间的事。梁氏便立刻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大中华》。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宪论的主持者，然对于这次的政体变更，却期期以为不可。他的理由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里说得又透彻，又严肃，又光明，又讥诮。他以为自辛亥八月以来，未及四年而政局已变更了无数次，“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作帝制论者何苦又“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并为袁氏及筹安会诸人打算利害，以为此种举动是与“元首”以不利的。当时他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以上引文皆录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时，袁氏已有所闻，曾托人以二十万元贿之。梁氏拒之，且录此文寄袁氏。未几，袁氏又遣人以危辞胁喝他，说：“君亡命已十馀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的人语塞而退。这时，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从前的学生蔡锷，革命后曾任云南都督，这时则在北平。于是梁蔡二氏便密计谋实际上的反抗行动。在天津定好后此的种种军事计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二人并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他们便相继秘密南下。蔡氏径赴云南，

梁氏则留居上海。这一年十二月，云南宣布独立，进攻四川。广西将军陆荣廷则约梁氏赴桂，同谋举义事。他说道："君朝至，我夕即举义。"许多人皆劝梁氏不要冒险前去，然他却不顾一切的应召而去。丙辰（1916）三月，梁氏由安南偷渡到桂，时海防及其附近一带铁路，袁政府的侦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车，而间道行入镇南关。至则广西已独立。不久，广东亦被迫而独立。然广东局面不定，梁氏冒险去游说龙济光，几乎遇害。两广局面一定，他便复到上海，从事于别一方面的活动。这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宝瑛，已于他间道入广西时病殁了。这时，情形已大为转变。浙江，陕西，湖南，四川诸省皆已独立；南京的冯国璋也联合长江各省谋反抗。正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病死。于是这次的"护国战争"便告了结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梁氏则实践初出时的"决不在朝"的宣言，并不担任政务。然不久，却又有一个大变动发生，又将梁氏牵入漩涡，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第三期是"复辟战役"时代。当欧战正酣时，中国严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态度，虽日本在山东占领了好几个地方，以攻青岛，我们也只是如在日俄战争时代一样的置之不见不闻。到了后来，德国厉行潜水艇海上封锁政策，美国首先提出抗议。中国的抗议也继之而提出。德国方面却置之不理。于是中国便进一步而与德奥绝交，协约国极力劝诱中国也加入战团。梁氏承认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增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可以收回种种已失的权利，便极力的鼓吹对于德奥宣战。他在大战的初期，著《欧洲大战史论》及《欧战蠡测》之时，虽预测德国的必胜，然在这个时代，他已渐渐的瞧透德奥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这个时候，黎元洪与段祺瑞已表示出明显的政争情态。实际上是总统与总理的权限之争，表面上却借了参战问题，做政争的工

具，段氏主张参战，黎氏则反对参战。梁氏因段氏的主张与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的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这次的政争愈演愈烈；参战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而内政问题却因黎氏的决然免去段职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澜。

段氏免职之后，继之而有督军团的会议，而有各省脱离中央的宣告，而有张勋统兵五千人北京，任调停之举。这个“调停军”的内幕，却将黎段两方都蒙蔽了。原来，张勋此来，系受了康有为诸人的怂恿，有拥宣统复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觉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到张勋到了天津，复辟的空气十分浓厚，他们才十分的惊惶。于是梁氏与熊希龄急急的欲谋补救，宣统复辟于六年七月初成事实。梁氏乃极力的游说段祺瑞，要他就近起来反抗。马厂誓师的壮举，一半是梁氏所怂恿的。梁氏自己也于七月一日发表了一篇反对复辟的通电，持着极显白的反抗态度。他陈说变更国体的利害，十分的恳切动人，较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尤为直捷痛切。他说：“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馀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师悍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这些话，都足以直攻复辟论者的中心而使之受伤致命的。梁氏又说：“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然这事不必望之于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笔而兴了，他自己已不徒实行着口诛笔伐，而且躬与于“讨伐”之役了。这时，他与康有为已立于正面的对敌地位。自戊戌以后，梁氏与康氏便已貌合神离，为了孔教问题，也曾明显的争

斗过。而这次却第二次为了政治问题而破脸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终是一位政论家，不适宜于做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他非到于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肯放下政论家的面目而从事于政治家的活动。这一次，与护法战役之时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来活动的。他带着满腔的义愤，与段祺瑞会见于天津；他说动了段氏，举兵入北平。在这时，似乎也只有段氏一个人比较的可以信托。其他的督军军人们都是首鼠两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张勋减少了不少的随从。段氏便很快的得到了成功，扑灭了以张勋、康有为为中心的清帝复辟运动。张康等皆逃入使馆区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这是第二次。他对于共和政体的拥护，这也是第二次。

段氏复任总理，黎氏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就大总统任。段氏既复在位，对德奥宣战，便于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实行。梁氏这次并不曾于功成后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1917)。他很想发展他的关于财政上的抱负，然而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却不容他有什么主张可以见之实施。不久，他便去职。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他的七年来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个终结。自此以后，他便永不曾再度过实际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后，即自戊午（1918）冬直到他的死，便入于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时代。

第二期的著述时代绵亘了十一年之久。这个时代，开始于他的欧游。1918年欧战告终，和会开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于政治生涯，便决意要到欧洲去考察战后的情形。他于民国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轮动身。他自己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

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卷上七十三页）在船上，他本着第二个目的，曾做两三篇文章，为中国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与中国》，表示中国国民对于和平会议的希望。后来译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几千本。他在欧洲，到过伦敦，巴黎，到过西欧战场，到过意大利，瑞士，还到过为欧战导火线之一的亚尔莎士、洛林两州。这一次的旅行，经过了一年多。民国九年春天归国，他自己曾说起对于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国的第二个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圆满达到；第二是他“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一点没有长进。”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著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

然他回国以后所讲述，所著作的东西，题材虽未轶出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所探讨的，在内容上与文字、体裁上却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较前深入，较前专门；已入于谨慎的细针密缝的专门学者的著作时期，而非复如从前那末样的粗枝大叶，一往无前的少年气盛的态度了。所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的一篇长文，在当时可以二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之者，如今则不能不慎重的从事；经过了好几年的工夫，还只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的一部（即《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中国佛教史》（《学术史第三种》）则已半成而又弃去。他自己虽说“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然其他几部却始终不曾出现。其他著作也均有这样的谨慎态度。第二，他的文字已归于恬淡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

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读《新民丛报》的文字，我们至今还要感到一种兴奋，读近年来的梁氏文字，则如读一般的醇正的论学文字，其所重在内容而不在辞章。第三，他的文章体裁也与从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他是用最浅显流畅的文言文，自创一格的政论式的文言文，来写他的一切著作的，在这个时代，他却用当代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他的著作了。此可见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了时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却说梁任公此后文字的不能动人，完全是因为他抛弃了他所自创的风格而去采用了不适宜于他应用的国语文之故。这当然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根的见解。以梁氏近七八年来的态度与见解，而欲其更波翻云涌的写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丛报》时代的论文，怎么还会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著述时代的作品也不尽是以国语文写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气势雄健，一往无前，波跳浪涌，水声雷轰，一切山石悬岩，皆只足助其壮威，而不足以阻其前进；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则声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末样的怒叫奔腾了。这便是年龄，便是时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态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并没有什么别样的理由。

他从欧洲归后，至民国十一年双十节前，所著述的约有一百万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的序上统计过：“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馀万言。其馀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馀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馀万言，辄辑为此论，都合不满百

万言，两年有半之精神，尽在是矣。”

此时以后的著作，则有《陶渊明》（单行）、《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人生观与科学》、《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方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等。尚有《中国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会组织篇》，亦已印行。

综观这个“第三著述时代”的梁氏的著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对于佛教的研究。这是他将十几年前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中，关于佛教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国佛教史》虽未完成，然已有好几篇很可观的论文告毕的了；如在庚申（1920）所写的《佛教之初输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皆是；其所着意乃在于“佛教的输入”史一部分。在这部分上，他的研究确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来的。与前十几年之稗贩日本人的研究结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1921），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同时又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考证》即作于是年。壬戌（1922），又写了一篇《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可以说是研究佛教的余波。

第二，是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中关于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与前也已十分的不同。庚申（1920）年写成的有《老子哲学》、《墨子年代考》、《墨经校释》等，第二年（辛酉）又写成《墨子学案》一书。梁氏对于《墨子》本来研究得很深，从前有过一部《墨学微》出版。这一次的研究，则“与少作全异其内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则出版于壬戌年。

第三，是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这一方面，

他自己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庚申，是他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此外对于戴东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个专心研究的题目。《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皆作于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结果。又有《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归入这一类。

第四，是对于历史的研究。这又是将十几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学》等文放大的。关于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甲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历史统计学》（壬戌），《中国历史研究法》（壬戌），《说方志》（甲子）等。《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国文化史》，其规模较他的《中国学术史》为尤大。除此作外，尚成有一部《社会组织篇》，惟未公开发表。

这些都是与他十几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期著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著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轶出于这个范围之外；一是几篇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癸亥）的论文，二是几篇对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皆作于壬戌）等等。他的关于时事论文，这时所作很少。真可以说是实践他前几年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所说的"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谭。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谭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而未能实践

的话。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虽仍在清华学校讲学不辍，然长篇巨著的发表已绝少。最后的几年，可以说是他生平最消沉的时代。这一半是因为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国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里很不高兴，一半也因为他自己有病，虽曾到北平的一家医院里割去过一只内肾，而病仍未痊愈，最后还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说：

> 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嗒然气尽了。(《痛苦中的一点小玩意儿》)

以后几年，他的意绪似还未十分的恢复。但他究竟是一位强者，虽在这种“嗒然气尽”的环境，仍还努力的工作着。他在病中还讲学，还看书，还著书。临死前的数月，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部《辛稼轩年谱》，在医院中还托人去搜觅关于辛稼轩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携书出院，仍继续他的《辛稼轩年谱》的工作。然他的病躯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于北平医院里。《辛稼轩年谱》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后著作。

三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在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

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生平“最爱平和惮破坏”（《盾鼻集·在军中敬告国人》）。所以他在辛亥时代则怕因变更国体之故而引起剧战，在民国元二年之交，则又“惧邦本之屡摇，忧民力之徒耗”而不惜与袁世凯合作。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不忍国体屡更，授野心家以机会，所以他两次为共和而战，护国体，即所以护国家。惟其爱的是国，所以他竭力的说明保国与保教的不同，而力与他自己前几年的主张相战。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前面，有过一段小引：

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

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以梁氏思想与主张之屡变而致此讥诮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到底是“进步乎？抑退步乎？”

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是一位感情最丰富的人，所以四周环境里一有显著的变动，他便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这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件极小的事，前几年的“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他的朋辈有一部分加入，他便也不由自主的而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中。前几年有几个人在开列着国学书目，在研究着墨子、戴东原、屈原、印度哲学，他便也立刻的引起了他所久已放弃了的研究这些题目的兴致。

梁氏又是一位极能服善的人，他并不谬执他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的。这大约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他本治戴段王考证，及见康有为，则“尽弃所学而学焉”。到了日本之后，他见到日本人的著作，则又倾向于他们而竭力的去汲引了他们过来。当他中年以后，国语文的采用，成了必然的趋势。虽然一般顽执者竭全力以反对之，他却立刻便采用国语文以写他的文章，一点也不吝惜的舍去了他的政论式（或策论的，或《新民丛报》式的），已成为一大派别的文体。这可见他的精神是如何的博大，他的见解如何的不粘着。

梁氏还有一个好处或缺点——大多数人却以为这是他的最可诟病之缺点——便是“急于用世”，换一句话，说得不好听一点，便是“热中”。他在未受到政治上的种种大刺激之前，始终是一位政治家，虽然他晓得自己的短处，说是不适宜于做政治活动。然在七年十二月之前，那一个时候不在做着政治的活动，不在过着政治家的生涯。戊戌不必说，民元二年不必说，民五六七年不必说，即在留居日本的时候，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办

《国风报》，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到澳洲，到美洲，到菲律宾，还不都在做着政治活动么？即民七的到欧洲去，还不带有一点政治的意味么？《新民丛报》时代，论学之作虽多，然其全力仍注意在政治上。他自己有一段话最足以表现他的政治生涯的里面：

>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虽未尝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吾喜摇笔弄舌，有所论议。国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乐倾听之者。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阂隔，更不能参稽引申，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惟其对于政治这样的“热中”，所以他一有机会，便想出来做一点事，为国家做一点事。政治上的活动人物，有两种不同之型式，一种是革命者，一种是改良者。革命者有他的政纲，有他的主义，他是要彻底改革的，他是要彻底建设的。改良者则不然，他不见得有具体的政纲，不见得有一成不变的主义，他不想破坏现状，他没有打倒了一个旧的，创出一个新的之雄心，他只欲在现状之下，使他尽量的改良，尽量的做一点好事。非万不得已，他决不肯去推翻已成的势力。因为他相信有所凭借而做事，每是牺牲最少而成功最易的。梁任公便彻头彻尾是这样的一位改良派

的政治家。传说中的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古传中的孔子，一日不得其君，则惶惶然若不可终日，皆是这个型式中的人物。梁氏既是一位改良者，所以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便反对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在袁世凯未露逆谋之前，便始终以为他还是可以与之为善的；在段祺瑞最无忌惮的时代，便也未觉得他是绝望了的。总之，他是竭力欲出来做一点好事的。现状的能否根本推倒原是很渺茫的，所以还是就现状之下，而力谋补助，力求改良，力求做一点好事，即仅仅是一点也是好的。像这样的“热中”下去，当然未免有“不择人而友”之讥。然而他的心却是热烈的，却是光明的，却是为国的；即在与最不堪为伍的人为伍着时，我们也还该原谅他几分。比之一事不做的处士，贪污坏事的官吏，其善不肖为何如。何况梁氏也曾两次的放下了他的改良者的面目，为正义自由，为国体人格而战，已足一洗其政治上的温情主义者或容忍主义者之耻呢!

四

在学术上，梁氏对于他自己的成就也有很正确的分剖与批判。他的话是那样的坦白可喜，竟使我们无从于此外再赞一辞：

>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

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清代学术概论》第一百四十七至一百四十九页)

他因为"爱博"，所以不能专，不能深入，因为他"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所以"浅且芜"的弊，也免不了。然而他究竟是中国"新思想界之陈涉"虽未必有精湛不磨的成功，然他的筚路蓝褛，以开荒荆的功绩已经不小了。且他还不仅仅为一个陈涉而已，他的气势的阔大，规模的弘博，却竟有点像李世民与忽必烈，虽未及建国立业，其气势与规模已足以骇人了。他在政治

上虽是一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者，野心一点也不大，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虎视眈眈的野心家。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这个格局能否计划得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作一个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的大规模的研究着，永不肯安于小就，作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例如，他要论中国的学术，便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要论中国的民族，便写了一篇《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要对于“国学”有所讲述，便动手去写一篇《国学小史》，要对于中国民族的文化有所探究，便又动手去写《中国文化史》。这些都是极浩瀚的工作，然而他却一往无前的做去；绝不问这个工作究竟有无成功的可能。他的《中国学术史》，据他的计划要分为五部分，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为清学。他的《国学小史》为民九在清华学校的课外讲演；五十次的讲述，讲义草稿盈尺。我们未见此稿，不知内容究竟如何，然即就其论墨子的一部分（已印行，即《墨子学案》）而观之，已可想见其全书内容的如何弘博了。最可骇人的还有他的《中国文化史》的计划；他为了要写此书，特地先写了一篇极长的叙论印行，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在他的已成的《中国文化史》本文的一小部分《社会组织篇》上，我们又见到他的《中国文化史》的全部计划。这个文化史，范围极为广大，凡分三部，二十九篇，上自叙述历史事实的《朝代篇》，下至研究图书的印刷，编纂，收藏的《载籍篇》，凡关于中国的一切事物，几无不被包括在内。现在且钞录其全目于下：

第一部

朝代篇（神话及史阙时代，宗周及春秋，战国及秦，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及五代，宋辽）

种族篇上（汉族之成分，南蛮诸族）
种族篇下（北狄诸族，东胡诸族，西羌诸族）
地理篇（中原，秦陇，幽并，江淮，扬越，梁益，辽海，漠北，西域，卫藏）
政制篇上（周之封建，秦之郡县，汉之郡国及州牧，三国南北朝之郡县及诸镇，唐之郡县及藩镇，唐之藩属统治法，宋之郡县及诸使，元之行省及封建，明清之行省及封建，清之藩属统治法，民国之国宪及省宪）
政制篇下（政枢机关之制度及事实上之沿革，政务分部之沿革，监察机关之沿革，清末及民国之议会，司法机关，政权旁落之变象）
舆论及政党篇（历代舆论势力消长概观，汉之党锢，宋之王安石及司马光，明之东林、复社，清末及民国以来所谓政党）
法律篇（古代法律蠡测，自战国迄清中叶法典编纂之沿革，汉律，唐律，明清律例及会典，近二十年制律事业）
军政篇（兵制沿革，兵器沿革，战术沿革，历代大战比较观，清末及民国军事概说，海军）
财政篇（力役及物贡，租税，专卖，公债，支出分配，财政机关）
教育篇（官学及科举，私人讲学，唐宋以来之书院，现代之学校及学术团体）
交通篇（古代路政，自汉迄清季驿递沿革，现代铁路，历代河渠，海运之今昔，现代邮电）
国际关系篇（历代之国际及理藩，明以前之欧亚关系，唐以后之中日关系，明中叶以来之中荷中葡关系，清初以

来之中俄关系，清中叶以来之中英中法关系，清末以来之中美关系）

第二部

社会组织篇（母系，婚姻及家族，宗法及族制，阶级，乡治，都市）

饮食篇（猎牧耕三时代，肉食，粒食，副食，烹饪，麻醉品，米盐茶酒烟之特别处理）

服饰篇（蚕丝，卉服，皮服，装饰，历代章服变迁概观）

宅居篇（有史以前之三种宅居，上古宫室蠡测，中古宫室蠡测，西域交通与建筑之影响，室内陈设，城垒，井渠）

考工篇（石铜铁器三时代，漆工，陶工，冶铸，织染，车，舟，文房用品，机械，现代式之工业）

通商篇（古代商业概观，战国秦汉间商业，汉迄唐之对外商业，唐代商业，宋辽金元明间商业，恰克图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南京条约以后之对外商业，近代国内商业概观）

货币篇（金属货币以前之交易媒介品，历代圜法沿革，金银，纸币，最近改革币制之经过，银行）

农事及田制篇（农产物之今昔观，农作技术之今昔观，荒政，屯垦，井田均田之兴废，佃作制度杂观，森林）

第三部

言语文字篇（单音语系之历史的嬗变，古今方言概观，六书之孳乳，文字形体之蜕变，秦汉以后新造字，声与韵，字母，汉族以外之文字，近代之新字母运动）

宗教礼俗篇（古今之迷信，阴阳家言及谶纬家言，道教之兴起及传播，佛教信仰之史的观察，摩尼教、犹太教之

输入，回教之输入，基督教之输入及传播，历代祀典及淫祀，丧礼及葬礼，时令与礼俗）

学术思想篇上（古代学术思想之绍述机关，思想渊源，儒家经典之成立，战国时诸子之勃兴，西汉时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之废兴及蜕变，西汉经学，南北朝隋唐经学，佛典之翻译，佛学之宗派，儒佛道之诤辩与会通，宋元理学之勃兴，程朱与陆王，清代之汉学与宋学，晚清以来学术思想之趋势）

学术思想篇下（史学，考古学，医学，历算学，其他之自然科学）

文学篇（散文，诗骚及乐府，词，曲本，小说）

美术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刺绣）

音乐篇（乐律，古代音乐蠡测，汉后四夷乐之输入，唐之雅乐清乐燕乐，唐宋间乐调之变化，元明间之南北曲，乐器，乐舞，戏剧）

载籍篇（古代书籍之传写装潢，石经，书籍印刷术之发明及进步，活字板，汉以来历代官家藏书，明以来私家藏书，类书之编纂，丛书之辑印，目录学，制图，拓帖）

《中国文化史》究竟是不是这样的编著方法，我们且不去管他；即我们仅见此目，已知他的著书的胆力之足以“吞全牛”了。但因为他的规模过于弘伟之故，所以他的著作，往往是不能全部告成的；《中国文化史》固已成了“广陵散”，即比较规模较小的《中国学术史》也因了此故而迄不能成功。这当然是很可悼惜的事。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禁要想起了著《通志》的郑樵，郑樵的野心正与梁氏不相上下；他的《通志》，恰好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绝妙的对照。然而郑樵却成功了；梁氏则半因爱博无恒，半因“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终于成

了一个未能成功的郑夹漈！我们在此，不仅为梁氏惜，也要为中国学术界惜。这部大著作假如告成，即使有了千万则的缺漏以及一切的芜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极有益的；他所要做到的至少是将专门的学问通俗化了，是将不易整理就绪的材料排比得有条理了。这样的一部书，即在今日或明日专门学者如林的时代也不会全失去他的读者的。

五

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功。我在上文已经说起过，他是一位最好的新闻记者。日报上的时论未必可存，新闻记者的文章，够得上文学史的齿及的也很不多见。然而最好的新闻记者，却往往同时是一位上等的文学者；像爱迭生（Addison)，像麦考莱（Macaulay)，像威尔斯（H. G. Wells）诸人都是这样。梁任公先生当然也是这种少数的新闻记者中的一位。梁氏在他的《饮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时，曾有一序，很谦抑的说起像他那样的时论是不足存的。他说道，“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异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然他虽是这样的自谦，他的散文却很有可存的价值；时代过去了，他所讨论的问题已不成问题了。然而他的《变法通议》诸作至今读之，似还有一种动人的魔力。这便是他的散文可存的一个要证。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上对于他自己的文字，也有一段很公平的批判：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一百四十二页)

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自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在这一方面，他的功绩是可以与他的在近来学术界上所造的成绩同科的。黄遵宪在诗歌方面，曾做着这种同样的解放的工作，然梁氏的影响似为更大，这因散文的势力较诗歌为更大之故。至于他的散文的本身，却是时有芜句累语的；他的魔力足以迷惑少年人，一过了少年期，却未免要觉得他的文有些浅率。他批评龚自珍的文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这种考语，许多批评者也曾给过梁氏他自己。

梁氏所作，以散文为主，诗歌不很多；连词、曲、传奇总计之，尚不及一册。他根本上不是一位诗人。然他的诗歌也自具有一种矫俊不屈之姿，也自具有一种奔放浩莽，波涛翻涌的气势，与他的散文有同调。他喜欢放翁的诗，稼轩的词，而他的诗词也实际的很受他们的影响。姑举一首《志未酬》为例：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

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吾志已酬便无志。

本文以此诗为结束，并不是偶然的；“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这两句诗已足够批评梁氏的一生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作于上海

梁任公先生年表（附录）

年　代	时　事	梁氏事迹及著作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历1873年）	设铁路局。	正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
十三年甲戌（1874）		二岁。
光绪元年乙亥（1875）		三岁。
二年丙子（1876）	上海江湾间铁路告成。遣郭嵩焘为英国公使。	四岁。授四子书，及《诗经》。
三年丁丑（1877）	派遣学生至英法二国留学。英女皇宣告就印度女皇位。	五岁。
四年戊寅（1878）	伊犁事件开始谈判。	六岁。
五年己卯（1879）		七岁。
六年庚辰（1880）		八岁。学为文。
七年辛巳（1881）	伊犁条约成立。	九岁。能缀千言。
八年壬午（1882）	新疆改省。	十岁。
九年癸未（1883）	中法开战。	十一岁。
十年甲申（1884）	中法复战。	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
十一年乙酉（1885）	中法讲和，北京条约成立。	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
十二年丙戌（1886）		十四岁。
十三年丁亥（1887）	西太后不复摄政。德宗宣告亲政。	十五岁。母赵氏卒。肄业于学海堂。

年　　代	时　　事	梁氏事迹及著作
十四年戊子(1888)		十六岁。
十五年己丑(1889)	印藏条约成立。	十七岁。“举于乡。”
十六年庚寅(1890)		十八岁。“计偕入京师。”李端棻以妹许字之。旋下第归。与陈千秋同往谒康有为。
十七年辛卯(1891)		十九岁。就学于万木草堂。“十月,入京师,结婚李氏。”
十八年壬辰(1892)		二十岁。“王父弃养。”
十九年癸巳(1893)		二十一岁。
二十年甲午(1894)	中日战争开始。	二十二岁。“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多所往还。”
二十一年乙未(1895)	北洋海军覆亡。中日讲和条约成立。	二十三岁。“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旋康有为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他亦从其后奔走。强学会开,他为书记,旋被封闭。
二十二年丙申(1896)	敷设京汉铁路。	二十四岁。至上海,办《事务报》,著《变法通议》。
二十三年丁酉(1897)	邮政事业开始。德国占领胶州湾。	二十五岁。十月,至湖南,主时务学堂讲席。
二十四年戊戌(1898)	六君子被杀。康有为等逃。西太后再摄政。成立辽东半岛租借地议定书。	二十六岁,入京师,以徐致靖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八月政变,乘日本大岛兵舰东渡。十月创办《清议报》。
二十五年己亥(1899)	俄国设立关东州。	二十七岁。十一月,美洲设中国维新会,招之往游。至夏威夷,居半年。

年　代	时　事	梁氏事迹及著作
二十六年庚子(1900)	义和团发生。各国联军陷北京,和议旋成。	二十八岁。六月回日本。七月至上海,适汉口难作,乃之南洋澳洲。
二十七年辛丑(1901)	李鸿章死。	二十九岁。四月,复至日本。
二十八年壬寅(1902)	帝及西太后还京。许可满汉通婚,禁止缠足。	三十岁。春,创办《新民丛报》。冬,创刊《新小说》。《饮冰室文集》出版。
二十九年癸卯(1903)	江宁铁路契约成立。	三十一岁。游美洲,十阅月后,仍返日本。著《新大陆游记》。
三十年甲辰(1904)	对于日俄战争,宣告局外中立。	三十二岁。著《中国币制问题》及《外资输入问题》等。
三十一年乙巳(1905)	改革刑法及军制。	三十三岁。著《开明专制论》、《与革命党相驳论》。
三十二年丙午(1906)	中英西藏条约成立。下预备立宪上谕。	三十四岁。在日本。
三十三年丁未(1907)	发布地方官新官制。	三十五岁。著《国文语原解》。
三十四年戊申(1908)	西太后及德宗相继死。醇亲王摄政。	三十六岁。著《中国古代币材考》。
宣统元年己酉(1909)	张之洞死。国会促成运动发生。	三十七岁。在日本。
二年庚戌(1910)	大学堂开始。资政院成立。	三十八岁。创刊《国风报》。著《币制条议》,《外债平议》。
三年辛亥(1911)	革命军发难于武昌。克南京。	三十九岁。在日本。
民国元年壬子(1912)	孙文就大总统任于南京。清帝退位。政府迁北京,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四十岁。归国。著《国性篇》等。

年代	时事	梁氏事迹及著作
二年癸丑(1913)	宋教仁被杀。讨袁军起。失败。袁世凯为大总统。	四十一岁。著《政治上的对抗力》、《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任司法总长。
三年甲寅(1914)	公布新约法。参政院成立。欧洲大战开始。	四十二岁。著《欧洲战役史论》、《银行制度之建设》等。任币制局总裁。
四年乙卯(1915)	中日交涉起。袁世凯运动帝制成熟。蔡锷起义于云南。	四十三岁。著《余之币制金融政策》。创刊《大中华月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参加护国之役。
五年丙辰(1916)	袁世凯死。黎元洪就大总统任。	四十四岁。仍在军中。《盾鼻集》出版。父卒。
六年丁巳(1917)	张勋复辟,败亡。冯国璋就总统任。对德奥宣战。	四十五岁。马厂誓师。就财政总长任。
七年戊午(1918)	徐世昌就任总统。欧战宣告停止。	四十六岁。游欧洲。
八年己未(1919)	五四运动发生。	四十七岁。著《欧游心影录》。《饮冰室丛著》出版。
九年庚申(1920)	直皖战争,皖军覆亡。广东政府消灭。	四十八岁。著《佛教之初输入》,《翻译文学与佛典》,《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
十年辛酉(1921)	广东新政府成立。北伐军克武昌,复为吴佩孚夺回。	四十九岁。著《墨子学案》。
十一年壬戌(1922)	奉直开战,奉军退。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青岛交还。	五十岁。著《陶渊明》,《大乘起信论考证》。
十二年癸亥(1923)	孙文于广东设大元帅府。临城劫车案发生。曹锟就大总统任。	五十一岁。著《国学入门书要目》,《戴东原哲学》,《戴东原先生传》,《人生观与科学》。

年　　代	时　　事	梁氏事迹及著作
十三年甲子(1924)	江浙开战。卢永祥败亡。同时奉直开战。冯玉祥入京,吴佩孚败走。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善后会议开幕。齐燮元逃,江浙再战告一段落。	五十二岁。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
十四年乙丑(1925)	孙文殁于北平。五卅事件发生。	五十三岁。第四次编订《饮冰室文集》出版。
十五年丙寅(1926)	国民革命军北伐。	五十四岁,在北平清华学校讲学。
十六年丁卯(1927)	国民政府成立于南京。	五十五岁,在北平清华学校讲学。
十七年戊辰(1928)	北伐成功。五院成立。	五十六岁,著《辛稼轩年谱》,未竟。
十八年己巳(1929)	关税自主。	一月十九日,卒于北平。

第　六　卷

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此次欧行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与戏曲。国内的图书馆，可以屈指而数。所藏大抵以普通古书为多。如欲专门研究一种东西，反不如几个私人藏书楼之收罗宏富。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我因此深感到得书之不易。有了这次欧行的机会，我便立愿要阅读各国大图书馆中所有的中国古书，尤其是小说与戏曲。他们是比我们早知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收罗的一定不会少。前曾听见人说，墨斯哥图书馆中有宋版的中国小说。最近盐谷温君在日本内阁文库里又发见了五种的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之类，并见到了我们所不常见的《古今小说》、《喻世明言》、《拍案惊奇二集》诸书。又董某最近到日本去一次，我曾在陈乃乾先生处见到他所钞得的小说书目。就只见这书目，已使人欢跃难禁。我相信，欧洲的几个大图书馆里，这一类的书一定多，至少也会有几种罕见的本子。我先到的是巴黎。果然，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Na-

tional）里，竟见到了不少的中国的小说与戏曲。于是本只想在那里小住几天的巴黎城，竟使我流连了几个月。

在国家图书馆中阅读中国书，要在楼上的“钞本书阅览室”里，不在楼下的大厅。“钞本书阅览室”只有五六十个座位。但并不见得拥挤，常有空位留着。在这个阅览室里的目录架上，我寻到了三种的中国书目：

（甲）分类目录　这是柯兰（M. Conrant）编的，共三册：第一册是史地的书、经书及文学书、哲学书、小说、戏曲；第二册是字书、艺术及科学的书、宗教的书，其中佛教的书为最多；第三册是天主教、耶稣教、回教的书，及百科全书。共有九千零八十号，每号是一册，即有九千零八十册。但他们所谓一册，平均等于我们中国的线装书四册以上。有些薄本的书，每部仅有一册的，便也订成了一册；但几十册的大部书，却只合订成数册。譬如线装的二十册的《三国志演义》，只合订成四册或三册的洋装本子，便是一个例。他们的装订很考究，大部分是半皮装的，与涵芬楼藏书之仅以黑布壳子订成者迥异。

（乙）书名目录　将中文书名译为法文，然后按法文字母的次序列为目录。这样的目录共有四册，书就是上面目录中所有的。查起来非常不方便。

（丙）伯希和所劫取目录　伯希和君（Paul Pelliot）所得敦煌石室里的手卷及钞本书，以及他在北京、上海所购得的书籍，另有一部目录，与上面的目录分开。这部目录凡二册。第一册是刻本书，又分二部，甲部凡三百二十九号，乙部凡一千七百四十三号，每号为一部，即有二千零七十二部书。与上面分类书目所标的一册为一号的不同。第二册是敦煌所得钞本书，从二千零一号起，至三千五百十一号，又自四千五百号起，至四千五百二十一号止，凡一千五百三十三种。又附碑帖一百六十六种，梵文书

三十种。

在伯希和所劫取书籍中，重要的中国小说及戏曲极少，我们不必注意。我们要注意的是柯兰目录中的中国小说及戏曲。他把这一类书，别列为“想象的著作”（Oeuvres D'imagination）一部。在这一部中，又分为四小部分：第一部分是“传奇”（Romans），第二部分是“故事集”（Relueils de Nouvelles），第三部分是杂著（Oeuvres Diverseh），第四部分是戏曲（Theatre）。“故事集”即为《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短篇故事集；杂著则为一部分的笔记，如《坚瓠集》、《夜谭随录》等，还有小唱本，如《西番宝蝶》、《新出祭奠潘郎》等；杂选旧作的书籍，如《一夕话新集》、《六德堂重梓燕居笔记》、《藻学情林》等亦附在内。传奇为长篇小说，自《三国志》起至《海公大红袍》之类止。戏曲则有《元曲 选》、《六十种曲》等书，以及《水晶球》、《玉连环》、《百花台》等弹词。这样的分类，大致还不差，但颇有应行纠正者，例如：“传奇”（长篇小说）一部中，混入《红楼梦散套谱》，又混入短篇故事集《石点头》，弹词《天雨花》，“故事集”一部中，混入长篇小说《快心编全传》、《雷峰塔传奇》；这都是应该改动的。又如：戏曲一部中，列入弹词数种，也应取出来放入“杂著”中；弹词与戏曲是迥别的两种文学形式，不能混在一起的。

“想象的著作”一部分，自三千九百四十号起，至四千四百二十三号止，共四百八十四册。其中“传奇”占三百零六册，计一百三十六部；“故事集”占四十六册，计二十九部；“杂著”占三十七册，计二十五部；“戏曲”占九十五册，计三十四部；在这四百八十四册的书籍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可以注意的书。今就我的见闻所及，兴趣所在，把其中我个人认为罕见的或可注意的、可资研究的小说及戏曲，列举于下。当然，这一类的书，其

中一部分在中国也是不难找到的，我的列举，并不便以他们为珍秘之籍，但却有一个私愿，愿能因这一篇小小的报告，可以使国人注意到许多向来不注意的作品。如果有一部分藏书家能因此而从灰尘层积的书籍中把他们理出来，或把他们翻印出来介绍给世人，则不独我个人的荣幸，亦是凡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者的幸福。

一　长篇小说

（一）三国志演义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三国志演义》凡八部；其中有五部是通行的毛声山批评本，（五部中，两部为《汉宋奇书》本），有两部是李笠翁批评本（其中一部是残缺的，仅存一至七回及十五至十九回），其余的一部是李卓吾批评本。所以在八部中，有三种不同的本子。这三种不同的本子，不仅批评的不同，即本文亦多有互相歧异之处，虽然每种都是一百二十回。李卓吾批评本是三种本子中最古的；书的全题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目录前有“江上缪尊素”的序，目录后有康熙丁卯“山阴戴易”的《书富春东观山汉前将军壮缪关侯祠壁》一文。这一篇文，大约是翻刻时新附上去的。毛声山在他的批评本上称为“俗本”而痛加驳正的，正是这一个本子。毛氏不相信他是卓吾的批评本，以为是缪托卓吾批阅之名以行世的。凡毛氏在他的批评本凡例上所骂的几条，这个卓吾批评本上都可找到。例如：

> 操以手指玄德，后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言未毕，霹雳雷声，大雨骤至。备以手中匙箸，尽落于地。操见玄德失箸，便问道：“为何失箸?”玄德答曰：

“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之声，何为惊怕?”玄德曰：“备自幼惧雷声，恨无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为无用之人也。曹操奸雄，又被玄德瞒过。

——《李卓吾批评本三国志演义》
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论英雄》

这一段是毛氏认以为“记事多讹”应依照“古本”改正的，而他便把这一段文字，改为玄德闻操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便大惊失箸，这时，雷声恰作，玄德乃借雷声以为掩饰。并不是闻雷而后故意失箸。说这段文字不妥的，不仅毛氏，即“卓吾”在本回的总评里也说起过：

种菜畏雷，事同儿戏，稍有知者，皆能察之，如何瞒得曹操！此皆后人附会，不足信也，凡读《三国志》者须先辨此。虽然，此通俗演义耳，非正史也。不如此，又何以为通俗哉。

再，毛氏所谓：题纲参差不对，一回分为二截者，也就是这个本子的式样。此本第一回的回目是：“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第二回的回目是：“安喜张飞鞭督邮，何进谋杀十常侍。”以下一百十八回，都是这样“参差不对”。在每回之中，又各分两截，“祭天地桃园结义”是一截，“刘玄德斩寇立功”又是一截；标题也各自分开，并不同列一回之下。所以名为一百二十回，实乃二百四十段。这个式样，当为《三国志演义》古本的原来式样。我所见的《残唐五代》、《南北宋》、《隋唐演义》（非褚

人获改本，乃明刊原本》皆是不分回而分为一百数十段、二百数十段，每段只有一句的标题。《三国志演义》原来必定也是这样分为二百四十段的。后来“卓吾”批评本把原本两段合作一回，而题纲却仍照旧不改，那当然“参差不对”了。

这个本子是很罕见的；在那里可以完全看出毛氏《第一才子书》以前《三国志演义》的本来面目。我很希望国内有人能重印出来。

毛氏的批评本，即别名为《第一才子书》者，乃是《三国志演义》的最后的改定本，他不仅加上许多金圣叹式的批评，且把回目整理过成为很工整的对偶句子，把内容整理过，去其背谬的而加入不少新的材料。《三国志演义》经过他的笔削之后，乃呈一个崭新的面目而流行至今。这是与冯犹龙氏之增补《平妖传》，褚人获氏之增补《隋唐演义》有同样的勇敢与劳绩的。我们在现在可以断定，他所据为笔削的原本就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演义》，而他在例言上所称为“古本”“古本”者，乃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之流，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所谓“古本”，乃是他自己理想的一个本子，而所谓“依古本辨正”，“依古本删去”，“依古本增入”者，即是依他自己的意见而“辨正”“删去”或“增入”也。

因为毛氏改动旧本原样过甚，于是复有不满意于他的改正本者出来，略将旧本改动一下来付印。这便是第三种本子《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来历。笠翁在此书的序上说：

> ……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按今声山本无笠翁序）复忆曩昔圣叹拟欲评定史迁《史记》为第一才子书，既而不果，余兹阅评是传之文，华而不凿，直而不俚，溢而不匮，章而不繁，诚哉第一才子书也。因再梓以公诸好

古者。是为序。

在最后这一句“因再梓以公诸好古者”里，可以见出当时必定有许多人不满意于毛氏崭新的改正本，而渴望“古本”之翻印的。于是笠翁评阅本遂应时而生。此本的式样，完全与卓吾批评本相同，回目也是参差不对的，每回也是分为两截的；只惟内容文字，略有改动，“之乎者也”用得不通之处亦多加以改正，有时且参照毛氏批评本而有所增损；如上举之刘玄德闻雷失箸一段，便完全依据毛氏改本而不依据原本。不过像这样的地方究竟不多。他是欲将旧本改动得愈少愈好的，非很不得已便宁存原文而不妄加变更，所以卓吾原本如不存在，这一本便是最近于原本的一个本子。

这个本子也很罕见。大约自毛氏的崭新的改本流行后，一切旧本便都湮没而不大流传了，正如冯氏的《平妖》出而原本的《平妖》亡，褚氏的《隋唐演义》出而旧本的《隋唐》亦随之而销声匿影一样。

（二）水浒传　国家图书馆里所藏的《水浒传》凡十部；其中一部为《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一部为文杏堂《评点水浒传》，一部为《钟伯敬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两部为《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四部为金圣叹批评本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再一部则为《征四寇传》，乃系取《汉宋奇书》中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下半部另行刊印的。所以在这十部的《水浒传》中，总计有五种不同的本子，这里只能简略的介绍这五种不同本子的内容，至于详细的比较其异同，待将来另为专篇论述。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第二十一卷半卷。所叙为王

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宋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或明的刻本。(但至迟不能在万历之后，不列颠博物院藏有一本《万历壬辰书林余氏双峰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亦每页有图有文，正与此相同，惟每页分三格，第一格有评语，与此略异而已。万历以后，此种版式似便不大看见了。）取这个仅余的一卷有半的残本的文字，与《汉宋奇书》中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传》叙相同故事的一段文字对读一下，几乎大体相同，惟这个残本的文笔更为古拙浑厚些而已。（中间仅有一段的叙述为一百十五回本所有而残本所无。）我很想把这残本影印出来，这真是一部珍秘的古书，值得研究的。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晓得：（1）《水浒传》是很早便有很完备的本子流传于世了；（2）《水浒传》的故事是时时为无名作家所“插增”的；这个残本，便是以“插增田虎王庆”的故事为号召的。我们可以悬想：最初的《水浒传》，当是仅叙一百零八人的出身，梁山泊的鼎盛，以及被收抚后，出征方腊的故事的。这样，梁山泊的英雄故事乃首尾完全，结局严整。即在现在的流行本子里还可看出些这个“最古的原本”的完密而细致的结构。不仅“田虎王庆”的故事是插增的，便是“征辽”的故事也是插增的。但这些插增的故事的写作家，却不敢改动原文，只能在原文中“插增”几卷几回的故事进去。所以梁山泊的英雄既已为原作者写得在征方腊的战役中，在功成身退后，陆续的死亡、隐没，个个人都自

有其不可改动的结果，便只好另外创造了几十个帮助梁山泊英雄而战的勇士们，预备在征辽，征王庆、田虎的战役中做牺牲了。可惜我们现在已得不到这样的一种原始的刊本。

《文杏堂批评水浒传》，题页上写着《李卓吾原评忠义水浒传》，凡三十卷，不分回，亦为残本，仅存卷一至卷五全部及卷六的半部。这也是一部罕见的《水浒传》刊本，不仅与金圣叹、钟伯敬等批评本不同，即与《京本忠义水浒传》及《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亦不同。卷首有五湖老人的序，说：

> ……余近岁得《水浒》正本一集，较旧刻颇精简可嗜。而其映合关生，倍有深情，开示良剂。因与同社，略商其凡铅而佐以评语，洵名山久藏之书，当与宇宙共之。今而后，安知全本显而赝本不晦，全本行而繁本不止乎？……

序上说这个本子是“简本”。不错，这个本子真的是现有《水浒传》中最简的本子。卷首虽有标目（有的一卷有六七个标目，有的一卷竟多至三十个），然正文中则每卷为一个起讫，仿佛三十卷便是三十回，文字密接的写下去，正文中不见一句诗词，有应该划分段落之处，便以一个∟划分之。据卷首所载标目，知道这个本子是个“全本”，凡征辽，征王庆、田虎的故事都包括在内。我不相信这是一个“古本”的原式，大约是坊贾图省事，图省工，而将旧本诗词删落，段落并合而成的。涵芬楼所藏的一部一百二十回《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传》便与此本完全不同。假托卓吾批评之名的《水浒传》大约不止此一本。但此本颇罕见，文字亦与诸本颇有异同，可资参考。

《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凡一百卷一百回，亦为不常见之书，其中有征辽、征方腊的故事而无征王庆、田虎的故事。伯敬在序上说：

> 噫，世无李逵、吴用，令哈赤猖獗辽东。每诵秋风思猛士，为之狂呼叫绝。安得张韩岳刘五六辈，扫清辽蜀妖氛，翦灭此而后朝食也。

这几句话大约便是此本《水浒传》不能在清代流行的原因。

《汉宋奇书》中的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乃有征辽及征王庆、田虎之故事者，这部书是很容易得到的。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是仅取“水浒”故事的前半的，不仅无征辽，征王庆田虎，征方腊的故事，即连柴进入禁苑，李逵乔坐衙的故事都没有，仅至第七十回（即钟本的七十一回；因金本将第一回作为楔子，而将第二回作为第一回，故相差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为止；七十回的后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段则被他改为“梁山泊英雄惊恶梦”而作为不结之结局。他自称是依据“古本”，其实是依据他自己的意见而已，《水浒传》即有古本十种乃至数十种亦决没有这样的一种古本。但他这部《水浒传》，乃是近代最流行的一本，《荡寇志》也即续于此本七十回之后者。自此本盛行，世人乃多半不复知尚有一百回、一百十五回、一百二十回等“全本”之《水浒传》在。

（三）绣像精忠全传《岳传》不止一种，我所见者已有三种：一，明于华玉著的《精忠传》，这是完全依据史传而写成的，颇罕见，我有一部；二，八十回本的《说岳全传》，这是最流行而

事实最繁多最幻怪的一本；三，《精忠全传》，便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本。这一本《精忠全传》，也题为李卓吾先生评，而序文则为明人李春芳所撰。观序文所说，似此书亦即为李春芳所著。内容与近代流行的八十回本歧异甚多；似八十回本乃即由此本衍述而凭空加入许多幻想而幼稚的事实者。此本凡八卷，每卷有标目十则，亦即为八十段；自“斡离不举兵南侵”起，至“冥司中报应秦桧”止。其所叙述者虽不敢离史实过远，然已有沉酣的描写（如小商桥射死再兴），超自然的叙述（如阴司中岳飞显灵），不复如于华玉的一本之拘牵史实，干涩而无生动之趣。此本说：“生岳飞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即八十回本以飞为大鹏鸟降世之所本。此本说：“乃令人于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后日人来寻他，就将脊字示之。”即八十回本的前五六回岳母刺字，牛皋吉青为盗之所本。此外，类此者尚多，不能一一举。此本刊刻至劣，袖珍本，粗黄纸印，显为道咸间的刊本，当是坊间很容易得到的书。

（四）新刊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　亦名《海瑞案传》，题页上写着：“晋人羲斋李春芳编次”。李氏在序上说：

> ……使得二三臣如先生者布列中外，何患天下之不治平哉！然而决狱惟明，口碑载道，人莫不喜谭之。时有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即其所历官所案，为之传其颠末。余偶过金陵，虚舟生为予道其事若此。欲付诸梓而乞言于予。余亦建言得罪者，忽有感于中，因喜而为之序。

观此则编次者并非李春芳。大约坊贾重其名，故题著李氏编次耳。作序的年分为万历丙午。当是讲海瑞故事诸书中之最古

者。《大红袍》、《小红袍》之流，即系据此本而加以衍述放大者。此本结构甚简拙，首有《海忠介公全传》一篇，以下分为七十一回，每回有故事一篇，并不相连续。每回之中，首以叙事，更附以原告人的“告”、被告人的“诉”及海公的“判”。例如第十二回公案。

断赝金

淳安县有一涂阳明，以金授匠制环。环成，持归，尚不知赝也。经月始辨。以还匠，则饰辞百端矣。遂以讼于公。公已知奸在匠。至即以系狱，而书一金字于其腕曰，字损则重挞。人皆不知其意。旋已，呼其妇伏阶下。因群中忽召匠至，怒曰：金字在乎？曰：金字在，尚好底，何敢有损。曰：金字若在，尚是良民，且令去。复问妇曰：金子在，可持来。妇曰然。金到，以偿民，而始挞匠。妇以声误，遂以金出也。

告盗金不还

告状人涂阳明，告为窃盗事。惯贼郑翊三素藐法律，害人百端。前月，到翊家制环，带金五两，移放桌上。岂恶蓦见，盗心炽然，将金盗走，遍觅无踪。身与理谕，吐出均分。恶贼坐执不认，反逞凶暴。乞天拘究追偿。衔恩上告。

诉

诉状人郑翊三，诉为架捏骗害事。切身守法，素不为

非，谨遵律条，秋毫无犯。仇豪涂阳明素欲害翊，无一可就。前月来翊家叫代制环，并未见有金子。岂料次日复来，即称遗失金子，为翊拾着。威振坐身。不思伊金失堕他处，坐翊所拾。又无赃勘，情实诬陷。恳恩洞察，情伪立分。上诉。

〔海公判〕审得郑翊三乃奸诈人也，亦刁恶人也。涂阳明到伊家制环，将金放于桌上，被伊盗走者无疑矣。阳明理谕均分，本合将金吐还。胡不认而逞其暴以制人者何也？盗金坐执不还，反逞凶暴，将以制明之忽取乎？何刁之甚！合依刁恶取律，姑免究之。但恶逞凶饰诈，以擅逞凶暴，坐不合。

以上所引的“告”“诉”及“判”颇与前面“叙事”有不合之处。大抵全书皆似此，且更有完全不相干者。大约“告”“诉”“判”或为当时实事，是“好事者以耳目所睹记”钞下的，而前面的叙事则为好事者逞其想象而为之，所以往往不合。此书为袖珍本，刊刻甚劣，亦为道咸间刊本，当不难得。

（五）李卓吾先生原评西游记　金陵大业堂重刊本，有插图，缺第一至第二回。《西游记》今所流行者有三种评本，一为悟一子《西游真诠》，一为张书绅《西游正旨》，一为刘一明《西游原旨》，而李卓吾氏的评本则极罕见。此本卷首，有幔亭过客的题辞：

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魔。魔

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关头非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心也哉！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今日雕空凿影，画脂镂冰，呕心沥血，断数茎髭，而不得惊人只字者，何如此书驾画虚游刃，洋洋洒洒数百万言，而不复一境，不离本宗，日见闻之，厌饫不起，日诵读之，颖悟自开也。故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

在此题辞里，我们可以见出评者对于《西游》的见解，实较悟一子、张书绅以及刘一明诸人高出一等。

（六）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　题页上写着："四雪草堂订证，清籁阁藏板。"四雪草堂为清初褚人获氏的书室。此本正与他的《隋唐演义》同一板式，惟《隋唐演义》曾经褚氏的改编，换了一个面目，而《封神演义》则一仍"钟伯敬先生原本"的旧贯而无大更动。卷首有褚氏康熙乙亥年的序，又存长洲周之标的原序一篇。插图凡一百幅，每回一图，皆葑溪马良御所镌，在清初的木版雕刻画中算是很工细的。在我所见的诸本《封神演义》中，此本乃最精者。回目仅有一句，如第一回："纣王女娲宫进香"，第二回："冀州侯苏护反商"，第三回："姬昌解围进妲己"等等，并不对偶，此可见在明代还不尚对偶的标题。所谓钟伯敬氏的评语，颇浅陋，和其他称为钟氏批评的诸小说相类。

（七）新编扫魅敦伦东游记　一名《续证道书东游记》，荥阳清溪道人著，华山九九老人述。凡二十卷，一百回。以南印度国"不如密多尊者继达摩老祖，发愿普渡众生，阐扬宗教，自南而

东，化及有情”的故事为主体，所以谓之《东游记》；而其叙述之诡怪变幻，不下于“证道奇书”之《西游记》。其宗旨则在“欲人克复本来，一归善道。”（序）“任其铺叙错综，只顾本来题目；莫云僧道玄言，实关纲常正理。”（《阅东游法》）其中诸魔之最大最顽强者为陶情（酒），王阳（色），艾多（财）及分心魔（气），一切世间恶罪，皆由此四魔之播弄而成。作者文笔很不坏；辞句活泼而整洁，叙杂乱琐碎的事而能前后贯串。但国内却无人曾提起过这部小说，大约是流传得不广之故吧。窃以为此作虽不能与《西游》并驾齐驱，却足方诸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 Progress）而无愧。今钞录其中的一段如下，使未见此书者得见其一斑：

……全真……道……昨慧光照出，这邻近乡村，人心积恶。上天发怒，应有灾难。但恶数之中尚存一二善人。我是以来救护，恐玉石不分，殃及善类。今听你等所说，有个道理，你二精可变作活物，待我变做贩卖之人，到这村中，试人善恶。若是善人，当脱其难，若是恶人，当降其灾。狐精道：“这等，我便变做个兔子罢。”虾精道：“我原还本身。”全真道：“虾不可共兔卖，须是变做个野鸡，以便我为猎户去卖。”一时各自变化起来，宛然一个猎户，担着雉兔。走长街，过短巷，无一家不叫着要买……却好走到一人家门首，只见门内走出一个男子来，看见猎户便骂了一声，说道：“这等一个精壮汉子，不去做些别样经营，却担着两个活物卖钱。你得了钱钞，不过买柴籴谷，救你一日之饥，却叫这两个性命伤了。可怜也是他出世一番！有眼看着人世，有耳听着声响，有口食着草粟，有性知道疼痒，被你捉来送入人腹！”猎户听了，乃向二精说道：“走遍乡村，都是要买

活物。惟有这家汉子，你听他口口声声，何等善言善语。若天降灾殃，不救这人家，如何过意?”虾精道：“这汉子言语虽善，不知他家道如何?”全真道：“须是到他家里观看方知。”虾精变的却是雉鸡。他故意飞入这人家。只听得个妇人在屋内哼哼的说道：“病歪歪的叫汉子买个鸡儿做汤。他道：放着鱼虾不做汤吃，偏要活活杀鸡，害个大性命。”虾精听得吓的飞将出来，说道：“仇人，仇人！虾儿鱼儿又不是性命！怪不得这家妇女有病。他既要吃我，我便乘他病报他一场。”全真道：“虾儿且莫燥性。我爱他个不杀飞禽，且全他家室。”只见狐精 说道：“这满村都争买兔雉，连走兽也杀。此仇我当去报!”全真道：“你如何报?”狐精道：“我与他个好还报。他那好动刀杀的，便报他个项下出血。”虾精道：“他便有寸铁利刃，你却没刀。”狐精道：“乘他项下生疮害毒，我便叫他无药可疗，血流不止。他若是炮烙油火滚沸汤锅，我便报他个浑身腐烂，遍体脓伤。……”全真道：“这是神天主张的事。你一物之微，敢操祸福之柄。”二精道：“这也非神天，也非我等，总是善恶人心，自作自受……”

——第二十八回：《祖师慈悲救患难，道士方便试妖精》

（八）新镌批评秘本玉支矶小传　题页上写着：“烟水山人编次，醉花楼梓。”正文第一页则题着：“天花藏主人述。”共二十回。书颇罕见。内容不外为天花藏主人所刻的《玉娇梨》、《平山冷燕》一流的佳人才子，悲欢离合的故套，惟颇有道学气。文字也还洁炼，叙述人情世态也还真切。书中之主人翁为长孙无忝（才子）及管彤秀（佳人）。中有云：“在国初已生一个刘伯温先生，做了一番事业，享了一个大名。”故知其为明人作。

（九）新镌批评绣像赛红丝小说　题页上写着：“天花藏秘本赛红丝。”共十六回，系明刊本。首有天花藏主人序。这是佳人才子小说中的一部“白眉”，不仅叙述是别开生面，即文章亦清秀可诵。不知中国何以无人提及。书中主人翁是宋古玉（才子）及裴芝（佳人）。他们的结合，不出于窥穴逾墙，而以咏红丝一诗为作合之因，贺太守为作合之人。他们也有历险，也经过奸人的播弄。然所谓奸人，却不是抢亲好色的花花公子，也不是凶恶夺产的叔叔，而是一个旧时的教读先生；所谓历险，也不是投水被救，改装潜逃，也不是被诬下狱，历尽艰苦，而是平平常常的挑拨与伪诈，未能成功的挑拨与伪诈。

（十）幻中真　题页上写着：“批评绣像奇闻幻中真。”凡十二回，明末或清初刊本，首有天花藏主人的序。正文第一页题着：“烟霞散人编次。”内容系写吉梦龙一家之事，极变幻离奇之致。合家分散，父子见面而不识！书生灰心世事，将为僧，而忽得天书，竟以知兵平寇得大官，然后，辞官寻父，而祖孙会面，而父子会面，而夫妇复团圆，遂以合家享荣华，受高官为终结。

（十一）五凤吟　题页上写着：“五凤吟，步月主人订。”凡四卷二十回，道咸间刊袖珍本。正文第一页题着：“云（?）间嗤嗤道人编著，古越苏潭道人鉴定。”这书内容并不很好。才子祝琼未遇时，即与二女三婢相恋，而为恶人平君赞所诬陷，历尽人世艰苦。于是改名换姓，领兵讨贼，而复得与他的二妻三妾相遇，团圆到老。故谓之“五凤吟”。

（十二）绣像两交婚　题页上写着：“步月主人著，枕松堂梓。”凡四卷十八回，亦为道咸间刊本。首有墨庄老人序。这书内容还不算坏，虽题《平山冷燕二集》，实则二书事实并不相接，惟其故事之结构，甚似《平山冷燕》耳。书中人物有甘颐、甘梦兄妹二人，及辛发、辛古钗兄妹二人。此二家互订为婚姻。在未

团圆之前，也经历之不少艰苦。

（十三）绣像呼家后代全传　题页上写着："半闲居士批点，绣像呼家后代全传，内附陈琳救主，始终同载，金阊书业堂梓。"书凡十二卷，四十回。首有乾隆四十四年滋林老人序。这书内容，甚似《说唐薛家将》，也是全家被杀，只逃了两个孩子，也是铸造铁丘坟，逃子几次来哭祭，也是中间受了许多艰苦，然后得以复仇；不过主人翁的姓名却是呼守勇、守信，而非薛刚、薛蛟，历史的背景却放在宋仁宗时代而非唐中宗时代。其中引《杨家将》的故事颇多，也提起杨家十二寡妇征西事，也提起包公及八大王事；而其中陈琳救主一段，则似为近来流行之"狸猫换太子"之传说所本。前乎此，似未见有说及这个故事的。这里说的是：庞贵妃——即杀害呼家的主动者——见刘妃有孕，甚怀妒忌，乃于产前预嘱产婆将刘妃所生太子换去，而将外面带来的一个女孩填充。同时，并嘱寇直将太子抛于河中溺死。恰遇陈琳，乃把他放在桃匣内，送到八大王那里抚养着。此种叙述实较近于情理，不似"狸猫换太子"之过于荒诞不经。

（十四）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　袖珍本，嘉庆元年镌。题页上虽写着："蔡元放批"，其实并非蔡本《东周列国志》。这书凡十六卷，自武王伐纣起，至秦政统一天下止，是完完全全的周代全史。卷首有云间陈继儒序；序末又有"乾隆四十四年仲春月新镌"一行字样。我悬想：这书虽说"新增西周演义"，仿佛是在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上新加以"西周演义"，仿佛这《西周演义》乃是编者自己的新作一般，其实决不会是那末一回事的。此书当是一部完整的书，因蔡本《东周列国志》之盛行而致湮没不传的。后来坊贾偶然得到此书，因见蔡本之盛行，便妄加上"蔡元放批"字样，因见蔡本原来无"西周事实"，便将此书妄题上"新增西周演义"字样，以为号召之资。此正如《水浒

传》为金圣叹所腰斩；后人刊印金本所没有的原本后半的《水浒》，乃反加上“续水浒”字样一般。这在此书一至三卷武王伐纣故事一段中可以见出；在后来效七国孙庞故事一段中亦可见出。“武王伐纣”的一段故事，决非本于《封神演义》；此书似出在《封神》之前；《封神》的作者似倒很有取材于本书的这一段故事之点。如纣王之子殷郊，本书作他帮忙岐周，灭了纣王，复了母仇。《封神》则作他师父劝他帮周，他却反去帮纣了，因此得到惨报。子伐父，在中国伦理上是说不通的，所以《封神》作者便将此段事实改动了一下。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么？关于这些地方，很想在将来材料搜集得更多时，另作几篇专论。（关于“临潼斗宝”、“子胥鞭打柳盗跖”诸故事，此本中均有之。）

（十五）绣戈袍全传　福文堂梓，道咸间刊本，题江南随园主人著，古番曾放翁校正。随园主人即为袁枚。其序亦作随园主人题，但甚浅陋，当为假托。此书即演述弹词《倭袍传》之故事为小说者。《倭袍传》为弹词中最好的作品之一，颇多细腻深切的述叙，颇多富于诗意的描写，而此书则点金成铁，把原作的好处都失去了；存留着的乃是“事实”的渣滓。（剧场上常演的刁刘氏，即为《倭袍传》中最好的一段。）

（十六）常言道　题落魂道人编，有西土痴公嘉庆甲子的序。凡四卷十六回。叙的是时规（伯济）的事，而贯串全书之无形的线索，则为“金钱”二字。其讽刺之深刻，较之《斩鬼传》、《何典》为更甚，且文笔甚为活跃，其中人物大都为抽象名词的人格化，如眭炎即为“趋炎”，冯世即为“附势”之类，而都写得活泼泼的，像是真的人物。

（十七）蜃楼志　嘉庆九年刊；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凡二十四回。首有罗浮居士的序。

>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神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这篇序文是小说序文中一篇不常见的佳作，而本书的内容，则可以序里“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十二字包括之。因所叙多实事，多粤东官场与洋商的故事，所以写来极为真切；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人世之情伪皆显。在这一方面，他是开创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先河。他的文字，是信笔写来，如行云流水之行止无定；他的结构，是“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在这一方面，他又启示了后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之绝无布局，随处可止，随处可引伸而长之的格式。丁在君先生在上海时，曾和我说起这部书的不坏，但我寻找了许久而未得见。今乃无意中在巴黎得一读之，真是欣悦无已。然而《官场现形记》诸

书在世上流行至广，而此书则绝少有人提起。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

（十八）情梦柝　道光壬午年刊；蕙水安阳酒民著，西山灌菊散人评。凡七卷，二十回，无序。此书亦为佳人才子式的小说，主人翁是胡楚卿与沈若素。内容还不能算是很坏。胡楚卿改扮书童吴喜新，而卖身于沈府，意图与沈小姐亲近的一段事，显然是受了盛传于世的唐伯虎三笑姻缘之影响的。

（十九）绣像吴江雪　题页上写着：“蘅香草堂编著，东吴赤绿山房梓。”明刊本。首有顾石城的序及作者佩蘅子之自序。但顾石城的序上说：“余之于佩蘅子，殆若一身，不能顷刻相离者也。余游神翰苑，走笔文河，则佩蘅子负弩前驱，扬鞭后从。”则顾石城与佩蘅子乃二而一者也。作者大约为科举场中久不得志之士。序上又说：“天实弃之，人亦不得而知之，佩蘅子亦不得而求知于人也。知诗文词赋之未能出世也，乃佯狂落魄，戏作小说一部，名曰《吴江雪》。”这部小说亦不脱佳人才子，离合悲欢之故套，而结构与文辞都还好。共四卷，二十四回。男主人翁为江潮，女主人翁为吴媛，而又间以侠义可风之撮合山雪婆，故谓之“吴江雪”。雪婆这样的人物，在别的小说是不曾描写过的。对于琐情细故，间亦写得很逼真可喜。如奶娘柳婆之心理，便是描画得很入神的。

（二十）醒风流奇传　似为明刊本，多抄补。鹤市道人编次。无序。凡二十回。历史的背景，是宋之末叶，韩侂胄的时代。内容是梅挺庵因忤韩侂胄而被杀，其子梅干，流离于外，辗转避难，曾改名木荣而为仆于父执冯乐天之家。乐天之女闺英乃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女主人翁。梅干与冯闺英在前上部里始终不曾有过什么关涉，虽然曾被奸人诬毁过一次。这是一般佳人才子小说中未前有的布局。到了后来，已于无意中结婚了，而他们还避嫌不

肯同居。直待“钦赐团圆”，再度花烛，全书方才于喜气弥天中告终结。像这样迂腐的“佳人才子”，也是佳人才子小说中未前有的人物。

（二十一）归莲梦　明刊本，苏庵主人编次。题页上写着：“传奇二集”；则苏庵主人不仅作此一书，惟不知“传奇一集”乃是何书耳。首有作者自序。全书凡十二回。主人翁是一个女子白莲岸，后来改名为白从李。她父母死得很早，乃从师于涌莲庵。她襟怀很阔大，而雄心很壮伟，总想立一番功业出来。乃从白猿得天书，备知兵法以及神诡变幻之术。遂召集愚民，创立教门，即为白莲教之祖也。后猿老索书去，女将之兵法及勇略乃冰消瓦解，一无所知，遂以失败。她失败之后，“方见三生觉路”。在短短的十二回中，事实似较《平妖传》尤为变幻诡怪，而结构亦较《平妖传》完密得多。《平妖传》初以胡永儿为中心人物，后乃一变而以文彦博及“三遂”为中心人物，前后颇不一致。此作则以白莲岸贯串全书，不蔓不枝，盛水不漏。而最后一回：“柳营散处，尚留一种痴情；莲梦醒时，方见三生觉路”，作者更运以大力，似幻似真，饶有余韵。在中国小说中，以女子为主人翁者绝少；惟弹词中之《天雨花》诸书，始将女主人翁十分用力的渲染描绘。此作实可谓为最少数的以女子为主人翁之作品的佳作。

（二十二）新刻才美巧相逢宛如约　惜花主人批评，醉月山居刊本，未题为何人所著。凡四卷十六回。在佳人才子书中，此作又别开了一个生面。一般佳人才子书，都以男子为“主动的”主人翁；逾墙钻穴，改扮书童，题诗挑引等等，皆为男子之行动。惟此作则一反其例，以一个才女赵白为主动的人物。她居于僻县，知必不能得到好的夫婿，遂改扮男装，出外游历，访求才人。结果，当然是得到了很好的郎君。她曾居于司空府中，主人见其有才，乃欲以女妻之。而她见其子司空约之作品清隽秀丽，

却倾心于他。此段故事，甚似《四声猿》中《女状元辞凰得凤》一剧里的主人翁黄崇嘏之故事。然黄崇嘏之“得凤”不是自动的，而赵白之“得凤”则为自动的去寻求。在我们的许多小说中，前面已经说过，以女子为中心人物的极少，而写女子自动的去寻求夫婿，一如男子之去寻求妻室者，则恐怕只有此一书而已。

（二十三）绣像忠烈全传　咸同间刊本；凡六十回。有正德元年戏笔主人的序。柯兰目录里，以为此书乃叙述郭子仪的故事的。其实是大错。郭子仪在此书中仅带叙及之而已。虽然在插图中，他的像高列在前，其实他在本书中的地位还远不如八大王之在《杨家将》，程咬金之在《薛家将》中也。此书中之主人翁乃为顾孝威。他居官清正明断，陆续娶了五个妾，富贵功名，冠绝一时。内容不大好，文笔亦不活泼。

（二十四）新镌海烈妇百炼真传　三吴浪墨仙主人编辑，凡十二回。叙的是清康熙初年徐州海烈妇事。后附载《穹窿塘村陈烈妇纪事诗文传志》，“虽与本传无涉，然事迹相类”，故并附于后。海烈妇事，为清初重要案件之一。当时喧传天下，异说甚多，于是作者取其最合于情理，最近于事实者，编为此传。序为亦卧庐主人作，观其语气，实即为作者的自序，序末有一印曰“墨憨”，则此书的作者乃冯犹龙氏也。所谓浪墨仙主人，所谓亦卧庐主人，皆即冯氏也。《醒世恒言》目次后，题“墨浪主人较”，所谓“墨浪主人”“浪墨仙主人”，亦可明显的知其同为一人。本书文笔甚活跃，甚劲洁，亦非冯氏不能作也。在他的《烈女演义》（见下）里，所叙的海烈妇事，与此传全同，可作为此传之节略。

（二十五）一捧雪警富新书　题页上写着：“添说八命全传，一捧雪警富新书”。安和先生著，凡六卷，四十回。有嘉庆己巳

敏斋居士序。初见此书名目，以为即传奇《一捧雪》，言莫怀古故事者之小说改本，及见本书，乃知全不相干。此书亦为清初一大案件，在雍正年间，发生于粤东。有番禺凌贵兴者，因求功名心切，受风水先生之惑，经劣叔凌宗孔之挑拨，欲夺取亲戚梁天来的房屋。梁天来坚执不让，于是遂生杀死九命之巨祸。历经各官宪之勘问，凌贵兴始伏辜。全书毫无描写，仅叙事而已，有类于朴质无文之供状与公文中之叙述。本书后有云：“其后乾隆年间，贵兴托生惠州府，瞽目为奴，宗孔哑口丐食，梁天来身居贵介公子。欲知三人后世端详，请看《警富后传》。”则似尚有续本也，然此续本，我未之见。

二　短篇小说

（一）觉世雅言　明季所刊短篇小说集，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所谓“三言”是也，而未闻《觉世雅言》之称。此书为明刊本，首有绿天馆主人之序，前半段可惜残缺了，兹录其后半段如下：

> ……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触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

也！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其亦通德类情之一助乎？余因援笔而弁冕其首云。

绿天馆主人题

观其"……奏雅"数字，似专就"雅言"而发议论，则此序当专为《雅言》而作。《雅言》凡八卷，共有短篇小说八篇，其目如下：

第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第三卷	夸妙术丹客提金	第四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第五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第六卷	旌阳宫铁树镇妖
第七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第八卷	黄秀才侥灵玉马坠

其中第一卷、第五卷、第七卷、第八卷四篇，《醒世恒言》中亦有之。第二卷、第四卷，《喻世明言》中亦有之，第三卷则为《初刻拍案惊奇》所有，第六卷为《警世》第四十卷。（叙许真君捉孽龙事。）序上说："授之贾人，凡若干种。"则似茂苑野史初刻此书时，尚在陆续整理旧藏，未全授之贾人，故所刻只有八篇，而序上则仅泛言"凡若干种"。其后陆续刻了好几种，则又集合成为一部大书，别名之为《古今小说》。如果我这个猜测不错，则《觉世雅言》者，乃《古今小说》之前身，而"三言"之祖也。然《夸妙术丹客提金》一篇，为《初刻拍案惊奇》中所有，而《拍案惊奇》则为凌濛初氏之创作，其出版在"三言"之后；据此推之，则《觉世雅言》又似为坊贾杂集他书以成之者。或者《拍案惊奇》中乃亦杂有旧作么，此则疑不能明了。

（二）醒世恒言　此书为原刻本，目录上第二十三回，尚为《金海陵纵欲亡身》，（翻刻本则删去此回，将《张廷秀逃生救父》改为上下两回，以补足之。）惟不知被那一位“道学先生”将其中略涉淫秽之处都裁割去了。《金海陵纵欲亡身》一回，当然在被裁割之列，即《卖油郎独占花魁》，《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之类都被裁割得不成样子，或全部被删，或半段被割，几成一部不全不备的书了。

（三）拍案惊奇　即空观主人编次，凡三十四卷，有短篇故事三十四篇。据日本盐谷温氏所著《明代之短篇小说》里引的《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则初刻当有四十篇，然今世所流行者乃仅三十六篇，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本书，亦为三十六篇，分十八卷。然在其所藏的《二刻小引》上则言“遂为钞撮成编，得三十四种。”不知何故。

（四）二刻拍案惊奇　继初刻而出。巴黎图书馆所藏者仅三十四卷，三十四篇，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本书，则有三十九篇，其回目及次第亦多不同。兹录其全目，以资研究本书者之参考（日本内阁文库本《二拍》目录，见《孔德月刊》）：

第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
第二卷　江爱娘神护做夫人　顾提辖圣恩超主政
第三卷　男美人拾箭得婚　女秀才移花接木
第四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第五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第七卷　吕使君情构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第八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第九卷　莽男儿惊散新莺燕　㑳梅香认合玉蟾蜍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第十一卷	不苟存心终不苟	淫奔受辱悔淫奔
第十二卷	李侍讲无心还宝物	王指挥有意救恩人
第十三卷	恤孤仗义反遭殃	好色行凶终有报
第十四卷	延名师误子丧妻	设奸谋败名殒命
第十五卷	昵淫朋痴儿荡产	仗义仆败子回头
第十六卷	耽风情店妇宣淫	全孝义孤儿完节
第十七卷	贪淫妇图欢偏受死	烈侠士就戮转超生
第十八卷	老衲识书生于未遇	忠臣保危主而令终
第十九卷	卖富产贫夫妇拆散	寻亲行孝父子团圆
第二十卷	死殉夫一时义重	生尽节千古名香
第二十一卷	奸淫汉杀李移桃	神明官追尸断鬼
第二十二卷	任金刚假官劫库银	张铜梁伪镪诛大盗
第二十三卷	认恶友谋财害命	舍正身断狱惩凶
第二十四卷	无福官叛而寻死	有才将巧以成功
第二十五卷	狠毒郎图财失妻	老实头凭天得妇
第二十六卷	忠臣死义铁铮铮	贞女全名香扑扑
第二十七卷	报父仇六载伸冤	全父尸九泉含笑
第二十八卷	痴人望贵空遭骗	贼秃贪财却受诛
第二十九卷	财色兼贪何分僧俗	冤仇互报那怕官人
第三十卷	饮蛊毒祸起萧墙	资哲谋珠还合浦
第三十一卷	积阴功陡迁极品	弃糟糠暴死穷途
第三十二卷	骗来物牵连成祸种	遇故主始终是功臣
第三十三卷	逞奸计以妇卖姑	尽孝道将妻换母
第三十四卷	孝女割肝救祖母	真尼避地绝尘缘

此书亦遭裁割，但不是全篇全部、或半部的被割，而是一

句、一段的被裁割，正如日本杂志或新闻上之被检查员删去的空白地方一样。

（五）古今列女传演义　东海犹龙子著，古吴三多斋刊本；首有著者自序一篇，序末有“犹龙子印”一章。作者盖即增补《平妖传》，编“三言”，刊《墨憨斋定本传奇》，著《海烈妇百炼真传》之冯犹龙氏。本书载海烈妇事，故知其系作于清初。在作者序上，他自己说，因刘向《列女传》文义深奥，故演而浅之，以便妇女之阅览。然《烈女传》非全部被演，所演者亦不尽拘于《列女传》之范围，除海烈妇为著者同时代之人外，明代名妇故事，亦有采入。全书共分六卷，凡故事一百十则，计：《母仪传》凡十四则，《贤明传》凡十八则，《仁智传》凡十六则，《贞顺传》凡十九则，《节义传》凡二十六则，《辨通传》凡十七则。

（六）觉世名言第一种　题觉世稗官编次，即李渔所著，首有顺治戊戌钟离濬水的序。正文前之书名下，写着：“一名十二楼”。我所见的《十二楼》刻本甚多，然俱非原刻者。此本则为原刻本无疑。作者将书名题为《觉世名言第一种》，则似尚欲继续的写第二种、第三种，然迄今绝未见有第二种，则作者当绝笔于《十二楼》而未再写下去也。本书题页上，写着“醒世恒言十二楼”，与正文书名不同，不知何故。或乃坊贾所妄加乎。

（七）贪欢报　一名《欢喜冤家》，西湖渔隐主人编，联经堂刊本。袖珍本，小字，图极粗，当为翻刻本。全书凡二十四回。作者自序说：“……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庚辰春王遇闰，瑞雪连朝，慷当以慨，感有馀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词，偏入名贤之目，有怀倩笔，能舒幽怨之心。记载极博，讵是浮声；竹素游思，岂同捕影。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名曰《欢喜冤家》。……其间嬉笑怒骂，离合悲欢，《庄》《列》所不备，屈宋所未传，使慧者读之，可资谈柄，愚者读之，可涤腐肠，稚

者读之，可知世情，壮者读之，可知变态。致趣无穷，足驾唐人杂说，诙谐有窍，不让晋士清谈。使蕙风发响，入松壑而弥清，流水成音，泻磐石而转韵。圣人不除郑卫之风，太史亦采谣咏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梦。重九日西湖渔隐题于山水邻。”

山水邻即刊行《四大痴》者，尚有传奇数种，亦曾由山水邻刊行，则此作亦当刊于明季。其全目如下：

第 一 回　花二娘转智认情郎
第 二 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第 三 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第 四 回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
第 五 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第 六 回　伴花楼一时痴取笑
第 七 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第 八 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第 九 回　乖二官偏落美人局
第 十 回　式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遇淫僧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相错认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寡怜孤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第二十四回　一支梅空设鸳鸯计

在这二十四回中与他书重复者甚多，如《铁念三激怒诛淫妇》，《王有道疑心弃妻子》，《蔡玉奴避雨遇淫僧》等等皆是，但因客中手边没有书，未能一一将其注出。著者虽说："演说二十四回，以纪一年节序。"仿佛此二十四回皆为他自己所著的，其实现在可知者已有一半以上是曾见于他书的；见于《二刻拍案惊奇》（三十四卷本）者如《铁念三》，见于《石点头》（?）者如《王有道》。也许此书全部竟都是钞辑他书的。

三　戏　　曲

（一）韩朋十义记　白纸精刊，有图，图似明刊本之《投桃记》诸传奇。题页上写着："万历丙戌冬月余氏绍崖梓行"。正文题目下写着："新安余氏自新斋梓行"。不著作者姓名。就其曲白之浅显易晓之点观之，当为古传奇，或流传于当时民间之剧本，未经文人学士润色过者。全书凡二十七出，叙韩朋因拒抗黄巢而被害，其子乃与李存孝合兵一处，灭了黄巢以报父仇。其关节可于第一出之四句提要中见之：

黄拒天心怀暴虐　　李翠云节操坚刚
李昌国立孤为友　　十义记万古流传

（二）虎口馀生记　即《铁冠图》，叙明末李张的起义者，遗民外史著。翻刊袖珍本。此书为舞台上所常演唱者，然亦仅《步战》、《别母》、《守门》、《刺贼》等十出左右耳。全书凡四十四出，分四卷：第一卷为《家门》、《询墓》、《寇衅》、《伐冢》、《朝议》、《嘱别》、《去官》、《夜观》等八出；第二卷为《营哄》、《大战》、《败回》、《堕计》、《挽留》、《演阵》、《赚城》、《尽节》、《烧宫》、《借饷》、《观图》等十一出；第三卷为《上朝》、《出师》、《步战》、《拜恳》、《别母》、《自刎》、《设计》、《通寇》、《献城》、《守门》、《清宫》等十一出；第四卷为《刺贼》、《刑拷》、《被逮》、《魂游》、《颁诏》、《起兵》、《夜乐》、《上路》、《追剿》、《脱逃》、《灭寇》、《复官》、《录忠》、《升天》等十四出。凡明清之际的作家们对于这次农民大起义，都是站在地主们的立场上而予以否定的，作者此戏亦不殊于这个观点。

（三）西江祝嘏　凡四种，蒋士铨著，嘉庆十五年大文堂刊本。此剧乃当乾隆十六年皇太后生辰时，撰以祝贺“万寿”者。蒋氏的《红雪楼九种曲》为凡有井水处无不歌咏之作品，而此四剧则比较的流传甚少。我未见此书时，初以为祝寿之作，不过堆砌了许多不痛不痒的颂扬语，又文又雅的喜庆语，与他的别种剧本之真挚激昂者不同，所以不大有人提起，然而到了读毕了本书之后，我不禁为之愕然。想不到这样的一个迂腐而无足生情生景的题目，作者乃运以亦庄亦谐之笔，生动活泼之意，表面上是喜庆祝贺之语，而骨子里却杂以不少滑稽的、打趣的、讽刺的话——那些讽刺打趣，当然不是对“至尊”而发，——就好比一个平平常常的圆筒，竟会放射出灿灿烂烂的火花来，这不能不赞叹作者文才之隽妙无比了。同时，却不禁诧异于这样绝妙的四部喜剧，乃竟无人提起过、注意过！这四部喜剧是：（1）《康衢乐》，写尧帝庆祝母寿事；共分四出，《呈瑞》、《游衢》、《宫训》、《朝

仪》；《呈瑞》的后半与《游衢》的全部写得真好。（2）《忉利天》，写佛母摩耶夫人在忉利天祝贺万年生辰事；共分四出，《设会》、《市花》、《天逅》，《庆圆》；《设会》一出，寓意甚深。（3）《长生箓》，写诸仙赴宫祝圣母寿诞事；亦分四出，《炼石》、《望海》、《守桃》、《贡牒》，这四出都是极流丽而且发松的；对话漂亮，设景绚美。（4）《升平瑞》，写江西诸臣民建坛遥祝圣母万寿事；亦分四出，《坊庆》，《斋议》、《宾戏》、《仙坛》；这是四剧中最好的一部，其中充满了对于当时文坛的讽谕，令我们读之，浑忘了这是一出祝贺的戏文，还以为作者是在发他自己的尖利的讥刺呢。其中《宾戏》一出，写八仙中，七个男仙都赴考去了，只剩下何仙姑和七个仙人的太太，同去祝寿一段，也极有趣，然不流入鄙野，不杂以粗语。今试举四剧中的几段如下：

（生）熟便熟了，只是这个曲儿觉得粗浅些。（净）若不粗浅些，你们解不出，又要来埋怨我做曲儿的是个外行哩。（丑）便是。如今名公戏子是不要文理的。若像方才那个蒙馆先生做的弋阳腔，小的有一大半听不明白，倒不如大王这首拙作，竟是一篇清空当行文字。（净）那弋阳腔也不叫深奥，不过堆砌些疙疙瘩瘩字眼，究竟大通的人，还不把耳朵听他哩。……

——《忉利天》

（付）哈哈，嘴不关风，如何唱曲，颈子不长，如何串戏？（净丑）实不相瞒，不过跟着笛子哼哼，其实一个字眼没有。若是扮小军，就缩了头，也还将就得过……

——《长生箓》

（付）妙得紧，句句老辣，无一点墨卷烂调，逼真我等江西五大家的传授。（外）哎呀，怎将议论八股的话头，拿来赞我的古文！（付）却不道文之妙者，宜古宜今。（外）岂有此理！这古文一道呵。

〔黄莺儿〕宗匠莫轻睃，傍门庭，入臼窠，精神，风味，都有真衣钵。嗟乎一锁，轩然大波，新鲜排偶，加些可自磋磨，难为作者，谁说解人多！

——《升平瑞》

全书妙语，岂只这些。我希望国外有人能把这四剧都重印出。书后尚附《一片石》一种，这是《九种曲》所有的，因同为在江西所作的，同为关于蒋氏当时之“主人”王兴吾的事，所以刻在一处了。

（四）双翠圆传奇　华亭夏秉衡谷香著，秋水堂刊本。凡二卷，三十八出。作者自序说：“《虞初新志》载王翠翘遇徐海事甚奇，惜其传略而不详。丁亥秋，养疴官署之镜斋，偶阅稗史，知翠娘之适徐郎，乃境遇之一端耳。其间遇人不淑，狮吼河东，若锡麓之束生，亦如花之枝叶，水之波澜，作翠娘一生结束。惟金钗盟证，生死不渝，方其情之所钟，醉心刻骨，所谓千里来龙，结穴在此。因缀其本末，略为改窜，谱之词曲，播之管弦。然后小传之略，稗官之诬，或可补救万一，不至使艳心侠骨，泯灭无闻。则千百载后，余又翠娘一知己也！……”在这里，全剧的内容已可使我们大略的知道了。

（五）砥石斋二种曲　袁浦汪柱石坡撰，松月轩刊本。第一种曲为《诗扇记》，凡二卷，三十二出，系改小说《人中画》为剧本。吴佺的序文说：“……所尤喜者，离合之际，不习寻常窠臼，觉白马将军犹未免惊扰蒲东，而牛鬼蛇神，花精猿怪，又何

足云。”又有人跋云：“真假现空中之色，幻成海市蜃楼，悲欢征平里之奇，不假狼烟豕突。”第二种曲为《梦里缘》，乃系以杜甫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二句为主脑，将蛱蝶蜻蜓，配为夫妇，初经患难，终臻团圆。二曲外，尚附有杂剧多种及散曲一篇。杂剧：一为《林和靖梦里妻梅子鹤》，言和靖独对梅鹤，偶有所感，而梅乃化为女子，鹤乃化为童子，入他梦中，成了他的妻和子。二为《赏心幽品四种》，其正目为：《楚正则采兰纫佩》，《陶渊明玩菊倾樽》，《江采苹爱梅锡号》，《苏子瞻画竹传神》，格式仿《四声猿》。三为《破牢愁》，是剧共分四出：《呆书生卖痴更痴》，《大灵台求道得道》，《逢天女备受福祥》，《诉古人捐除烦恼》。此剧乃本书中最好的一篇。末后以不结结之，饶有余味。散曲一篇为《秋日遣兴》。

（六）双鸳祠传奇　泰州群玉山农编辑，嘉庆庚辰，咬得菜根堂刊本。汪云任的序说：“李君亦珊，福建闽侯人，仕广州别驾，不得于其亲，一弟又桀骜不可驯。自甘凉解饷归，抑郁成疾，疾日笃且死。一棺之外，四壁萧然。其妻蔡氏，谓老妇曰：吾夫甫死，无过问者。设久殡此，其何以归！我将死之。闻者或怜我之节，送我夫归，我翁姑亦藉以同归，我无憾矣。乃冠帔拜堂上，自缢死，移棺于庵。人莫不哀蔡之节，亦卒无议归其丧者。同官某之妻某，闻于老妇而悯之，乃属其夫醵金以助，仍已出二百金送以归，且立庙祀之，粤中传其事久矣。柘庵先生卸事闲居，素工音律，爰属为传奇，被之管弦……”全书共八出，惟第二出写得很好，其余都不大动人。

以上戏曲，仅录六种，其余皆为通常习见者，如《元曲选》（二部）、《六十种曲》（二部）、《笠翁十种曲》、《蒋氏九种曲》以及《四梦》等等，故不多及。

四 其 他

本文原仅录及小说及戏曲，但间有数种唱本，及一二种与小说有关之著作，颇不忍弃之不举，故复于本文之最后，附述及之。

（一）博古斋庚订燕居笔记藻学情林　闽潭龙钟道人辑，豫金呵笑道人检阅。全书共十卷，前四卷杂选诗话、词话、文话之饶有趣味者；后六卷选短篇小说数种。除第九卷上半部《才高才荆公难子瞻》上面题着："本立堂评点小说"外，其他皆写着："博古斋评点小说"。第五第六两卷，为很长的一篇文言小说：《钟情集辂生会瑜娘》，分上下二大段。第七卷为《错姻缘老鼠为改正》，《行好事天公改八字》二篇；第八卷为《陈希夷四辞朝命》，《吕洞宾飞剑斩黄龙》二篇；第九卷为《才高才荆公难子瞻》，《苏小妹三难新郎》二篇；第十卷为《转运汉文若虚发积》，《美孝廉许武智让产》二篇。以上四卷，凡八篇，皆平话体的短篇小说。

（二）第八才子花笺记　此书为"粤曲"之一种，盖即弹词体之作品而杂以广东方言者。柯兰目录里，把它列于长篇小说类中，实非。大约因书名有"第八才子"字样，故将它当作《平山冷燕》、《三国志》、《水浒传》、《玉娇梨》之同类作品了。本书题页上写着："情子外集，第八才子，花笺，静净斋藏版。"首有康熙五十二年朱光曾序。原曲作者不知何人，批评者则为钟戴苍。钟氏之批评《花笺记》，完全模仿金圣叹之批评《水浒》、《西厢》，字分句解，复加以每段之引评、结论；评语几较原书多出数倍。他对于圣叹之批评方法，真是亦步亦趋，学得十分肖似，然不过仅得其貌耳，其见解，其笔力，俱远不及圣叹。圣叹能曲

折，能深入，能将无理说成有理，有时明知其为强辩，却颇喜其辩得俊捷痛快。钟氏则仅浮面上之批评耳，不着痛痒之批评耳。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者，此类是也。不仅钟氏为然，后来之模仿圣叹者那一个不是如此。然钟氏在批评上虽已失败，却有一个大功绩，为我们所应该注意者。圣叹尊《水浒》、《西厢》与《离骚》、《史记》并列。即尊小说戏曲与诗文并列；钟氏则尊《花笺》为第八才子，与《水浒》、《西厢》并列，盖即尊“弹词”体之作品与小说戏曲并列，其功不在圣叹下。实可以算是第一个重视弹词的人，第一个重视粤曲的人。这一部《花笺记》，凡分六卷，第一卷为自序，总论（今所见之本缺此卷），第二卷至第六卷为本文。本文共分五十九段，每段有一标题，不知系原文如此，抑系钟氏所分的。据全书文笔看来，实不必断成如此琐屑的五十九段，当系钟氏所分无疑。钟氏以第六卷的二十一段的文字，远不及前四卷之隽秀，疑为后人所续，与前作非出一手。此亦如圣叹之以七十一回后之《水浒》，第十六出后之《西厢》为续笔也。不过圣叹直断定其为“续”，钟氏则疑之而不敢断定。《花笺记》之文字，在“粤曲”中可算是很好的，间亦有很轻妙、很入情之描写。书中主人翁为梁亦沧及杨淑姬。二人之恋爱的始终，颇脱出一般“言情小说”之窠臼。作者费二卷（据评本）之多的纸墨，专写梁生与杨女的反复相思，仿佛各种言情小说中都没有这里写得那末深刻痛切，那末恳挚动人；在这里，这两个青年的恋爱心理，真被写得很活泼，很细腻。兹钞录其首段如下：

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细想天上佳期还有会，人生何苦挂凄凉。得快乐时须快乐，何妨窃玉与偷香。但能两下全终始，私情密约也何妨。自古有情定遂心头愿，只要坚心宁耐

等成双。山水无情能聚会，多情唔信肯相忘。但愿世间情重者，勿要半途而废就抛荒。曾闻一段奇风月，钟情好似海天长。埋没风流谁晓得，故此替他传与后人看。苏州府内吴江县，有一才人身姓梁。父号印波为学士，母亲姚氏极贤良。雁行孤独无兄弟，名讳芳洲字亦沧。貌比春红添月色，才如鲜锦灿云光，风流好似骑鲸客，雅致犹如跨凤郎。年登十八叨儒列，只待飞腾上帝邦。

原文中提到征战事，每多缺字，如“奏旨征□”则缺□字。原本似为明末之作，缺字当为关于清人之事者，故入清时不得不铲去这些违碍字样。

（三）西番宝蝶全本　此书亦为弹词体的粤曲，然文字则远不及前书之美好雅洁。原书题页上写着：“此书砌成二卷，全套正西番宝蝶，买者细看，与别本不同。”则当时当有数本并行。又，此书叙及“苏生回店”事，而“苏生回店”一事，在国家图书馆中另藏有一部单行本《苏生回店》。此可见《西番宝蝶》故事，在当时流传甚盛。不知现在尚可在广东得到这些书否。

（四）杂歌曲　共有粤曲四十种，订一本，皆富桂堂所印行者。其中有的很好，有的很粗，有的是情歌，有的是故事曲。如《槐阴送别》、《嘱别相知》、《多情笛解心》、《吊秋喜解心》、《江珠夜月心》，都是很好的情歌，如《伯当追友》、《散瓦岗》、《义伏黄忠》、《智深醉酒》，都是很好的故事曲。将来如果有人把好的粤曲汇刻成一册两册，怕不有许多绝好的作品在内！不仅粤曲为然，像这一类的小调歌曲，那个地方没有；只要有心去搜集，真是黄金遍地，俯拾皆是。有的已经是很完备的佳作了，有的只要略加以润饰——我们不要胆怯去润饰民歌，因为现在的民歌，本就是经过许多人润饰的结果——便可成为佳作。把这些民歌唱

本搜集起来，不是一种很重要很有趣的工作么？最好是某一个地方的人各去搜集某一个地方的作品；如此，则因了方言之能彻底了解故，可以更了解原作之精神与好处。友人顾颉刚君搜集吴歌，是注重在口头上的直接搜集，我的意思则注重在已刻的唱本。这都是本文题外的话，在这里不多说了。

以上总凡四部，所录凡四十二种，虽不敢很断定的说：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藏的中国小说与戏曲，重要的、珍罕的、可注意的已尽于此，然就我个人所知、所见，则在以上所举的四十二种之外，余下的大都为中国极流行的本子，很容易得到的本子，我们殊可以不必注意到他们。

这些小说与戏曲，虽然不多，却不是一时一刻的收获；据柯兰目录里所注明，大多数乃 Louis-Philippe 所收藏者，其少数则为 Charles X 及拿破仑三世所收藏者。他们是很早的便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乃至弹词唱本了。我们自己呢，却至今还有人在怀疑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价值，至于弹词唱本则更无人提起了！我们是如何的轻视自己的宝物呢！

本文写得很草率，不过是把将近两月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所阅读的结果，据实报告给我们的读者而已。将来到伦敦、到柏林、到莫斯科，也将作此同样的工作。我很希望那几个地方有比巴黎更丰富的收藏。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一

一九三三年是中国北部空前的不安定的一年。正月间，山海关陷落，三月间，热河又为敌军所占领。继之而古北口到冷口一带的长城的要隘，无一处不发生着空前的大战争。古城的北平，几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古物图书，纷纷的向南向西而迁运。当这样的一个年头儿，既有的古籍还时有丧失之虞，如何说得到什么“发现”呢?

然而，说来可怪，偏在这样的一个丧乱的年头儿，古籍的发现，反倒较往年为多，为重要。这不可以不记。

所谓“古籍”，当然包括一般的自经、史以下的古代著作而言。惟本文所记载的却以“四库”以外的佛经、词曲、小说为主体。一则经、史一类的著作，佚书实在不多，经了清代诸学者的有力的搜辑与探访，今日要发现一部罕传的本子，未被他们所注意到的，几乎是成了“披沙拣金”般的事业。而小说、佛经一类的著作，则迄未有人加以重视；到今日方才被看作研究的对象。

（佛经部分向来是视作宗教的经典，只知崇拜、念诵，很少以纯粹宗教学者的眼光去研究他们。）未开发的宝库，其中的珍宝自多。二则我个人对于小说、戏曲以及词和散曲一类的著作，比较得注意些；而于佛藏的研究，也颇感兴趣。故关于这一类的发现的资料，自所见略广，所闻较详。三则，因了十年来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友人某君数年前尝获明武成侯郭勋刊之《水浒传》残页数纸，诧为奇遇；余于明本书的封皮后，尝揭得万历版《西游记》一页，又隆、万间福建版《水浒传》一页，亦颇加珍视。琉璃厂某肆存万历福建版《西汉演义》数页，亦知宝存，留以赠给我们。斯可见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书贾们既知此类书为可见之利薮，焉有不群趋于此的；古家旧宅，既知此类书为比较的可得重值的，又焉有不“割爱”（?）出售的。故书价虽天天向上涨，（《金瓶梅词话》为北平图书馆所得，价至一千八百金；嘉靖版《三国志演义》初出时，有人曾出千金而书肆尚未肯售让。宣德本的周宪王《诚斋乐府》十余册〔凡二十五剧〕，亦售至二千金。）而罕见之书，被疑为已佚之作，却时时有得发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情形殆正相类。

但关于其他的重要的古籍之发现，见闻所及，也并附述于后，不过不能像对于小说，戏曲一类的东西说得那么仔细耳。

二

在这一年中，最有关系的最重要的发现，当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的宝库的被打开。这是八九月间的事，发见者为范成法师。他为了影印宋碛砂版《藏经》事，足迹遍历山、陕诸省，搜求遗缺，以补《碛砂藏》之不足。他以宗教家的超人的

精力与忍耐，从事于此。自较常人之搜访，为详、为确。广胜寺的《金刻藏经》，凡五千余卷，皆卷子式，此为前人研究版本所未及知者。许地山先生云："尝见某美人从山西得卷子式之刊本《藏经》，其轴为木制，朱漆其两端。"殆即此宝藏之中物而流落于市上者。范成既发见此藏，便电知徐森玉先生到赵城县主持选择、借印之事。他也放下了一切事而到那边去。过了半个月，他回来了，偕来的是借出的数大箱未见的或久佚的经卷（共三百卷)。除一部分补足《碛砂藏》者外，有两部分的经卷极可注意：

第一、经录，有四种，皆为久佚于世，未为人知者。

（一）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　玄逸撰　三十卷

（二）天圣释教总录　（此书未见各家"经录"著录。）

（三）大中祥符法宝录　杨亿等编　二十二卷

（四）景祐法宝录　吕夷简等编　二十一卷

在佛藏"目录学"上，这四种"经录"的发现，可以说是最关重要的事。对于佛教文学和佛教史的研究者，有其说不尽的贡献，自也是意中的事。

第二、关于法相宗的著述，取来十五种，凡七十三卷，多数为佚籍孤本；其有世间流传之作，则卷帙分合，字句异同间，亦多足资勘正。

（一）唯识述记

（二）唯识述记科文

（三）唯识论疏

（四）因明入正理论过类疏

（五）观弥勒菩萨生上兜率天经疏

（六）成唯识论掌中枢要

（七）大乘法苑义林章

（八）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函赞

（九）阿弥陀经通赞疏

（十）因明入正理论疏

（十一）妙法莲华经函赞

（十二）瑜伽师地论略纂疏

（十三）瑜伽师地论义演

（十四）瑜伽师地论记

（十五）瑜伽师地论

为了森玉先生是法相宗的信徒，故特别注重于这一方面。在这个五千卷的大宝库里，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更有不少。其全目今尚未着手编著。一旦全部披露，其可惊动一世之耳目，或当有类于敦煌宝库的发见吧。

第一部分的四种"经录"，闻北平图书馆已拟为之印行，而于法相宗的著述十五种，则北平三时学会已在次第动工影印。流布世间之期，当不在远。

我曾在徐森玉先生处，获见此种经卷的一部分，其式样和敦煌写经正同。绝不类宋以来经卷所常用之梵筴式。（今日所见之明、清版佛经，殆皆梵筴式，《道藏》亦袭其貌，只有明末版《嘉兴藏》是用书册式的）故此藏的刊刻，为时尚甚古远。森玉先生所见者之一卷，中有金熙宗天眷（公元1138—1140年）年号，故断定为金刻本。然《藏经》卷帙过繁，往往非数十百年不能完工。《碛砂藏》之刻，由宋至元而始告成。则这部所谓《金刻藏》，也许其发愿刊刻的时代，还在金代之前。每卷之前，各附扉画一幅；画中之释迦如来像，乃酷肖胖硕之北印度人，不类一般佛像之为希腊式的体态，此亦可注意之一端。

三

明人所刊元曲，今存者自以臧晋叔《元人百种曲》为最重要，且所选亦最多。息机子《杂剧选》亦刊于万历间，较晋叔所刊，早十九年。（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而息机子此选则刊于万历二十六年）今存二十五卷。（北平图书馆藏）未知全书究有多少卷，然不出百卷，则可知。在这二十五卷里，其出臧选外者仅《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元罗本撰）、《张公艺九世同居》、《赵匡义智取符金锭》（均无名氏撰）等寥寥数本耳。（其中题为元马致远撰的《孟浩然踏雪寻梅》一本，实为周宪王撰。）陈与郊所刊《古名家杂剧选》及《新续古名家杂剧选》，亦俱刊于万历间，似也较臧选为早。惟二选合计，仅五十余种，其中为臧选所不载者，亦仅《汉钟离度脱蓝采和》，《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以及罗氏《风云会》与周宪王诸剧耳。尊生馆主人所编《阳春奏》亦刊于万历间，凡录剧三十九种，出臧选外者亦仅《蓝采和》、《锁魔镜》、《野猿听经》以及自周宪王、徐渭、汪道昆以次诸明人所作。顾曲斋所刊元曲，涵芬楼尝购得十六种，中仅《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关汉卿作）和罗氏《风云会》为臧选所无。后北平图书馆亦得顾曲斋所刊曲十余种，友人王孝慈先生亦得六种（闻日本盐谷温氏亦藏数种），然总计不出六十余种，则所刊当亦不会很多的。今年春初，在北平东安市场某书肆，得孟称舜氏所编《古今名剧合选》，全书凡五十六种，完全不缺，殆为臧选外，最富之曲选矣。（王孝慈先生亦藏有此书，然残佚颇多）当时逐鹿者颇有其人，然终归我有。今年所发见的戏曲，当以此书为最重要。此书各家书目皆不载，仅祁氏《藏书楼书目》有《柳枝集》、《酹江集》之名，然亦未详其目。今具录于下，论述元、明曲者

当为之一快也：

一、新镌古今名剧柳枝集目录

倩女离魂

翰林风月　以上元郑光祖撰

青衫泪　元马致远撰

两世姻缘

扬州梦

金钱记

玉镜台

金线池　以上元关汉卿撰

墙头马上　元白仁甫撰

潇湘雨　元杨显之撰

红梨花　元张寿卿撰

张生煮海　元李好古撰

猪八戒　元吴昌龄撰

竹坞听琴　元石子章撰

柳毅传书　元尚仲贤撰

度柳翠　元无名氏撰（原注：或云王实甫作）

误入桃源　明王子一撰

城南柳　明谷子敬撰

对玉梳

萧淑兰　以上明贾仲明撰

小桃红

庆朔堂

风月牡丹仙　以上明周宪王撰

眼儿媚

桃源三访

花前一笑　以上明孟称舜撰

二、新镌古今名剧酹江集目录

汉宫秋

任风子

荐福碑　以上元马致远撰

梧桐雨　元白仁甫撰

范张鸡黍　元宫天挺撰

王粲登楼　元郑光祖撰

窦娥冤　元关汉卿撰

铁拐李　元岳伯川撰

李逵负荆　元康进之撰

谇范叔　元高文秀撰

东堂老　元秦简夫撰

赵氏孤儿　元纪君祥撰

丽春堂　元王实甫撰

燕青博鱼　元李文蔚撰

老生儿　元武汉臣撰

风云会　元罗贯中撰

魔合罗　元孟汉卿撰

隔江斗智　元无名氏撰

仗义疏财　明周宪王撰

沽酒游春　明王九思撰

中山狼　明康海撰

不伏老　明冯惟敏撰

昆仑奴　明梅鼎祚撰

红线女　明梁辰鱼撰

郁轮袍　明王衡撰

渔阳三弄

替父从军　以上明徐渭撰

真傀垒　明无名氏撰（原注：或云王衡作）

鞭歌妓　明沈自征撰

残唐再创　明孟称舜撰

称舜此选，刊于崇祯癸酉（六年，即公元1633年），距臧选之刻已十六年。称舜自己的序说："元曲自吴兴（即晋叔）本外所见百馀十种，共选得十之七；明曲数百种，共选得十之三。"然其实，出臧选外者亦殊寥寥。吴昌龄的《猪八戒》，盖即其《西游记杂剧》里的一部分。其所附编者自作之四剧，《眼儿媚》、《桃源三访》《花前一笑》和《残唐再创》，却是全选里比较得最为重要的部分。其他各剧，皆仅足资比勘异同而已。（《眼儿媚》、《花前一笑》绝未见之他选；《盛明杂剧》所载之《花舫缘》，盖为卓人月的改本。《桃源三访》，《残唐再创》二作，《盛明杂剧》虽载之，然与此本亦不甚同。）称舜于每剧之端，所附批语，亦有很可注意者。论述戏曲史的，当于此有所取材。称舜序里又道："若夫曲之为词，分途不同，大要则宋伶人之论柳屯田、苏学士者尽之。一主婉丽，一主雄爽。婉丽者如十七八女娘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雄爽者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词也。后之论辞者，以词之源出于古乐府，要须以宛转绵丽，浅口优俏为上；挟春华烟月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慷慨磊落，纵横豪健，抑亦其次。故苏、柳二家轩轾攸分。曲之与词，约亦相类。而吾谓此固非定论也。曲本于辞，辞本于诗。诗三百篇，国风雅颂，其端正静好，与妍丽逸宕，兴之各有其人，奏之各有其地，安可以优劣分乎？……予学为曲而知曲之难，且少以窥夫曲之奥焉。取元曲之工者分其类为二，而以我明之曲继之。一名《柳枝集》，一名《酹江集》。即取

《雨淋铃》'杨柳岸'及《大江东去》'一樽还酹江月'之句也。"这便是他所以分古今名剧为《柳枝》、《酹江》二集之意。

四

九月初，由北平回上海，在来青阁书庄见到一部《西厢记》，题作：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

明本《西厢记》多有标作"元本北西厢记"者，此当是其最早的一部。《西厢记》而有"题评音释"者，此亦当为其最早的一部。就其所谓"题评音释"者观之：

第二出（生唱）不做周方，埋怨杀法聪和尚。

（题评）周方，犹云周旋。

（生唱）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

（题评）叠"痒痒"二字，果见风魔。

（释义）和尚：千里相聚曰和，父母反拜曰尚。

实在并不是什么很高明的东西；然三百多年前的一部"坊本"，而能流传到现在，也就够可贵的了。何况今日所见的许多坊间注释本的《西厢记》，也没有一本胜过它的；——注解都不如它的详明。此书分上下二卷，上卷十出，下卷也是十出。后来分为二十出（或五卷二十折）的次第，当本于此。上卷书名之次，有署校者、梓者之名氏的二行，很重要：

上饶　余滤东校正

书林　刘龙田绣梓

虽没有序跋之类足以证明其时代，但就这姓氏上看来，已约略可以推知其为何时的刊本。

余滤东的生平不可知。刘龙田之名，曾见于沈璟《南词韵选》。未知此刘龙田是否即为“书林刘龙田”。我于数年前，在杭州购得：

新锲改正绘像注释古文大全

一书，其末页有牌记云：

飞龙万历新岁谷旦刘龙田梓

其书的刻式，颇同于《西厢记》，则刻《古文大全》的刘龙田，自即为刻此《西厢记》者无疑。我意《西厢》之刻，似当更在《古文大全》之前。以其插图的式样，全书的字体，皆类嘉靖时代之物。把它归在嘉靖末或隆庆间的一代里（公元1560—1572年?），当不会很错误的。

今日所见之《西厢》其刊刻年代无出万历中叶以前者（除《雍熙乐府》所载之《西厢》曲文外）；惟此书则独早。其殆足考见嘉、隆以前民间流行的《北西厢记》的最习见的面目乎？首有：

末上首引

〔西江月〕放意谈天论地，怡情博古通今，残编披览漫沉吟，试与传奇观听。编成孝义廉节，表出武烈忠贞。莫嫌闺怨与春情，尤可卫风比并。（问内科）且问后堂子弟，今日敷演谁家故事？那本传奇？（内科应）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末）原来是这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几句家门，便见戏文大意。

从头事，细端详，僧房那可寄孤孀。纵免得僧敲月下，

终须个祸起萧墙。若非张、杜作商量，一齐僧俗曹一磨瘴。虽则是恩深义重，终难泯夫妇纲常，重贮金帛亦相当。郑家的妇岂堪作赏。翻云覆雨，忒煞无常。种成祸孽不关防，坚使得蜂喧蝶攘。全不怪妖红快赳，憎嫌是士女轻狂。不思祖父尚书望，暮雨朝云只恁忙。没疤鼻的郑恒，他是枉死。无志气的张珙，你也何强！看官若是无惩创，重教话㩳笑崔、张。

诗曰

张君瑞蒲东假寓　崔莺莺月底佳期

老夫人忘恩负约　小红娘寄简传书

这一大段的"家门始终"，当是明代某一位"三家村学究"所增入的——也许便是余滤东吧。故意是这样的腐语连篇。后来诸万历刊本，却把他删去了，确是有见地。

此本下卷之末，附录极多；其中《西厢别调》、《打破西厢八嘲》、《闺怨蟾宫》等，皆为后来诸本所不载。惟《蒲东崔张珠玉诗集》、《钱塘梦》、《围棋闯局》、《园林午梦》以及《秋波一转论》、《松金钏减玉肌论》等，则诸坊本亦往往有之；当皆系本于此书。

我翻了又翻，不忍把它放下，颇有购之的决心。经了好几次的论价，终于归我所有。此亦南归所得的成绩之一也。

来青阁书庄的主人杨君还告诉我说，别有明刻传奇四种，已为某氏所购定，但尚在苏州装订，未取去。我亟问其名，则曰："一名《还带记》，一名《锦笺记》；其他二种则为《偷桃记》与《西湖记》，皆万历所刻的附有插图本。"我对于《还带》、《锦笺》不甚注意，以为总不过是富春堂、玉茗堂所刻的，惟不禁神往于《偷桃》与《西湖》二记。再三的和他磋商，要他设法让给我。

某氏亦为我的友人，为了这，我也想去访他，和他亲自谈判一下。可惜他不在上海。后来杨君经过好几次的考虑，终于也答应把这四种传奇售给我了。成交的那一夜，我便动身北上，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余资。——然而此四部书我却未曾一见。他答应在数日内可以把书寄来。

过了半个月，书还不来，我很不安，以为发生了什么变故。睡梦里也还在忆念着。但在二十多天后，这可宝贵的四部书终于放在我的凌乱的书桌上了。当我仔细的把邮包打开时，我的心是那样的惊喜的跳动着！

出乎我意料之外，当初视为无足轻重的《锦笺》和《还带》，原来也不是什么凡品。

重校出像点板锦笺记　继志斋原板

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　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

并不是富春堂所刊或玉茗堂所评的。玉茗堂评本《锦笺记》，我已有一部，此则为继志斋写刻本，首有万历戊甲（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陈大来序；似为《锦笺》最早的一个刻本。《还带记》的富春堂本，我已从北平图书馆影照了一部来；但此则为“星源游氏兴贤堂重订”本，其“附释标注”，皆为富春堂本所无。

惟最可珍异者则为：

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

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

的二书。《偷桃》似未见诸曲目著录过。《西湖记》题“秦淮墨客校正，唐氏振吾刊行”；《偷桃记》题“新都，吴德修纂修”，亦为唐振吾所刊。唐氏刻的传奇，我有《双杯记》一种，吴瞿安先生有《题塔记》一种；今一时又获其二，可谓奇缘！秦淮墨客所

校正的传奇，似不在少数，《双杯记》亦即为其所订定。又编《杨家将演义》。他姓纪，名振伦，万历间人。吴德修则未知其详。

此外，在这一年内所得戏曲里，较可快意者则为《南北词广韵选》的获得。此书仅见其名于钱遵王《也是园书目》，后遂罕知之者。本年正月间，游琉璃厂，于市集间遇文萃斋伙友某，说起他们的书店里有此书，因嘱他把书送来。这是清初的钞本，凡十九卷，以韵分，正同沈璟的《南词韵选》。卷一有编者题云：

> 沈先生有《南词韵选》，其立法甚严。凡不用韵者，词虽工弗收也。然南词耳，不及北也。散曲耳，不及传奇也。余隘之，特为广之。独《琵琶》一记，若拘以韵，入选者能几何哉！凡世之所脍炙者，悉出入于两韵三韵之间，岂能尽割去弗录。是用少假借之。自余不敢犯先生之约。

颇有疑沈氏别有《北词韵选》者，读此，当释其惑，惜编者未署其名，不知为何人。所附评断之语，间有极中肯者，亦多剧坛掌故。于《柳仙记》后附记云：

> 徐髯仙讳霖，金陵人。弘正间以诗词擅名艺苑。武庙南狩时，被荐起待诏。朝夕从游幸，应制编剧，词颇称旨。宠遇甚厚。尝三幸其家。然词多秘密不传。兹《柳仙记》乃《幽怪录》所载及古今所传神仙奇事。谷子敬亦有《三度城南柳》剧，非必当时供御制也。

又《玉玦记》后附记云：

虚舟，余犹及见之。且见其《玉玦记》手笔，凡用僻事，往往自为拈出。今在其从侄春元继学处。此记极为今学士欣赏，清处故自不乏。独其喜用类书，未免开饾饤之门，启晦塞之路，不能不为之惜也。记前有自作一序甚佳，今不传。

又《红拂记》后附记云：

伯起先生，余内子世父也。所作传奇，不下五六种，而《红拂》为最。原本《虬髯客传》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镜一段，遂成两家门，头脑觉多，与本传亦不合。先生常欲改之，余亦怂恿之。而坊刻已行，遂不遑改。纵改之，世亦未必便从其后也。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评《红拂》也，曰："张伯起《红拂记》，有一佳句曰爱他风雪耐他寒。不知其为朱淑真词也。"云云。余一日过伯起斋中，谈次，问此句在何折何阕内，茫无觅处。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淑真《红拂》耳，似未尝看张伯起《红拂》也。"相与一笑。近见坊刻有李卓吾批点《红拂》，大要谓：红拂一妇人耳，而能物色英雄于尘埃中。是赞《虬髯传》中红拂耳，未尝赞张伯起《红拂》也。知音之难如此。

这一类的记载，如果摘录出来，便可成为一部很重要的曲话。将来，想当能考得编者姓氏。

在设法筹措《南北词广韵选》的书款时，来薰阁又送来一部传奇十种，那十种是：

（一）喜逢春二卷　明清啸生撰

（二）咏怀堂新编十错认春灯谜记二卷　明阮大铖撰

（三）鸳鸯棒二卷　明范文若撰

（四）望湖亭记二卷　明沈自晋撰

（五）荷花荡二卷　明马佶人撰

（六）山水邻新镌花筵赚二卷　明范文若撰

（七）长命缕二卷　明胜乐道人撰

（八）金印合纵记二卷　明苏复之撰

（九）评点凤求凰二卷　明澹慧居士撰

（十）山水邻新镌出像四大痴传奇四卷　明李九标撰

此书为集合数家之版以成者，故版式颇不一致。以山水邻所刻者为最多。其聚零以成集的时代，当在清初大乱初定之后。有题为《玉夏斋传奇十种》者，亦有题作《李笠翁评定传奇十种》者，皆书肆中人所附会。此“传奇十种”，乾隆时曾列入禁书目中，大约是因为第一种《喜逢春传奇》有违碍语故。然全书遂废不行。十年前，得其一种，珍如拱璧。暖红室所刻《金印记》、《荷花荡》皆据此本重刊。我尝以重价购得其底本，又尝从蟫隐庐得钞本《四大痴》，皆很高兴。今乃获全帙，虽价昂，亦不愿放弃它们。

尚见有戏曲多种，都为清版，尤以杂剧为多。我想印行《清人杂剧全集》，故注意力遂集中于此。然在这里却不必多说什么了。

北平图书馆所得戏曲，以前二年为最多。既获文林阁、富春堂、世德堂所刊传奇五十余种，又尽购海盐朱氏所藏，顿成海内最富的曲库之一。然在一九三三年里，所得却不足观。尝见其得万历刊梁辰鱼《浣纱记》（非李卓吾评本，刻得颇古拙），张凤翼《红拂记》（李卓吾评本）及清初人《洛神庙传奇》（忘作者名），此外，则可记者罕矣。十二月初，又由上海购得

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二集

四册，插图极精，出崇祯间有名的刻工洪国良手。（国良尝刻《金瓶梅》及《吴骚合编》插图）亦一部未之前闻的明季曲选。我藏有

新镌出像点板缠头百练

一部，坊间尝将书名挖改为《怡春锦》，（不知何故，岂因禁而改耶?）曾见数部皆然，仅“礼集”第一页尚存原名。编者署冲和居士。此“二集”亦为冲和居士选，亦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集，其“书”集亦为散曲选，每集之名，亦皆各立一奇巧者，像礼集名《相思谱》，乐集名《汉官仪》，射集名《玄狐腋》，御集名《铁绰板》，书集名《玉树音》，数集名《罗唝曲》，似皆以所选“曲”的性质而分。其中罕见的剧曲，并不多。惟《罗唝曲》一集，最可注意，皆弋阳腔之剧本。庚午（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瓠落生序云“清溪道人素为著作手，更邃于学。先我有心，尝简拔名曲为《缠头百练》，已自纸贵。今复精遴为选之二。个中网旧曲以立式，怀歌词以尽才，旁及弦索以存古，间采弋阳以志变。删棘口之音，为协耳之调。”《禅真逸史》及《后史》俱为清溪道人编次，《后史》并署“冲和居士校正”，实则清溪、冲和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逸史》首附凡例，署“古杭爽阁主人履先甫识”，末钤二印，一云“夏印履先”，一云“爽阁”，殆即冲和、清溪之真姓名。

九月间，朱逖先先生来平，以所得《永报堂集》让归北平图书馆。李斗所作以《扬州画舫录》为最著。友人任中敏先生尝求其所作《艾塘乐府》，迄未能得。今《永报堂集》中于《画舫录》外，并有诗集八卷，《艾塘乐府》一卷，传奇二本（《奇酸记》及《岁星记》），可谓奇获！《奇酸记》事本《金瓶梅》，但颇受张竹坡苦孝说之影响，故取其语：“至其亲为仇所算，是奇冤而有真

痛，真痛而又奇酸”为记名。全书分四折，每折六出。（“折”之作用如此，是创例。）

第一折：梵僧现世修灵药， 第二折：内相呈身启秘图，

第三折：薛尼种子造奇方， 第四折：禅师出山超孽业。

傅惜华先生曾得清初人《金瓶梅传奇》一本（钞本），不意乃更有二。《岁星记》，凡二十四出，叙东方朔事；恰与我的获得《东方朔偷桃记》同时得之，亦巧合也。

傅先生日在琉璃厂，亦时有所获，尝见其富春堂刊本《南西厢记》（即所谓李日华本），凡为李氏增入的诸折，皆注明“新增”二字，可证《百川书志》所云：翟时佩作二十八折，馀为李日华新增之说。是日华并不窃时佩也。又有冯犹龙氏所编《太平广记钞》，虽不全，亦研究冯氏著作者重要资料之一，又有《元曲备考》一册，署“寒山张心其汇集”，末有“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朔旦九程录”字样，未知九程为何人。这一册仅载“犯调”，似非全书。然亦可与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徐子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同为重要的研究“南戏”的资料，其中录寒山子作特多（寒山子即心其），自是他处所不见者。

清初朱素臣、李书云等所编之《音韵须知》（后附《问奇一览》）亦为曲学的要籍，而传本殊罕见。今年春，杜颖陶先生于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无意得之。

五

小说的发现，没有戏曲那么多，重要者尤少。去年冬，北平图书馆所获的《金瓶梅词话》二十册，当为近年来最大的一个收获。今年所见多为不甚重要之小帙，中篇。惟我所得《续西游记》、《快士传》诸书，还值得一记。

为《西游记》作续编者，也如为其作注释者那末多；世所熟知而易得者为《后西游》、《西游补》二作；《续西游》则极为罕睹。我求之数年未获。五年前，尝在苏州某书店乱书堆里，检获一部，系嘉、道间所刊之袖珍本。叙述三藏取经东归事，多禅语，取径和《西游》不同，而亦饶别趣。历经大乱，此书遂失去。到北平后，又遍访诸书肆，皆不能得。终于松筠阁得之。版本亦同苏州所得者。

《快士传》凡十六卷，清初写刻本，题"五色石主人新编"。按禁书总目（咫进斋本）所载"应毁徐述夔悖妄书目"，中有《五色石传奇》一书，则五色石主人似即徐氏的笔名。《五色石传奇》，今存，为短篇平话集，别有《八洞天》八卷，亦平话集，皆徐氏作。《快士传》首有长洲钱尚沧题词："鸟声兮寂寂，狐迹兮斑斑，山鬼兮夜啸，林猿兮昼攀。不见细腰千队，空馀垂柳一湾。遇乱离之王粲，伴萧瑟之庾山，徘徊歌舞地，掩袂独潸潸。"是亦伤心人之作也。

《豆棚闲话》十二卷，题艾衲居士新编，亦多愤激之语，《首阳山叔齐变节》、《空青石蔚子开盲》二则，尤为"悲歌当哭"之作。此书申报馆尝重印，然原刻本则极不易得。余昔有乾隆间印本，已视为瑰宝，今得清初写刻本，自更珍惜。岁首兵戈惊扰时，我尝还之肆主。几失之，幸复归于我。

近得《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全"字系挖改，当作"后"），为天启甲子（四年，公元1624年）刊本，首有文光斗序云："乃若白莲之祟，起自中原，为心膂之患，屠残士女，暴掠娇痴，餐刀饲戟者几千万人矣，而叛逆自抗者又几二三十万矣。徐、兖、郓、钜之间，自邹及滕，界峄临费，纵横数十里，烟火穹绝，黄河东西，大江南北，势已莫支。若非沈大将军桓桓虎臣，许参将纠纠武夫，赵开府命将之直，八道诸君子之

赞庆；徐有贤守，而徐若金汤，鲁有贤王，而鲁如磐石。此又一省一岁治乱中之治乱也。吾友会极，目睹其颠末而视弈者也。乃为之传以纪其治乱之由。寓褒贬于美刺之中，设宿以减祟，用术以平妖，此中以幻易幻，藉假发真之义也。”按书中所叙白莲教徐洪儒崛起于山东事，发生于天启二年，至四年而已有话本流传，可谓神速了。作者自署“吴兴会极清隐道士编次”。序文云：“会极，吴兴氏，为淮南十洲沈太史公孙。浪游湖海，笑傲乾坤，笥百家于内，会性命于中，物外人也。”惜未及详考其生平。全书凡六卷，七十二回，首以古风一律为“入话”；所谓“后传”（原书第一页第一行书名作“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后全卷之一”，盖本欲以全字挖改后字，乃误挖传字，可证其原名本为后传），似系自附于罗贯中之列，视此书为罗氏的《三遂平妖传》的续本也。这部书的印本，当在清初。坊肆中人恐读者疑为不全，改易“后”为“全”，且并将“东夷”，“挞虏”一类讥骂清人语，皆挖去。

此书内容，和《三遂平妖》、《皇明开运》、《三宝下西洋》同为幻诞之极的著作。将一件实事这样的“神话”化了，颇为不经。《三遂平妖》，传说已久，《开运英烈》，《三宝太监》，其故事的产生，离郭（勋）、罗（懋登）二氏著书时代，也已有百数十年，自不妨恣笔点染。今徐洪儒事，发生不满三载，战血方腥，书中人犹多健在，而已被写得幻变至此，实为奇事。后来《花月痕》写太平天国事之荒诞无稽，当系袭其作法。

明人最喜以“实事”作小说（或戏曲）。《英烈》、《承运》（叙成祖靖难事）、《三宝太监》诸书固无论矣。其记一人生平事迹者，则有《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明、万历刊本），《于少保萃忠全传》（明、万历刊本），《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冯梦龙作，未见明刊本，今有日本翻刻本）等等。记战争始末

者则有《辽海丹忠录》(陆云龙作，有崇祯刊本)，《平虏传》(吟啸主人作，记满洲南侵事，崇祯刊本)，《新编剿闯通俗小说》(明末刊本)等等。以名臣贤吏的断案判牍，次之为书则尤多，像廉明公案之流，出现于万历之际者，盖不止二三部。崇祯初，魏忠贤被杀，立刻便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吴越、草莽臣撰)，《玉镜新谭》，《皇明中兴圣烈传》(西湖义士述)，《警世阴阳梦》(长安道人国清编次)，《磨忠记》(戏曲，阁甫撰)等作，纷纷的出现。视小说为恩怨之府，盖由来已久。怪不得清末乃有《康梁演义》，袁世凯时代乃有《黄兴演义》，《孙文小史》一类的小说产生，而至今，此风也还未已。(将来或将专为一文，以论此种以"实事"为其础而恣其诬蔑或捧场的小说。)

六

北平图书馆所存内阁大库书籍不少，其残阙者皆未加清理。今年加以清理之后，得到不少宋、元刊本，虽都为零篇残简，亦有极足珍贵者。像明初刊本《元秘史》的发见，即其重要的消息之一。《元秘史》到底是什么时候译成中文的？今本不可解处颇多。世传有元代刊本，但不可靠。今得此洪武刊本，可以将此问题解决不少。

又有《冥司语录》一本，首尾完全，为元、明间刊本，托为魏文帝曹丕入冥司，与冥司问答之词，都为因果报应，宣扬佛教语，类似小说。《永乐大典》目录"语录"部之下，尝载其名，其底本当即为此书。今人见四库底本，多狂喜者，何况获得此五百年前的《永乐大典》的底本？

为耸动世人耳目，佛教徒每喜托帝王入冥事；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记》即其一例。此书托为曹丕入冥，不知何意，然与太宗

入冥之借重帝王，则为同一用意。

琉璃厂九经堂尝从山西得《游览粹编》。我见之，颇爱其书，而索价殊昂。且已先为傅沅叔所购定，因向九经堂借得未取去之三册，录得重要的诗歌散文数首。后沅叔先生又退还此书，为北平图书馆所得。过了一月，北平图书馆也因价昂不要，乃终为我所得。此书六卷，万历间刊本，颇类《格致丛书》，然今所见丛书目录中实无之。首题

云间　陈继儒　眉公　汇选
友人　庄汝敬　修父　编次
金阊　张承庞　敬任　校正

实则为庄敬修所编。其序云题“云间陈继儒撰”，而此数字与全序字体不类，显系挖改者。（编者姓名的“云间陈继儒眉公”数字，亦像是挖改的。）疑万历末眉公名盛，故坊贾窃用其名。或原文当作“胡文焕”欤？全书编次零乱，分类颇多可笑处，然实为今存的最早的“文章游戏”的一类。所载诗、文、词、曲，多罕见者。就用作明代文学的资料的一点上看来，似较一般的《明文授读》、《明文在》尤为重要。卷六的诗馀类和曲类，尤多珍秘之作，谜类之寄物哑谜亦极该重视。世传陈全多作嘲笑曲子，《尧山堂外纪》诸书，所录寥寥，此书则所载多溢出《外纪》诸书外。卷五歌类里的《破鬃帽歌》、《破毡袜歌》，纯用吴语写成：

> 做毡弗要做破袜个样毡，也弗管雨水阴晴，一着着子我里八九年。闲人道，做舍了个咦难割舍，只因犯子个奔波毛病了搭连牵。搭连牵，搭连牵，我也曾壮观尔出入人前，也曾替你搪风雪，也曾陪伴你坐花筵……
>
> ——《破毡袜歌》，吴门散人作

这是白话文学、方言文学里很重要的资料。书本“文选”而名以《游览粹编》者，序云：“世有《古文大全》等书，足供游览，然而皆未切当也。他若坊间所梓种种，其名又皆龌龊不佳，只足以病人之心目。此游览者恒以为憾，而予亦深以为歉也。予故督同友人修父氏，侄孙孟显氏，比方诸集，考索群书，美而遗者补，恶而存者斥，间亦附以己作。（观此语，足证其为胡文焕所编）非敢好名也，将以求正四方也。且也详分其类，而类之中复严其次第，务求切当。编为成书，名之曰：《游览粹编》。夫以游览名者，则不独宜于斋几，而又宜于舟车旅馆也；不独宜于士大夫，而又宜于商贾农工也。是书也，通而行之，宁不大有裨哉。”明代有多少的通俗书，不是具着这样的心愿的！惟其不仅为“士夫”而作，便比较的多有活泼新颖的材料与趣味。

《谑庵文饭小品》，明末王思任作。某君尝得其“卷三”一册，已目为小品文中的名作。琉璃厂来薰阁近从山东购得古书若干种，于中乃得此书全帙。今归燕京大学图书馆。其中于诗、文、游记外，亦有嘲谑之作不少。

同时，清华大学图书馆亦于隆福寺三友堂得《八公游戏丛谈》七册。此书初仅得六册，已为我所有，因觉得不甚好，退还。已而三友堂又购得一册，恰是“八公”里所缺的一位，遂怂恿清华购之，以成全书。所谓“八公”，盖指陈继儒、田艺衡、祝允明、江盈科、王稚登、屠本峻、屠隆、梅鼎祚等八人，然书又不尽为八人所作。全书八册，每册附插图一幅。各有“引言”，亦并为假借之他书者。往往将原书割裂、删节，巧立名目，以眩肆人。盖明末杭州书贾潘之恒辈所为者。彼辈惯作此伎俩，像《品花笺》、《剪灯丛话》、《绿窗女史》等等，皆是杂辑成书的。然之恒尚系自刻。到了清初乱后，则坊贾辈仅藉所得残版，七拼八凑以成书（《说郛》残版最多），惟加刻一序一目耳。较之恒辈

又等而下之。

《八公游戏丛谈》也许实际上还不止八册，然今所见止此数。

（一）太平清话十二卷　陈继儒序（此书为《陈眉公十种》中所有。）

（二）熙朝乐事十卷　田艺衡编（?）黄省曾序（此书盖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割裂而成。）

（三）春社猥谭十卷　祝允明序（此书盖取祝氏《猥语》诸作及《说郛》所载《义山杂纂》等拼合而成。）

（四）雪涛谐史一卷　江盈科编（?）冰华居士序（此书多割裂《说郛》、《宝颜堂秘笈》、《烟霞小说》里诸作而成；然较可取，以多罕见者。）

（五）快活风光十六卷　王稚登序（多窃之高濂《遵生八笺》等书。）

（六）清凉饮子十三卷　屠本峻序

（七）槐根说听十卷　屠隆序（此二册多窃《说郛》、《烟霞小说》。）

（八）豆香说鬼十三卷　梅鼎祚序（多窃《说郛》及梅氏《才鬼记》。）

明、清之际，小品文作者，盛极一时，所作多清隽之什。卫咏所辑《冰雪携》及《冰雪携补》，近亦颇为人所知。至康、乾之间，流风未泯。张宗子《梦忆》、《梦寻》，好语如珠落玉盘。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充分的表现出士人的清闲生活。近得西昌萧士玮《春浮园别集》四册，殊喜爱之。此书种数多寡不一，兹四册中所载者为《南归日录》（作于丁卯，即公元1687年），《汴游录》（作于辛未，即公元1691年），《春浮园偶录》（作于庚午，即公元1690年），《辛未偶录》，《深牧庵日涉录》（作于癸

西，即公元1693年）及《萧斋日记》（作于乙亥，即公元1695年）等数种。《南归日录》云：

> 余读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小大萧散，出于自然。……若余此录，殆晏元献享客盘馔，皆不预办。客至，人设一空案一杯。即命酒，果实蔬茹渐至。数行之后，谈笑杂出，案上遂尔粲然。

《春浮园偶录》（辛未）云：

> 十二，烈风终日，夜颇寒。围炉读书，不觉遂尽一烛。
>
> 十五，微雨，栴檀林放灯。士女如云，亡簪坠履，处处有之。
>
> 十六，雨，观灯者肩摩踵接。虽好景，不能端坐，亦胡为乎泥中也。
>
> 十九，晴，玉兰初放，月下对之，清寒不可言。
>
> 廿六，阴，督僮种松插柳。迟之旬日，便隔经年。鸷鸟之击，时不能后。
>
> 廿七，与僧栴檀林静坐听雨。
>
> 廿八，雨中种竹。夜归，衣皆沾湿。
>
> （二月）初六，雨中杨柳依依可人。玉兰为风雨所摧，已落尽矣。
>
> 初七，霁，春色蔼然，野望甚畅。是夜，微有月。
>
> 十五，阴雨，看《中峰禅师广录》，竟如扫败叶，愈扫愈有。然粪草堆头，埋藏照乘之珠，惟波斯胡能探而得之。

偶摘若干条，已足见此老的闲态。有此潇洒生涯，清空手眼，宜

其视王百谷、潘之恒辈为舆台也。

夏日进城，过隆福寺，偶入三友堂闲坐，乃在破书堆里搜得《重刊增补千字文音义指南》一本，为万历辛巳（九年，即公元1581年）真定徐氏所刻。此书虽为训童蒙之作，然殊可贵。每字皆注出不同的写法，并附同音的字，故名为《千字文》，实则所收不止千字。末有一图，图上题云："紫袍春带挂金鱼，驷马高车，为人若到此公奇，读书，读书。"两旁又有一对云："爱子孙贤必须积德，要门庭显还是读书"，格式犹和嘉、隆时代所刻的相同。

又是一次，在三友堂书堆里获得元刊本（?）《三元正经》及万历甲寅（四十二年）书林张东溪梓行的《地理雪心赋评注》，书虽无用，然可考见元、明坊本的格局。中多简字，尤可注意。《三元正经》为兴路（一作下路）阴阳学正王弘道纂，分"宅元""婚元""茔元"等三部分，民间养生送死之宜忌尽见于此。其威力今犹很深厚的存在于农村古城里。

此数书获得时，价皆甚廉。然从保萃斋得《新刻出像音释古今幼学连珠统汇故事》，价乃奇昂。明刻童蒙读本，存者颇罕。前几年得福建熊氏刊《日记故事》（嘉靖时刊），颇珍视之。此《幼学连珠》四册，插图颇多，似从汪氏刻《人镜阳秋》复刻。然亦甚精。梓者姓氏，有作金陵王氏者，有作金陵唐氏者，盖此版片已转贩数手。

近来，不相干的明代坊刻本的类书、杂书及诗文选等，书贾们皆一律视为奇货可居，更无论宋、元刻本了。颇想多搜集些此种藏书家不注意的载籍；其间可借以窥见时代的大众的生活之处，或反较正经的诗文集为多。然因其价日昂，遂不敢措手。国内图书馆如再不收，则此种书有尽行流入海外之虞。

七

弹词、宝卷及鼓词向不为收藏家所注意。十余年来，所得此种书不少。然其后价亦逐步而高。宝卷在南方所得者，都为清末木刻本及上海石印本，罕佳者。弹词的最早的一个目录，曾编成，载于《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数年来，复有所获。宝卷最多，都为明及清初所刻的梵箧本；而明初的金碧写本《目连救母升天宝卷》，尤为今知的一部最早的宝卷，惟价皆甚昂。今年所得最少。十一月间，在东安市场瑞文斋，得万历本宝卷二种：

（一）混元教弘阳中华宝经（一名《弘阳叹世经》）

（二）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一名《弘阳苦功悟道经》）

名为“经”（实为本土杜造的荒唐的经典），而其格式与宝卷极为相同；像：

我低头　自寻思　何处安身？
草木人　还有个　房屋居住，
何况那　古如来　无有家乡，
前寻思　想多时　不是道理。

——《弘阳法》

当系被视作宝卷而歌唱着的。（宣卷和唱经似无大区别，许多原始的宝卷，都为劝世经文，并无什么故事。）

弹词在北方比较难得，然今年我亦见到不少好的刻本和钞本。值得一记者有：

绿林亭贞节全传（二十四回）

新编精雅赤玉莲花（二十集）

二书，皆乾隆间刊本；又有《雨雪亭》，凡二十八集，道光二年刊本，封面署“程桂宝先生原本”，第一集题目，亦作《新刻东调雨雪亭》，实亦南词也。

鼓词为北方产物，钞本、刻本，为南方所未见者极伙，几有应接不暇之势。而其篇幅的浩瀚，也殊可惊。尝见马隅卿先生所藏明刊鼓词《孙武子雷炮兴兵救孔圣》及《唐王演义》二书，诧为不能再得。不久我亦从三友堂得《唐王演义》。然此后，明刊鼓词遂绝迹市上，而钞本则特多。今年所购得者：

（一）呼家将　九十四本

（二）大明兴隆传　一百〇二本

（三）乱柴沟　十六本（不全）

（四）紫金镯　十本

（五）珍珠塔　四本

（六）千金全德　四本

（七）斩豆娥　六本（末有阙文）

（八）双灯记　八本

封皮皆用数层厚皮纸，每本皆有出租的书肆的广告。如其一云：“调每本一天一换。三日不到，本斋即将押账便本。君子莫怪！”又其一云：“本斋出赁四大奇书，抄本公案，今古奇观，古词野史，开设在北沟沿拣果厂中间小胡同内路北顶头门。”（庆丰斋）此可见当时鼓词小说的流通社会的情形。即刻本也常是这样的流传着。今前门外打磨厂有老二酉堂者，为今存最古之出赁书肆。然已改售石印书籍，自刻木板，皆已不存，即存书亦寥寥。我于夏间尝与地山、伏园同去搜寻。满脸满手都是灰尘，而获得《北唐传》、《呼家将》、《杨家将》、《平妖传》、《乱柴沟》等五种，合计不下四百册。经此爬搜，存书亦尽。前曾得到《忠义水浒传》

五十余册，惜不全。此可见鼓词作者气魄的弘伟。最近又在东安市场瑞文斋，得《打登州》（《说唐传》）六册，《蝴蝶杯》四册，《巧连珠》四册，《满汉斗》二册，《红灯记》二册，《三元传》六册，皆鼓词中之规模较小者。

《东郭野史》（山东鼓词）二册，题“雪樵戏编”，颇极讥嘲的能事，是鼓词里的别具风趣者。又《平定南京》鼓词一册，是光绪庚寅冯某所作：

> 张国梁先做贼后来归正　在江南可算得万里长城。
> 向军门推评他才能办贼　临危时托大事涕泪纵横。，

亦是鼓词中文词雅驯者。二书殊罕见，书贾又以是居奇，价昂至可购他鼓词数百册。

八

“影词”是未被注意的文体之一。在上海时，曾把石印本的影词搜集到五六十种。大约石印的，已尽于此数。今年有某滦州影戏班散去，其脚本扫数出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其一部分，我亦得其一部分。其全数不到百种，亦有重复者，皆为钞本。有年月可考者，最早为同治二年，最晚为宣统元年。然无年月者多。似亦有十年内之新钞本。

影戏来历最早，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已有“风僧哥，俎六姐，影戏；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见卷五《京瓦伎艺》）语。吴自牧《梦粱录》所载尤详：

> 更有弄影戏者。原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

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润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卷二十，《百戏伎艺》

所言与今日影戏的情形尚甚相同。七八百年来，盖未尝大变也。今之影戏，亦以驴皮雕为人形，其影射于幕上，施以彩色。前张素幕，有人在灯前耍弄雕皮之种种人物，连彩色亦可呈现于人前。别有若干人在旁歌唱，或生或旦，随着人物的动作而唱着，与戏剧无异；且所唱亦为皮黄，似当系受近代戏剧的影响而然。其“话本”（今名“影词”）亦宛然是皮黄脚本，不过规模较大耳。（惜不能得乾嘉以前的古本）兹将我所得钞本，列目于下：

（一）锁双龙（包拯事）　六册（光绪三十六年十一月钞本。）

（二）盼儿楼（周昭王事）　十二册（有同乐班印记；末有题云：“三余班曾借抄一遍，特记。”）

（三）青云剑（王敦事）　六册（有同乐班印记。）

（四）白狐裘（山岳、山岱事）　六册

（五）抵龙换凤（白甲道扰乱汉室事）　十二册

（六）江东桥（张士诚与朱元璋战争事，以士信女叛父为主题）　六册，封面题“滦州影书，宗人义记”，又有“和顺堂记”字样。

（七）珍珠塔（严嵩及其女严桂花事）　十二册

（八）兴龙传（朱明事，以林玉春、林彪父子为主题，未完）八册

（九）分龙会（朱元璋破元兵事）　十二册（有德兴班印

记。）

（十）双龙山（李俊平叛事） 六册（书皮有“孔惟善书”字样。）

（十一）奇忠烈（隋末杨文、杨武事） 六册（书末有题记云：“光绪二十九年腊月十七日抄完。元底字多错乱，不与抄书人相干。诸公千万不可报怨。”）

（十二）蕉叶扇（裴秀生平契丹事） 十二册（宣统元年吕毓灵钞。）

（十三）鸳鸯剑（汉初彭城子彭武事） 九册（光绪二十八年公义班钞。）

（十四）五峰山（宋太宗事、高穷平马元佑事） 十二册（有显德影局印记。）

（十五）英雄配（罗灿、罗昆事，本《粉妆楼》） 十二册

（十六）忠烈传（万历时左维明事，本《天雨花》） 二十二册

（十七）白玉蝴蝶（骆宏勋事，本《绿牡丹》） 八册

（十八）松棚会（王莽事，全书未完） 六册

（十九）牛马灯（马壮、马昆兄弟姊妹事） 八册

（廿）珍珠塔（魏元龙事，与第七号同名，事实全异） 六册

（廿一）镇宫图（张忠、郑龙等定汉室事） 十册

（廿二）西游记（三藏西行遇月中白兔精事） 六册（孔惟善钞。）

（廿三）镇冤塔（岳飞事，叙到秦桧父子明正典刑为止） 六册

（廿四）文武元（魏壮事） 九册（有同乐班印记。）

（廿五）玉蝴蝶（骆宏勋事，即《白玉蝴蝶》） 九册

（廿六）珍珠双龙玉珮（华文光、朱娇鸾夫妇事） 四册
（廿七）木阳关（薛丁山、窦金莲、樊梨花事） 三册
（廿八）粉妆楼（即《英雄配》） 十二册
（廿九）龙门阵（薛仁贵跨海征东事） 九册
（卅）小英杰（罗通事） 六册
（卅一）十粒金丹（高廷赞事） 十一册
（卅二）大褴衫（焦会劳女扮男装事） 四册
（卅三）图龙剑（陈景方事） 八册
（卅四）再生缘（孟丽君事，本弹词） 八册
（卅五）四平山（薛海事） 八册
（卅六）画中缘（郑德林事） 七册
（卅七）泥马渡江（宋高宗事） 十三册
（卅八）山水缘（山秀事） 十五册
（卅九）小西唐（本小说） 九册（同治二年钞本。）
（四十）倭锦袍（秦时项良、项伯事） 九册
（四十一）忠义传（常仁义事） 六册
（四十二）炎天雪（窦娥事） 四册
（四十三）雷峰塔（白蛇事） 五册
（四十四）苦忠孝（陈士凤事） 五册
（四十五）薄命图（张彦事） 五册
（四十六）凤凰巾（吕鹤事） 四册
（四十七）平西册（匡庆云事） 五册
（四十八）镔铁剑（周定邦事） 三册
（四十九）桃花扇（沈明、沈昭兄弟事） 四册

多者有十五册，少者亦有三四册，皮黄戏是不会有那末大的气魄的。为了影戏需要更多的动作以引起看者的兴趣，故动作特繁，所叙述者往往为公子落难，英雄援救，番王入寇，邪术相侵，奸

相播弄是非，忠臣平定大乱一类的故事。在这四十九部影词里，叙述儿女私情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大抵皆是家国大事，戎马征讨之戏。吴自牧所谓："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今亦犹然。各本名目虽殊，人物虽不同，而其结构却往往是陈陈相因。现在姑举其《凤凰巾》一段于下，以见其体裁的一斑：

(上二差)"新奉老爷命，捉拿吕相公。你我奉了老爷之命，来拿吕相公。""你可认得他么?""常见，如何不认的?""如此，咱就走。"(下)(出生吕鹤)"日受晚娘苦难说，终朝忍耐待如何！小生吕鹤，闲住书斋。……"(上二差)"吕先生在家么?"(生)"有人叩门，待我看来。原来是二位公差，到此何事?"(差)"不用妆胡涂咧。先生，你勾当犯了!"(吕)"我犯了什么勾当?"(差)"昨日拿了积石山的几个盗贼，说你合他们勾连谋反大逆，这个勾当还小吗?"

其唱词则完全像皮黄的腔调，如《凤凰巾》：

吕秀才迷迷胡胡躺在地　张解子吆吆哈哈拿棍抡
解公不可　元奈何喘喘吁吁起来走　猛睄见重重叠叠一山林
雄雄斗斗多险峻　高高低低起愁云
上上下下流泉水　前前后后树成林

在宋代到底是说的，还是连说带唱的，今不可知。但如"讲史书"，则说多而唱少。最早的影戏，当也是这样的吧。今日北平会演影戏者已极少。演者都为滦州人，故谓之"滦州影戏"。今最后的一个班子已经散去：仅剩"摆布"者一人，在西安市场卖

雕皮人形为活。偶招之演唱，亦可应召，惟须临时凑人搭班。再过几年，恐“影戏”真将成过去之名辞了。

写完了本文，读了一遍，觉得好笑：几乎似在记载个人的一九三三年的购书经过。即旁涉，亦似仅以北平为限。但个人见闻所及，仅限于此，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且我明明知道上海及其他各地友人们得有某书某书，而他们却皆讳莫如深，秘不相闻，即使闻之，亦不愿传布出去。学问到现在，盖还是“私产”！相传蔡邕秘王充《论衡》于帐中，钱遵王私其书目，不令人知，朱竹垞至贿其家人以窃之。以今拟古，事或当然！因此，有一部分重要的发现，在此便不能宣布。也许过了若干时候，我们便能知道。且待到明年写同样的文章时再说。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写毕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

一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最“变动不居”的东西；不仅现代历史的写作是要和人类的存在同其绵远无了期的，就是古代史，中世史的编纂，到今日也还不曾达到其完整或圆满之境。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考古学上的种种的获得，古城、古址、古墓的发掘的结果等等，都使我们对于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几有了日新月异的可惊的进步。剑桥大学所出版的几巨册的《古代史》，其中有数百页以上的新材料是五十年前所著的《希腊史》所不曾知道，或相信其为神话而不敢采用的。同样的，剑桥的《中世史》，也是就若干年来欧洲各国对于古世纪的古址、古墓以及其他文献的被发现的总结果而写出的。

但这仅仅表示最近五六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古物学者们的辛劳的一面。我们当然不能说，对于古代史的研究便将以剑桥大学的那庞然数大册为已足，为已告结束。惊人的更进一步的发现，也许会继之而来。

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也同样的有了崭新的与前不同的收获。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字的发见，奠定了殷商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研究的基础。最近寿阳的楚国古器物的发现，也便是“信而有征”的楚国文化的最好的研究的资料。日本人在朝鲜汉城的大规模的发掘汉墓；山东及其他地方的汉画石，汉墓的被曝露于世，也都是足以令我们对于汉代文化有重新估价的必要的。

今日的中国历史家，如果还是守定了那几本古代的破书旧档，视为唯一的资料，其无远大的深刻的收获是必然的。“抱残守缺”是难能有前进的希望与发展的。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何尝不是这样！把诸正史的《文苑传》和各时代的文选，当作了研究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草创”的时代是已经远远地被抛却在后面了。今日所要走的，乃是就许多新的资料的出现而将文学史的局面重为审定的一条大道。

有许多不被昔人所注意的名著，如今是受着盛大的欢迎。有许多已久被忘却在尘土堆里的要籍，如今是开始被发现其重要。有许多不曾被文人们所接触过的野生的文艺，如今是要第一次的被搜采，被研究。有许多的辛勤苦作的伟大的文人们，有许多的天才绝顶的作家们，向来不曾被那一班修史的史臣们或正统派的士大夫们所回眸一顾的，如今也要轮到他们脱颖而出，占领着文坛的重要的一角坫地了。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

我们在三十年前，几乎不能相信，我们会是有这样的一部崭新的文学史的。当光绪末，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他所讲述的是些什么。而今日却面目为之全新！

因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于已有的材料的观念，也便联带

的发生了不同的观点，也会得到了与前不同的新考察与价值。例如，韦庄的《秦妇吟》的被发现，是足以燃炽了一般学人们对于唐末诗坛和这混乱的时代的研究的心志的。屠隆的《修文记》传奇的在乱书堆里被搜出，也是可以使我们对于明代三教混合运动，以及向来无人注意的《林子全书》一类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称量的。《混元教宝卷》等等的出现，也可以想得到：那些别创一教宗的野心家，如何的能够利用旧形式以输灌他们的教义，给一般平民们。

说到这些文学史上的许多新资料的被发现，也不过三十年来的新事业。

被紧紧的压伏于八股举业，正统派的桐城古文，乃至选学的探讨，古经学的解释的鸿业之下，差不多一个学者，到了头童齿豁，也还是坐井观天，看不到天地之大，见不到学问之广博。

直到清末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古学的研究已经感觉到枯窘至无路可走，而同时，一声霹雳，新学的运动，又乘此机运而产生。于是一部分的学人才开始从高头讲章，归批《史记》，姚编《古文》，抬起头来。有一部分人便摸索的起立，向前而去。有一部分更勇敢的人却向前、跑到另一个更新的园地里来。而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没有人愿意再被拘囚于“古水不波”的井栏中了。

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方向跑去，于是新的种种便不断的被搜获、被掘发。那进步是够快！三十年来的努力，已经是出现了一部崭新的不同的文学史在我们之前。

关于这三十年来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成绩，“说来话长”，这里不能讲，但仅就这三十年来的新资料的发现而略加叙述，也已足以令我们沉醉于我们所要驰骋的广场的面积是太大，所要掘发的古址是过多。有许多还是刚引其绪，刚发其端，尽有给我们

踌躇满意的在搜集、研究的余地。

假如有一座宝山，那里面是蓄着无量数的珍奇，我们进去了，难道竟会空了双手，一无所取而出么?

假如有一片无人所属的沃壤，只要我们的铲子和锄头一翻掘下去，我们便可以有了很丰富的收获，难道我们也竟会懒惰到连铲子和锄头去翻掘泥土的精力都不曾有么?

叙讲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新资料的发现史，我们是具着无限的兴趣和雄心的。

我们该感谢在这三十年里活动着的许多收藏家、刻书者，和许多专门研究的学者们。在其间，有许多只是章实斋所称的“横通”。然而没有他们的努力的采访和收集，进一步的研求是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所以他们的活跃，也是不该被忽视的。

二

宋、元词集的搜集和刊布，是这时代最早的，最成功的工作之一。几乎把见存的元以前的词的片词只语，都已网罗尽了。

在明代，陋书是太多。往往只是钞袭、杂凑、剪贴，便成了一部书。从明初到崇祯初，不要说没有像宋人大规模刻《琴趣外编》的雄心，便是好好的翻刻几部重要名家的词集，也是谦让的未遑着手。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可算是这时代最大的一个词的结集，却只是钞本，未见刊行。所刊行的只是简单的把“花”(《花间集》)和“草”(《草堂诗馀》)翻来覆去的变花样。连杨升庵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之流，也不是什么高明之作。其后，万历间有钱允治的《正续草堂诗馀选》(附以《国朝诗馀选》)出现。效颦者纷纷不绝。沈际飞刻《草堂诗馀》四集，潘犹龙刻《古今诗馀醉》，卓人月刻《诗馀广选》，

大体都不出钱氏的窠臼。陋习已深，浅尝即止。读者于这种种浅陋的选本之外，盖不复知有所谓宋、元词人的专集。迨毛晋努力于刻书，尤着意于宋、元人词集的收集、刊布，于《六十一名家词》外，复有《词苑英华》之刻，于词的研究的基础遂以奠定。

清代刻词者，若侯文灿之《名家词集》（有原刻本，后收入《粟香室丛书》)，秦敦甫之《词学丛书》，号称精刻，实亦未超出毛氏的范围。清末江标、王鹏运辈皆努力于佚词小集的搜辑。所称毛氏影宋钞本的词集也渐出，多有在六十一家外者。江氏的《宋元名家词》，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补正毛刻六十一家词，为功至伟。盖多秘籍为朱彝尊，王昶，陶梁所未见者。吴昌绶继之而刻《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本词》（后版归陶湘，湘为续刻二十余种)，而宋、元人词集的本来面目多赖以保存。至朱祖谋的《彊村丛书》出，而三百年来的许多词人对于宋、元人词集的搜辑的工作，始臻“集大成”的地位。

《彊村丛书》告成于民国六年，计收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计共录词集一百七十二部。（其后续有增益，但不甚多。）殆为古今最大的一部词的总集。在校勘方面，也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每种皆附有校勘记，是以治经的方法来整理所谓“小道”的词的。

民国廿年，友人赵万里先生复辑印《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凡得词一千五百余首，大多数为王氏、朱氏之书所未收的。唐圭璋先生也努力于宋、元逸词的辑录（见《词学季刊》，未成书)。元以前词的结集，在最近的将来，殆将终于斯而不能更有什么大规模的增益的了。

将这许多词的总集作为研究宋、金、元词的基础，当不会是迷失了他的道路，当不会为那些有偏见的选家（像朱彝尊，张惠

言之流）所耽误或诱入歧途的。

只有见其“全”，才“能见其大”。

而在那些，未经正统派所淘汰、剔除的词集里，我们所见到的却是另一种的风趣、景色和语调！宋、金、元的整个社会，在其中是可以感到其呼吸和喊叫的。

至于明、清二代词，则搜集之者也大有人在，惟俱未有成书。

三

一九〇七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e）在甘肃敦煌所发见的千佛洞文库，是最近代最惊人的宝库的被发掘者之一。这文库所藏的卷子及杂物，从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五百立方英尺。在这宝堆里，姑不计他种古文字的卷子及绢画、杂物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仅就汉文的写本而论之，已不知要给了我们以多少的新的资料，新的名著！

关于佛教的经典译本及著述，是占着敦煌这宝库的最大成分的。日本人编刊《大正大藏经》的时候，已取其一部分，加入其中，并引用到校勘记里来。但那材料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最可惜的是，分散在各国，不易有一种有系统的集中的整理。在私人手中的尤难于统计，且不容易见到。

斯坦因为不列颠博物院取走了两大批，至今还未有目录整理出来。据说有六千多卷，完整的最多。柏希和（P. Pelliot）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运走的一批，有一千五百卷，却最早的编了目录出来，也最为我们所知。刘半农先生的《敦煌缀琐》三辑，便是从巴黎钞归的诸重要唐人手卷的结集。

藏在北平图书馆的八千多卷，却最为驽下。（陈援庵先生编

有目录，名《敦煌劫馀录》，已印行。）大都为佛教经典，极少数是变文一类的东西。其中重要的罕见的资料，皆已为“识货”的官僚们囊括而去，成为他们的私产。李木斋（盛铎）家里便藏着不少的敦煌的珍贵的写本。听说，仅小说一类的东西（?）已有十几卷之多。而日本人借印的关于古宗教的几卷，已为我们所吃惊的注意到。不知更有多少新的资料在其书室里！惜不得一见。而整理印行，却自更将有待了。

在诗、词一方面，唐人写本的唐诗（罗氏只影印其中的一小部分。伦敦藏的一卷，较他印出的多至数倍）是很重要的材料；词的《云谣集》（今有《彊村丛书》本及比较完善的《彊村遗书》本）也充分的可见出古朴的原始的词的面目。韦庄的《秦妇吟》在质上是很伟巨的一篇名著，其复现于世，当然是最值得赞叹愉快的事。被疑为叶德辉氏伪作的白行简的《大乐赋》，也饶有民俗学上及文化史上的重要的价值。（其实武进董氏曾先以柯罗版印出，叶氏仅就此影印本翻刻。）长篇的叙事歌曲，像《太子赞》、《孝子董永》、《季布歌》，都是很粗豪的东西，用白话文写的小说像《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之流，也足以供我们以最重要的最早的国语文学的研究资料。

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所谓“变文”的久被掩埋了的文体的发见。“变文”的重复出现于世，关系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极大。这是五六百年来，潜伏在草野间而具有莫大的势力和影响的宝卷、弹词、鼓词一类文体的祖先。

变文以散文和韵文交杂组织起来；其结构是袭之于佛经的。讲唱变文，在唐代成为僧侣们的专业。到了宋代，还有所谓“说经”、“说参请”的，大约便是其流辈。但已不尽是僧侣们所独擅，却始终脱离不了宗教的气味，且也还是以僧侣们为主要的人物。

变文之存在于今者，大约总在四五十卷以上。最弘伟的一部名著，便是《维摩诘经变文》；不知究竟有多少卷，但见存者已有十四卷之多，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维摩诘经变文残卷凡五卷　（巴黎藏，号数为S. 4571）

（二）维摩唱文（?）纲领一卷　（伦敦藏，号数为S. 3113）

（三）维摩押座文　（伦敦藏，S. 1441）

（四）维摩诘经变文残卷五卷　（伦敦藏，号数为P. 2873）

（五）维摩诘经变文·持世菩萨第二卷　（北平藏，号数为光字九十四号）

（六）维摩诘经变文·文殊问疾第一卷　（见罗氏印的《敦煌零拾》）

就所见者观之，关于《持世菩萨》的一部分，已是第二卷了，还未完。《文殊问疾》的一部分，看样子，也不会是用一二卷的篇幅即可以了之的。而从巴黎钞来的“第二十卷”的一卷，只是叙的佛使弥勒菩萨、光严童子去问维摩居士疾，而他们皆曰“不任”的一小段。大约全部是不会在三四十卷以下的。像这样弘伟的大史诗，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而其描状又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称之为中世纪文坛上最高的成就之一，殆不为过。

《降魔变文》的一卷，也写得很不坏。《敦煌零拾》里，曾载过一小段，但其全卷，前年冬天忽出现于北平。写佛家和左道斗法事，极幻化神奇，庄严伟丽之能事。（巴黎有《降魔变押座文》二卷，号数皆为P. 2187）

关于释迦牟尼的故事的变文，被发见的很不少。北平图书馆所藏者有《八相成道变文》的三残卷（云字二十四号，乃字九十

一号及丽字四号)《佛本行集经变文》一卷(潜字第八十号)。著者也藏有《佛本生经》里的《身喂饿虎变文》一卷。但其文辞却都很粗率，远没有《维摩变文》和《降魔变文》那末漂亮。

关于目连救母的故事的变文，存者也很不少，描状得很有力，文辞却不足以运载其想象力之奔驰，故只是粗制品。

(一)大目犍连变文二卷 (北平藏，霜字八十九号，又丽字八十五号)

(二)大目连变文一卷 (北平藏，成字九十六号)

(三)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 (伦敦藏，S. 2614)

(四)大目连缘起一卷 (巴黎藏，P. 2193)

(五)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 (巴黎藏，P. 1319)

在这几卷里，以伦敦所藏的一卷最为首尾完备。

其他叙述佛教故事的变文尚有：

(一)父母恩重经变文一卷 (北平藏，何字十二号)

(二)地狱变文一卷 (北平藏，依字三十三号)

(三)温室经讲唱押座文一卷 (伦敦藏，号数未详)

(四)那梨国神话(?)一卷 (巴黎藏，P. 3086)

(五)阿弥陀经变文一卷 (巴黎藏，P. 2955)

(六)法华经唱文一卷 (巴黎藏，P. 2305)

(七)有相夫人升天曲一卷 (《敦煌零拾》本)

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在当时也有不少出现，今所见者有：

(一)伍子胥(原作《列国志》)变文一卷 (伦敦藏，S. 328)

(二)伍子胥变文一卷 (巴黎藏，P. 3213)

(三)伍子胥变文一卷 (巴黎藏，P. 2794)

这三卷同样的变文的异钞本，当以伦敦本为最长，但巴黎本P. 3213号一卷，恰可补伦敦本之所缺。

(四) 丑女缘起一卷 (巴黎藏, P. 3048)

(五) 舜子至孝变文一卷 (巴黎藏, P. 2721)

(六) 西征记一卷 (巴黎藏, P. 3963)

(七) 王昭君变文一卷 (巴黎藏, P. 2553)

(八) 齖䶗新妇文一卷 (巴黎藏, P. 3564)

(九) 齖䶗新妇文一卷 (巴黎藏, P. 2633)

这些变文，最早刊布于世者，有《敦煌零拾》里的佛曲三种(《有相夫人升天曲》、《维摩变文》,《降魔变文》残卷)。其后东亚学会印行的《敦煌遗书》有《王昭君》一卷，迨刘半农先生的《敦煌缀琐》(上辑)出，而巴黎所藏的十余卷皆被搜罗入内。(除《维摩变文》几卷外)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向觉明先生也将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几卷变文全行公开了。只有伦敦的若干卷是不曾有人刊行过。(究竟有多少卷，因目录未公开，不能知道。)而将这许多变文卷子，作为系统的搜辑的，也还没有人从事于此。

四

“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到底在什么时候才把变文之名易为宝卷，则文献无征，不易考知。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香山宝卷》(一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的序，有宋普明禅师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此之语。这也许只是一段神话。但可知宝卷的来源决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末晚的。

前几年在宁夏发现了许多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经，在其中，同时发现有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一卷。这宝卷的时代很早，既同在宋元刻的藏经堆中，颇有即为元人抄本的可能。(其中称孔

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封号始于元、大德十一年。）全文的结构，“皆用三、三、四”的句法组织成功，离变文的体裁是很近的。前年我得到一部明初的“金碧钞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其结构便变动得很不少，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为一种新的体裁，至少是在“唱”的一部分，已加进了当时流行的歌曲，像《金字经》、《挂金索》之类了。明初以后的宝卷，殆无一本不是如此。北平图书馆所得的一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嘉靖刊?)，其中有《红绣鞋》、《清江引》、《黄莺儿》、《驻云飞》、《耍孩儿》、《锁南枝》等俗曲，而我所有的一本嘉靖二十二年刊的《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也用到《挂金锁》（即《挂金索》）诸曲子。万历以后诸宝卷，应用俗曲之处尤多。而元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则尚保持着素朴的本色。

这几年来，宝卷渐渐的有人在收集；以前只算是善书，除了印送之外是没有人要的，收藏家更不用说是不会着眼于此的了。我七八年前尝在上海搜求到百十种宝卷，但皆为新印本，或石印本。前年到了北平，方才发见有刊刻样式甚古的梵箧本的宝卷，大都是嘉靖到康熙初年之间（《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末有“康熙元年”字样）所刻的。万历时代的刻本，似尤多。最可注意的《混元教弘阳中华宝经》和《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二种，足资以研究明代的所谓“混元教”的组织和训条者，也是万历时之所刻。大抵刻这种“善书”“宝卷”的人物，不是后妃，便是内监，他们是有余力及此的，也是最需要此种宗教上的慰安和祈福的。

宝卷也和变文一样可分为数大类。第一类是劝世文，像《药师如来本愿宝卷》，《叹世无为宝卷》，《销释金刚科仪》等等，或释解经语，和泛述因果，其中并不叙述什么故事。《销释印空实际宝卷》的开卷云：

> 夫《印空宝卷》者，能开解脱之门，妙偈功德，径入菩提之路……印空偈说二十四品，品品而奥意难穷。

只是用讲唱的通俗的浅近方法来说教而已；故往往也名之为经。（像《叹世无为宝卷》，便一名《叹世无为经》。）第二类是叙述佛教的故事，像《佛说弥勒下生三度王通宝卷》、《目连救母升天宝卷》、《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等等；这些都是原原本本的故事歌曲。许多道教的故事宝卷，像《灶王宝卷》、《伏魔宝卷》、《药王宝卷》等等，也可附入此类。第三类是纯粹的叙事宝卷，不带有丝毫的宣教传道的色彩，像《孟姜女宝卷》、《梁山伯祝英台宝卷》等等。而《百鸟名》、《百花名宝卷》等也可附之。

关于旧刻的宝卷，年来获得不少，且列其目于下：

（一）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初抄本，残）

（二）药师如来本愿宝卷（嘉靖刻本）

（三）混元教弘阳中华宝经（一名《弘阳叹世经》，二卷）

（四）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一名《弘阳苦功悟道经》，二卷）

（五）先天元始土地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六）佛说弥勒下生三度王通宝卷（二卷，二十品）

（七）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八）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九）佛说圆觉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十）销释万灵护国了意至圣伽蓝宝卷（二卷）

（十一）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五卷）

（十二）销释开心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十三）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一作《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经》

（十四）叹世无为宝卷（一卷）

一作《叹世无为经》

（十五）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卷，二十五品）

一作《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

（十六）销释金刚科仪（一卷）

（十七）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二卷）

（十八）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二卷，九品）

（十九）佛说道德运世忠孝报恩宝卷（二卷）

（廿）药王救苦忠孝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廿一）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伟，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殊罕其匹。《目连救母宝卷》（清代所作的一本，非元抄本《升天宝卷》）和《鱼篮观音宝卷》之类，尤纯是一片利他的牺牲精神的表现。他们只是为了要救人，要度世，一点为我的作用也没有。把他们置在叹穷诉苦，丑态百出的文士们的个人主义的利己的作品之堆里，文士们之作诚不禁要矮了半截。难怪妇女们听了《香山宝卷》之类，无不是双泪涟涟，泣不可抑的。

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的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的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所写土地老儿的疲赖不恭处，也颇滑稽可喜。

五

弹词也是源出于变文的。不过不带着任何宗教的臭味而已；

他们是叙述人间社会的活动的。其体裁却和“变文”非常的相同。有讲说，有弹唱。弹唱的一部分，大都是以七言韵语组织成的；也间有“三、三、四”或“三、七”的句法，然加于“七字句”之上者，大抵只是助态或增重语势时“衬字”而已。

弹词的收集，也只是十年来的事。我在南方藏得不少，曾编有个草目（见十六年《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丁在君先生在北平，听说也致力于收购弹词，然未见其目。近二年来，我又续有所得，颇多罕见者。但只是乾隆、嘉庆、道光这百余年中所刻的，更早的却几于无有。不过弹词却也并不是什么近百年来的产物，她的历史也是很久远的。也许，变文的讲说佛经的一支流衍而成为宝卷，而其讲说史书、故事的一支却成为弹词了。

传为杨慎所作的《廿一史弹词》，乃是今所见的最早的一部；却只是弹唱历史大事，有类扩大的《万古愁》之流的著作，竟不大有文学的趣味。万历间臧晋叔尝刻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其序云：“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难吴中时为之。闻尚有《侠游》、《冥游录》，未可得。”（《负苞堂文选》卷三，《弹词小序》）但不久又得《侠游录》而刻之。今晋叔所刻，不可得见。假如他的话不差，则元代已有弹词之一体了。

十年间陆续所见弹词，不啻三百数十部。大抵就其所用语体文之种类分之，有吴音、官音的二大别。用吴音写者，像《三笑姻缘》、《珍珠塔》之类，柔语如珠，绵绵不绝，绘声绘影，每有极婉曲细腻的描写，而间失之秽亵。用官音写的，像《安邦定国志》、《天雨花》之类，气势都很阔大，浩浩莽莽有若大江、黄河

的东流。在大体上，用官音写者都是需要正襟危坐而听之的，或国家大事，或英雄历险，或一家的兴废；辞正义严，伦理的观念极重。用吴音写的，大都是玩世不恭，滑稽谩骂之流，品无所不谈，谈无所不尽。而其题材，则以男女私情、赠答、苟合为中心。故吴音之作，都为小品，每部不过四册或八册，而官音之作，则有多至四五十册者，如有续作，则每有冗长到一二百册的。

就题材分之，则有专为妇女所作的，有非为妇女所作的。吴音之作，大都不是妇女读物。流行于闺阁、家庭间者，大都为官音之作。尤其像本来是出于妇女作家之手的《笔生花》、《凤双飞》、《再生缘》之类，最为她们所耽读。中国的家庭，受礼教的熏染最深。弹词的妇女作家，其所以作此的原因，每为娱悦其姑，或用以消遣无聊的永日。她们都是高洁而清雅的，故纠绕在一般男性作家的笔端的不洁的描写，她们是永不会有的，也永不肯去写的。

但在其间却寄托着在社会上无出路的被囚守在家庭的狭笼间的有志的妇女们的呼吁与希望。“你们要知道，假如妇女们和男人们有了同等的在社会上活动的机会，她们是决不会落后的。你们将会觉察出，她们是怎样的努力与高尚。”这便是她们的一般的呼声。所以，每一部出于妇女之手的弹词，写的总是女扮男装，考中状元，做了宰相，为国家建大勋、立大功。

可悲的是，当她们将男装脱下，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她们的幻梦却不得不被打得粉碎。她们始终只是家庭里的一个囚徒。连左仪贞那样了不起的女英雄，那样个性极强的人物，却也不得不放下了她的事业，成为人之妻，家庭之主妇，当她的真面目不能掩藏了的时候。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的有志的女性的共同的呼吁，值得

我们仔细的慎重的研究之的。

弹词的故事，在近代，也尝侵入文人学士们的活动范围里去，像嘉庆间，孔广林作《女专诸杂剧》，便是取材于《天雨花》的。

弹词的本身，大杰作很不少。《天雨花》、《笔生花》之类，可以说是五四以前伟大的妇女的著作。《天雨花》尤沉痛悲郁，最富于家国的沧桑之感。其中人物，除了左维明有点不近人情，不像“活”的人之外，大体都写得很成功。情节是不断的和黑暗势力作争斗。那样的搏击和死战，每在狭巷上相逢；然而却不用什么观音、如来来排难解纷，纯是以自己的智与力来扫荡其敌人们的。最后，抵抗不了运命的结局，又不甘为亡国之人，只好全家坐在船上，凿穿船底，沉河而殉国。

《安邦志》、《定国志》和《凤凰山》的三部曲，是至今尚未有可以相匹敌的弘伟的史诗。这三种，道光间刊本，共有七十二册，加之以《北史遗文》（在《安邦志》之前）钞本的四十册，《凤凰钗》（?）的八册（抄本），则共有一百二十册之多了。仅就“量”上讲，也是惊人之作。

《倭袍传》也是一部不坏的书，内容虽间有秽亵之处，描写却很深入。有“开篇”的一种，其每一“开篇”的本身便都是绝好的抒情诗。

写白蛇、许宣事的弹词，有《白蛇传》，又有陈遇乾编的《义妖传》。《义妖传》是人人知道的；那有情有义的白蛇，虽是妖，其不幸的遭遇却赚得不少人的眼泪。那末热情的人物，在我们的文学上是少有的。《白蛇传》罕见传本，写得尤好。我尝得一传钞本，上有崇祯年号，则至迟当为明末之所作。

六

鼓词或“鼓儿词”的亲祖，也是变文。她和弹词，区别之点并不多。惟鼓词流行于北方，江南罕见之。而弹词南北皆见风行；不过南人嗜之者较多；而吴音之作，尤为北地人民所不能懂得，而这一种也便成了南人所独擅之物。

鼓词的讲唱，其情形也和弹词大体相同。惟南方唱弹词的，以瞽者为多；北方唱鼓词的却似不曾见到有什么盲人在担任着。其讲的部分和唱的部分的组合方法，和弹词也是一样。

但“鼓词”的唱词，虽以七字句为主，而“三言”的“衬字”却使用得极多，几有变成了“十字句”（或三、三、四句）的模样。像说唱《孙武子雷炮兴兵传》：

> 自从那盘古氏分了天地　把一颗夜明珠进与朝廷
> 有苏秦背宝剑去寻真主　说九公十八洞反了胡人
> 圣天子急差牌将军挂印　请二士入桃园计论军情

又像《大明兴隆传》：

> 无奈何　傅师正顿人与马　查点伤损八九万兵
> 仰面朝天叹又气　由不得　又气又恼又伤心

《忠义水浒传》第三十五部《活阎罗水战官兵》：

> 一个是　越岭登山马背熊　一个是喷云吐雾金钱豹　一个是喊天狮子斗麒麟　林冲的力大枪沉来的勇　杨节庆性烈

刚强不怕人……好一个日杀日勇两员将　看不出　谁胜谁负
那个匝　对面的立怔权贼高太尉　眼望着　虎将开言问一声

也间有应用了五言六言句以表示错综的趣味的。这也正和唐人变文的间或使用五六言的句法的情形相同。

鼓儿词以叙述金戈铁马之故事为主体，故特注重于战争的描写，殆是北地人士们的偏嗜之所在。南方的弹词，也并不是不写两军对队，却多半是草草的写过，而以全力注重于人情、社会的描写及英雄历险的经过的叙载。所以，像鼓词里一百多册的《大明兴隆传》，数十册的《乱柴沟》、《呼家将》、《北唐传》、《杨家将》、《忠义水浒传》之类，所写的全是金戈铁马，两军对队之事，在弹词里是不大有的。

小型的鼓儿词，也不是没有。像《珍珠塔》、《斩窦娥》、《蝴蝶杯》、《巧连珠》之类，写的也只是悲欢离合之事；不过远不及《呼家将》等大锣大鼓，大打大摔的容易引人注意。

最早的"鼓儿词"，大约在明代产生。然明刊鼓词，却极罕见。尝得《秦王演义》（亦名《大唐秦王词话》)，为明末刊本，写李世民打平天下之事：

唐太子急拈香低声祷告　李世民忙于拜恭敬参神
吾乃是大唐国高皇次子　父李渊，祖李昞，李虎玄孙
忆往岁炀帝崩九州鼎沸　隋恭皇禅宝位让父为君
普天下起烟尘一十八处　剪强梁诛贼寇放赦安民

其写法是很原始的，故其篇幅也就没有《大明兴隆传》等的那样巨量大幅。又有小型的滑稽鼓词，像《东郭野史》（雪樵编）等，但却不多。

鼓词多半是粗制土生的东西，正和变文里的《伍子胥》相同；气魄是够伟大的，所缺乏的是细腻深入的描状。故弹词的杰作甚多，而鼓词则几无可特举者。

北平在嘉庆、道光间又流行着类似鼓词的叙事歌曲，名为东调及西调的，但今似已绝响。大都是小型的著作，未见有长篇大册的。(亦称“子弟书”。梦幻道人云：“旗籍子弟多为之，故又名‘子弟书’。”）东调沉雄似弋阳腔，演忠臣孝子慷慨激昂之事；西调则靡曼如仑山曲，传佳人才子缠绵旖旎之情。但没有散文，全为韵语，这是同鼓词不同之处。韵文的句法则也或以七言为主，间以“三言”作为衬字：

> 建文帝，呆呆不语如雷震　泪珠儿点点滴滴落满身
> 忽听得遍地哭声悲惨惨　满城人跑乱纷纷
> 叹君王鹿绕云山惊破胆　鸡临汤火唬飞魂
> 转身形一步一跤朝后跑　灯光下奔进昭阳彩凤门

这一类“子弟书”今存者尚多，也有人在搜集。孔德学校尝购入车王府散出戏本不少，中央研究院也收藏有零星民间歌曲很多。其中就杂有不少此类叙事歌曲。刘半农先生曾编为《俗曲总目》一书，可以供我们作为研究的参考。

粤音的叙事歌曲，我所见的不下二百多种，都是今日可得的。有的写得很不坏，惟多半是小型的，一二册者为多，最巨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册。

> 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细想天上佳期今日还有会，人生何苦捱凄凉。得快乐时须快乐，何妨窃玉共偷香。但能两下

全终始，私情密约也何妨。自古有情定遂心头愿，只要坚心宁耐等成双。山水无情能聚会，多情唔信肯相忘！但愿世间情重者，勿要半途而废就抛荒。

这是所谓第八才子《花笺记》的开场白，多么富于南国的绮靡的情调呀！又有评点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的，大约是模仿《花笺记》而来的东西。金圣叹的才子书的品题和其批评的方法，竟便为粤人所获得，而取来评点粤曲了。

七

在这里似该顺便的提起这三十年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的经过了。将无人注意，野生土长，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长于山野之间的许多大众文艺的著作，特别的指示了出来，给他们以一种新的估测和研究，这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时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在做这搜集的工作；然而他们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绩，却都烟消云散似的被抛弃了，或被埋藏在破书堆中，竟无人顾问及之。直到了近十余年来，因了民歌搜集的工作的发达，方才连类及之，把他们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尘而给以相当的注意和敬意。

这些古代的民歌集的编纂，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是该被算作开山祖的。他虽然只是从古书里搜辑古作，但其见解和努力是很可佩服的。元人杨朝英编的《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的二曲集，其间也有少数的民歌在着。明正德间无名氏编的《盛世新声》，嘉靖间张禄编的《词林摘艳》（即据《盛世新声》而增删的）也有一部分的民歌。而郭勋所辑的《雍熙乐府》则尤

为集大成之书，所录元、明间小曲民歌，为数极多。元、明间的民歌赖之得以流传至今。陈所闻的《南北宫词纪》，也载有少数的民曲。冯梦龙、凌濛初都是很知道俗曲之价值的人，冯氏刊印《挂枝儿》和《山歌》，厥功尤伟。惟多改动文句，已不复是本来面目。又万历以来诸坊刊戏曲选，也每多附载《罗江怨》、《劈破玉》、《哭皇天》等等的小曲。浮白山人在明末所刊的“杂著”(未知其总名)，其中也收载《黄莺儿》、《挂枝儿》、《夹竹桃》、《山歌》等等的小曲。清初刊本的《山中一夕话》诸刊物上，每多收集或重印那些民歌，以广其篇幅。

乾隆初所刊的《万花小集》载民歌甚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明代流传下来的。

乾隆六十年王廷诏所刊的《霓裳续谱》极可注意。他序云：“以征歌者不尽文医，诸师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习其调而忘其词，或习其辞而讹其字，或调与词并失传。许多名曲，因无蓝本，渐归湮没。诸部甚憾之。三和堂颜曲师者，津门人也。幼工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俱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馀，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是这书原系从歌人口头采集下来的，故多可宝贵的材料。其中除《万寿庆典》及《西调》二百余曲外，余皆为杂曲。

嘉庆间华广生所编的《白雪遗音》(道光八年刊)八册，可喜爱的歌曲也不少。我尝从其中选得若干首，印成《白雪遗音选》一册，颇为读者所欣赏。广生此书，似也系从歌者口头录下来的。高文德序云：“吾友曰：初意手录数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后各同人皆问新觅奇，筒封函递，大有集腋成裘之举。旦暮握管，凡一年有馀，始成大略。”是非华氏独力所采集，其中难保没有一部分文士们的拟作在内。(陆次云、李调元诸人所采集的瑶苗歌曲，似不可靠。)

从五四以后，民歌的搜集，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初只是歌谣的采访，其态度是纯然科学的。北京大学尝刊行《歌谣周刊》若干期，其努力是很可注意的。后渐转注到文学的领域上来。顾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是这时最好的成绩之一。至李金发诸人所辑的《岭东情歌》之类，则似非纯然的最忠实的口头之纪录。

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中央研究院所刊的《俗曲总目》，仅录北平一地之所得。六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尝委托各地商务印书馆代为搜集此类唱本。汪馥泉先生也以其所得赠给我，此外又托书贾们在扬州搜到二百余本。总计从汕头、福州到沈阳、汉口各地之所得，总在一万本左右。刚要分出一部分工夫，为之整理编目，而沪变突起，此一万余种的小唱本遂荡为云烟，存者百不及一。好在这工作将来总会有人作的。最好是，整理编目之后，择其重要者三五十种汇印出来。这并不费力，而对于研究各地方言及民俗学者，乃至批评家等等，却都很有用。

八

“诸宫调”也是叙事歌曲的一个体裁，显然也是从“变文”衍变出来的。其和变文、宝卷等等大不同之点，在于其唱文的一部分，并不是袭用“七言”的句法，而是采用到流行于宋、金、元的各种曲调以组成之的。宋、元曲调，本分九宫十三调。宋人大曲，也多是叙事的，而仅用一个宫调里的一个曲子，反反覆覆的唱咏着。所谓“诸宫调”者，便是恣意的从九宫十三调里采取各种不同的宫调，会合于一处，用来歌咏一个长篇的故事的。又，其在每一宫调之曲子组成之“套数”里，也不复是宋人大曲之仅反反覆覆的使用着同一的曲子，而是采用在同一宫调中的二

个以上的不同曲子组合起来的。

故其歌唱是复杂得多了。始创此新体裁的诸宫调的，是北宋末的孔三传。后乃大流行于世。元人石君宝有《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一本（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其写以弹唱诸宫调为生活的女子的情形很详细。

从前，我们曾听到：俄人在中亚细亚发掘到宋版《刘知远传》的消息，为之惊喜，而尚未敢遽信。前年得到其影片，乃知其为《刘知远诸宫调》。大约是金刻本。文辞古拙浑厚之至，却又描状得异常的生动活泼，决不是什么野生的粗制品。惜缺失其大半。

董解元《西厢记》也是诸宫调的一种。其刊本颇罕见。近暖红室刻出，较为易得；而明代诸刊本，也陆续的出现于世。这部诸宫调也是很漂亮的著作。明人将此书和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对读了之后，却极口的赞许此作，以为实甫的好处，皆从此作窃去。这话虽有些过火，然董解元的描写力却实可令人惊叹。

元王伯成尝著《天宝遗事诸宫调》，原本惜不传。我尝从《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南北九宫大成谱》诸书里辑得此书五十余则。已裒然成一帙，颇可观览。

比起《西厢》和《刘知远》来，伯成的《天宝遗事》未免显得有些脂粉气，已失了诸宫调的浑厚沉着的魄力。但叙事的细腻，却也可称。比起《梧桐雨》剧之仅以四折匆匆了此公案的来，已是进步得多了。

今所存的诸宫调，仅此三部而已。狮子虽少，却胜群羊。对于这个遗失已久的重要的文体，我们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

诸宫调的套数的组成法，曾给元代杂剧作家们以很大的影响。故钟嗣成的《录鬼簿》首列董解元，而称其为“创始”之人。

本该对于诸宫调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大都已见之我的《宋金元诸宫调考》一文（见《文学年报》，又收入《痀瘘集》）；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八章（六百九十五页以下）也已论及，故不多说。

九

元、明以来戏曲文学的研究，乃是，除“词”之外，这三十年来的最有成绩者。重要之名篇巨制的出现，也独多。研究资料也增加了不少。从前，只是抱定了《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寥寥数书。及王国维的《曲录》及《宋元戏曲史》出，始导入研究的正轨上。其后徐渭的《南词叙录》，徐子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贾仲名的《续录鬼簿》，姚燮的《今乐考证》等等，陆续的被我们所获得。于是研究的基础便更稳固，而且其地域也更广大。最近十年来，新资料的那么急流似的倾泄而出，万非王国维时代之所能预料得到。

先说元杂剧。臧晋叔刻《元人百种曲》，号称元人的功臣。向来研究元曲，也只是根据于这一百种。此外，则不过再加《西厢》一剧而已。近则，元人刊的《元剧三十种》，既已流行于世，而明人所刊的《古今杂剧选》（息机子），《古名家杂剧》、《新续古名家杂剧》（均玉阳仙史），《阳春奏》（黄正位），顾曲斋所刊《元曲》、《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酹江集》（孟称舜），也皆为我们所见，除增多了若干本的新资料之外，还使我们明白：臧刻百种曲任意删改的地方是不少。有许多地方，连题目及剧中人名，也是彼此互歧的。（像息机子《杂剧选》中有《王鼎臣风雪渔樵记》，臧刻中有《朱买臣风雪渔樵记》，表面上看来似为二剧，而一对读，曲文、故事竟大体相同，只是主人翁却一作王鼎

臣，一作朱买臣。）这可见元剧流传下来时，其本来面目，只是像《元刊杂剧三十种》似的，不仅说白极少，即连剧中人物也是多半不注明的。明人刻元剧时，只好自己填上，故彼此填的往往相歧异。

把《雍熙乐府》诸书及诸北曲谱里所载的元剧遗文搜辑出来，也是足资学人们的研究的。这工作，我已作毕。

前几年，丁初我氏尝在赵氏旧山楼读到也是园所藏的元曲数百种，想是不会便佚失了的。如果访到了时，元剧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

但最有新的获得者，还要算宋、元及明初的戏文。董氏《读曲丛刊》的印行，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其中有《南词叙录》，是奠定了戏文研究的基石的。从前，我们只知道，最早的传奇是《荆》《刘》《拜》《杀》，是《琵琶》；从前，我们总以为戏文的出现，是在杂剧之后的。但这个谬误的观念，今日是全盘的被推翻了。

《南词叙录》分“宋、元旧篇”及“国朝”戏文二部分。我们根据了这，大略的可以明白宋、元以来南戏的流行的情形。

而不久，《永乐大典》“戏”字韵的一册被发见了；其中竟载着：

（一）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二）张协状元

（三）宦门子弟错立身

的三本很原始的古戏。于是，就《永乐大典》目录而更被掘发出不少的戏文名目来。一时颇炽盛了专门研究戏文的心。

但资料究竟还太少。沈璟的《南九宫谱》虽多载古传奇的遗文，其名目多和《南词叙录》及《永乐大典》目录所载相合，然总还嫌过于单薄。等到蒋孝的《南九宫旧谱》，沈自晋的《南词

新谱》，吕士雄的《南词定律》，无名氏的《曲谱大成》，一一为我们所得到时，研究便较有把握起来。最后，董康在《书舶庸谭》里第一次提到了徐子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骷髅格》一书。但可惜这重要的曲谱，他在离开日本时，竟当作礼物，送给了内藤虎次郎。我没有一时曾忘记了这书，耿耿于心，曾数托过他向内藤借钞，总未得便有成。前三年，在苏州竟获得了此书的六卷，喜可知也！然非全帙。（全书有十卷）最近始辗转托人抄补完全。在这书里，总有一百二十种以上的古戏文的遗文可得。其重要可知。

又，在北平曾获得一部抄本《南北词广韵选》，也很可注意。赵万里先生尝得凌濛初氏的《南音三籁》；孔德学校藏的《格致丛书》里，有《群音类选》残本十六卷，这些对于古戏文的研究，都很有帮助。

至于一部两部……的古戏文重现于世的事，也不是没有。北平图书馆尝一次购得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各家所刻的传奇五十二种，在其间便有元人的戏文：

赵氏孤儿记（世德堂刻本）

吕蒙正破窑记（富春堂刻本）

周羽教子寻亲记（王錂重订，富春堂刻本）

等三本。而明初人之作，像《高文举珍珠记》，《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张子房赤松记》以及沈采的《裴度香山还带记》，邱濬的《投笔记》，《伍伦全备忠孝记》等等，尤多被保存于中。

又有《黄孝子寻亲记》、《苏武牧羊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等元人戏文，也皆在近几年来被发现。而《荆钗记》、《白兔记》，《幽闺记》、《琵琶记》的诸明刻本，被发现者尤多，足资比勘的研究。

最有趣的是，李日华《南西厢记》，久成聚讼之端。此李日

华非彼万历间之李日华（字君实），亦已为人所知。然明人又说，日华此作是窃之崔时佩者。《雍熙乐府》载有《南西厢记》，其文辞与日华又不同。《南词叙录》则于宋元旧篇里载《崔莺莺西厢记》一本，于国朝下又有同名的一本，下注李景云编。究竟《南西厢》有多少本呢？（后有陆采本，不计入）崔时佩和李日华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百川书志》著录：

> 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　海盐崔时佩编集，吴门李日华新增，凡三十八折。

今忽发见富春堂刊本《南西厢记》，正和《百川书志》所言相同。凡系李日华增入者，下皆注“新增”二字。则日华原是极小心的忠厚人，竭力欲保全崔本面目，本不想攘窃他。至于几个古本，异同如何？李景云是否即李日华？则今日尚不能决定。

至明中叶以后的杂剧、戏文，则所得尤夥，研究的面目几全易旧观。《盛明杂剧》本非易得之书；但自经董氏复刻出来，今日已为人人之所有，《盛明杂剧二集》尤为罕见。十余年前，来青阁主人杨君尝从杭州得到二集的残本数册，携以见示，其首册插图数十幅，俨然俱在。杨君欣然的说到：“为董氏搜访此书已数载，今始得之，大约可以凑全了吧。”过五六年，二集遂又由董氏刊布于世。又邹式金的《杂剧三编》中载之剧，多珍秘者。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其首册，插图序目俱全，而所存剧文仅有吴梅村、尤西堂作的二种，不足贵，遂置之。后亦为董氏所得。今在北平图书馆睹及此书，如见故人（盖已由他让给图书馆了）。益以从朱逖先先生处购得之若干种，共有十四种。马隅卿先生也藏有十余种，以补北平图书馆之所缺，则又增九种。邹书原有三十四种，是所缺仅十一种耳。难保没有完全发现的时候。黄方胤

所作的《陌花轩杂剧》全部，久已佚去，我们也不复作复见之想。不意，北平图书馆乃和《杂剧三编》的数残本同时获得之。(版式完全相同，似亦为邹氏所刻。)

清代杂剧，《曲录》著录者仅八十余剧，然余所得，已过二百本。近来，续有所见，当在三百本以上。我印行《清人杂剧初集》时，再三致慨叹于洪昇《四婵娟》的亡佚，而今却亦得读到。《清人杂剧二集》的四十种，殆多半为从来所想望而未之见之作。

在明嘉靖、万历时代以来的传奇的区域里，十年来珍本秘册的纷纷出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一时也计数不尽，列举不完。其他比较易得之作，像《浣纱》、《还魂》、《绣襦》之流，也迭见古本旧刻。盖我们今日的研究范围，已完全脱出毛氏《六十种曲》的范围。所谓富春堂、继志斋、世德堂、唐振吾、文林阁诸书贾之所刻；李卓吾、陈眉公、玉茗堂诸家之所评，已携带我们到了一个崭新的园地里去。而北平古宫旧宅里散出的许多旧钞本传奇，也足以增益了重要的贡献。且就沈璟之所作言之，我们从前仅知《六十种曲》本中有他的《义侠记》一本而已。今日则更得他的《桃符记》、《双鱼记》、《一种情》、《埋剑记》及《博笑记》的五种；其《十笑记》，在《群音类选》里也保存了十折。屠隆之作，前仅见《昙花》、《彩毫》二本，今则更得其最重要的《修文》一记。冯梦龙的《墨憨斋十种曲》向来号称难得，而今所得则多至十五种。他若许自昌的《橘浦记》，陈与郊的《诊痴符》(四种)，王骥德的《题红记》，周朝俊的《红梅记》，郑之文的《旗亭记》，吴世美的《惊鸿记》，王稚登的《全德记》，卢柟的《想当然》，沈孚中的《绾春园》，孟称舜的《娇红》、《鸳鸯》、《二乔》，吴炳的《石渠五种》，范荀鸭的《香令三种》，孙仁孺的《东郭》、《醉乡》二种等等，今皆已得读之矣。

高奕新《传奇品》所载李玉、朱佐朝、朱素臣、邱园、张大复等数十家之作，前几十年几于珍秘之极，而今则此类剧本，为老伶工所家传者，乃亦逐渐披露于世了。

乾隆时代，惯好演唱全本大戏。往往每部有十本，每本有十折或二十折。实是空前的浩瀚的巨作。——虽然未见得是伟大之作。前所知而可得者，仅刻本的《劝善金科》而已；《昭代箫韶》已罕见。今则全部的《升平宝筏》（四十本），《鼎峙春秋》（十本），《忠义璇图》，《剑锋春秋》，《月令承应》等等皆已出现。

此外，像蒋士铨的《西江祝嘏》，孔广林的《斗鸡忏》，李斗有《奇酸记》之类，不常见的作品，也都蜂拥而出现，实在是难于一一列举的。

“影戏词”的发现和搜集，也当附带的在此一说。“影戏”的来历甚古，影戏的话本，宋也已有之，惜一本不传。今日流行于北方的滦州影，即为其苗裔。滦州影词，被印出者已不少（多小字石印），然卷帙较多者，却仍为传钞本。这几年来，滦州影戏班，解散者时时有之。其影词多散失于市上。缀玉轩最早收购此类本子，然杂庋于昆腔皮黄本子里，不加重视也。车王府散出之大批戏本里，影词也不少。然编目者皆不能区别之。中央研究院尝于去年购得数十种。我也陆续的购进数批，凡得四十九种。今年则同时购得六十多部。合之当共可得三百余种（亦偶有重复的）。此种影词，甚类鼓儿词，多半描写国家大事，两军对垒，山大王造反，番民入寇之事，写男女私情者甚为罕见。其原因殆半因北方人氏们的偏嗜此类武事的本子，半也因影词的趣味，便在人物的夥多，动作的复杂，故缠绵的情语，与乎不能容得第三人在场的人物的相聚，便不得不归之天然淘汰之列。（关于影词，可参读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发见》。）

十

散曲也是近十余年来的新被注意的研究的对象。清末文士们，专致力于词，对于南北曲却谦让未遑。吴瞿庵先生（梅）殆是第一个着手于这个园地的人。很快的便造成一种研究的风气。

清人之于散曲，最不注意。初期，仅朱彝尊，中叶，仅厉鹗，道光间仅赵庆熹、许光治等数人，比较得可称得是散曲作家耳。其于前人之作，留意者更少。左右脱离不了元人张小山、乔梦符二家之影响，所翻刻者，亦仅乔、张二家散曲（此外，仅刻白朴之作）。所见不广，所成就乃很有限。清末以来，因收集词集的连带关系，乃亦开始收集南北曲。吴瞿庵、董绶经二氏最为努力。董氏刻《江东白苎》及《萧爽斋乐府》，明曲乃为人所知。徐积余先生复刻黄荛圃藏杨朝英的《阳春白雪》，世人乃知元曲于乔、张、白外，更有如许好文章。同时因了元、明二代戏曲之为人注意，南北散曲，也便“附骥尾而名益彰”（《曲录》所载，并及散曲）。后来，《四部丛刊》收入杨氏的《太平乐府》，又，正德本的《盛世新声》，嘉靖本的《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也相继地为人所知，较易得之。陈所闻《南北宫词记》流传更广。而无名氏之《乐府新声》、《乐府群玉》、《乐府群珠》，沈璟之《南词韵选》，王稚登之《吴骚集》，张琦之《吴骚二集》，三集（三集未见）及合编，三径草室之《新编南九宫词》，张栩之《彩笔情词》，乃至周之标之《吴歈萃雅》，圻山山人之《三径闲题》，许宇之《词林逸响》，冲和居士之《缠头百练初集》、二集皆相继出现，南北曲研究之门庭始大。专集之出现也极为可观。杨慎之作，于《陶情乐府》外，乃别有《玲珑唱和》一卷；王九思之作，原来仅知有崇祯本，而今则嘉靖本也为我们所见。汤舜

民、康海、陈大声、常伦、施绍莘、冯惟敏、顾仲谊、王磐、张炼、黄周星、赵尚星、王屋等人所作，也皆为学人们所读到。这些岂是十年前所能梦想得到的盛况么？友人任讷氏曾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用力至劬，然所载尚多习见之品。若在今日而言曲刊，则其珍秘可惊之程度，必远胜之。

十一

小说，在这三十年来之所得，和戏曲是同样的令人可惊诧。近十年来，所见异本珍籍尤多。有人说，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的进步，十余年便可抵得上从前几个世纪。我以为，文学上新资料的发现，近数年来的成绩，也可以抵得过从前的中国几十百年。只要看，从亚东图书馆标点的《红楼》、《水浒》印行以来，离现在还不过十五六年，而我们的眼界竟扩大了多少，我们之所见、所得，竟比前增加了多少倍。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极精粹的一部著作，有许多见解，有许多史料，都是不能搬动一步的。但当他论叙宋人话本的时候，所见的只是《醒世恒言》，《西湖二集》等等，而今日，在这范围之内是增加了多少的新资料进去。

鲁迅先生所未能见到的“三言”里的“二言”：《警世通言》和《古今小说》，如今是见到了；而此外，清平山堂所刊话本，竟在日本、在中国都发现了。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清平山堂话本》(十五种)，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已为之印行；最近在宁波发现的《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攲枕集》)凡十二种，几无一种和日本藏本相同的。其中，像《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赃记》，《董永遇仙传》，《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雪川萧琛贬霸王》等都

是不见于“三言”的崭新发见物。

其已见于“三言”的，像《错认尸》（即《警世通言》之《乔彦杰一妾破家》），《戒指儿记》（即《古今小说》之《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羊角哀死战荆轲》（《古今小说》之《羊角哀舍命全交》），《死生交范张鸡黍》（《古今小说》）及《李元吴江救朱蛇》（《古今小说》之《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五篇，也都足以作比勘的研究。

有一点最足重视。我们从前，总以为“三言”里的许多叙述古代故事的话本，当出于明末人手笔。今见《羊角哀》、《萧琛》、《范张鸡黍》、《诸葛亮》、《李广》、《冯唐》诸作，在嘉靖时已经出现（嘉靖藏本，仅有《柳耆卿》、《张子房》等数本）。则采用了古代的历史与传说以组成话本者，乃是嘉靖以前的事。因此，产生了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是，宋元及明初的说话人，其话本的题材，也是时感枯窘的，故不得不乞灵于历史上的故事。第二，这类话本，本不完全是“说话人的底本”。元、明以来（或者宋代便已开始了这风气），文人们便已拟之，作为案头的读本，而不复是“讲述”的大纲或“底本”了。因为像《冯唐》、《李广》一类的故事，离开民众的趣味已远，当不会是“书场”上的直接的产物。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的发现，断定了元代通俗的讲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五代史平话》一类的书的性质也更可以明了些。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之为改良的讲史，而非真正说话人之所作的事实，也使我们可以下个判语。由是，宋、元以来讲史的进展的路线便可以确定。

从前《三国志演义》，我们只知道有毛评本；《水浒传》，我们只知道有金评的七十回本；《西游记》，我们只知道有悟一子的《西游真诠》；《隋唐传》，我们只知道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

《金瓶梅》，我们只知道有张竹坡的《第一奇书》；《平妖传》，我们只知道有四十回的冯氏改本；《列国志》，我们只知道有蔡元放的《评东周列国志》……但现在，这些陋见，已完全的被扫除了。我们已发现了不止七八种的明刊《三国演义》，还发现了一种元刊的《三国志平话》。不仅罗贯中原本（嘉靖刊的）的面目为我们所知，且也明白了他所根据的底本。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种的明刊《水浒传》，一百回的，一百十五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使我们证实了金圣叹七十回本之为腰斩古作。我们发见了《永乐大典》中的所载《西游记》的一节，万历刊本的《西游记》，隆庆间刘莲台刊的《西游释厄传》，还有好些明末的刊本。这些，都使我们更明白：吴承恩的书是怎样写成的，又是怎样被书贾们所删节改削的。我发见了好几本的《隋唐志传》（最早的是嘉靖本），发现了明末的《隋史遗文》和《隋炀艳史》。这也使我们明白褚氏的演义是怎样的东抄西袭以成之的。关于《金瓶梅》我们不仅发现了较张竹坡评本更古的崇祯本，且还发见了万历末所刻的《金瓶梅词话》。这也使我们知道，这部明代伟大的小说的性质，是由何因素而决定的。而《东周列国志》的为书，如今只是见其陋，因为我们不仅发现了其祖本冯氏梦龙作的《新列国志》，且也发现了不止一种刻本的冯氏的祖本《列国志传》。

这些“古本”的发见，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是极关重要的。文人学士们往往喜凭其臆见，改正旧本，特别是小说，他们认为小道，是不妨随意笔削的。以此原本的好处、真处，往往为三家村学究们所斫丧以尽。今得古本证之，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其所产生的小说，原来是这样的，是恰足以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生活的。

其他明、清二代的小说，不经见的，不知在这若干年间出现了多少。说起来便要像开列目录。且止于此，不再多说了。

十二

最后，还该说一说诗文集及其他要籍的发现。

唐、宋人的专集，几无什么重要的增加。元人的专集，偶有几种为前人所未见者，却也不甚重要。明刻的六朝人集，唐宋人集，足资文辞上的比勘者却为数甚多。黄荛圃所藏的唐人诗集若干种，今藏于松江韩氏；有出售之说，不知已否售去。北平图书馆得明朱警编的《唐百家诗》一百八十四卷（明抄本），在勘正《全唐诗》的谬误的一点上，是甚为重要的资料。宋、陈思编的《两宋名贤小集》传钞本存者甚多，如取来和《四库全书》本及顾氏刊本对勘，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明人专集，散逸者至多。一来不为世人所留意，二则也因经过清代的几次的查禁烧毁。久闻编《明诗纪事》的陈田氏，家藏明集至多，颇心焉向往之。后知其全归蒋孟苹氏。又闻蒋氏并获有从天一阁窃出之明人集若干种。蒋氏书归涵芬楼后，其中却无此种明人集。前年陈乃乾先生从蒋家购得这一批明集。我们极力怂恿他，让归北平图书馆。其间几为书贾们所得，一被获得，则必散佚各地。幸让售图书馆之举，终于告成。于是这六百余种的明人专集，中多人间孤本者，皆得为人人之所快睹！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最重要，最快人意的事。

清人集，易得而难全聚。盖为数过多，收不胜收，而比较难见的，却又绝不多觏。近来专收清集者，颇有人在。颇盼其能够各就所藏，编为目录。将来也是黄氏《千顷堂书目》的一流，足为清代文学留下一个总的帐本。

佛教文学书的发现，这几年来也是热闹。最重要的是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五千多卷的宋或金版的佛经。其中很有不少

中土所未有的孤本佚籍。惜全部目录尚未清理出来，究竟有多少宝藏：一时尚未之全悉。（参读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发见》）

郑振铎全集
第五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贾　伟　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